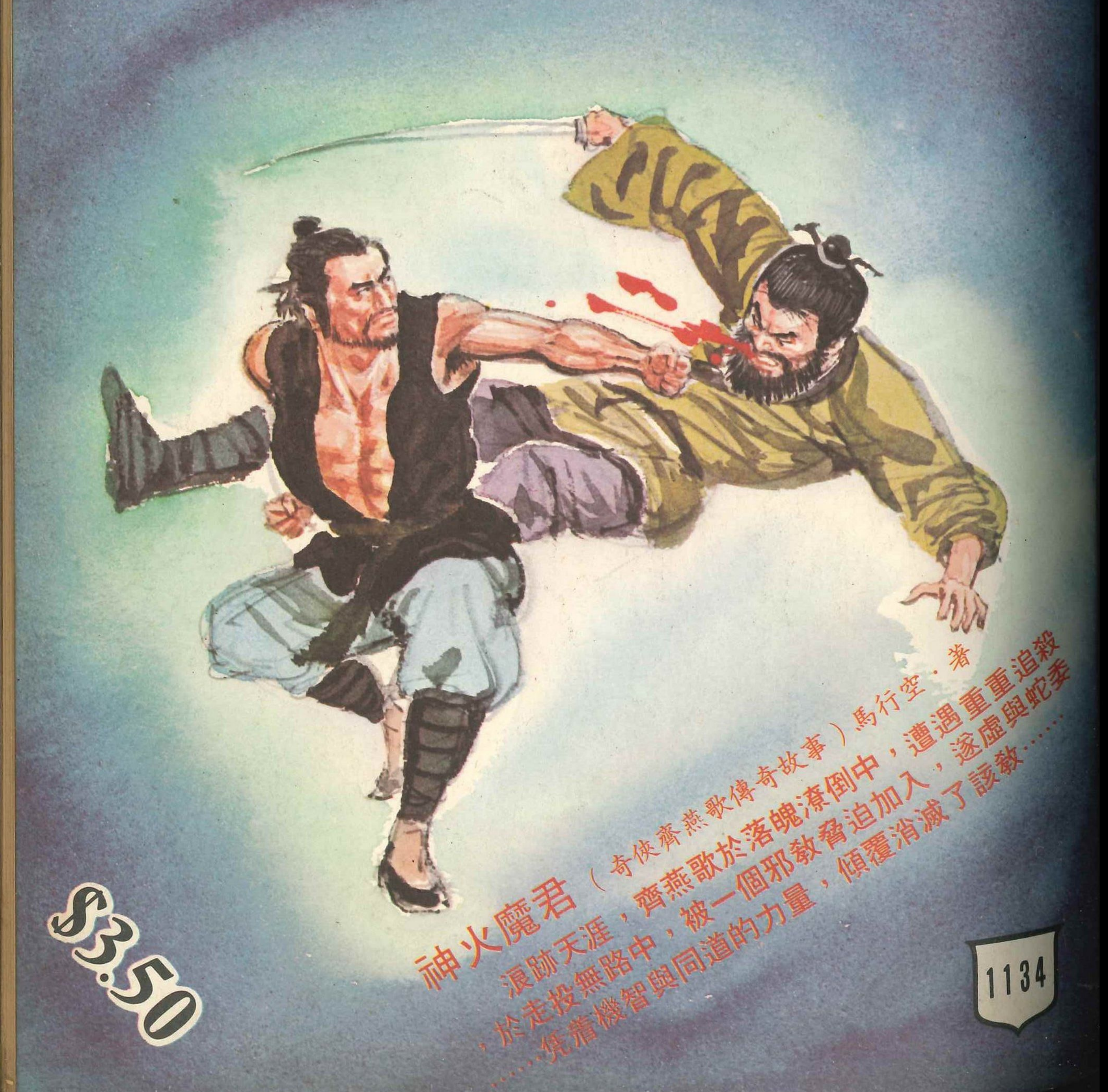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神火魔君（奇俠齊燕歌傳奇故事）馬行空・著
浪跡天涯，齊燕歌於落魄潦倒中，遭遇重重追殺
，於走投無路中，被一個邪教脅迫加入，遂虛與蛇委
……凭着機智與同道的力量，傾覆消滅了該教……
$3.50
1134

編者話

本刊自一九五九年創刊以來，歷時廿餘載，其間，我們所刊載之名作家的名作品，爲數之多，不勝枚擧。尤以蹄風先生等等爲最早期，包括本港及東南亞所有名家甚衆，作品方面，種類繁多，不論中外古今、獵奇偵探、長短中篇，包羅萬有，罄竹難書。

邇來，由於我們先後刋出由蹄風先生親自重新參訂之名作品「海南俠隱記」、「密勒池劍客傳」及「游俠英雄傳」三大巨著，因而引起了各地讀者們深感興趣，且對以上各地名作家及其名作品，驟然興起感懷之念，不斷來信要求對本刋早期作品重新刋載，既可溫故，又能知新。編者有鑑於此，決定在短期內挑選各名家生平代表作品刋出，定名爲「名作家與名作品」。該項作品，除由原作者及編者重新參訂外，並加以增刪潤飾，去蕪存菁，再三審閱，使故事更盡善盡美，然後刋出，敬希垂注。

＊＊　　＊＊　　＊＊

巨型小說今期刋出奇俠齊燕歌故事「神火魔君」，看過了上篇「市井英雄」，不難對這位市井奇俠有深刻印象，且看他在本故事裡的渾身解數吧！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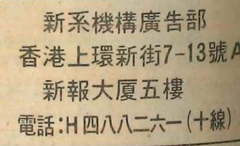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3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市井奇齊燕歌故事之二

神火魔君

馬行空・文
黃白石・圖



緝捕追殺　落魄窮途走他鄉

他鄉遇故知

齊燕歌僕僕風塵，天涯流浪，這一日，來到泰山脚下的一個小鎭，實在飢渴難抵，在鎭上尋到一間小酒舖，遂一步跨了進去。

小酒舖實在很小，總共只得四張桌子，有一張還是跛了一隻脚的，靠牆放着，齊燕歌就坐在這副座頭上。

——其餘三張桌子，皆坐滿了人。

齊燕歌要了一壺劣酒——這小酒舖清一色只賣這種土酒，一盤饅頭，一碟鹹豬頭肉，一碟花生米，吃喝起來。

實在是太餓了，他趕了一夜山路，眨眼間，他將酒菜饅頭吃了個清光，背倚在牆上，舒暢地吐了口氣，準備結賬離去。

恰在這時一條粗壯如牛的漢子一步踏入酒舖，目光一掃，見四張桌子皆坐了人，不由一皺眉頭，嘟噥一聲，就想退出去，却聽得一人興奮地叫道：「李大牛！」

大概這粗壯如牛的漢子就叫李大牛，聞言一怔，忙往發聲處望去，見靠牆一副座頭上，一個年約二十七八，風塵滿面，身穿黑衣，面貌清朗，束髮如冠的年青人，正朝他點頭微笑，乍然之下，一時想不起這叫他的人是誰，疑惑地走向那張桌子，同時問：「你叫俺？」

接目光一亮，一步衝前，伸開雙臂宏聲大叫：「齊燕歌！原來是你！」

——叫他的人正是齊燕歌！

齊燕歌站起身，張開雙臂迎上去，剎那，兩人互相緊緊摟抱着，互相用拳頭擂着肩背，高興得又笑又跳，也不理會其餘食桌上的人客對他們投注的訝異目光。

他們實在是太高興了，他鄉遇故識，這怎不令人感到情懷激動，忘其所以！特別是齊燕歌，此刻天涯流浪，孑然一身，能夠在這陌生的地方遇到一位相熟的朋友，不激動高興才怪。

「齊燕歌，你不是在揚州的嗎？怎會忽然來到這窮鄉僻壤？」兩人這時已相讓着坐下來，李大牛高興得仍緊執着齊燕歌的一隻手不放。

齊燕歌亦緊執着李大牛的手，笑說道：「揚州雖然繁華，待久了，覺得厭悶，所以出來走走，想不到却在這泰山脚下的小鎭遇到你，眞是太好了。」

接問：「一向可好？怎會在這小鎭？我記得我離開京師時，你還在的。」

李大牛豪爽地笑道：「你眞好記性，自你離開京師後，俺們一班弟兄亦各散東西，俺一個人待在京師也覺得沒趣，但又沒地方可去，故此決定回鄉一行，這小鎭就是俺的故鄉，一住這些年，好當然說不上，粗茶淡飯，是不缺的，怎比得上揚州那等大地方。」

「還記得咱們在天橋的那段快活日子嗎？」齊燕歌興奮地望着長相粗豪的李大牛。

李大牛立時目光一亮，一拍大腿道：「怎會不記得，那時，俺們一班弟兄相聚在一起，鬧市中高歌喝酒，率性而爲，不矯不飾，任俠尙義，好不痛快！」接目光一黯，聲調低沉地說：「但自你走後，弟兄各散四方，俺也回到這小地方，實在蹩悶得緊，時常想念那段快活時光！」

齊燕歌目光也有點惘然，拍拍李大牛的肩頭，說：「大牛，咱們不是又相遇了嗎？來，咱們喝個痛快！」

李大牛目光重亮，高興得一迭聲說：「該喝個痛快！該喝個痛快！俺今日高興死了！」

接一迭聲呼叫店主端來酒菜。

兩人也不用杯，改用大碗，恢復往昔那種粗豪的性格，你一碗，我一碗地喝起來，一連喝了七八壺酒。

「大牛，這些年來，你幹啥營生？」酒喝得差不多時，齊燕歌目注滿臉紅光的李大牛問。

李大牛咧咀一笑，說：「俺這塊料還能幹什麼營生，還不是老本行，在這鎭上開了一家小賭館，以謀兩餐。」

齊燕歌不等李大牛問，笑着說：「我在揚州時，與你差不多，開了幾間小賭館，賴以維生。」

李大牛大笑道：「你不比俺，這一點俺知道，以你的本領，若想在揚州幹一番事業，相信不難，想不到你還是那副脾性，放任不羈，視錢財如糞土！」

齊燕歌苦笑道：「大牛，我現在才知道錢財之可貴！」

李大牛瞪眼道：「燕歌，這怎說？」

齊燕歌尷尬一笑，說：「因爲我如今身上只剩幾兩銀子，但還要去很多地方，萬一銀子用光了，豈不要餓着肚子露宿街頭？」

李大牛豪笑道：「燕歌，俺們以前是不是要好的弟兄？」

齊燕歌點頭：「好得不惜隨時爲弟兄抛頭顱，洒熱血！」

「這不就結了！」李大牛激動地說：「俺們是好弟兄，好弟兄應該互相帮忙，燕歌，俺無論如何都會帮你，別爲銀錢的事發愁！來，再喝他三碗！」舉碗相邀。

齊燕歌本是豁達之人，亦舉碗，乾了一碗。

兩人連乾三大碗。

三碗過後，兩人皆有多少醉意，在李大牛的力邀下，齊燕歌決定在這小鎭留幾日。

李大牛搶着付了酒賬，兩人互摟着肩膊，離開了酒舖。

×　×　×

李大牛的家在鎭北頭，一座獨立的石頭屋，還算結實，屋前有一個用石頭堆砌圍起來的小院子，倒也似模似樣。

李大牛還未成家，孤家寡人一個，父母雙亡，無拘無束，倒也自在。

李大牛招呼齊燕歌在屋中坐下，自己也在一張椅上坐下來，注視着齊燕歌，突然問：「燕歌，你是否有麻煩？」

這李大牛外表雖然粗豪，其實心思很細，他早已從齊燕歌僕僕風塵的臉上，看出一點端倪。

齊燕歌本也不想瞞着李大牛，只是剛才在酒舖內不便直說，聽他這一問，遂毫不隱瞞地點頭說：「確實有點麻煩，大牛，我不是不相信你……」

李大牛截斷了齊燕歌的話，不以爲意地說：「燕歌，如果你有所不便，不要說好了。」

「大牛，我在揚州殺了人！」齊燕歌直截了當地說道：「故此，不得不離開揚州！」

李大牛了解地說：「以你的脾性，被你殺死之人，一定罪有應得！」

齊燕歌嘆一口氣，接將殺「陽君」柳炎陽，及夜入揚州大富豪錢百萬之府第，手刃害死他心上人小意姑娘的錢百萬獨子——錢大的前後經過，對李大牛詳細說了一遍。

末後苦笑着說：「如今我是殺人兇手，官府必定廣貼海捕公文，繪畫圖形緝拿我！」

李大牛靜靜聽完，一拍大腿，宏聲道：「痛快！這小子該殺！若是俺，也會這樣做！燕歌，你放心住在這裏，這裏地僻人少，官府又管不到，不會有危險的，待事情淡下來，官府放鬆了緝捕，再隨你意思或留或走，就這樣說定了。」

齊燕歌感激地說：「大牛，我不想連累你。」

李大牛瞪眼道：「說什麼連累不連累的，俺們可是好弟兄啊，快別說了，再說，就是不將俺當作好朋友，好弟兄！」

齊燕歌出自市井，深知市井好漢重情義，輕生死，自己再要說下去，那就是不當李大牛是好朋友，好弟兄，他爽朗地說：「那我就不客氣，在你這裏住了！」

李大牛這才高興得哈哈大笑，說：「這才是俺的好朋友，好弟兄！」

接又說道：「燕歌，等一會，俺將一班弟兄帶來，讓你認識認識，一齊熱鬧一下！」

齊燕歌爽快地說：「好，我也想認識一下你那班好弟兄！」

李大牛是個急性子的人，立刻起身道：「你坐坐，俺這就去關照弟兄們一聲，暫停半日賭，備辦酒肉，痛快一番！」

說完，人已出了屋門，一陣風般，眨眼走得沒影沒踪。

「仍是這樣粗豪性急得可愛！」齊燕歌望着李大牛消失的身形，口中在嘟喃自語。

×　×　×

獨坐屋內，齊燕歌不由思潮翻湧，想起這些時日來所發生的一切，就像做了一場噩夢。「小意，小意……」他在心裏輕喚，眼前彷彿浮現出小意那含情脈脈，微帶羞怯，清麗可人的臉龐，一顆心不由絞痛起來。

小意爲了令他不受柳炎陽的脅制，而不惜一死，他雖然殺了柳炎陽並手刃了錢大，却不能令到善良的小意復生，但總算爲她報了仇，一段情意，也就結束了。不是結束，而是深深地埋藏在心之深處。

小意已死，殺了錢大，揚州已無可戀——事實上，他也不能呆在揚州，否則，必定會吃官非，他只好走了，離開這熱鬧繁華的揚州，也離開了長埋地下的好弟兄——魯豹，小李子等人，浪跡天涯，何處是家？

齊燕歌想到這裏，不由又重重嘆了口氣。

雖然可以在這小鎮暫時駐足，但以後……他不敢想下去，他實在不知哪裏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

天下雖大，他感到有點茫無所依的感覺。

悵惘中，他不由站起身，信步行出屋外院中。

開山六丁

小院空寂，就只有齊燕歌一個人站在院中，負手仰望長空。

驀地，他一低頭，目光環掃半人高的圍牆，平靜地說道：「牆外的朋友，站起來吧，再蹲下去，雙腿會痲木得不能移動，等會動起手來，豈不是吃虧？」

一陣洪笑聲立時從牆外響起，笑聲中，矮牆下同時冒挺起六個身穿黃袍，高大有如半截鐵塔般的赤髮大漢，每個人手中執着一柄開山大斧，散站在圍牆兩邊，十二道烱烱目光，齊集在齊燕歌的身上。

以齊燕歌這樣修挺的身材，只及那六個巨漢的肩頭，這六個巨漢之高大，可想而知。

齊燕歌目光逐次掃視了六名巨漢一眼，脫口道：「『開山六丁』褚氏昆仲？」

這六人齊聲轟應：「正是咱兄弟！」語聲如焦雷般暴響。

跟着，六巨漢開山斧一揮，擋在他們身前的矮牆，如紙扎般裂塌倒下，一跨步，六人已站在院內，將齊燕歌團團圍了起來！

齊燕歌雖然暗暗心驚，却連眼也沒眨一眨。

×　×　×

「開山六丁」褚氏昆仲，在武林中名頭響亮，威震太行山，在太行山一帶，聲威赫赫，無人敢攖其鋒！

六兄弟順序是：

「霹靂開山斧」褚龍。

「神力開山斧」褚象。

「裂地開山斧」褚虎。

「震天開山斧」褚豹。

「破浪開山斧」褚獅。

「旋風開山斧」褚狠。

這兄弟六人，由於生得身材特別高大，氣力雄渾，異於常人，也不知師出於何門何派，人莫知其師承，每人使一柄重足有百斤的開山大斧，使一套「開山」斧法，氣力雄渾，一斧劈下，足可開山裂地，威猛不可擋，人莫敢攖其鋒。特別是兄弟六人合練的一套「六丁開山」斧法更是威力無窮，當者披靡。

曾經有一次，兄弟六人一齊舉斧砍在一座小山崗頂上，崗頂爲之陷裂足有三數

丈深，令旁觀之人俱皆目定口呆震駭不已，幾乎不相信眼前所見是事實。從此之後兄弟六人遂得了一個外號「開山六丁」。

×　×　×

「開山六丁」之一的老大「霹靂開山斧」褚龍語聲如鎚砸地般道：「你就是齊燕歌？那個在揚州殺了錢百萬的獨子錢大的齊燕歌？」

齊燕歌仍是負着手，淡淡道：「不錯，正是在下。」

「震天開山斧」褚豹聲震山岳，宏聲說：「想不到你果然好胆量，在咱們六兄弟面前，不驚不怕！」

齊燕歌揚眉道：「你我同是人，又不是什麼妖魔鬼怪，何驚怕之有？」

「旋風開山斧」褚狠急如風捲般粗聲道：「難道你不怕死？」

齊燕歌聳肩道：「好死不如惡活，哪一個想死？相信各位也不想吧？至於怕不怕死，那就很難說了，至少，我不想死也不怕死！」

「神力開山斧」褚象神威凜凜地說：「不管你想不想死，怕不怕死，今日你也死定了！」

齊燕歌道：「眞的？這却是爲何？在下相信，與各位素未謀面，從無過節！」

「裂地開山斧」褚虎洪聲道：「只因爲你殺了錢大，而他的老子錢百萬懸賞五萬兩銀子，誓要取你項上人頭，咱兄弟爲了那白花花的五萬兩銀子，只好要你死，將你人頭割下，交給錢百萬！」

——却原來，錢百萬爲子報仇心切，將獎銀從三萬兩加到五萬兩，以誘使武林中一些見錢開眼的人，追殺齊燕歌，這一招果然使得。「開山六丁」褚氏兄弟，不惜從太行山上跑下來，第一個追查找尋到齊燕歌。

齊燕歌由於在殺了錢大後，連夜離開揚州，對於揚州錢百萬不惜重金懸賞買他項上人頭之事，一無所知，如今從褚虎口中得知，不由心中往下一沉，暗道：「從今後，只怕永無寧日了！」表面上却不動聲息。「想不到齊某的項上人頭，竟然這樣值錢，更想不到以六位之威名聲望，却爲了那五萬兩銀子，不惜甘爲錢百萬這樣可鄙的人所利誘，殘殺同道，眞是可悲可嘆！」

「破浪開山斧」褚獅聲如獅吼般大聲道：「齊燕歌，若識相的，束手待宰，否則，咱兄弟的『六丁開山』斧法，保證讓你腦袋與身體分家！」

齊燕歌臉上笑意充盈，漫不經心的說道：「六位說了這多話，怎還不動手取下齊某的項上人頭？」

褚氏六兄弟同時暴吼一聲，恍如天崩地裂；動作劃一，齊齊舉斧作開山劈石之勢。

褚氏兄弟這一作勢，立時將齊燕歌圍陷於萬刼不復之境地，不要說動手，單是這種聲勢，胆小一點的人，也會被嚇得屁滾尿流，癱軟在地。

褚氏兄弟這一舉斧作勢，直似六個神將降世，威勢嚇人！

別看齊燕歌表面輕鬆，實則全身上下，已感受到一股強大至極的壓力，不斷向他湧壓過去。

勇挫六丁

齊燕歌亮出了他那把烏光發亮的量天尺。

褚氏六兄弟恰在這時，發出了令天地爲之變色的一斧——「盤古開天地」！

這是「六丁開山」斧法中，威力最巨的一招！

褚氏兄弟自出道以來，第二次施出這招「盤古開天地」！第一次，是聯手對付少林寺的金剛大師，這金剛大師長相亦如褚氏兄弟般高大威猛，直如一尊金剛也似，一身修爲，據說只比掌門金禪大師略遜那麼一點點，大般若掌，金剛指，百步神拳等少林絕藝，已練到爐火純青之境界，但，在與褚氏兄弟的一次衝突中，被褚氏兄弟聯手合擊的一招「盤古開天地」，劈成了九大塊，當場一命嗚呼，由此可知，這招「盤古開天地」威力之巨大！

×　×　×

連少林寺第二號人物的金剛大師，也抵擋不了的這招「盤古開天地」，齊燕歌竟然不閃不避，烏亮的量天尺閃劃起一溜烏光，迎向兜頭劈落的六柄開山斧！

以一柄二尺長短，重不逾五斤的量天尺，去擋拒六柄長有九尺，重逾百斤的開山大斧，直如螳臂擋車，齊燕歌若不是自尋死路，必定是瘋了！

但怪事却出現了，以少林金剛大師那般功力深厚的佛門高人也抵擋不了的一招「盤古開天地」，却令人意外地被齊燕歌的量天尺擋住了！

——六柄開山大斧，硬生生被齊燕歌的量天尺所擋拒封架住，一絲一毫也劈不下去！

這簡直是奇跡，令人不可思議。

褚氏六兄弟若不是親眼所見，親身所歷，說什麼也不相信，一把小小的量天尺竟然解了他們聯手一擊，威力無窮的「盤古開天地」，擋架住他們六柄開山巨斧！

褚氏六兄弟在一斧劈下時，見齊燕歌竟然不自量力，舉尺迎拒，臉上却泛現得意的笑意，他們以爲齊燕歌死定了！

等到金鐵大震聲入耳，六柄開山大斧恍如劈在一堵銅牆鐵壁上，震得六人手臂一痲，才警覺到開山大斧只不過劈在一柄量天尺上，六人立時像見了魔鬼般，笑意凝結在臉上，換來的是驚詫駭異！

——這個毫不起眼的年青人，一身修爲，竟然比少林寺的金剛大師還要高明，輕輕易易，接下了他們的一招殺着！

兄弟六人，雙眼張得有如銅鈴般大，瞪視着比他們矮了足有一個頭的齊燕歌，表情複雜！

其實，齊燕歌在出手時，對於能接得下這石破天驚，威勢驚人的一招「盤古開天地」，心裏一點把握也沒有，無奈，六人聯手合擊的一招，將他的所有退路封死，閃避也不可能，在這險絕的境況下，齊燕歌只好冒險求生，舉尺迎擋！

接是接下了，但一條手臂被震得痠痲，心頭血氣翻湧，吸一口氣，硬挺下去！

——這正是有苦自己知。

×　×　×

褚氏六兄弟可說是欲罷不能，只好在斧上施加了壓力。

這一來，齊燕歌可就慘了，直如托着一座大山般沉重，額上已沁出了汗水。

褚氏兄弟力道再加，務必將齊燕歌壓跨。

這本來就是很懸殊的比對，齊燕歌額頭上冒汗，淌滴下來。

「齊燕歌，咱兄弟眞是看走了眼，連少林金剛大師也接不下的一招，你竟然接下了，不過，你還是要死！」「霹靂開山斧」褚龍聲如炸雷般響起。

「看你這小子還能挺多久。」「旋風開山斧」褚狠聲如狼嗥。

「這只是遲早間的事，五萬白花花的銀子，咱們拿定了！」「震天開山斧」褚豹兇猛如餓豹。

「齊燕歌，你認命吧，何不成全咱們！」「神力開山斧」褚象沉實地說。「咱們會好好葬了你。」

「其實你能接下咱們那招『盤古開天地』，已可死而無憾，最少，你比少林金剛大師高明。」「裂地開山斧」褚虎聲如虎吼般威烈。

「你是第一個能接下咱兄弟聯手合擊的一招『盤古開天地』的人，但你絕不能再捱得過咱們這招『六丁聚頂』！」「破浪開山斧」褚獅咆哮連聲。

六人逐一說完後，齊燕歌頭上已大汗淋漓，臉色脹紅。

也就在六人逐一說完話的刹那，齊燕歌倏的大喝一聲，像再也支持不住般，身軀往下一矮！

褚氏六兄弟的六柄巨斧，自然也順勢往下噎劈！

齊燕歌這一次看來逃不過巨斧劈身之厄！

褚氏六兄弟臉上同時泛現喜色。

但見六斧齊下，齊燕歌的身軀已差不多蹲坐在地上。這刹那，驀地齊燕歌的身軀蜷縮如球，就在六柄巨斧臨身的一霎間，快那麼一點點，從斧鋒下疾滾出去，滾向褚狠褚獅站立的方向！

斧鋒亮如閃電，石破天驚一聲巨响之下，地裂塵揚，同一時間，褚獅褚狠先後响起一聲慘吼，身形向左右側幌出去，「蓬蓬」兩聲一屁股摔坐在地上，同時，一條黑影在褚獅褚狠之間一閃滾射而出。

褚氏兄弟這六斧劈下，端的驚人至極，斧鋒劈砍在地上，地上立時現出六道足有半丈長，深有七八尺的裂縫，若是砍劈在齊燕歌身上，不被劈成七八塊才怪！

幸好，齊燕歌堪堪避過了，且還脫出了六人的包圍。

× × ×

齊燕歌雖則頭上仍是大汗淋漓，此刻，他已經站在褚獅褚狠的身後，正舉袖拭汗。

而褚獅褚狠，腿上鮮血流淌，再也站不起來。

——兩人的腿膝處，已被齊燕歌疾滾向他們之時，被量天尺掃斷擊碎！

齊燕歌雖則已脫險境，但目光落在昔才自己站立之處的地上，也不由暗暗心驚不已，臉色微變，長吸一口氣。

——昔才他站立的地上，出現六道縱橫交錯的深長裂痕！

「開山六丁」，確實名不虛傳！

齊燕歌目注褚龍褚象褚虎褚豹，有點氣促地說：「各位，帶着你們受傷的兩位兄弟走吧。咱們到此爲止，怎樣？」

沒有受傷的褚龍褚象褚虎褚豹，齊皆驚怔地瞪着他，表情變幻不定，像在看着一個妖怪，他們現在仍不相信齊燕歌能完全無缺地避過他們六人六斧的一擊。但事實擺在眼前，不到他們不信，褚龍首先聲發如龍嘯。「齊燕歌，今日不殺你，咱褚氏兄弟日後還有臉在江湖上行走嗎？」

話未說完，一斧如霹靂驟發，攔腰劈向齊燕歌。

褚象一斧擊起，直劈齊燕歌天靈！

褚虎一斧斜揮，砍向齊燕歌胸腹！

褚豹一斧迴蕩，砍向齊燕歌肩背！

四人各自砍出一斧，刹那將齊燕歌封死在當地！

好個齊燕歌，也不知他用的什麼身法，陀螺般一旋，間不容髮間避閃過褚龍攔腰的一斧，量天尺一點，叮一响，點在當頭砍下的褚象斧鋒上，褚象的開山大斧竟然崩了一個缺口，巨斧反彈起，在這同時，齊燕歌一脚踢在褚虎的斧柄上，量天尺自上而下，劃了一個半弧，堪堪在褚豹的巨斧砍在肩背上的刹那，量天尺先那麼一點點，劃點在褚豹前鋒手的腕脈上，褚豹手腕一痳，握柄不牢，斧刄貼着齊燕歌的肩背滑墮落地，齊柄直沒入地。

只那麼一眨眼間，齊燕歌神奇地化解了四人的凌厲攻勢，並還傷了褚豹，這種神乎其技的身法招數，令到褚龍等人自動停了手，不敢再攻下去。

六傷其三，無論在人數及威力上，都已折了一半，剛才合六人之力，還傷不了齊燕歌，此刻若再動手，那簡直是自尋死路，自取其辱，褚龍萌出了退意。

「各位，請聽在下一言，以幾位在江湖上的聲望地位，何苦爲了區區五萬兩銀子而自損英名？各位還是走吧！」齊燕歌此刻氣定神閒地注視着驚疑不已的褚龍等人。

齊氏兄弟此刻眞是震駭莫名，對於齊燕歌的高超身手眞有莫測高深之感，看不透齊燕歌的深淺！

面對着生平第一次遇到的不可測其深淺的人，齊氏兄弟第一次在與敵對峙時，心頭生出了一股寒意。

兄弟六人互望一眼，彼此心意相通，從眼色中，互知心意，遂仍由褚龍開口，道：「齊燕歌，你實在高明，高明得令咱兄弟不得不自動收手。請問，閣下是何出身來歷，師承何人？」

齊燕歌從褚龍的語氣中，知道他們已有罷手之意，但又不好意思一走了之，而探問自己的出身師承，只是塲面話，好落台，遂淡笑道：「各位，在下出身揚州市井，後來到京師混了幾年，再回到揚州，想必各位在追殺齊某時，已查悉得一清二楚，不用在下多所述說，至於說到師承，恕在下奉家師嚴命，不敢亂說。」

褚龍臉上青一陣紅一陣，慘笑出聲道：「閣下眞人不露相，咱兄弟栽在你手上只好認命，山長水遠，終有一日再見！」

說畢，招呼褚象、褚虎，各自扶起一人，急奔而去。

齊燕歌沒有再說什麼，靜靜地站着，

直到看不見褚龍兄弟的身形，仍然站着不動，似在想着一些什麼。

辭別

李大牛帶着他的幾個弟兄，興沖沖地趕回來，離開老遠，看見齊燕歌站在院子中，高興得敞開喉嚨叫道：「燕歌！」

齊燕歌自沉思中驚覺過來，一眼看到李大牛渾厚粗豪的面相身形，暗暗拿定了主意，含笑望着快步走來的李大牛等人。

李大牛一步跨入院子內，立刻急不及待地衝着齊燕歌大聲嚷：「齊燕歌，這就是俺的弟兄！」

接一一爲齊燕歌介紹，跟在他後面，手上拿着大壺大包酒肉的四個漢子。

齊燕歌一一抱拳爲禮。

四名漢子也抱拳回敬。

李大牛性急地一把拉着齊燕歌的衣袖，大聲道：「有酒有肉，燕歌，俺非喝個痛快不可！」直往屋內走去。

才走了一步，却像前面就是萬丈深淵般，倏然止步，愕然回顧齊燕歌，急聲問：「燕歌，這是怎麼一回事？有人找上你了？」

齊燕歌掃一眼院中地上縱橫交錯的深長裂縫，平靜地點頭道：「不錯，剛才確是有人找上我，不過都走了。」

李大牛關切地問：「他們都是些什麼人？」

「『開山六丁』褚氏兄弟！」齊燕歌說時不覺眉頭一皺。

——他一皺眉頭，是想到從此之後，不知將有多少人繼褚氏兄弟之後，會來找自己。

李大牛一聽神色一變，急問道：「是否雄霸太行山的褚氏六雄？」

齊燕歌點頭。

李大牛刹那興奮得一手緊握着齊燕歌一只手臂：「燕歌，素聞褚氏兄弟威名赫赫，一柄開山巨斧有開山劈石之威，居然被你一個人打跑了，還有人受了傷，你眞是了不起，俺好高興！」

——李大牛是從地上的血漬，知道有人被齊燕歌打傷。

李大牛的四個弟兄，聽說齊燕歌以一人之力，打走了「開山六丁」褚氏兄弟，俱不由露出欽佩的神色。

齊燕歌面對着如此熱誠直性子的李大牛，心頭一熱，也用手緊緊執住了李大牛的手。

李大牛接問：「燕歌，他們是否爲了官府的懸奬來找你？」

齊燕歌搖搖頭，說：「不是，官府那一點點奬銀，還不至於令到他們動心，他們是爲了錢百萬懸賞的五萬兩銀子，而來取我的項上人頭的。」

「好卑鄙，全不講江湖義氣？」李大牛怒聲嚷叫：「你爲甚麼不殺了他們？」

齊燕歌嘆口氣，一手搭在李大牛肩頭上，說：「殺了他們又怎樣？這不能解決問題，徒增殺孽而已，若我猜料不錯，還會有很多人爲了那五萬兩銀子，來取我項上人頭！」

李大牛睜眼道：「燕歌，不用顧慮這樣多，那些被銀子迷了心竅的混賬東西敢來找你麻煩，俺先將他一刀剁爲兩段！」

齊燕歌充滿感激地說：「大牛，正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敢找上我的，一定不是弱者，特別是我打敗了褚氏兄弟之後，江湖上一定風傳開去，來的相信只比褚氏兄弟强不會弱，恐怕都是一些扎手人物，大牛，我不想你牽扯進去，我想離開這裏了。」

李大牛一跳大聲嚷叫道：「燕歌，你這是不當是俺朋友？」

齊燕歌輕拍着李大牛的肩頭，婉轉地說：「大牛，正因爲我是你的好朋友，才不願你牽扯進去，作無謂的犧牲，要知道，今後找上我的人，無一是好惹的，我怎忍心你爲了我，而白白送掉一條命？」

李大牛固執地說：「管他好惹不好惹，總之，你是我的朋友，朋友有難，怎可撒手不理？」

齊燕歌心頭一熱，激聲說：「大牛，我問你一個問題？」

李大牛瞪眼望着齊燕歌。

齊燕歌接道：「你比褚氏兄弟的身手高明嗎？」

李大牛不明齊燕歌爲何有此一問，疑惑地望着齊燕歌，率直地說：「以俺的三脚貓功夫，根本接不下褚氏兄弟任何一人的一招。」

齊燕歌點頭道：「大牛，恕我唐突一句，以你的身手，豈不是白白送掉一命，你以爲我會心安嗎？」

李大牛怔住了，想想，確是實情，自己若硬要將齊燕歌留下來，只是一番好意，但經過了褚氏兄弟這趟麻煩後，必然陸續會有人找上來，而自己一定不會坐視不理，一動手，自己十死一生，不但令到齊燕歌爲自己的死而難過不安，也於事無補，確是讓齊燕歌離開爲是，遂沉重地說：「好，俺應承你，不再留你，不過，俺要和你喝個痛快，才讓你走。」

齊燕歌緊執着李大牛的雙手，語聲激動地說：「好，咱們喝個痛快。」

兩人手執着手，走入屋內。

隨來的四個李大牛弟兄，立刻在屋內張羅擺放酒菜，六個人，圍桌而坐，大碗酒喝，大塊肉吃，猜拳行令，吃喝起來。

× × ×

天邊晨光微現，李大牛帶着四名弟兄，直送齊燕歌到鎭頭大路口，依依不捨地站下來。

齊燕歌伸手輕拍着李大牛的肩頭，澀聲說：「大牛，待麻煩一過，我會再來找你喝個痛快！」

李大牛瞪大眼，直視了齊燕歌的一會，才語聲低沉地說：「燕歌，俺等着你回來找俺喝酒。」

這短短的一句話，已將所有的赤熱關懷與深切的盼望包含了。

齊燕歌本就是個感情豐富的人，心頭一熱，目中熱淚盈眶，强壓下激動的情懷，說：「大牛，保重！」

李大牛也沉重地說：「燕歌，一路平安！」

大力拍了拍李大牛的肩頭一下，深深望了李大牛一眼，齊燕歌默默轉身，大步而去！

李大牛挺站着沒有動，看着齊燕歌的身形漸遠漸渺，陡然張咀高聲嚷叫：「燕

歌，記着俺等你回來喝個痛快啊！」

一直忍着沒有回頭的齊燕歌，終於忍不住回頭揚手呼叫：「我一定記着。」

攔路截殺

迎着初升的旭日，齊燕歌心情沉重的，脚下却絕沒有慢下來，一個勁往前奔行。說實在，他也實在有點不想離開像李大牛這樣的血性朋友，這樣的朋友，才是眞正的朋友。

一個人孤單地走在路上，往事不斷在他腦海湧現盤繞，從自已故去的父母親，想到那班好弟兄，對自己情有獨鍾，但却不幸被錢大害死的小意姑娘，想着，想着，邊走邊想，差一點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幸虧他及時停步煞住去勢，才沒有撞在那個當路而立的中年人身上。

齊燕歌正想對那人說一聲：「對不起。」一眼瞥見那中年人正自不懷好意的注視着自己，發出一陣陣陰笑，遂咽回那句已到口邊的道歉話，退後一步，冷冷打量着距他不到五尺，當路而立的中年人。

× × ×

中年人穿一身紫緞長衫，紫巾束髮，腰掛長劍，白臉無鬚，五官端正，要不是目光陰鷙，乍一看，十足十一個斯文讀書人。

齊燕歌雖然少在江湖走動，但混跡於市井中，什麼人沒有見過，自然分辨出眼前這貌若斯文的中年人，不是眞的讀書人，而是一個武林人，一個對他不懷好意的武林人，這可從此人的目光中看出來！

齊燕歌心裏有數，也不開口動問，靜靜站着，等着那中年人開口。

那中年人果然在一陣陰笑過後，陰聲慢語說：「閣下想必就是齊燕歌吧？」

齊燕歌知道痲煩又來了，遂直截了當地說：「想來閣下爲了那五萬兩銀子，來取在下的項上人頭吧？」

那中年人仰天長笑一聲：「閣下猜對了，正是要取你項上人頭！」

「閣下高姓大名？」齊燕歌想弄清楚對方的身份來歷。

「杜延年！」中年人一字一頓說出。

「射日劍杜延年！」齊燕歌脫口叫出：「久仰。」

「射日劍」杜延年這六個字，在江湖上是一個响噹噹的名牌，被列入武林一流高手中的一等高手，仗着腰間一柄長劍以及一套射日劍法，縱橫大江南北，黃河兩岸，未逢敵手，端的是個厲害人物！

齊燕歌在京師時，曾聽過杜延年的名字，却未見過其人，故此當面不識。

「既知我是杜延年，當知我手段！」杜延年傲然說：「齊燕歌，我敬你是一條漢子，也不難爲你，你自己了斷吧！」

齊燕歌沉着地說：「射日劍杜延年雖名頭响亮，但也嚇不到我齊燕歌，你欲取我項上人頭，只管動手！」

杜延年雖然在江湖上頗有俠名，但齊燕歌却對於杜延年爲了那五萬兩銀子而不分是非殺他，頗瞧他不起，故語氣已沒有先前那樣客氣。

杜延年仰天長笑三聲，笑聲悠揚迴盪，歷久不歇，顯見其內力之深厚。「既如此，我只好親自動手了。」語氣間帶有輕視之意。

這也難怪他會輕視齊燕歌，他以爲，一個混跡市井的年青人，武功身手再好也有限，但若他知道「開山六丁」敗在齊燕歌手下，相信他不敢這樣托大。

齊燕歌知道杜延年不是好相與的，吸口氣，取出量天尺，握在手中，淡淡道：「請動手。」

杜延年嗆然拔出長劍，擺了個劍式，口裏道：「閣下小心了。」

催動劍式，長劍颯然有聲，閃刺向齊燕歌眉心。

劍未到，劍氣已通體生寒，劍光閃耀得齊燕歌目爲之眩。

齊燕歌不動，直待劍尖離眉心不到三寸，看清了杜延年劍上再沒有變化，才舉尺封擋。

量天尺閃電般貼着眉心一豎，「叮」一聲清脆悅耳的响聲响起，量天尺堪堪擋住了杜延年刺向眉心的一劍。

杜延年低笑一聲，長劍一點縮回，一縮再刺！

這一刺，再不是一劍，而是三十二劍了！

齊燕歌悶聲不响，烏光閃耀中，連接三十二劍。

繼之，量天尺有如烏龍出洞，閃溜起一道烏雲，直點向杜延年咽喉。

杜延年竟然無法封擋齊燕歌的量天尺，無奈之下，只好躍退。

齊燕歌却沒有乘機追擊，烏芒斂縮，仍站在原地，對一退丈外的杜延年抱拳道：「杜大俠，咱們到此爲止，可好？」

杜延年想不到被齊燕歌反攻一招就逼得退避一丈，暗暗震驚不已，正想施展出他仗以成名的射日劍法，想不到齊燕歌却提議停手，不由一怔，隨即長笑道：「齊燕歌，我看走眼，低估了你，想不到你是隱於市井的高人，杜某今日倒要好好的領教一番。」

說完，仗劍逼進。

齊燕歌只好沉着應戰。

× × ×

長嘯驟發，杜延年人劍如日光照射般耀烈迅捷威猛，刺射向齊燕歌。

耀烈的劍光初時如束，繼之幻散開來，如烈日晒射大地般，將齊燕歌全身上下罩射了。

好個齊燕歌，清嘯一聲，偏身橫移一步，量天尺幻舞起千重烏芒，迎擋那千絲萬縷般的耀烈劍光。

眩目的耀光與流亮的烏芒交纏在一起，如珠落玉盤般，發出連串清脆的金鐵交擊聲。

就這一交纏，兩人何止互擊了百十尺劍。

烏芒與耀光交纏的初時，還能分辨出兩人的身形，繼之，兩人的身形已消融在烏芒耀光中。

但見烏芒與耀光交纏閃繞騰舞，乍看之下，直似烏龍白龍相鬥纏舞，煞是好看極了。

兩人激鬥中，不時傳出連串密如珠串的交擊聲，漸漸，每一聲金鐵交擊聲傳出，皆响亮而沉實，就像一錘錘擊在鐵板上發出的响聲那樣。

從那交擊的响聲中，可以猜測到，兩人已運上了內力，不但是招式的拚鬥，亦是內力的拚鬥。

交擊聲繼續傳出，聲聲震人心絃，交纏閃繞遊舞的烏芒耀光，絲毫沒有緩慢下來。

拚鬥已到白熱化！

驀地，耀光在一聲沉實的交擊聲中，彈射而出，如流光曳地般在地上滾閃，接一頓，跟着從地上斜斜標射起，如一道箭虹般，閃劃起一道如流星曳空般的亮光，電閃般射向業已烏芒散斂，挺身而立的齊燕歌。

齊燕歌驟眼瞥見一道流曳閃亮的光芒如疾電般向他射來，目光一亮，身形接騰而起，一躍足有五六丈高下接拳身縮腿，一團烏芒立時幻現，將他全身上下包裹住，一個身子，竟然停在空中不墮！

杜延年人劍幻成的那道流光，竟如鐵遇磁般，光芒一起，斜斜筆直射向停在空中的那團烏芒！

眩目耀烈的流光刹那射在那團停空不動的烏芒上，立時，响起一聲鏗然大震，射碰在烏芒上的耀烈光箭，宛如流星飛墮般，射墮落地，光散人現，但見杜延年斜躺在地上，右手握着的長劍已齊中折斷，髮髻散亂，臉色青白，喘氣不止，咀角有一絲血漬。

隨着，停在空中的烏芒倏然一斂，齊燕歌黑衣翩舞，如穿簾燕子般，斜投落地，身形着地時，脚下微一蹌，身軀幌了幌，挺立不動，臉色也有點蒼白。

好明顯，杜延年敗了。

齊燕歌深深吸了幾口氣，壓下心中翻湧的血氣，朝仍不能站起身的杜延年發話道：「射日劍法果然厲害，閣下剛才那一招，是否就是所向披靡的『神劍射日』絕招？」

大大喘了口氣，杜延年撐挺着站起身，目中盡是驚疑之色，沙啞地說：「不錯，確是『神劍射日』絕招！」

喘口氣續道：「閣下剛才使出的那一招着實高明，竟然破了我的『神劍射日』，請教招名。」

齊燕歌平緩地回答說：「這招是『玉兎懸空』。」

杜延年舉袖拭抹嘴角血漬，吵啞地說：「好一招『玉兎懸空』，我既已敗在你手下，無話可說，要殺要剁悉隨尊意。」

這杜延年在江湖上聲名不太壞，齊燕歌也不想殺人，遂搖搖頭道：「齊某不想殺你，你可以走了。」

杜延年慘敗在齊燕歌手上，自忖必死，想不到齊燕歌却不殺他，自然心內暗喜，抱拳朝齊燕歌一拱，道：「閣下好氣量，杜某當有以報，告辭了。」

一轉身，脚步踉蹌着奔馳而去。

齊燕歌默默挺立了一會，搖搖頭，才舉步向前奔行。

山居美人

由於知道官府正行文懸獎緝捕他，爲了省却痲煩，齊燕歌連日來避開通衢大道不走，專揀山野小路走，並且隨身帶備乾糧，方便在路上充飢，避免進入城鎮打尖，晚上，則隨便找處可遮蔽風雨的地方宿一宵。

破廟草棚，就是他最佳的渡宿之處。

連日來他邊走邊想，也想不出該到何處，但覺天地茫茫，不知何處才是他僂身的地方，他原本想去京師，找尋一些舊日的市井弟兄，但自從知道錢百萬懸獎五萬兩銀子買他項上人頭，及官府行文緝捕他之後，他就打消了去京師的主意，他不想連累那些舊日的弟兄。

如今，他是見一步行一步，漫無目的地走下去。

有幾次，他眞想走入深山大澤中，從此隱世不出，細一思索，又覺得實在可惜，自己正當年輕力壯之時，加上有一身本領，若從此隱姓埋名，豈不辜負了一身所學，以及恩師的教誨？想到這，他又打消了隱世的念頭。

孑然一身，無牽無掛，何不在險惡的江湖中闖蕩歷練一番，最後他這樣決定。

× × ×

暮色四合時分，齊燕歌急步走在一條山路上，心內暗暗焦急不已。

若天黑前仍找不到一處可供渡宿的地方，那就要露宿在這山野荒地上，那滋味可不好受，雖則他不是什麼身嬌肉貴的富家子，但那蚊叮虫咬的滋味，他領受過一次了……

邊行邊遊目四望，希望能瞧望到一座破廟，一蓬茅棚，或一戶人家，却就是瞧望不到，而暮色也已漸濃漸黯，脚下不由加快了。

暮色終於漸變爲夜色，齊燕歌已完全絕望，心裏嘆了一口氣，準備隨便找個地方露宿一宵。

却就在這時，目光驀的一亮，他瞥視到夜色中林木深處，有一點亮光在閃幌不定！

那是燈火！

居住在山野人家的燈火！

齊燕歌不由精神一振，朝那點明滅的燈火方向奔去。

× × ×

穿過一道林子，終於望到一座小山崗上模糊的小屋影子，那點越來越明亮的燈火，正從一扇敞開的窗戶內透射出。

齊燕歌大喜，一口氣奔上山崗，來到那低矮的屋門前，舉手拍門。

拍門聲响起，屋內立刻响起一個蒼老的語聲：「誰？」

齊燕歌應聲道：「在下齊燕歌，由於心急趕路，錯過宿頭，特來借宿一宵，請方便方便。」

「原來是來借宿的。」蒼老的語聲在屋內响起，「姬兒，開門讓客人進來。」

一陣輕碎的脚步聲响起，接着是拔拴聲，「呀」的一聲，兩扇木門隨着打開，一道昏黃的燈光隨即從打開的兩扇門間射出來。

齊燕歌目光落在那位正在打開門，語聲輕脆地說聲「請進！」的姑娘身上，目光不由一亮。

雖然燈光昏黯，而那姑娘又背燈站在黑影中，齊燕歌仍能很清楚地看到那姑娘的容貌。

雖則荊釵裙布，依然掩不住那天生的俏麗容貌，荒山草居，想不到却棲了一隻

鳳凰。

齊燕歌不是登徒子，看了那微微低着頭的姑娘一眼，口裏說聲：「勞煩了。」一脚跨入門內。

一個年約六十的漢子，這時正好站起身，面向着跨入屋的齊燕歌。

齊燕歌忙上前一步，抱拳道：「老伯，打擾了。」

那老漢穿一套土布衣褲，鬚髮斑白，正眯着一雙眼，上下打量着齊燕歌，拱手道：「這位哥兒，無須客氣，請坐。」

齊燕歌謝一聲，在桌旁一張粗木櫈上坐下來，感激地對老人說：「多謝老伯肯予方便。」

老漢呵呵一笑道：「哥兒別客氣，予人方便，即是自己方便，老漢耳有點背，再請問哥兒貴姓尊名。」

齊燕歌趕忙答說：「不敢，在下齊燕歌。」

接問：「請教老伯尊姓？」

老漢呵呵一笑道：「齊燕歌，好姓名，老漢姓段。」

齊燕歌重又起身抱拳叫了聲：「段老伯。」

段老漢目光仍在齊燕歌身上打量：「齊哥兒，大概你仍未用膳罷？」

齊燕歌的乾糧中午時已吃完，肚子正餓得呱呱叫，聞聲尷尬地笑說：「不瞞段老伯，在下……」

段老漢截斷齊燕歌的話，朝裏間叫：「姬兒，可還有飯菜？」

那少女原來早已將門關好，進入了裏間。

「爹，女兒這就去爲這位客官弄些飯菜。」少女姬兒聲如出谷黃鶯般悅耳，從裏間出來，匆匆瞥了齊燕歌一眼，往厨房走去。

齊燕歌不好意思地朝那少女一眼，說：「有勞姑娘。」

少女姬兒再瞥了齊燕歌一眼，低頭走入厨房。

齊燕歌被姬兒這一眼，瞥得沒來由地心跳了一下，已震攝心神，朝那段姓老漢道：「老伯父女居此荒野之地，不嫌太荒僻了一點？」

段姓老人嘆口氣道：「老漢世居於此已有二代，無奈家窮，只好住下去。」

齊燕歌總覺得那少女太美艷了一點，絕不似一個山居姑娘，也爲那少女感到可惜，遂說道：「老伯，在下隨身有些銀兩，請笑納，權作一宿之資。」

說着，解開包袱，將李大牛臨別時贈送給他的五十兩銀子，全部奉贈給老人。

老人連忙推讓。「哥兒，請收回，老漢萬萬不敢接受。」

齊燕歌見段姓老人父女兩人如此孤零，立意要帮他，堅要段姓老人收下，段姓老人推拒不了，只好千多謝萬多謝收下。

兩人又說了一會兒閑話，姬兒已將飯菜弄好，用一個木盤盛着端出來，放在桌子上。

這一次，齊燕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姬兒的容貌，心裏不由讚嘆一聲。

燈光下的姬兒，眉目如畫，直似天仙化人，簡直不能用筆墨來形容，齊燕歌暗自拿小意姑娘來與她一比，如果說小意是小家碧玉，那麼，姬兒就是花中之魁。

比是比，齊燕歌仍是喜歡小意，雖則小意已香消玉殞，但畢竟是第一個闖進他的心扉的少女，將永遠留存在他心之深處，永遠不會忘記。

對於姬兒的美艷，他只是驚艷，而不是動了心。

但姬兒却像對他有意，沒有再進入裏間，就那樣坐在齊燕歌的對面，雖然是低垂着頭，但在吃喝中的齊燕歌，却可以感覺到姬兒的目光不時抬起瞥他一眼。

這令到齊燕歌很不自然。

很不自然當然也吃得很蹩扭，齊燕歌也分別不出飯菜的滋味是好是壞，囫圇吞棗般下肚。

終於塡飽了肚子。

一直不敢抬頭的齊燕歌，放下碗筷，抬起頭，目光恰好與姬兒的目光相觸，兩人同時將目光移開，齊燕歌的心又跳動了一下。

幸好，坐在炕上的老人，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倚在炕牆上睡着了，怪不得姬兒敢那樣大胆，直視着齊燕歌。

齊燕歌不想與姬兒相對，這太蹩扭了，也太誘惑了，他站起身，輕咳一聲，說：「姑娘，在下趕了一日路，感到有點疲乏，姑娘可否……」

姬兒站起身，嫣然一笑道：「請隨小女子來。」

帶着齊燕歌，走入靠屋門的一間房子去。

房內點着一燈，被鋪俱全，倒也乾淨，少女姬兒快速地望了齊燕歌一眼，低聲說：「請安歇。」低頭退出了房門，並順手將房門帶上。

雖然很疲累，一時間却睡不着，他在想着這兩父女。他實在有點奇怪，一個弱質少女，一個老人，怎會獨居在這荒野之地，何以爲生，這實在令人費解。

大概是那段姓老人由於女兒太美艷，所以才獨居於此，免得那些登徒涙子上門輕薄，齊燕歌爲段姓老人兩父女隱居在此找到了藉口，但，荒山野地，萬一有强徒登門，豈不是呼救無門，齊燕歌腦海中盡是想着這兩父女，想着想着，不覺矇矓睡去。

五花大綁

連自己也不知睡了多久，總之，這一覺很香很甜，齊燕歌在睡夢中不但見到小意，更多的是見到那少女姬兒。

睡夢中雖然又香又甜，但醒來後，齊燕歌却覺得不大妙，且覺得很辛苦。

當然不妙又辛苦啦，因爲他一覺醒來，發覺自己已被人像裹粽般，綑扎得結結實實，動彈不得。

他實在不明白自己何以會被人五花大綁綑在床上，不過他很快就得到了答案。

房門開處，那父女兩人一齊走入房間，那段姓老人的臉上，已失去了昨晚的慈祥笑容，換上了冷酷的笑容。

他的女兒姬兒，已沒有了昨晚的那份羞怯，代之的是妖媚的艷笑，一身粗布衣裳，却依然穿在身上，正衝着齊燕歌媚眼拋飛。

看看這兩父女的樣子，齊燕歌明白了

，自己身上的綑索，是這兩父女給自己綁綑上的，他在心裏嘆了一口氣，怪只怪自己看走了眼，也佩服這父女兩人的做作功夫到家，竟然裝扮得這樣像，十足十隱居在這荒野山地的窮人家。

如今已着了道兒，自然無話可說，不過他仍然問：「你們爲何將我綁起來？我身上已沒有銀子。」

那段姓老人嘿嘿微笑道：「就因爲你是齊燕歌！」

齊燕歌一聽，倒抽一口冷氣，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但他還是問：「就因爲我是齊燕歌，你們才動了手脚，將我綁起來，換取那五萬兩銀子？」

那天仙化人般的少女姬兒格格笑道：「不錯，將你來換取錢百萬的五萬兩白花花銀子。」

齊燕歌又在心裏嘆了口氣，他如今才知道所謂蛇蝎美人是什麼樣子的。

好奇怪，他的心中立刻想到了小意，而小意那清麗可人的身形臉貌，清晰地顯現在他眼前，他不由在心裏喊：「小意小意，妳不會孤單寂寞了，我很快就會與你在一起！」

本來激怒的心情，這刹那已平靜如止水。

「你已被我點了身上七大穴，任你怎樣也飛不了，別再打歪念頭！」姬兒居然上前，擰了正在沉思的齊燕歌胳臂一把。

臂上一痛，齊燕歌回過神來，看一眼正對着他妖媚作態的姬兒，「呸」的吐了口唾沫。

他怎也想不到，眼前的姬兒與昨晚的姬兒，竟會有這樣大的變化，若不是面貌身材一樣，他眞不敢相信這是同一個人。

姬兒被齊燕歌這一聲呸，不但沒有羞怒，反而更是笑得花枝亂顫，嗲着聲說：「喲，別生氣，你雖然免不了一死，奴家會永遠記着你的。」

齊燕歌曾經暗中運氣，一點力道也運聚不起，知道姬兒所言屬實，他遂沒有作反抗的企圖，但他一定要弄清楚這兩個人的眞正身份。「兩位的眞正身份，可否見告！」

老者打了個哈哈，捋鬚漫聲道：「好叫你死也死得眼閉，老夫段敬財，人稱『見錢眼開』！」

姬兒接口膩聲道：「奴家段姬兒，人稱『天姿玉姬』！」

她的外號倒是沒起錯，確是天香國色，動人至極。

齊燕歌一聽兩人自報名號，吸了口氣，知道今番自己死定了，絕無生望。

段氏父女

段敬財與段姬兒確是父女，這一點，齊燕歌可以確定，他曾在一個朋友的口中，聽說過這兩父女的一些事。

段氏父女出現中原武林，只不過三數年間，却攪得中原武林風雨滿城，不少武林人皆栽在這兩父女手上。

而栽在這兩父女手上的武林人，無不是家財萬貫，富敵一方的大豪，段氏父女利用其武功與美色，令到那些武林大豪無不傾家蕩產，身敗名裂。

這父女兩人，因之積聚了不知多少錢財。

但父女兩人都像貪得無饜的大鱷，繼續不斷弄錢，只要是有利可圖，父女兩人就不惜手段，將錢財弄到手，其中，以段姬兒的手段最有效。

她用的是她的天賦本錢——迷倒衆生的美色。

試問，天下間有那一個男人能見美色而不動心。

由是，這父女兩人，錢財越弄越多，也越來越喜歡錢財。

在他們的心目中，就只有一個錢字。

只有錢，才能吸引他們。

有很多武林人都很奇怪，這兩父女弄了這麼多錢財，究竟要來何用？有什麼地方可以堆放那樣多的錢財。

單是從冀北大豪朱天賜的手上弄到的錢財，就足可以大吃大喝八輩子，可以堆滿一間大屋，朱天賜就是被段姬兒的美色所惑，致弄到傾家蕩產，錢財盡落段氏父女之手，落得個身敗名裂，潦倒街頭的下場。

一笑傾城，再笑傾國，用在段姬兒的身上，一點也不誇大。

總之，這兩父女看中哪一個武林人的錢財，那他的錢財就非得悉數落在他們的囊中不可。

這父女兩人，就是這麼樣的一種人。

齊燕歌落在他們手中，就爲了齊燕歌值五萬兩銀子！

×　×　×

「你們爲何還不割下我的人頭，去換取錢百萬的五萬兩銀子。」齊燕歌橫下心問。

段姬兒媚眼飄飛，「格格」嬌笑道：「爲什麼要割下你的人頭？這豈不是損失了一半錢。」

段敬財捋着花白的鬍子，雙眼像欣賞一堆白花花閃燦燦的銀子般打量着齊燕歌。「老夫怎也想不到你這樣值錢，你知道嗎？單是你的一顆人頭，已值五萬兩，若整個人活着送給錢百萬，就值十萬兩銀子，咱們爲什麼不將你活生生的送給錢百萬，多拿五萬兩銀子？」

說完，貪婪地吞了口唾沫。

「難道錢百萬又加了價？」齊燕歌毫不驚奇地問。

「不錯。」段姬兒扭了扭腰，單是這個動作，就可以迷死那些好色之徒，嬌笑道：「錢百萬加了五萬兩銀子，要活捉生擒你，好生祭他的兒子，不過，若不能生擒活捉，你的項上人頭仍值五萬兩銀。」

齊燕歌邊聽邊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他想不到錢百萬對他恨毒如此之深，不但出錢買他一命，還拿他來生祭他的死鬼兒子！

段敬財雙眼發光，對齊燕歌慈藹地說：「齊燕歌，你千怪萬怪，不要怪老夫與小女，你要怪就怪錢百萬肯出十萬兩銀子換你的人吧！」

「你們怎會知道我一定會來求宿的？」齊燕歌突然問。

段姬兒輕佻地伸手輕撫着齊燕歌的臉面，嬌聲道：「你知道嗎？爲了那十萬兩銀子，小妹父女兩人跟了你足有五天五夜，也窺見你打敗杜延年的經過，喲，想不

到你武功這樣高，令到小妹與家父改變了主意，力擒不如智取，昨夜，見你走在那山路上，家父暗暗繞路越過你，到前路附近察看，就只得那戶人家，家父遂趕回來與小妹商量，決定利用那戶人家引你上釣，小妹與家父遂先你趕到那戶人家，將那老獵戶與他的孫女殺了，穿上了他們的衣服，天黑時故意將燈撥亮，放在窗口，引你到來，你果然來了，就是這樣。」

聽她嬌聲軟語道來，就像閑話家常那樣，對於殺了這屋子的主人與孫女，毫不在意，就像踩死兩只螞蟻那樣平常，這段姬兒可說是容貌賽天仙，心腸似蛇蝎。

「現在，你該滿意了吧？」段敬財對於女兒的輕佻，視若無睹。

齊燕歌確是無話可說，但他不能忍受段姬兒對他的輕佻，遂沉聲道：「姑娘，請放尊重點，收回妳的手！」

因爲段姬兒柔軟的手這時已順着脖子，伸入他領口內，撫摸着他結實的胸膛。

段姬兒沒有將手收回，臉上春意盎然，繼續撫摸。「喲！別假正經了，昨晚你不是恨不得小妹與你睡在一起的嗎？」

齊燕歌被段姬兒的胡說八道氣得臉也青了，若不是不能動彈，他不一掌劈了這個妖女才怪。

他知道分辨也是白說，遂咽下一口悶氣，閉咀不說。

他不說，段姬兒的手却在齊燕歌的胸膛上不斷撫摸，令到齊燕歌產生一種舒服而又興奮的感覺，漸漸，有一種忍受不住的衝動在體內產生。

這時，段敬財已出了房間。

「舒服嗎？」段姬兒的語聲膩得叫人渾癢癢的，她完美的嬌軀逐漸靠貼向齊燕歌。

齊燕歌實在無法忍受，再這樣下去，實在不敢想像，驀地，他大喝了一聲：「滾！」

×　×　×

與此同時，屋外傳來段敬財的驚呼痛叫聲。

段姬兒像觸電般，倏地將手抽回，春意蕩漾的嬌靨上刹那變得冰霜般寒酷，略一遲疑，嬌軀一扭，衝向屋外。

齊燕歌動彈不得，躺在床上，睜着眼，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就在段姬兒衝出屋外，窗戶「嘩啦」一陣碎響，木屑紛飛中，一條人影穿窗射入，颯聲落在齊燕歌躺着的床前，二話不說，一把抄起齊燕歌，足下一蹬，穿窗而出。

「杜延年！」齊燕歌在那人俯身抄起他時，一眼就認出來人是射日劍杜延年，不由脫口叫出。

「杜延年你不要走！」就在杜延年挾着齊燕歌穿窗而出的刹那，房門口傳來一聲嬌叱聲。

齊燕歌不用看，也知道是段姬兒去而復返。

杜延年的輕功看來不錯，段姬兒的喝聲才傳來，他已扶抱着齊燕歌「嗖」的一聲，穿過被他撞碎的窗戶落在窗外地上。

脚才沾地，跟着疾竄躍出，一溜烟般挾着齊燕歌往山崗下奔去。

×　×　×

段姬兒才衝出屋外，一眼就看到倚在屋角牆上，一手掩胸血漬殷然的段敬財。

她才要撲近，段敬財已忍着痛揮手喝道：「我死不了，快去守着那小子。」

一言驚醒了段姬兒，身形風車般一轉，旋風般撲入屋內。

剛好撲到房門口，耳聽齊燕歌脫口叫「杜延年」，眼見一個紫袍人正挾起齊燕歌，只一躍，彈射向破碎的窗戶，遂跟着喝叱出聲。

其實，她根本不識杜延年。

眼看着杜延年扶着齊燕歌射出窗外，段姬兒急怒得花容變色，嬌軀一彈，跟着穿窗而出，杜延年已挾着齊燕歌奔出十餘丈遠近。

眼看着煮熟的鴨子被人刦走，等於平白損失了十萬両白花花的銀子，段姬兒一臉鐵青，足下一彈，緊追杜延年不捨。

同時，在彈躍的刹那，抖手打出一蓬銀光閃閃的暗器。

這是她的獨門暗器——銀蓮子。

×　×　×

杜延年挾着齊燕歌，將輕功施展到極限，如星飛丸跳般直往山下躍奔，身形絲毫沒有因挾了齊燕歌而有所滯緩，耳聽背後破空聲響，他也毫不理會，藉着往下躍奔之勢，倏的往地上一滾，挾帶着齊燕歌如滾石般疾向山下衝滾。

段姬兒打出的一蓬銀蓮子，絲絲聲全數落了空，射墜在山脚下。

段姬兒眼看暗器空發，銀牙咬碎，恨透了杜延年，奔躍的速度更快。

杜延年確實好身手，挾着齊燕歌連滾十數丈，倏的斜射而起，一射十數丈，接着如飛般奔下山脚。

但齊燕歌可苦了，由於他穴道被封，勁道一點也提聚不起，有如一個普通人，一點抵抗力也沒有，在滾動時，被山石撞得遍體生痛，頭暈目眩。

段姬兒始終相差那麼十數丈，追不上杜延年和齊燕歌。

但杜延年已竄躍入山崗下的一片樹林子中，一閃不見。

段姬兒騰躍到樹林子前，脚下一窒，停下來，一雙媚眼盡是兇光，打量着樹林子深處，不敢貿然追入。

有道是縫林莫入，段姬兒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她不敢貿然追入。

——她恐防着了杜延年的道兒。

這一猶豫，就讓杜延年有時間從容逸去。

×　×　×

在另一座樹林子內，杜延年終於停下，將齊燕歌放在地上。

齊燕歌被杜延年挾着奔跑了這長時間，差點沒被顛暈過去，躺在地上，深深吸了幾口氣，才好受一點。

杜延年看來也耗了不少體力，亦在喘息不已。

有一段時間，杜延年雙眼打量着被縛扎得結實的齊燕歌，不聲不響。

齊燕歌亦注視着杜延年，奇怪他怎會知道自己落在段敬財段姬兒手上，冒險將他從段氏父女手上將他刦出，目的何在。

「閣下是否想將我交給錢百萬？」齊燕歌實在想不出杜延年將他刦走還有別的目的，遂忍不住問。

杜延年站着不動搖搖頭：「不是。」

「那麼閣下是要將我殺死，以報挫敗之辱？」齊燕歌認爲這最有可能了。

杜延年臉上有了笑容，再搖頭道：「也不是。」

齊燕歌這下可迷惑了，他實在想不出杜延年將他自段敬財父女手上刦走，還有別的目的，他只好閉咀不語。

杜延年臉上笑意更濃，大出他意料地說：「杜某將你自那父女兩人手上刦走，是要救你。」

說着蹲下來，爲齊燕歌解開繩索。

齊燕歌幾乎不相信是眞的，愕然問：「我曾經挫敗過你，你亦曾經想取在下的人頭到錢百萬處領賞，怎會突然救我？」

杜延年邊解繩索邊說：「你挫敗我，是我自取其辱，但你在可以殺我的情形下，却不殺我，等於我的一條命，是你賜給的，江湖人講究恩怨分明，你有恩於我，我不能不報答，這就是我不殺你而救你的原因。」

說時，爲齊燕歌解開了被封的穴道。

齊燕歌這才明白杜延年救他的原因，對於杜延年的爲人，有了認識，對他敬重起來。活動了一下手脚，一躍站起身，執着杜延年雙手，誠摯地說：「杜兄，齊某感激，希望咱們能成爲朋友。」

杜延年亦反握着齊燕歌的手。「齊兄，自你讓我離開那一刻起，杜某就當你是朋友。」

齊燕歌當然明白杜延年的語意，握着杜延年的手，用力搖了搖。

杜延年也用力搖着。

兩人就這樣成了好朋友。

「杜兄，你怎會知道小弟落在那兩父女手中？」齊燕歌問。

「因爲我亦一直跟在你後面，所以知道你會落在那妖女父女手中。」杜延年解釋。「兩日前，我已發覺了妖女父女一直對你監視跟踪，我就知道他們對你不懷好意，但又不便出面干涉，只好暗暗監視他們的動靜，你果然上了他們的當，落在他們手中，我拂曉時曾到那屋子窺察過，從窗縫窺見你被他們制住，當時本想出手救你，但又恐不敵她父女兩人，最後終於讓我覷到一個機會，乘段敬財避出屋外，不注意的刹那，出手刺了他一劍，果然他負傷痛叫，引得那妖女離開你……以後的你都知道了，我不再嚕囌。」

齊燕歌這才明白事情的始末。

「杜兄，若不是你，小弟只怕……」

杜延年一笑截道：「齊兄，不要說了，還是離開此地爲妙。」

齊燕歌不再說，跟着杜延年，走出林子，往西北方向疾馳而去。

進退無路　虛與委蛇入異教

老九記酒舖

雙魚集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鎭集。

鎭上照例有飯館客棧，最大最好的客棧就是鴻安棧，最大最好的酒館，當然是雙魚樓。

至於最差的客棧，當然是泰記客棧，而最細最小的酒舖，鎭上的窮哥兒一口就能說出：老九記酒舖。

齊燕歌不用問人，很容易就找到老九記酒舖。

這間酒舖說他又細又小，一點不錯，老板，伙記，掌櫃，厨師，統由一個人兼任，那就是這間酒舖的主人：朱老九。

至於桌子，就只得一張長條形的粗木桌，足有丈多長兩旁放滿了粗木櫈，每一個人客來光顧，都是坐在這張長桌子的旁邊，不論你來的是多少人。

因爲這間酒舖就只有這張長桌子。

齊燕歌之所以來這間酒舖吃喝，不是這酒舖的酒菜特別好，而是價錢特別平，全鎭最平。

齊燕歌自從在路途上與杜延年分手後，昨天來到這雙魚集，身上的銀子就不足六両，若不節省點用，只怕今後會露宿街頭也有可能，所以，他迫不得已要光顧這間全鎭最小的小酒舖。

若不是李大牛送給他的五十両銀子落在段敬財手上，他也不會如此虐待自己。

好在，他是一個能屈能伸的人。

今天，是他第三次來老九記酒舖。

昨天已來了兩次。

已是該午飯的時候了。

齊燕歌一步踏入老九記酒舖，就感到有點不對。

平時鬧哄哄，排排坐，酒氣汗氣熏人的小酒舖，這一刻却靜悄悄的，清靜得出奇——平時這個時候，早已坐滿了鎭上的窮哥兒，在吃喝喧嘈，而且，店堂正中放着的長條桌，却不見了，換了一張名貴的雲石檀木八仙桌，原本污垢的店堂，打掃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平日顯得昏黯的店堂，也變得明亮起來，令到齊燕歌以爲自己認錯了地方。

齊燕歌踏進去的一脚，不由縮回。

抬頭打量一下那面破舊的酒旗，老九記三個黑色陳淡的大字，雖然模糊，仍能辨認，齊燕歌不禁有點疑惑，遲疑沒有進去。

他正想找個人來問問，因何老九記一夜間會變成這個模樣，恰好，從酒舖的裏間，走出變也變不了的老板朱老九。

朱老九一眼看見齊燕歌，像早就認識了他一樣，接步上前，滿臉堆笑道：「公子可是姓齊？」

齊燕歌聞言一怔，奇怪這酒舖老板怎會認識他，他只不過來了兩次，從沒有對他或任何食客提及過自己的姓名，再上下打量一下自己，一身黑布衣衫，已有點殘舊破損，怎樣看也不像一個公子，而這酒舖老板居然稱自己爲公子，莫非這朱老九今日瘋了。

齊燕歌苦笑道：「在下確是姓齊，可不是公子，老板敢情是認錯了人吧？」

朱老九看來絕不像瘋子，殷勤地笑着說：「公子既然姓方，那就錯不了，公子快請進。」

齊燕歌不由皺起了雙眉，弄不清朱老九究竟在玩些什麼把戲，不過他仍是在朱老九的哈腰伸手之下，走了進去。

他之所以走進去，是要看看朱老九在弄什麼把戲。

朱老九搶先一步，舉袖拂了拂檀木椅，一迭聲道：「公子快請坐。」

齊燕歌也不謙讓，一屁股坐了下去。

「公子請用茶。」齊燕歌才坐下，朱老九已像變戲法般，雙手捧着一只細瓷彩杯，在他面前放下。

齊燕歌眉頭皺得更深，正想開口動問，朱老九已搶着說：「公子稍坐，老漢這就去爲你張羅酒菜。」不等齊燕歌有所表示，已一溜烟走了進去。

齊燕歌對於這戲劇性的變化，眞是莫明所以，苦笑一下，將精緻的白瓷彩杯揭開。

隨着一縷熱氣升騰起，一股淸香直撲入鼻，齊燕歌不用品嚐，單是憑那股撲鼻的淸香，就知道這是用極品「雀舌」泡出來的好茶。

——他在京城曾經喝過一次用極品「雀舌」泡出來的茶。

齊燕歌只是看着這杯茶，却沒有喝。

——他恐防茶裏下了藥。

在未弄淸楚這一切之前，還是小心謹愼些好。

以他值十萬兩銀的身價，不少武林人都想將他擒捉，以換取錢百萬的十萬兩銀，什麼手段都會使出來的，經過了段敬財段姬兒那回事之後，齊燕歌處處都加了小心。

× × ×

就在他對杯怔想的時候，一陣濃郁的酒菜香傳來，跟着，朱老九帶頭，後面跟着三個厨子打扮的人，各自用托盤盛着三道菜、一壺酒，忽然來到桌前，俐落地將酒菜擺放在桌子上，並在桌上放了二副杯筷！

一副杯筷放在他面前，另一副杯筷放在他對面，齊燕歌這才發現，在他對面，放了一張椅子。

齊燕歌這下明白了，這一切的安排，肯定是那副杯筷的使用者刻意安排的，而這一切，都是衝着他的。

雙眉一揚，齊燕歌對朱老九說：「老板，主人未到，酒菜已上……」

「沒關係，我不是來了嗎？」聲隨人現，一個身穿紅袍，相貌威凜的中年人施施然行入店堂，往椅子上一坐。

齊燕歌驟眼一瞥之下，還以爲是柳炎陽復生，因爲這中年人穿的一件大紅袍，與柳炎陽生前所穿的，一模一樣，看眞了，才看出有一點分別，那就是這紅袍人所穿的大紅袍，胸前綉有一朶火焰，顏色比大紅袍還要深幾分，直似一朶正在燃燒的火焰！

神火教

紅袍中年人才坐下，朱老九立刻爲兩人注滿了酒，跟着與那三名厨子退入厨下。朝着齊燕歌一舉杯，紅袍中年人說：「請！」

一仰脖子，喝了個杯底朝天。

齊燕歌却動也沒有動，冷冷地打量着紅袍中年人，思忖這人是何來路，爲何費這多手脚，安排這次會見。

紅袍中年人放下酒杯，朝齊燕歌展顏一笑。「齊公子，可是懷疑酒中有毒？」

齊燕歌默然不語。

紅袍中年人接說道：「請放心，酒菜中絕對沒有下毒。」

說着，在每樣菜中挾了一箸，放入口中咀嚼，咽下肚。

齊燕歌仍然不言不動，突然沒頭沒腦地問了一句話：「閣下可是與柳炎陽有關係？」

紅袍人輕輕擊掌，大笑道：「果然好眼力，齊公子果然不簡單。」

齊燕歌冷冷道：「你是承認了？」

紅袍人又喝了杯酒，頷首道：「我沒有否認，是嗎？」

齊燕歌突然執壺斟了一杯酒，一口喝乾，並舉箸大嚼。

紅袍人又喝了一杯，注視着齊燕歌。

「你不怕酒中有毒？」

齊燕歌邊吃邊喝說：「好酒好菜，不吃白不吃，管他有毒沒毒。」

紅袍人擊掌道：「果然够豪氣！」

齊燕歌確實是肚子餓了，大吃大喝起來。

紅袍人一直在注視着他，沒有再說什麼。

齊燕歌突然停止吃喝，抹抹咀，說道：「你這樣刻意安排，大概不是來殺我的吧？」

紅袍人讚賞地笑望着齊燕歌，說：「你好聰明，讓你猜中了，我確不是來殺你的！」

一頓接道：「柳炎陽雖是我們的人，但他已死了，殺了你，無補於事。」

「那你想怎樣？」齊燕歌舉杯就唇。

「很簡單，你殺了柳炎陽，我們損失了一個人，你加入我們，補償我們的損失！」紅袍人直視着齊燕歌。

「骨嘟」一聲，齊燕歌吞下一口酒，回視着紅袍人。「若我不答應加入，又怎樣？」

紅袍人沒有直接答他這個問題，曲指輕敲着桌面說：「若你答應加入我們，你的一切麻煩就沒有了，官府會不再通緝你，錢百萬也不會再懸賞捉你，你再不會被人追殺，不用再到處流浪，不用再捱這一錢銀子一壺酒，一盤饅頭，一碟鹵肉的苦日子，要什麼有什麼，創一番事業，不負你一身所學。」

齊燕歌很有耐心地聽他說完，然後再一次問：「要是我不答應加入，你們是否殺我？」

紅袍人停止了敲擊，盯視着齊燕歌：「一定殺你！」

接又問：「你到底答不答應加入？」

齊燕歌一聳肩道：「我連你們是一個怎樣的組織也不知道，主腦人又是誰？甚至連閣下的姓名也不知道，我怎能糊裏糊塗加入？」

紅袍人盯視着齊燕歌的目光本來烈焰般閃耀，聞言目光一歛，歉笑道：「是我一時大意，忘了告訴你。」

接自我介紹道：「洪烈火。」

齊燕歌點點頭，等他說下去。

洪烈火續道：「至於組織名稱，暫定爲神火教，教主稱爲神火魔君。」

齊燕歌想知道多一點這個稱爲「神火教」的組織是何來路，遂問：「怎麼我從來沒有聽說過貴教的事？」

洪烈火就像認定了齊燕歌會加入神火教般，對他毫不隱瞞地直說：「咱們這教

派，是傳自西域的，在中原創教，不過是這一兩年間的時間，由於咱們教中有一些教規，有異於中原各門派，恐怕中原武林一時不易接受，受到他們排斥，所以一直都是隱秘地進行活動，待到本教實力雄厚，足以在中原武林中立足，才公開向武林宣示本教之創立。」

齊燕歌聽了洪烈火的一番說話，才知道這神火教是從西域傳入來的一個異教，怪不得從來沒有聽說過，而柳炎陽的武功又這樣怪異。知道了神火教的來龍去脈後，齊燕歌再問：「貴教在中原創立教派，目的是什麼？」

洪烈火一挺胸，說：「當然是雄霸中原武林，將中原武林置於神火教的控制之下。

「當然這要逐步來，先是着手物色大量武林人物加入本教，待本教有足够的力量後，就逐步吞食各門派帮會，進而雄霸整個中原武林。」

喝了一杯酒，續道：「本教現在極需要像你這樣身手高明的人手，初時教主接到消息，說你將柳炎陽殺了，暴跳如雷，誓言一定要殺你，後來回心一想，本教正需人手，遂改變主意，招收你入本教。」

齊燕歌聽了洪烈火的這番話，不由暗吃一驚，想不到這個傳自西域的異教組織，竟然狠子野心，覬覦整個中原武林，妄想控制武林，這事眞是非同小可，爲了整個中原武林的安危，他暗暗打定了主意。

不過，他有一個問題仍然弄不明白，那就是柳炎陽不惜動手殺死那樣多人而要保守的秘密，到底是一個什麼秘密。

於是他問：「柳炎陽殺死那樣多的人而要保守的秘密，可否說出來聽聽。」

洪烈火先是一怔，接仰天大笑起來，說：「那根本就不是秘密，他只不過奉了教主之命，以此爲藉口，剷除那些人，好達到本教削弱中原武林力量的目的。」

齊燕歌有點懷疑地問：「以柳炎陽一個人的力量，就算他不被在下殺死，他能够殺死多少人？中原武林力量雄厚，人數衆多，這不會起多大作用吧？」

洪烈火道：「若單是柳炎陽一個人行動去殺人，確實起不了多少作用，也達不到削弱中原武林的目的，但若是本教所有人手展開行動，你想想結果會怎樣？本教之所以不全面行動，只派柳炎陽一個人作先鋒而試，是想看看武林的反應，結果很滿意，武林各門派帮會皆沒有什麼反應，只有你這個既無名又無望的好事之徒挺而插手。教主已着手計劃在短期展開全面行動！」

齊燕歌聽得心內震驚不已，暗忖：若神火教眞的展開行動，江湖武林豈不陷於一片腥風血雨之中，這太可怕了，一定要設法阻止這一行動！

表面上，却聲色不動。「貴教經已有充足的人手展開這次行動？」

洪烈火遲疑一下，說：「本教人手尚不充足，教主的意思，就是想你四出招納人手，待人手一够，立刻展開行動！」

洪烈火這番話是一厢情願將齊燕歌當作了自己人。

「爲何挑中我？」齊燕歌問。「我只是一個寂寂無名的人，貴教何不找些有名望的武林大豪出面招納人手呢？」

洪烈火大笑道：「誰說你是個寂寂無名的人，其實，自從錢百萬懸獎十萬兩銀子捉拿你，你就已名動武林，再勇挫『開山六丁』褚氏兄弟，技折『射日劍』杜延年，武林中人早已對你另眼相看，如今武林中，誰人不知你齊公子！」

一頓接道：「你正是教主認爲最理想的人選。」

齊燕歌確實想不到自己的聲名刹那傳遍江湖，成了知名人物，一時間，他怔住了，苦笑道：「但在下很少行走江湖，認識的不多，只怕難膺重任，有負重托。」

洪烈火像吃定了他一樣。「以齊公子你今時今日的聲名，哪一個不想結交你？只要你動之以利，相信很快就可以招納到很多武林人。」

齊燕歌在心裏思忖一下，遂打定了主意，對洪烈火正容道：「若我不答應加入貴教呢？」

洪烈火也不答他，只拈手舉掌擊了三下。

掌聲未落，像從地下冒出來般，門前店堂後，十多名紅衣人刹那走出，封死了一切退路，將齊燕歌圍起來。

齊燕歌暗吃一驚，表面却神色不動，像沒有看見般自顧自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洪烈火臉上笑意依然。「齊公子，你知道他們手上拿着的是什麼東西嗎？」

齊燕歌目光一掃，看到十多名紅衣人手上各自握着一個黑忽忽，像圓球一樣的物體，他雖然猜估到，仍然問：「請教閣下……」

「那是本教威力最巨的神火彈。」洪烈火傲然說：「一顆神火彈，足可以將這間店舖夷爲平地而有餘，大概，齊公子你不想以身相試吧？」

齊燕歌曾經見識過柳炎陽的火彈子，識得厲害，知道洪烈火不是虛言恫嚇，遂皺皺鼻子道：「我已別無選擇，只好答應加入貴教。」

洪烈火撫掌笑道：「齊公子果然是聰明人，來，我代表教主，敬你一杯，歡迎你加入本教。」

齊燕歌只好舉杯，兩人一口喝乾。

天地人

放下酒杯，齊燕歌問：「閣下在教中是何身份？」

洪烈火道：「担任神火堂堂主。」

齊燕歌連忙抱拳道：「失敬了，洪堂主。」

洪烈火擺手道：「已是自家人，何須多禮。」

齊燕歌目注洪烈火問：「未知在下在教中又是什麼身份？」

洪烈火抱歉地一笑：「這個，我也不清楚，待見了教主，自有分曉。」

齊燕歌正想見識一下這位心懷叵測的異教教主，遂打蛇隨棍上。「幾時可以見到教主？」

洪烈火道：「我這就帶你回總壇，拜見教主。」

齊燕歌起身道：「我隨時可以走。」

洪烈火站起來一揮手，十多名紅衣人齊皆朝他一躬身退出了酒舖。

洪烈火這才對齊燕歌道：「咱們這就動身趕回總壇，請。」

說完，相偕齊燕歌走出酒舖。

× × ×

走在路上，洪烈火邊走邊對齊燕歌說了很多神火教的內部情形。

從洪烈火的話中，齊燕歌粗略知道神火教的內部人事。

教內，除教主之下，設有護法供奉之類的職位，只設兩堂，那就是神火堂與金銀堂，神火堂專責教內安全及對外之搏殺行動，至於金銀堂，則專責教內錢財的收支，而最大的責任，是爲教內廣積錢財，以作擴教之經費。

而兩堂之下，設有四旗，分紅黃藍黑，每堂節制兩旗，以供行動之用，旗以下，就沒有了。

從洪烈火口中，齊燕歌亦知道教內人手不過百十人，力量不很大，所以一直以來，都沒有公開在武林活動，全部都是秘密進行活動，而最令齊燕歌反感的是，教內所有男女，只要彼此相悅，就可以同床睡覺，任何人不得反對，連教主也無權反對。

這差不多就是最原始的勻妻法，這是令齊燕歌無法接受的。

正講說間，走在前面丈外的四個紅衣人齊皆停步不前，其中一名還反身奔向洪烈火。

洪烈火與齊燕歌不由詫訝地停下脚步，那紅衣人已停在洪烈火身前五尺處，躬身道：「回堂主，前路有三個人當路而立，看來不懷好意。」

洪烈火翹首前望，嘟喃道：「是什麼人衝着本教來呢？江湖中還未有人知道本教之存在，這太奇怪了。」

齊燕歌一笑說道：「只怕是衝着我來的！」

洪烈火恍然說道：「哦！爲了那十萬獎銀！」

齊燕歌聳肩一笑。

「你已是本教中人，衝着你來，亦即是衝着本教來，走，咱們上前看看。」

說着當先舉步，往前快步行去。

齊燕歌加快兩步，與洪烈火並肩向前走。

往三名紅衣人身前一站，洪烈火與齊燕歌一齊往前望去，丈許兩丈外，一字橫排站着三個年紀相差很大的武林人，當中一個，年紀少說也在六十開外，白眉白鬚，一頭散髮却烏黑發亮，臉上皺紋堆疊，白鬚黑髮，分外觸目；站在左邊的一個，年紀看來只有二十出頭，穿一身月白長衫，白面細眉，頗有幾分書卷氣；右邊那人，年約三十許，一臉鬍渣子，相貌粗獷；這三個人站在一起，分外惹人注目。

這三個人一見齊燕歌與洪烈火，同時目光一亮，六道目光，皆投注在齊燕歌身上。

「三位當路而立，想必有所爲而來？」洪烈火首先發問。

那三人却看也不看洪烈火，對於他的話更如不聞，六道目光，仍集中在齊燕歌身上。「你就是齊燕歌？」當中那白鬚黑髮老人盯着齊燕歌問。

果然是衝着齊燕歌來的。

齊燕歌一笑道：「正是齊某，三位如何稱呼？」

白鬚黑髮老人白眉一聳，道：「老夫余齊天。」

右邊漢子道：「劉廣田！」

左邊的年青人溫聲說道：「在下趙子曰。」

白鬚黑髮老人宏聲道：「合稱『天地人』三友！」

× × ×

「天地人」三友在江湖上向稱心黑手辣，縱橫豫北一帶，殺人無算，武林中聽聞三人的名號，無不動容，「天地人三友」是他們自稱，其實武林中另有一個外號：「天地人三煞」！

「原來是縱橫豫北一帶的『天地人三煞』！」洪烈火似乎對中原武林人物相當熟悉。「『天仙』余齊天，『地傑』劉廣田，『人王』趙子曰，今日有幸一睹！」

齊燕歌對於這三個名頭響亮的黑道巨擘，自然略有耳聞，如今這三人指名找上他，不用說，也是爲了錢百萬那十萬兩獎銀。「三位想必是爲了那十萬兩獎銀而來了！」齊燕歌一語道破。

「說對了！」「人王」趙子曰文縐縐地說：「你是自願受縛，還是要咱們動手呢？」

齊燕歌冷冷道：「天下間那有不勞而獲的事！欲得十萬兩獎銀，必須要有眞本事！」

余齊天仰天大笑道：「沒有擒龍術，怎敢下海捉蛟龍，齊燕歌，你這是自討苦吃！」

齊燕歌眼珠一轉，道：「三位怎會斷定在下就是齊燕歌？」

「南七北六十三省，各州各府均貼有緝捕你的海捕公文，繪影圖形，你已是天下聞人，誰人不識，哪個不曉？」「人王」趙子曰淡笑道：「況且，你挫『開山六丁』褚氏兄弟，折『射日劍客』杜延年之事已風傳武林，你如今的聲名，可說已蓋過武林任何人，你化成灰，也認得你！」

「三位爲了十萬兩獎銀而來找齊燕歌，如今本堂主肯出三十萬兩，只要三位答應本堂主一件事。」一直沒有出聲的洪烈火突然語出驚人。

「天地人三煞」乍聽此言，俱不由詫訝地望着洪烈火，一時間說不出話。

「你是誰？」「地傑」粗聲問。

「你要咱們答應的是什麼事？」「天仙」余齊天緊接問。

「你與齊燕歌是什麼關係？」「人王」最後問。

「我名洪烈火，與齊燕歌同屬一教。」洪烈火逐一作答：「要你們答應的事很簡單，第一，放棄與齊燕歌動手，第二，答應加入本教！」

「天仙」余齊天目注洪烈火道：「連教派名稱也不說出，就要咱們三人加入，笑話！三十萬兩銀子雖然甚鉅，但要咱們糊裏糊塗加入，休想！」

洪烈火看來有心要網羅三人加入神火教，急聲道：「三位若答應加入，立將本教名號說出。」

「人王」趙子曰慢條斯理地說：「縱有一座銀山在前，你若不將貴教名號說出

，咱們絕不會答應。」

「銀子雖好，若沒了命，或失去自由，不要也吧！」「地傑」粗聲粗氣說：「糊塗事咱們絕不幹！」

齊燕歌起初眞担心三人爲了三十萬兩銀子，一口答應加入神火教，那無異神火教的力量又壯大了，及後聽見「天地人」三煞沒有見錢眼開而胡亂答應，才不那樣担心，但一時又想不出辦法攔阻三人加入，只好靜看事態發展。

洪烈火似乎下了決心要將三人網羅，躊躇了一下，終於說道：「好，就說給你們聽，本教就是神火教！」

「神火教？」「天地人」三煞面面相覷，「怎麼從未聽說過？」

洪烈火解釋道：「本教傳自西域，在中原創教不過是這一兩年時間，直至現在還未公開活動過，一切都是秘密進行，故此三位不知。」

「這豈不是邪教異派？」「地傑」劉廣田大聲嚷道，「單聽名稱就有點邪，怪不得要偷偷摸摸！」

「道不同不相爲謀，咱們身爲中原武林人，怎可加入那等邪教異派！」「人王」趙子曰拂袖說。

「咱們雖是黑道中人，行事心狠手辣，但斷不能帮着異族邪教殘害武林人！」「天仙」余齊天連連搖頭道：「咱們不答應，還是要十萬兩銀子好！」

齊燕歌見三人不答應加入神火教，暗中吐了口氣，心中高興不已。

洪烈火却變了臉色，恨聲道：「三位既知道了本教的事，又不肯答應加入，可知後果如何？」

「天仙」余齊天哼了一聲，問：「如何？」

洪烈火沉聲說：「一個字：死！」

「地傑」劉廣田縱聲狂笑起來，好一會，才止住笑聲，粗聲道：「咱『天地人』三友自携手行走江湖以來，還未遇見過有誰敢對咱們這樣狂妄的人，你就是第一個，所以要死！」

說着衝前就要動手。

「天仙」余齊天一把拉住了他。「二弟且慢動手。」接轉對洪烈火道：「閣下別太狂，咱們從來無拘無束慣了，不想受人約束指使，你還是請吧。各不相干，相安無事，你走你的，我幹我的，怎樣？」

「別以爲咱們怕了你，」趙子曰道：「咱們從來未怕過人！」

洪烈火被三人這一說，氣得頭上直冒青烟，一身大紅袍鼓動飄揚，胸前綉着的那朶焰火，直似脫飛而出，洪烈地說：「三位既如此執拗，爲了保全本教的秘密，三位只好死在這裏！」

「放你娘的狗屁！」劉廣田粗聲怒道：「二爺倒要見識見識神火教的手段！」

說着一步踏前。

「朋友，既然你聲聲要咱們死，說不得咱們也要你死在此地！」趙子曰閑閑地踱步上前。

「沒辦法，只好先收拾了你，再收拾姓齊的。」余齊天捋着鬍子，一步跨出。

這三人一踏一踱一跨，立時佈成了三才陣勢，將洪烈火三面圍了起來，將他四面封死！

名無倖至，「天地人」三煞果然是厲害！

齊燕歌看了，也不禁暗暗點頭！

洪烈火可能另有打算，未待三人合圍之勢形成，一個鯉魚倒穿波，「嗖」一聲倒縱出三丈過外，人在空中，疾喝一聲：「殺！」

「殺」聲出口，站在二丈過外的三名紅衣人同時一揚手。

神火彈

「天地人」三煞一見洪烈火倒縱竄出，立時斷喝一聲，同時展動身形，追撲洪烈火！

那知身形才動，洪烈火的「殺」聲出口，三名紅衣人一揚手，三件黑忽忽的圓球形物體已電疾般向他們飛射而至，三人不由一窒步！

「退！」「天仙」目光銳利，一眼瞥見，雖不知是何物件，却斷定這不是尋常暗器，在弄不清楚虛實時，只好退避。

三人同時疾退。

但仍然慢了那麼一點點！

就在三人一窒的時候，三個圓球已飛射至他們身前不足三尺處，原本平衡射到的三個圓球，左右兩球倏忽朝內疾拐，撞在中間那個圓球上，立時發出地動山搖也似的爆炸聲，火光與硝烟爆發翻滾，方圓一丈之內，盡被硝烟塵土所籠罩！

齊燕歌雖站在二丈外，也被爆炸聲震得耳鼓嗡嗡作响，隱然生痛。

硝烟散，塵土落，但見地上土石翻掀，地上陷下了幾個土坑，遍佈斷肢殘骸血肉破布，一片狼藉，入目驚心，「天地人」三煞已影踪全無，被爆成碎塊，死於非命！

齊燕歌看了，驚慄不已，暗暗咋舌，暗忖：好霸道的火器！

冷哼一聲，洪烈火上前道：「不識招舉，自尋死路！」

接對齊燕歌道：「這種火彈的威力如何？」

齊燕歌掃一眼被炸過的地上。「好厲害的殺傷力！」

洪烈火嘿嘿一笑道：「這就是他們的下場！」

說着，饒有深意地深注着齊燕歌。

齊燕歌當然明白洪烈火的語意與目光所含的意思，當下一笑道：「剛才的爆炸聲恐怕已驚動了附近的人，咱們還是快走吧！」

洪烈火一揮手，當先往前奔去。

齊燕歌與紅衣人跟在後面。

總壇

神火教的總壇設在一處靠近山邊，有一座樹林子掩護的隱秘野地上，由於有樹林子在前面掩護，後面有高山作屏障，所以很難被外人發現。

總壇是一座大莊院，牆高丈二，就算你站在門牆外，也很難看到內裏的情景，非要進入大門不可。

進入大門，是一個廣達十丈的大院子，院子中設有一寬廣一丈，分作三層，每層三階，高約丈許的土台，越過院子，是一座寬廣高大的廳堂，空蕩蕩的，兩壁及

巨柱上繪着七彩烈焰圖案，正面垂着一幅火般焰紅絲幔，絲幔前置一張團團焰火，色作深紅的大交椅，椅墊也如烈火般紅艷，使人有如置身於火的世界，沒來由的感到有一般熱氣壓來。

齊燕歌站在這廳堂內，此刻就有這種感覺。

齊燕歌終於來到神火教總壇。

此刻，他挺站在高大的廳堂內，等着教主出來接見。

當然，洪烈火相陪在側，也早已着人稟報教主。

× × ×

雲板三响，响聲在空蕩蕩的廳堂上空迴响不歇。接三聲清脆悅耳的金鈴聲响起，鈴聲未歇，絲幔如火般捲揚處，魚貫走出八個穿一色艷紅如火輕紗衣裳的妙齡少女，走動時，紗衣揚動，紗衣下柔軟豐滿的胴體，若隱若現，極之誘惑，齊燕歌看了，也不禁心頭跳動。

八個少女赤着足，輕俏地走到大交椅後面，扇面形般站在椅後，八個少女的手上，皆捧着一扇上繪有一朵烈焰的羽扇，拼成一道火屏風，煞是好看。

隔了一會，從捲揚起的絲幔後，步出一位頭髮赤紅，臉膛如丹，連眉毛鬍子也是赤紅如火的中年人，身穿一件綉滿朵朵作勢欲飛的焰火，乍眼一看，像一團在滾動飛揚的火焰。

洪烈火一見那像團流焰烈火般的中年人，立時恭敬地垂手躬身，目光下垂，不敢仰視。

齊燕歌却不理會，依然挺立着，注視着那中年人。

中年人坐在大交椅上，目光一掃齊燕歌。

齊燕歌與他目光相觸，立時感到雙眼被火灼般刺痛，忙不迭垂下眼瞼，不敢與之相接。

「稟教主，屬下已將齊燕歌帶到，請教主量材任用。」怪不得洪烈火一直沒有抬起雙眼，一直垂着頭。原來教主的目光如火灼般令人生痛。

「你就是齊燕歌?」教主的聲音如烈火燃燒般劈啪作响。「你已經願意加入本教?」

齊燕歌到此地步，只好硬着頭皮躬身答道：「稟教主，屬下願意加入。」說時目光抬了抬，恰與教主的目光一觸，那火灼般的炙痛感覺又生，令到他慌不迭垂下眼瞼。

「很好，本教正需要人材，像你這種人材，本教非常需要，你肯加入，本座很高興。」神火教主展顏笑望齊燕歌。

「稟教主，齊燕歌已加入本教，就是自己人，關於他被官府通緝及錢百萬懸獎之事……」洪烈火倒是很爲齊燕歌着想，將他在酒舖中向齊燕歌承諾的事向神火教主提出。

「洪堂主，這些麻煩當然要爲齊燕歌解除，這件事，就交給金銀堂主去辦吧！」神火教主接對齊燕歌說道：「你放心，從今以後，你可以在江湖上來去無阻，官府再不會通緝你，錢百萬也不會懸賞通緝你了。」

齊燕歌只好朗聲道：「謝教主。」

「稟教主，關於齊燕歌的職位……」洪烈火提出。

神火教主烈火飛揚般長笑道：「關於他的職位，本座早已想好了，本座宣佈，從這一刻起，齊燕歌就是新增的外事堂堂主，地位與神火堂主及金銀堂主平等，職司本教之擴充及招納人手全權事宜！」神火教主的語聲，在高大的廳堂內迴响，傳達到門外。

站在齊燕歌身旁的洪烈火見齊燕歌仍然站着，遂暗中拉了齊燕歌一把，悄聲道：「還不跪謝教主！」

齊燕歌實在不想跪，但事已至此，只好不情不願地跪下來，朝上說：「謝教主，屬下當竭力昌大本教，網羅人手，壯大本教力量！」

「齊堂主請起。」神火教主站起身，目注洪烈火。「洪堂主，煩你帶齊堂主到總壇各處走走，並代本座設宴招待齊堂主。」一拂袖，退入了絲幔之後。

八名少女簇擁在後面，也退入了絲幔後。

洪烈火直待最後一名少女隱身在絲幔後，才一拉齊燕歌衣袖，轉身走出廳堂。

才走出廳堂，早已聚集在外面的神火教徒衆，齊皆抱拳躬身，恭聲道：「參見齊堂主。」

齊燕歌就這樣做上了神火教的一堂之主。

× × ×

這神火教總壇眞大，足有五進深，兩邊廂還有四個小院落，總共不下百十間房屋，足可以容納數百人。

洪烈火帶着齊燕歌走遍了總壇各處，才將他帶到第三進的一個敞軒。

敞軒內早已擺了一圍酒席，四名身穿紅黃藍黑衣衫的漢子，恭候在敞軒前，一見齊燕歌洪烈火，立刻抱拳躬身，齊聲道「參見洪堂主、齊堂主。」

洪烈火一擺手道：「免禮！」一邊側顧齊燕歌，逐一向他介紹：「紅旗令主哈蘇；藍旗令主郝同；黃旗令主敖山，黑旗令主蒙烈。」

洪烈火是順着紅藍黃黑爲齊燕歌介紹的，所以齊燕歌從四人的服色很輕易辨出，並看出這四人都不是中原人士，大概是西域人士，因爲神火教是從西域傳來的。

由此推想，齊燕歌亦揣測神火教教主及洪烈火九成是西域人士。

介紹完，洪烈火與齊燕歌並肩步入敞軒，四旗主跟隨，先後落坐。

酒過三巡，齊燕歌停杯問道：「洪堂主，怎不見金銀堂主之面，莫非他不在總壇?」

洪烈火喝了口酒，道：「金銀堂主確實不在總壇，他在江湖上四處走動，爲本教籌集經費，一年只回總壇四次，如非遇有特別重要的事情，他不會趕回總壇。」

「那麼，我是否可以一個人在外面活動，網羅人手，一切不受限制，可以便宜行事?」

洪烈火點頭道：「沒錯，你可以不受限制，在外面活動，至於所需錢財，可到本教屬下的萬通錢莊支取，對於你網羅甚麼武林人入教，一切由你自主，總之，你要盡一切可能，盡量網羅武林好手，不論

黑白兩道人物，只要他們肯入本教，來者不拒，照單全收。」

「這可是教主的意思?」齊燕歌問。

「是，」洪烈火一拍齊燕歌肩頭，「看來，教主對你很信任，只要你好好幹，相信將來你在教中地位比我還要高。」

齊燕歌一笑道：「洪堂主，你這樣說，我很慚愧，我已加入本教，是教中一份子，當然要盡心盡力爲本教出力。」

「教主聽了，一定很高興。」洪烈火舉杯道：「來，乾一杯。」

放下酒杯，齊燕歌目注洪烈火說：「洪堂主，我還有一事請教。」

「大家自己人，別客氣，有話只管說。」洪烈火對齊燕歌有好感。

「有一點我要提出的就是，若碰到了一些武林人不肯加入本教，如何辦才妥當呢?」

洪烈火毫不猶豫地說：「凡是知道了本教的事而不肯加入的武林人，一個辦法，那就是殺！」

接解釋道：「現階段本教力量不足，教主意思，一切仍是秘密進行，待力量壯大，足以抗拒任何武林帮派，才公開向武林宣佈本教的存在，現在本教力量不足，決不能將本教的事宣揚出去，免招武林各門各派的圍剿，所以一定要守秘。」

齊燕歌邊聽邊點頭表示理解，待洪烈火說完，再提出一個問題：「萬一憑我一己之力，不能將之解決，那又如何辦?」

「這個你不用担心，」洪烈火骨嘟喝下一杯酒才說：「有甚麼你解決不來的事，只要在每個地方的當眼處，留下一個記號，自有本教中人與你聯絡，到時不用你費心，自會將事情解決！」

齊燕歌喝了口酒，說：「聽你這一說，我就放心了。」

洪烈火道：「還有甚麼不清楚的，只管問。」

齊燕歌搖頭笑道：「暫時想不出有甚麼要問的了，洪堂主，多謝你對我如此照顧。」

洪烈火哈哈一笑道：「齊堂主，你又客氣了，既然你已無問題要問，大家喝個痛快！」

齊燕歌突然道：「好對不起，我剛想到一個問題要請教一下。」

洪烈火舉起的杯又放下，望着齊燕歌說：「齊堂主只管說。」

齊燕歌遲疑一下才說：「我斗胆請教，教主看來不是中原人士吧?」

洪烈火哈哈一笑道：「當然不是中原人士，全教上下人等，早已知道，這不是秘密，告訴你，教中上自帮主，下至兩堂四旗，大部份是西域人士，只有小部份教衆及你這位新任堂主，是中原人士。」

「原來如此，」齊燕歌嘟喃一聲，接舉杯道：「洪堂主，我敬你一杯！」

四位陪坐的旗主，也湊上來齊聲說：「屬下敬兩位堂主一杯。」

一杯復一杯，齊燕歌不覺喝醉了。

如意

一覺醒來，齊燕歌仍覺得頭有點痛。

他想起身喝杯茶，但才一動，身體却碰到一具軟滑溫柔的人體，嚇得他一跳，不敢動，藉着帳外搖曳的燭光，定睛一看，不覺臉紅身熱，喉頭更覺乾燥，一顆心也蹦蹦劇跳起來。

却原來，在他身側，緊貼着他，蜷伏着一個全身赤裸，肌膚潤滑，一頭微曲秀髮掩披在圓潤的頸肩上的少女。

那少女綫條優美，雙腿修長，椒乳聳峙，長長的睫毛閉斂，咀角泛起一絲若隱若現的笑意，任何一個正常的男子，面對如此誘惑的景象，能夠忍受得了才怪。

齊燕歌因爲酒力還未消散，眼望着這具充滿誘惑的胴體，很自然，一股熱氣在丹田升起，跟着產生了最原始性的衝動。

也在這時，他才發覺自己全身上下，亦是一絲不掛，赤條條的。

這一發現，令他感到慌亂，忙一扯錦被，掩在身上，同時打量着找尋自己的衣服。

但那蜷伏酣睡的少女，被他這動作弄醒了，「櫻嚀」一聲，長長的睫毛掀起，嫵媚地瞟了齊燕歌一眼，赤裸的嬌軀扭動，手脚舒張，一下子像八爪魚般纏貼上齊燕歌，將齊燕歌緊緊摟住。

齊燕歌想避，已是無及。

肌膚融貼，像觸電般，令齊燕歌產生一種從未經歷過的奇妙感覺。

齊燕歌想掙脫開少女的纏摟，却是力不從心，他潛意識在不斷發出警告，不可以這樣做，但身體某一部份的反應，却令到他不克自持，加上酒力在他體內發作，令到他抗拒不了。

終於，情慾戰勝了理智。

暴風雨過後，隨之是平靜，齊燕歌躺在床上，睜着雙眼，默默凝望着帳頂。

帳頂，不知怎的，幻想出小意清麗可人的臉容，齊燕歌像痴了般，凝望着帳頂有好長一會時間不言不動。

做出這種事，他感到對不起小意，眼望着帳頂幻現出的小意臉龐，心裏在祈求小意原諒。

「齊堂主，你不是不喜歡婢子吧?」一直蜷伏在他懷中的少女，扭動着身體，磨擦着。

齊燕歌被她這一動，終於從迷惘中回到眼前的現實。收回目光，落在少女明媚的臉龐上，發覺這少女竟然有幾分似小意，不由怔怔地注視着少女的臉龐。

少女見齊燕歌不言不語注視着她，不由嬌靨一紅，將臉埋在齊燕歌的胸膛上。

齊燕歌在心裏嘆息一聲，心生愧疚，覺得既對不起死去的小意姑娘，又害了這嫵媚可愛的少女，但大錯已鑄，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一只手輕撫着少女柔滑的秀髮，低聲問：「姑娘，妳如何稱呼?」

少女像一頭羔羊般偎貼在齊燕歌懷中，微微仰起頭，眨動着長睫毛的大眼，輕柔地說：「婢子叫如意。」

齊燕歌聽得心頭一震，這眞巧，一個小意，而她是如意，只差一個字，不由喃喃道：「小意，如意，小意，如意……」

如意瞧着齊燕歌，見他喃喃自語，忍不住輕聲說：「齊堂主，你沒事吧?」

齊燕歌停止了低喃，看一眼如意，問：「妳爲何要這樣做?」

如意頓時紅暈上頰，羞赧地掩着臉道：「是……是教主要婢子侍候你的。」

齊燕歌忽然覺得自己有點喜歡如意，而如意亦確實値得人憐愛歡喜。「如意，難道妳不可以抗拒的嗎？」

如意幽幽一嘆。「不可以，只要教主喜歡，可以將婢子賜給任何人，不依從，那只有死！」

齊燕歌不禁憤激起來，作爲一個少女，這是何等的不幸，竟然任人支配而不得反抗，委身於任何一個人——不管是喜歡的還是不喜歡的，將自己的一生葬送了。

「妳在教中是何身份？」齊燕歌憐惜地將如意擁住。

如意悽然道：「婢子只是教主的一名侍婢。」

「妳看來不像中土人士。」齊燕歌輕撫着如意微曲的秀髮。

「婢子是西域人士，自幼就被教主收養，被教主帶到中土來。」如意有如小鳥般依偎在齊燕歌懷中。

「妳可是教主手中一件籠絡我的工具？」齊燕歌托起如意的下巴，直視着如意，「並負責監視我？」

如意被齊燕歌托得仰起臉，但却迴避了齊燕歌的目光，臉露惶悚之色，抿唇不語。

「是不是？」齊燕歌冷峻地迫問。

如意赤裸的嬌軀在齊燕歌懷中抖了一下，哀憐地說：「不要迫我，婢子如若照直說了，會被教主處死的。」

齊燕歌聽了，再不忍心板着臉孔，如意畢竟是自己第一個親近的女子，這已是事實，不管自己愛不愛她；何況，如意又是如此可愛的少女。「如意，妳不用怕，有我在，妳不會受到傷害的。」齊燕歌溫聲說。「說吧。」

「我害怕。」如意在齊燕歌懷中抖了抖。

「別怕！」齊燕歌擁着如意嬌軀的手加了力道：「難道妳不想離開這裏，重新做人？」

如意眼光一亮，充滿希望地說：「齊堂主，你肯要我，肯帶我離開總壇？」

齊燕歌肯定地點頭：「如意，妳已經是我的人，只要我不死，我一定帶妳離開這裏。」

如意明亮的大眼一眨不眨地注視了齊燕歌好一會，毅然說道：「好，婢子告訴你。」

齊燕歌糾正她道：「不要再妄自菲薄，你是一個人，不要再自稱婢子，應自稱爲我。」

如意靦醜地說道：「婢——我……我已這樣自稱慣了，一時很難改口，況且，人前人後，若不自稱婢子，會被教主責罰的！」

齊燕歌喟嘆一聲，不再堅持下去。「妳現在說吧。」

如意望着齊燕歌好一會，才鼓起勇氣說：「婢——我確是教主派來監視你的人，亦是教主作爲籠絡教中每一個有地位人物的工具，像洪堂主等人，每一個人的身邊，都有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她們全都是教主一手教養大的，在他的淫威下，沒有一個敢背叛他。」

齊燕歌微笑道：「現在有一個了。」

如意一時意會不到，輕聲問：「哪一個是誰？」

「妳。」齊燕歌用手指一點如意小巧好看的鼻子。

如意臉色一白，惶聲道：「我怕。」

齊燕歌安慰她道：「不要怕，我一定保護妳。」

如意這才嬌喘了一口氣。「婢子將一切交給你。」

齊燕歌亦長長吐了口氣，問：「如意，那金銀堂主到底是什麼人？」

如意蹙眉道：「金銀堂主就是金銀堂主，他是誰我也不清楚。」

「難道妳從沒有見過他？」齊燕歌不禁詫異地問。

「沒有，」如意一皺鼻子道：「教主從來不准咱們出內堂一步，也不許任何人進內堂一步，我這還是第一次走出內堂，你是我除了教主之外，第一個接觸的男人。」說時，一臉嬌羞，嫵媚可愛。

齊燕歌看得心頭一跳，忍不住吻了吻她。

如意在齊燕歌的親吻下，赤裸的嬌軀如蛇般扭動。

齊燕歌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年青人，如何抵受得了，何況，有了第一次，何況第二次。

於是，兩個人再度纏綿歡好起來。

× × ×

齊燕歌在總壇留了三天，其間，神火教主召見了他兩次，都是在那高大的廳堂內接見他，見面時所說的話，無非是要他爲神火教出力，並問他喜不喜歡如意，如果喜歡，盡可以將她留在身邊，如不喜歡，可以再另換一個。

齊燕歌對於神火教主的話，一直恭順地唯唯稱是，沒有說一句多餘的話，並乘機問神火教主幾時可以離開總壇，到江湖去活動。

神火教主表示，越快越好，並說如意是個好幫手，若他喜歡，可以帶着如意一齊活動。

齊燕歌知道神火教主這樣說，只是一句場面話，無論他喜歡與否，不是如意，就是另一個跟着他，好監視他的行動，遂順水推舟表示很喜歡如意，若教主准許，他決定帶如意一齊出外活動。

神火教主見齊燕歌這樣表示，似乎很滿意及放心，對他勉勵了幾句，結束了會見。

於是，第四天，齊燕歌帶着如意，離開總壇，展開他的活動。

說服如意

齊燕歌離開神火教總壇，第一個想到要找的人就是「射日劍客」杜延年。

在與杜延年分手時，齊燕歌曾聽杜延年說過，他會到濟南一行，於是，他帶着如意，往濟南趕去。

從來未曾離開過總壇一步，更未踏出過內堂一步的如意，自一踏出總壇，就像一只脫出樊籠的小鳥般，輕鬆活潑起來，對於在路上所見的每一樣事物，都感到興趣盎然，新奇驚詫，問這問那，像一個初見世面的小女孩。

齊燕歌只好一一爲她解答說明，以滿足她的好奇心，每知道一樣事物，如意就高興不已，摟着齊燕歌又跳又叫，那天眞嬌憨的神態，令齊燕歌越來越喜歡她。

而如意對齊燕歌更加溫柔體貼，就像一個妻子對丈夫那樣，將全部感情投注在齊燕歌身上。

而事實上，他們的關係已是夫妻的關係。

× × ×

一路上，都沒有特別的事故發生，更沒有人攔途擋路，找麻煩，要將齊燕歌捉去換取錢百萬懸賞的十萬兩賞銀，這令到齊燕歌大惑不解，心想：莫非那些對錢有興趣的武林人，已知難而退，知道他不好對付，而自動收手，或是對那十萬兩銀子失去了興趣？他先幾日還被那些武林人追殺截擒，這下子風平浪靜，反倒令他不安起來。

沿途，他遇見不少武林人，從那些武林人的對他注視的目光及神態，好明顯，都認識他，但沒有一個人上前找麻煩，相安無事地過去了，這一切，都令齊燕歌莫名所以，一路想着這個令他費解的現象。

如意起先沒有留意到齊燕歌的神色，後來見他一直不開口，埋頭走路，像滿腹心事似的，忍不住問：「燕哥，你在想些什麼，可以說出來讓我聽聽嗎？」

齊燕歌被如意這一問，才猛省到自己一時失了態，遂朝如意一笑道：「如意，我在想着妳。」

「想着我？我不是在你身邊嗎？」如意先是一愣，繼之醒悟過來，嬌靨一紅，跺脚道：「唔，我不依。」

齊燕歌看着如意那嬌媚的樣子，忍不住伸手執住她的手快樂地說：「想着妳不好嗎？妳說不依，那我只好不想妳了。」說完忍不住開心地笑起來。

如意摔手撒嬌道：「你壞。」却「噗嗤」一聲笑起來，一擰身，向前奔去。

齊燕歌看着如意婀娜生姿的身形，邊笑邊追上去。

兩個人渾忘了一切，在路上追逐嬉笑，像兩個淘氣的頑童。

幸虧路上沒有人，要不，那多尷尬。

× × ×

「燕哥，濟南城是不是很大很多人的熱鬧地方？」兩人手拉着手，走在路上，心中滿是喜悅。

齊燕歌側顧嬌媚而又天眞的如意，輕聲道：「不錯，濟南確是個熱鬧的大地方，但京城比它更大更熱鬧，好看好玩的事物可多着呢。」

如意嚮往地說：「燕哥，答應帶我到京城看看。」

齊燕歌愛憐地連聲說：「有機會一定帶妳去遊玩見識一下。」

如意高興得跳起來，歡聲道：「燕哥，我好高興，你對我眞好！」

齊燕歌打量一下前後左右，見四外無人，突然肅容低聲對興高彩烈的如意說：「如意，好好聽着，我有話對妳說。」

如意側頭愛嬌地瞟了齊燕歌一眼，笑說：「燕哥，你又……」突然察覺齊燕歌一臉肅容，不像在說笑，遂訝道：「可是很重要？」

齊燕歌凝重地點點頭，將如意拉近些，鄭重地說：「如意，聽着，若有一天我與教主鬧翻了，妳帮教主還是帮我？」

如意乍一聽，不能接受地詫聲道：「燕哥，你已入了教，怎會與教主鬧翻？」

齊燕歌見如意一時聽不懂他的話意，遂解釋道：「如意，我意思是說，若有一天我脫離了神火教，教主要對付我，妳帮哪一個？」

如意滿臉驚駭地說：「不會的吧，眞要那樣，我也不知帮那一個好，我眞是不知怎樣才好。若我背叛教主，教主一定會殺死我！」

齊燕歌知道如意在神火教的積年淫威之下，一時不易作出決斷的行動，遂嘆口氣道：「如意，妳可知道，自那晚妳對我說出妳是教主派來監視我的人，妳就已背叛了教主，妳可知道。」

如意確實想不到，向自己喜歡的人吐露了眞正身份，也算背叛了教主，聞言一怔，繼之驚慌地問：「哪如何是好？」

齊燕歌安慰她道：「如意，我不是曾對妳說過嗎？我會保護妳！」

接又道：「難道妳不想與我在一起？不想脫離那種沒有自主自由的生活？」

如意臉上雖然仍有驚惶之色，但口裏却道：「我要與你永遠在一起，我不想再過那種生活！」說着生恐齊燕歌會突然拋下她般，緊緊摟着齊燕歌的一條手臂。

齊燕歌伸臂將如意摟着，柔聲道：「若你不想離開我，不想再回到教主身邊過那種生活，那妳就要聽我說，站在我這一邊。」

如意在齊燕歌的有力擁抱下，感到一種强烈的安全感，遂不由自主道：「燕歌，我不要與你分開，我要與你永遠在一起，我聽你說，我帮你，站在你那一邊。」

齊燕歌滿心歡喜，知道徹底說服了如意，從此，可以放心大胆去幹他認爲應該幹的事，無需對如意避忌。

——神火教主放置在他身邊的一根「刺」，已被他拔除。

濟南城內

終於來到了濟南城。

由於不知道杜延年是否仍在濟南，就算仍在，也不知他在城內的那一處，齊燕歌決定先投棧，然後慢慢打聽杜延年的下落。

齊燕歌帶着如意在濟南最大的一家客棧——萬安棧，開了一間上房。

如今，齊燕歌身上有的是錢——可以隨時到神火教開設的萬通錢莊支取銀錢，再不用像離開揚州時那樣寒傖了。

開好房間，時候還早，遂帶着如意到街上逛蕩，順便找間酒樓祭祭五臟廟。

走在熱鬧的長街，引得如意目不暇給，這也瞧瞧，那也看看，樣樣事物都感到興趣，新奇，這也難怪她，她自小就在神火教那小天地中長大，從未接觸過外面的天地，特別是像濟南這樣繁榮熱鬧的地方，從未到過見過，不出奇才怪。

經過一間賣胭脂水粉，首飾珠寶的店鋪，如意更是看得不願走，齊燕歌只好帶她進去，任她看個夠，只要是她喜歡的，就爲她買下來，如意歡喜得不得了，因爲，她長這麼大，第一次擁有這樣多自己喜愛的東西。

在另一間綢緞莊，又為如意買了很多她喜歡的布料。

這一來，大包小包的，再不能逛下去，只好先回客棧，放下東西再出來逛過。

× × ×

大明樓就在大明湖旁邊，樓高三層，是濟南城最大最好的酒樓。

如今，齊燕歌與如意就坐在二樓靠臨大明湖的一扇窗前座頭上，一邊喝酒，一邊欣賞着大明湖明媚秀麗的風光。

如意放目瀏覽着大明湖迷人的湖光山色，不時發出讚嘆之色，一個勁要齊燕歌為她解說大明湖的各處景色。

齊燕歌亦對大明湖的迷人風光極之欣賞，遂與如意指點湖山，逐一解說。

正當兩人迷醉在大明湖的明媚秀麗風光中，忘了吃喝的時候，驀然有人大煞風景地在他們的桌子前一站，大聲喝道：「喂，你就是那個市井無賴齊燕歌？」

齊燕歌正與如意並肩探首窗外，聞聲忙擰轉身扭頭一看，看是什麼人來找他晦氣。

找他晦氣的人是個身材瘦削如柴，穿一件寶藍長衫，藍巾束髮，面無三兩肉，目光淫邪，腰掛長劍，年約三十許的文士，雙眼正往如意苗條的嬌軀上溜轉。

齊燕歌一眼看見這中年文士，就打從心裏厭惡他。「閣下出口傷人，想必又是來找麻煩的了，大概錢百萬又加了賞銀吧？」齊燕歌橫眼睨着中年文士，一副不將他放在眼內的神氣。

中年文士果然被齊燕歌的神態所激怒，戟指齊燕歌，怒聲道：「閣下估錯了，楊某人不是為錢百萬那十萬兩賞銀來的，而且錢百萬也撤消了懸獎，楊某人找上你，是要見識一下你的本領，看看你是不是如江湖上傳說的那樣厲害！」口裏說着話，一雙眼卻不斷往正在回過頭來，瞧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如意身上溜。

明眼人一看，就知這自稱姓楊的中年文士不過在借題發揮，對如意不懷好意。

齊燕歌自然看出，冷沉地說：「閣下這是有意找齊某晦氣，既如此，多說無益，請劃下道兒！」

兩個人的嘈吵聲，驚動了樓上的食客，紛紛將目光投注在齊燕歌這面，有的好事之徒，圍攏過來瞧熱鬧。

而三樓上的客人，也聽聞樓下的嘈雜聲，不少人從樓梯口探頭往下瞧看。

中年文士目光盡往如意身上溜，毫無顧忌，連如意也感覺到中年文士對她不懷好意，嬌哼了一聲，別轉臉，靠在齊燕歌身上。

「齊燕歌，你好狂！」中年文士青慘慘的臉皮繃得緊緊的，「楊某人今日非要好好教訓你不可！」

中年文士說齊燕歌狂，其實是他狂才眞。

齊燕歌冷嗤道：「齊某倒要看看你有何手段！」

接道：「別說廢話了，這是人家做生意的地方，要動手請到樓下外面空地。」

說完，眼尾也不瞥中年文士一下，拉着如意逕自朝樓梯走去。

中年文士被齊燕歌的狂態氣得臉上變顏變色，咬牙切齒，目射兇光跟在後面。

× × ×

「齊燕歌！」有人自三樓向樓梯口走去的齊燕歌呼叫。

齊燕歌乍一聽，以為又是有人找他麻煩，腳步一頓，扭身回首順着樓梯口往三樓望上去。

樓梯口站着一位穿紫緞長衫的中年人，正驚喜地望着他。

齊燕歌一眼望見，大喜，歡聲叫：「杜兄——」拉着如意，急步向樓梯口走過去。

「齊燕歌，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你！」站在三樓梯口的紫衫人，正是齊燕歌要找的杜延年，可說意外得很。

「蹬蹬蹬」，杜延年風一樣衝下樓梯，正好迎上急步走來的齊燕歌，兩個人的手，立刻緊緊互執着。「杜兄別後可好？」齊燕歌上下打量着杜延年。

杜延年哈哈笑着，瞄着齊燕歌。「我還不是一個樣，老弟看來却走了運！這位是——」杜延年拿眼一瞄站在齊燕歌身旁的如意。

齊燕歌一時間眞不知怎樣答杜延年才好，尷尷一笑，最後硬着頭皮說：「杜兄，她是賤內如意。」接對如意道：「快見過杜兄。」

如意在杜延年問齊燕歌她是誰時，起初緊張地望着齊燕歌，看齊燕歌怎樣答，一顆心也懸起來，及聽見齊燕歌直認她是妻子，喜得心花怒放，但也嬌羞難抑，盈盈上前一禮：「如意見過杜兄。」

杜延年抱拳還了一禮，一面連連說道：「好，恭喜老弟，恭喜老弟夫婦。」

齊燕歌是在想不出如何介紹如意的身份，在情急之下，只好直認如意和他的關係，而事實上，他亦早已將如意當作妻子，但他們雖有夫妻之實，却無夫妻之名，說了之後，他也臊得一張臉紅起來。

「杜兄，見到你眞好，我這次到濟南專誠來找你。」齊燕歌急急將話題岔開。

「老弟眞有我心。」杜延年樂得哈哈笑。

「齊燕歌！你到底要賴到幾時，若是心怯害怕，當衆說一聲，楊某不會難為你，立刻就走！」被冷落在一旁的中年文士，再也忍不住，吼叫起來，一雙眼仍緊緊地盯在如意身上。

齊燕歌確是由於巧遇杜延年而高興得將他忘了，聞聲才省悟起，忙對杜延年道：「杜兄，請你在此稍等，待我和那廝了斷了，再找你喝個痛快！」

杜延年拿眼一掃齊燕歌，詫聲問：「老弟，剛才就是你與他嘈吵？」

齊燕歌點點頭，接將嘈吵的經過對杜延年說出。

杜延年在聽齊燕歌述說時，不斷拿眼打量着那中年文士，不自覺皺了皺眉頭，待齊燕歌說完，朝那中年文士發話道：「閣下可是人稱『惜花公子』的楊少陵？」

中年文士皮笑肉不笑地一揚雙眉，傲然道：「正是本公子！」接輕蔑地問：「『射日劍』杜延年？」

杜延年抱拳回答道：「不敢，正是杜某。」

這時樓梯又响，走下兩人，與杜延年招呼。「怎麼杜兄還未走？」

杜延年帶笑道：「兄弟遇到一位好朋友……」

接為齊燕歌與那兩人介紹：「『神槍』李源，『鐵手』方漢。」

齊燕歌抱拳道：「久仰。」

李源方漢亦抱拳道：「這位莫非就是齊燕歌？久仰大名。」

齊燕歌如今已名傳江湖，加上官府繪影圖形緝捕他，濟南亦張貼了緝捕他的海捕公文，是以兩人不用杜延年介紹，一眼就認出齊燕歌。

不過，齊燕歌在進入濟南城時，却不知怎的不見城門口張貼有緝捕他的海捕公文，當時他覺得奇怪，但也不怎樣留意。

楊少陵站在一旁，見衆人根本不將他放在眼內，自顧自說笑，心裏滿不是滋味，要知道，「惜花公子」的名號，在江湖上也大有來頭，何曾被人如此輕視過，當下狠聲叫道：「齊燕歌，你有完沒完！」

齊燕歌心裏實在很討厭他，遂冷冷道：「你窮叫嚷個什麼勁！你不走，我當然站着！」

楊少陵被齊燕歌這句話氣得臉皮搐動，雙目兇光閃動，狠狠看了齊燕歌一眼，疾步向樓下走去。「不來的是龜兒子！」

拋下這句話，「蹬蹬蹬」衝落樓下。

齊燕歌只好苦笑着對杜延年三人道：「杜兄李兄方兄，請在此少待，待我與那廝了斷了，再來與三位喝酒！」

杜延年却神色凝重地對齊燕歌說：「那廝是個採花淫賊，身手很好，特別是一身暗器，歹毒得很，待會動手時務要小心，不要着了他的道兒。」

齊燕歌感激地說：「多謝杜兄提醒，兄弟自會小心。」

杜延年道：「走，咱們一起去，為你掠陣。」

李源方漢亦齊聲道：「倒要看看那廝有何手段！」

齊燕歌本想不要杜延年等人跟去，回心一想，知道勸說不了，遂不說什麼，帶着如意，偕同杜延年三人一同走下樓。

惜花公子

為了免得驚動遊湖的人，齊燕歌與楊少陵雙方均同意到城西郊外一決高下。

一干人遂離開大明湖往城西郊走去。

城西郊外，草搖樹曳，寂無一人。

在一片曠地上，齊燕歌杜延年等人在一頭站下來，「惜花公子」楊少陵在另一頭站着，兩下裏相距丈許。

齊燕歌看着如意婀娜生姿的身形，邊笑邊追上去。

齊燕歌踏前三步，挺立着，目注楊少陵道：「是動兵刃還是拳掌？」

楊少陵陰狠一笑，目光不時溜向如意，說：「既然動手相搏，當然要痛快，動兵刃！」

說着，嗆一聲拔出長劍。

劍身在日光下，閃泛起一溜藍光，不用說，劍身淬了毒！

齊燕歌一見，暗暗加了小心，也將量天尺握在手中。

兩人已成劍拔弩張之勢。

悶聲不响，楊少陵像一頭餓豹般，驀然疾撲向齊燕歌，手中藍汪汪的長劍挺刺齊燕歌咽喉！

齊燕歌不動，尺壓眉心，瞬也不瞬地注視着楊少陵閃刺來的劍尖。

齊燕歌要確定了楊少陵的長劍再無變化，才出手封拒。

就在齊燕歌將注意力集中在楊少陵的長劍上，那剎那疾撲出的楊少陵陡然大喝一聲，驀然弓腰低頭，「嗤嗤嗤」一蓬淡黑光芒從他頸後領內射出，射向齊燕歌！

楊少陵這一着確是陰毒狠厲，先是以劍刺吸引齊燕歌的注意力，再以大喝聲擾亂齊燕歌心神，跟着放出暗器，而暗器不是一枚，而是一蓬！

在他以為，在此情形下，齊燕歌決避不過他的暗器。

就在如意失聲叫「小心」，杜延年三人失驚呼叫的剎那，那蓬暗器後發先至，罩射向齊燕歌胸腹，而長劍劍勢不變，疾刺向齊燕歌咽喉。

好個齊燕歌，竟然在這事出意外，驟

不及防及如此短距離之下，仍然能從容不迫，一個風車大轉身，像龍捲風般狂旋出七八尺，堪堪閃避過楊少陵的兩重襲擊！

楊少陵這次找齊燕歌麻煩，本是不安好心，垂涎如意的美色，所以他一動手就想置齊燕歌於死地，料不到自己的精密陰毒打算却落了空，暗器射空，劍也同時刺了個空！

而齊燕歌身形打橫狂旋出，立刻順着旋轉之勢，身形劃了個半弧，旋撲向微微一怔的楊少陵，量天尺抖點而出，幻起千百重尺形，罩點向楊少陵側背！

楊少陵在一劍刺空，失了齊燕歌的身形後，已知不妙，正想迴劍，已自無及，千百道尺形所發出的勁道，已湧壓向他側背，一驚之下，顧不了傷敵，自保要緊，遂悶哼一聲，身形貼地一滾，滾出足有一丈過外。

齊燕歌招式不變，進點在地上疾滾的楊少陵身形。

在地上滾動的楊少陵驀地於每一滾動間，身上即射出蓬暗器。接連三滾，先後發出三蓬暗器！

第一蓬藍光閃燦，第二蓬三道白光，第三蓬竟是一片迷濛的粉霧！

在一旁掠陣的杜延年等人，都暗暗爲齊燕歌担心，一顆心提到嗓子眼。

齊燕歌於進擊中，乍一見，忙吸一口氣，足下一彈，身形平飛而起，一蓬射向他胸腹的淬毒鋼針貼胸射了個空，量天尺接一絞，叮叮叮三响，成品字形向他射到的柳葉刀齊皆墮地，而那蓬迷濛的粉霧已掩罩至！

這蓬粉霧不是有形有質的暗器，封擋根本不能，齊燕歌在粉霧罩臨的一刹那，曲腿一蹬，右脚墊左脚，身形嗖的凌空拔射起，那蓬粉霧堪堪從他脚下掩過。

如意杜延年等人見了，同時吐了口大氣，一顆提起的心才放落，立刻，又懸了起來。

却原來三滾間射出三蓬暗器毒粉的楊少陵，在齊燕歌凌空拔起的同時，一挺身站起來，抖手一擲，一蓬色作七彩的烟霧在空中瀰佈起，像一幅絢麗的彩虹般好看，舒捲向升勢已盡、身形下墮的齊燕歌。

而在同時，楊少陵人劍斜斜躍射起，電光乍閃般射刺向齊燕歌！

一見那如七彩霓虹般的烟霧舒捲向齊燕歌，杜延年李源方漢三人同時脫口驚呼：「小心！千萬沾不得！這是一沾化血的七色瘴！」

杜延年甚至在驚呼中身形已撲出。

齊燕歌雖則不知道這烟霧是何名稱，但見到烟霧七彩斑斕，絢麗有如彩虹，令人有一種妖異的感覺，同時微覺一陣香中帶腥的氣味傳來，心知必是毒烟之類，及至聽見杜延年等人呼叫，知道厲害，疾忙閉氣，身形往下加速墮落，量天尺環身繞舞，幻起一團烏雲，將全身上下包沒，只見烏雲，不見人影。

七色斑斕彩虹般絢麗的烟霧刹那舒捲至，齊燕歌下墜的身形竟然快不過烟霧，被其一下子掩沒！

在這同時，楊少陵亦已人劍電擊般射刺入那道掩捲着齊燕歌身形的七彩烟霧之中！

而騰身撲出的杜延年，在這刹那也自途中刹住身形，落在地上。

——他知道此刻已不能對齊燕歌有所帮助，騰撲上去，不但於事無補，簡直是送死！

——七色瘴！已不知道毀掉了多少武林高手的性命，是楊少陵仗以行兇保命的絕毒武器。

如意眼見齊燕歌身形被毒烟吞沒，驚呼一聲，不顧一切，往前衝撲。

——齊燕歌已是他的丈夫，做妻子的一定要救他，否則，死也一同死！

這是如意的想法。

但被杜延年一把拉住了，他不能眼看着如意上前送死。

李源方漢亦已忍不住踏步上前。

× × ×

七彩烟霧將齊燕歌整個人掩沒，而楊少陵這時人劍飛射刺去，看來齊燕歌很難逃過此刦！

但奇跡却出現了。

包沒齊燕歌的七色彩烟倏的如風起雲湧般迅速翻移倒飄，同時驟然响起一陣細碎但却清脆的交擊聲，人劍射刺入烟霧中的楊少陵，突的從烟霧中倒翻而出，凌空下墜，重重摔在地上，抖動着。

與此同時，一團烏光如流星隕墜般從七彩烟霧中脫瀉落地，烏光一散，現出齊燕歌的身形，臉色蒼白搖幌着身軀，似已支持不住。

如意一見，首先撲上前，一把扶住了齊燕歌，驚急問：「燕哥，你怎樣？」一眼看見齊燕歌胸肩處鮮血殷然，汨汨往下流，忙一手掩住了傷口。

杜延年三人想不到齊燕歌竟能在絕毒的七色瘴霧包沒中能逃出一命，並重創楊少陵，俱皆又驚又喜，一齊擁上前，也來不及說什麼，先爲齊燕歌敷扎傷口。

「老弟，你可有感到不適？」杜延年邊動手爲齊燕歌敷扎傷口，邊關切地問，恐防齊燕歌吸入七色瘴毒。

齊燕歌長長吸口氣——剛才他實在閉氣太久了，差一點鱉不住想吸氣。「杜兄，我很好，沒什麼不妥，只是閉氣太久，那厮怎樣了？」

如意杜延年等人聽了，才全完放下心，杜延年瞄一眼在地上抖動的楊少陵。說道：「那厮看來受傷不輕，躺在地上起不來。」

如意伸手輕輕摩挲着齊燕歌的鬢髮，情意欵欵地說：「燕哥，剛才我好担心，還以爲……」

齊燕歌笑道：「現在沒事了，瞧，我不是好好的嗎？」

「你受了傷，很痛嗎？」如意輕悄地問，又自答：「一定很痛！」

這時杜延年已爲齊燕歌包扎好，吐了口氣。「咱們過去看看那淫賊怎樣？」

由如意扶着齊燕歌，五人走向楊少陵倒地處。

楊少陵大概是作孽太多，惡貫滿盈，身上受了很重的創傷，胸前凹陷，血漬殷然，有皮沒肉的臉上，扭皺着，難看極了，咀角有血淌出，兀自在「咻咻」喘着氣，却是出氣多入氣少，眼看是活不成了。

齊燕歌杜延年五人站在瀕於死亡的楊

少陵身前，沒有一個人臉上有惋惜之色，這楊少陵委實死有餘辜，死不足惜，杜延年冷冷看着兀自在喘着氣的楊少陵，說：「這淫賊該有此收場！」

方漢也鄙夷地大聲說：「這厮實在太陰毒了，不知多少少女的清白毀在他手上，從今後，再也不可以爲惡了！」

掙扎着的楊少陵忽然睜開黯然無光的雙眼，望着齊燕歌，咀唇翕動，語聲低微斷續：「你……你剛才……用的是什……什麼招式？破了……我那一……招。」

齊燕歌冷冷地說：「聽着，好叫你死得眼閉，那一招名叫『玉兔懸空』！」

楊少陵重覆喃喃念着，聲音低得僅可聽聞，「玉兔懸空，你……」突然一口血從他口中噲出，手脚猛搐，凹陷的胸膛一陣急劇起伏，再噲出一大口血，頭一歪，所有的動作刹那停止，一命嗚呼。

採花淫賊，從此眞的不能作惡了。

五個人默默站了一會，由杜延年方漢李源三人動手挖了個坑，將楊少陵的屍體埋了。

志同道合　聯手傾覆神火教

原來杜延年的家就在濟南城內，是一座三合院的小莊院。

齊燕歌推却不了杜延年的盛意，只好遵命偕如意搬入杜延年的莊院暫住。

杜延年雖然已入中年，却還未娶妻，孤家寡人一個，倒也逍遙自在。

李源方漢都是他的生死之交，亦是濟南人，城裏雖則有家有屋，却住在杜延年家，爲的是好喝酒談天。

爲了表示歡迎，杜延年特地在內廳設了一席酒菜，招待齊燕歌如意。

酒過三巡，杜延年含笑望着齊燕歌。

「老弟，你這次來看望我，可是有什麼事要我帮忙？」

齊燕歌頷首道：「杜兄怎知道的？」

杜延年一笑道：「看你眉頭不時蹙皺，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只要稍爲細心的人，一眼就看出。」

齊燕歌笑道：「杜兄果然精明，不愧是老江湖，小弟不及萬一，小弟確有一事，想與杜兄商量一下。」

杜延年掃一眼李源方漢，說：「老弟，有事只管說出來，李兄方兄皆是我的知己。」

齊燕歌正容道：「杜兄李兄方兄，不知可有聽說過神火教這個名稱？」

杜延年李源方漢你望我我望你，然後一齊搖頭道：「神火教？第一次聽說。」

杜延年接問：「聽這名稱就不像正教大派，莫非是異教？」

齊燕歌點頭道：「確是一個異教，據小弟所知，是從西域傳入中原來的。」

方漢道：「大概是剛創立的吧？不然，咱們怎會一無所知！」

齊燕歌含笑搖頭道：「方兄，實對你說，神火教已在中原創立有兩年時間，你們所以從沒有聽聞，皆因該教的一切活動，隱密進行。」

李源插口道：「照齊兄弟你這樣說，是否有所圖謀？」

齊燕歌凝重地說：「不錯，他們這樣做，確是有所圖謀！他們這兩年來一直不公開活動，隱密進行，就是因爲他們的力量還不足以抗拒中原武林任何一個大門派或帮會，所以這兩年來一直暗中網羅人手，充實壯大該教力量，待到實力充足，才向武林公開該教之存在。」

一頓接道：「該教最終目的，雄霸武林，控制中原武林！」

杜延年李源方漢齊皆大驚。「好大的野心！」

杜延年急聲問：「老弟，你怎會知道該教的事情？」

齊燕歌肅容道：「不瞞杜兄，小弟與賤內皆是神火教中人，賤內自小由教主養大。」

杜延年睜着雙眼，不相信地說：「老弟，這是眞的？」

齊燕歌莊重地點點頭。「一點不假，不信，可問問如意。」

如意也接口嬌聲道：「燕哥說的句句是實，我夫婦確是神火教中人！」

李源變色道：「齊兄弟，枉你是條漢子，竟然加入異教，李某就當沒有認識過你！」

說着避席而起。

方漢也怒聲道：「算咱們有眼無珠，識錯了你！」亦想離席。

杜延年忙按着兩人道：「李兄方兄，請忍耐點，或許齊兄弟有苦衷，不得不加入該教，齊兄弟決不是那種帮着異教兇人，殘害武林同道的人。」

接目注齊燕歌，問道：「兄弟，這是幾時的事？」

齊燕歌見李源方漢反應這樣强烈，暗暗高興。「大約是十日前的事。」

杜延年皺眉道：「老弟，你加入該教，該不是心甘情願，而是另有苦衷吧？」

齊燕歌鄭重地點頭道：「杜兄好厲害，我加入該教，確是另有打算。」

「可否將你加入該教的經過說出來聽聽？」

「正要相告。」齊燕歌拿眼一掃李源方漢，見兩人臉上不豫之色已稍減，清清喉嚨，將他加入神火教的因由經過，詳細說了一遍，末了笑道：「想不到小弟才加入神火教，立刻受到重用，被委爲『外事堂』堂主，專責聯絡武林同道，游說他們加入該教。」

杜延年問：「你準備怎樣辦？」

齊燕歌莊容道：「不瞞三位兄台，小弟初時確是被脅迫加入神火教的，後來一想，何不虛與委蛇，暗中瓦解這個野心極大的異教組織呢，所以我決定接受那外事堂主的職位，利用這個職位的便利，四出聯絡武林同道，合力瓦解傾覆神火教！」

杜延年李源方漢三人聽了齊燕歌這番話，對齊燕歌的誤會才完全消除，敬佩地對齊燕歌說：「齊兄弟，咱們剛才誤會了你，來，敬你一杯。」

五人舉杯一飲而盡。

杜延年放下酒杯，目光一瞥坐在齊燕歌身邊的如意，欲言又止。「老弟，尊夫人……」

齊燕歌意會地說：「三位兄台放心，如意雖是神火教主自幼養大，但她如今已是小弟的妻子，小弟早已說服她，脫離神

火敎。」

一頓續道：「說起來你們不會相信，如意是神火敎主派來監視小弟的人。」

方漢脫口道：「神火敎主好陰險，但他怎也想不到，他的人變了你的人。」

末後那一句「他的人變了你的人」，令到齊燕歌與如意不由紅了臉。

杜延年忙說：「老弟，神火敎流入中原，若只守着一敎之本份，倒也無不可，却野心勃勃，妄想控制中原武林，這若讓他們的野心得逞，武林將遍地血腥，受其殘害，咱們既然知道了這件事，就絕不能袖手坐視不理，必須要想辦法去對付他們！兄弟，你對神火敎了解最深，你說說怎樣對付神火敎最好。」

齊燕歌微一思索，說：「三位兄台，暫時小弟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照小弟原來的設想，是利用小弟職位的便利，明是到各處爲神火敎招納人手，實則暗中聯絡有志之士，合力瓦解消滅神火敎。你們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不妨也說出來參詳一下。」

李源首先說：「神火敎一直在暗中進行活動，咱們自也不能公然對他們採取行動，只好暗中與他們對着幹，齊兄弟的辦法很好，依我看，咱們分頭展開行動，聯絡武林同道，這樣總比齊兄弟一個人去聯絡收效快些，你們認爲可好？」

杜延年第一個讚成，齊燕歌來找杜延年的原意，就是想杜延年帮手，到江湖四處走動，向武林同道將神火敎秘密創立及圖謀控制中原武林的野心說知，聯合武林同道，對抗消滅神火敎。如今聽李源等自願四出聯絡武林同道，當然讚同，而方漢也無異議，於是就這樣決定了。

撤消緝捕

「三位，還有一點小弟差點忘了告訴各位，神火敎中專責籌措掌理錢財的金銀堂主，身份很神秘，連如意也沒有見過，據神火堂主說，這位金銀堂主，經年在外，很少回總壇，據在下猜測，這人肯定在江湖上化身進行活動，各位請多多留意，免得吃虧。」齊燕歌提醒他們，補充道。

杜延年道：「咱們知道了自會小心留意。」

方漢是個急性子。「此事關係整個武林，依我意思，咱們明日立刻分頭動身，聯絡同道，各位意思如何？」

齊燕歌首先讚成：「方兄說得對，越早對付神火敎越好，時間越久，他們的力量越壯大，越難對付，小弟讚成明日立刻分頭活動。」

杜延年李源自然點頭同意。

齊燕歌壓低了聲音對杜延年三人說：「爲了取信於那神火敎主，小弟想將三位的名字報上總壇，訛稱三位已答應加入神火敎，未知三位意下如何？」

杜延年首先道：「既然對你在神火敎中的地位有利，咱們不反對。」

「咱們何不將計就計，將所有聯絡到的武林同道的姓名全部報上神火敎總壇，乘進見神火敎主之便，將其一舉瓦解消滅？」李源提出他的設想。

方漢說道：「這個主意絕妙，不過要等聯絡齊武林同道，看當時的情況才行決定。」

齊燕歌道：「咱們以三十天爲期，三十天後，再在杜兄這裏聚頭，看聯絡到的武林同道有多少，力量是否足够消滅神火敎，才決定應該怎樣辦，好嗎？」

杜延年方漢李源點頭同意。

杜延年像突然想起了一件事，目注齊燕歌道：「差點忘了告訴你，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官府突然撤消了對你的緝捕，貼在城門口的海捕公文，前日已撕了下來，這消息，是我一個在府衙行走的朋友告訴我的。」

齊燕歌像解開了束縛般，輕鬆地說：「這下可好了，今後再不用提心吊胆提防那些官差。」

「還有，道上傳說，錢百萬也撤銷了懸賞緝拿你的十萬両賞銀！」杜延年高興地對齊燕歌說。

齊燕歌滿心高興道：「昨日與楊少陵動手前，在大明樓也曾聽他說過，我當時只以爲他亂說，不大相信，想不到竟然是眞的，怪不得小弟一路上，遇到很多武林人，都沒有對我動手，原來錢百萬取消了他的賞銀！」

杜延年親熱地拍拍齊燕歌肩頭：「老弟，以後你可以放心在江湖上行走了！」

李源方漢也爲齊燕歌高興，如意則更不在話下。

「我有一點弄不明白，錢百萬突然撤消了十萬両賞銀，還可以解釋爲他心痛十萬両銀子數目太大，想落不捨得而撤消了賞銀，但官府無理由會無緣無故撤消緝捕令。」方漢一口氣將他的懷疑說出，「莫非其中有詐？」

杜延年李源同時點點頭，同意方漢所說。

只有齊燕歌心知肚明，笑笑說：「三位，小弟認爲其中沒有詐。」

三人齊聲說道：「齊兄弟何以如此肯定？」

齊燕歌道：「因爲小弟知道官府撤消緝捕令及錢百萬取消賞銀的原因！」

三人詫聲道：「你怎會知道？」

「這是神火敎的神通！」齊燕歌接將初見神火敎主時，神火敎主對他說的話，對三人說出，「神火敎主曾對小弟說過，小弟若加入神火敎，保證官府撤消緝捕令及錢百萬取消賞銀！只是，小弟想不到神火敎神通這樣廣大，這樣快就辦妥了。」

「會不會神火敎中有官府的人？」李源提出疑問。

「這極有可能！」方漢直說。

只有杜延年沒有表示，望着齊燕歌。

「這不大可能吧？」齊燕歌搖頭說，「照小弟猜測，神火敎可能用錢買通了官府。」

「但錢百萬呢？」方漢說，「錢百萬有的是錢！」

「這一點小弟就不敢肯定了，」齊燕歌說：「不過以後總會弄清楚的。」

「好了，這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待以後再慢慢探查清楚。」杜延年抬頭望一眼外面，時候已不早，明日還要上路，早點安歇吧。」

於是，命下人撤了酒席，各自回房安歇。

翌日，五人分成四路，各自上路，四處聯絡江湖同道。

× × ×

幌眼已過三十天。

其間，神火敎曾派人與齊燕歌如意聯絡過不下五六次，聯絡人曾私下盤問過如意，如意由於深愛齊燕歌，也決心脫離神火敎，遂將齊燕歌預先敎他的一番話對來人說出，神火敎主料不到如意背叛了他，深信不疑，對齊燕歌完全放心，並假聯絡人之口，着實對齊燕歌嘉勉，要齊燕歌好好幹，事成之後，論功行賞。

而對齊燕歌虛報加入神火敎的武林人名單，亦深信不疑，並大讚齊燕歌之辦事能力，他哪裏想到，齊燕歌報上去的名單，竟是對付神火敎的主要力量！

得到神火敎主的信任，齊燕歌的行動更方便。

其間，齊燕歌爲了了解神火敎的經濟情況及確實需錢用，憑着一塊神火敎主賜與的神火令牌，到過幾處神火敎名下的萬通錢莊支取錢銀，發覺神火敎財力雄厚，每一間錢莊都儲有大量錢財，一二十萬両隨時可以支取，而齊燕歌亦借支取活動經費爲名，總共支取了共七十萬両銀子，全部用來救濟了窮苦人家，對總壇則虛報用來收買各地武林人的費用。

神火敎何來這樣多錢財，這令到齊燕歌百思不解。

× × ×

終於，齊燕歌又在濟南城杜延年的莊院見到了杜延年李源方漢三人。

三人這一行的收穫很大，雖然聯絡不到武林中有名望的大門大派，但很多武林同道一聽說神火敎妄圖控制武林，立時紛紛毫不考慮，表示願意加入對抗神火敎，人數有六七十人。

這些人，都是杜延年李源方漢三人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互相一串連，都是二話不說就同意。

其中，杜延年李源方漢三人還帶回了十多名在江湖上名頭比較响亮的高手：

「一劍斷流」郭東城。

「鐵刀」戴月。

「奔馬」原野。

「鐵拳」洪均。

「衝天炮」洪升。

「七指道人」施捨。

「金槍」高立羣。

「一環七星」耿步飛。

「斷魂鞭」魏魁。

「笑和尙」棄禪。

「一刀兩胆」何全忠。

這十一名高手，身手俱達一流境界。

× × ×

至於齊燕歌方面，聯絡到的人手，也有十多二十位，合起來，共有近百人，這已是很可觀的力量，但若要對抗神火敎，力量還嫌不够。

據方漢的意思，集齊這近百武林人，借參見神火敎主之便，一舉瓦解之。

但是李源却不同意，認爲力量不足够，最好再聯絡多些人手，再動手消滅神火敎。

杜延年認爲兩個都說得有理，而自己又想不出更佳的辦法，所以一直沒有出聲，只是望着齊燕歌。

齊燕歌思索了一會，掃了三人一眼，說：「小弟的意思是，李兄與方兄的意見都很好，但有一點不可不知，若照李兄的意思，再聯絡多些人手，則恐怕事機不密，洩漏了出去，莫忘了神火敎還有一個金銀堂主在江湖上秘密活動，這人很厲害，居然爲神火敎積聚了數目十分龐大的錢財，令到神火敎有足够的財力作支持，時間拖得越長，只會對神火敎越有利，咱們却沒有嚴密的組織去約束每一個人，那就只有趁各位情緒高漲的時候立刻動手，方收事半功倍之效；但若照方兄的意思去做，這點力量確實不足以瓦解神火敎……」

杜延年截斷了齊燕歌的話，急聲道：「老弟，如果你想到什麼好辦法，只管說出來！」

——他們四人這時是在莊院內的一間秘室內。

齊燕歌一笑道：「好，小弟就將我的辦法說出來，以供各位考慮參詳，是否可行。」

掃了三人一眼，續道：「小弟的辦法就是，既然咱們的力量不足以瓦解神火敎全部，何不瓦解它一部份？然後乘勢將神火敎瓦解？」

方漢首先擊掌道：「這確是好辦法，怎麼我就想不到？」

杜延年擺擺手朝方漢道：「聽齊老弟說下去。」

方漢連忙閉咀，聽齊燕歌說下去。「具體的辦法就是，咱們將聯絡到的人手全部隱密地召集到濟南城，然後由小弟謊報總壇，說有一部份人準備反悔，不但要退敎，並還聲稱將神火敎的事公諸武林，神火敎主接報一定大怒，他對小弟說過，對知道了神火敎的內情而又不加入神火敎的武林同道一律殺無赦，所以，他一定會派出人手來對付那些脫敎的人，到時候，咱們不是可以圍而殲之，削弱了神火敎的力量。」

李源欽佩地說：「齊老弟，果然好計策，杜兄，你同意不同意？」

杜延年讚佩地望着齊燕歌。「這樣好的計策，怎會不同意！」

「我一萬個同意！」方漢大聲嚷叫。「齊老弟，我佩服你！」

齊燕歌連忙謙道：「方兄謬讚了。」

「照你估計他們會派多少人手出來？」杜延年目注齊燕歌。「我希望他們越多越好，這樣可以削弱他們多一些力量。」

「只要小弟謊報上去的人數多些，他們一定會派多些人手來進行殲殺，說不定神火堂主會親自率領手下行動也說不定。」齊燕歌接解釋，「這神火堂主姓洪，在神火敎中，神火堂負責一切內外行動。」

「消滅了神火堂，是不是等於消滅了神火敎的主要力量？」杜延年問。

「應該是，」齊燕歌答：「因爲神火敎原先只設兩堂，下設四旗，神火堂負責行動，金銀堂負責籌集掌管錢財，每堂管轄兩旗，至於小弟這個新委任的『外事』堂主，一個手下也沒有，可以說是光桿一條。」

「能够消滅神火敎的主要力量，到時，神火敎就好對付了，齊老弟，就照你的

辦法進行吧。」杜延年站了起來。

齊燕歌却坐着沒有動。「杜兄李兄方兄，有點我忘了提醒三位，神火堂的神火彈威力驚人，却是不易對付！」

「神火彈？可是火器？」杜延年重又坐下。

「是火器，小弟曾親眼看過這種火器爆炸時的威力，」接將「天地人」三煞被神火彈炸死的情況對三人說了一遍。

三人無不動容，杜延年蹙眉道：「這神火彈確是可怕，若到時他們擲出神火彈，倒不易應付！可能消滅不了他們，反被他們的神火彈炸死，一定要想個辦法應付才行！」

「這問題很棘手，一時間，倒想不出應付的辦法。」方漢皺着眉頭，在苦苦思索。

「有沒有辦法將他們的神火彈弄濕呢？」李源自語般嘟喃。

「有了！」方漢一拍大腿道：「咱們可以將他們設法誘落水池，不就可以將他們的神火彈弄濕了嗎？」

「咍，這倒是個辦法！」杜延年點點頭，眼望着齊燕歌道：「你說可行嗎？」

齊燕歌雙眉一舒，道：「只要不着痕跡，大概可行。」

「咱們就想想如何誘使他們躍落池子的辦法吧。」杜延年說。

× × ×

所有的計劃都想好，於是齊燕歌杜延年四人在第二天將計劃對隨同杜延年三人來到濟南的「一劍斷流」郭東城，「鐵刀」戴月等十一位武林同道詳細解說一番，他們經過一番思索議論後最後都同意了。

於是，一切按計劃分頭進行。

——首先派人到各處通知已聯絡好的武林同道盡快趕到濟南，但要掩藏行踪，齊燕歌則於稍後，留下了與神火教聯絡的記號。

不久，即有一名神火教的聯絡人找上了齊燕歌，齊燕歌沒有說什麼，只交給那人一封密封的信，着他火速交給神火教主，不得延誤。那聯絡人收好信件，立刻趕返神火教總壇。

計滅洪烈火

所有聯絡好的武林同道在接到通知後，先後陸續趕到散居在濟南城內外各處，一點不露痕跡。

一日，齊燕歌接到聯絡的訊號，立刻帶着如意，偕同杜延年，李源兩人順着聯絡的記號，來到城外南郊一座荒棄的破廟前。

立在廟前，四人在破廟牆上打量着，看看有無暗記，還未看清楚，廟內已飄飛出一團燄火。「齊堂主，久違了。」

那團飄飛出的燄火竟然是個人！那人就是神火堂主洪烈火！

洪烈火一身大紅火袍，從破廟內閃出，乍一看，確是有如一團焰火。

齊燕歌想不到要見的竟是洪烈火，洪烈火親臨，看來神火教主對於他前幾天報上去、那封信上所講的，大爲重視，不然，怎會派洪烈火來與他商談。

齊燕歌忙抱拳道：「洪堂主，怎會是你？」

洪烈火掃了杜延年一眼。「教主對你報上去的那件事大爲震怒，所以着我來會同齊堂主一同商議處置那些叛徒！」

這時如意上前一禮道：「婢子見過洪堂主。」

洪烈火忙道：「免禮，你已是齊堂主的人，以後不用這樣多禮。」

如意應了一聲，退下。

齊燕歌一指杜延年李源道：「洪堂主，這兩位就是最先入教，並替教中招納了不少人手的杜延年，李源。」

杜延年李源很會做戲，雙雙上前抱拳躬身道：「見過洪堂主！」

洪烈火咧口一笑道：「兩位爲本教招納了不少人手，功勞不少，教主對你兩人的表現很滿意，待開壇之日，定有封賞，兩位好好幹吧！」

「謝教主，望洪堂主多多栽培。」杜延年李源做作得似模似樣。

洪烈火似乎對兩人很滿意。「兩位只要效忠本教，本堂主一定會爲兩位在教主面前美言是也。」

「多謝洪堂主。」兩人齊聲說了，才躬身退下。

洪烈火轉對齊燕歌說：「咱們進破廟再說。」轉身走入破廟。

齊燕歌四人立刻跟隨進入。

「齊堂主，這件事怎麼攪的，竟然有近三十人甫一入教就要退出，教主對這件事大爲震怒，對齊堂主你也好像很不滿！」洪烈火沉着聲對齊燕歌說。

「洪堂主，教主有何示下？」齊燕歌裝出誠惶誠恐的樣子。

「教主示下，那些人若堅執不肯回心轉意，爲了保持本教的高度秘密，全部殺掉。」

齊燕歌苦着臉說：「是我一時不察，找到那些人入教，才會弄出這事，他們個個都執意脫教，看來很難勸他們回心轉意，但是他們人數太多，殺他們，只怕很棘手，萬一被他們之中一人走脫，那就很麻煩！」

洪烈火聞言一愕，烈聲道：「教主要我來，正是想我與你想一個妥善的辦法，你有何高見？」

齊燕歌暫不作答，反問：「洪堂主，你可想到妥善的辦法？」

洪烈火搖搖頭道：「我不大了解那些人的情況，很難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齊堂主，那些人都是你經手招納入本教的，你對他們的情形比較了解，還是你想想辦法吧！」

杜延年插口說道：「兩位堂主，屬下想到一個辦法，不知兩位堂主可有興趣一聽。」

齊燕歌不出聲，徵詢地望着洪烈火。

洪烈火遲疑了一下。「既然你想到辦法，不妨說出來聽聽，斟酌一下，看是否可行。」

杜延年道：「兩位堂主高見，那二三十名堅要退出本教的叛徒，身手都不錯，且散居的地方很廣，若一個個去殺，不僅費時失事，若萬一走漏了風聲，被他們其中一些人走脫藏匿起來，那時想殺他們就麻煩了，所以，依屬下愚見，不若找一個藉口，將他們全部集中在一個地方，然後

集中人手，一舉將他們擊殺，豈不事半而功倍？」

洪烈火聽得很仔細，聽完後，一豎拇指道：「確是一個妥善的辦法，聚而殺之，既省時又不怕他們有人聞風先遁，杜教友，你這個辦法很好。」

接望着假作沉思不語的齊燕歌問：「齊堂主，你認爲這個辦法怎樣？」

齊燕歌沉吟了一會，才說：「好是好，但有兩點問題要解決。」

洪烈火心急地問：「那兩點問題，齊堂主請快說。」

「這一點，就是用什麼藉口將他們聚集起來，」齊燕歌接着說：「第二點，那一處地方最理想。」

洪烈火沉思一下，說：「第一點很易辦，可以用教主要當衆宣佈將他們除名脫離本教爲藉口，將他們聚集起來。至於第二點，由於我很少離開總壇外出，實在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地方。」

齊燕歌目注李源問：「李教友，你是本地人，可想到附近可有適當的地方？」

李源沉思了一下，說：「大明湖晚上遊人絕跡，在西南角有一片湖邊空地，一片林子將空地遮掩了，將那些叛徒召集到那裏，而咱們預早派人埋伏在林子裏，不就一舉可以將那些叛徒擊殺了嗎？」

「唔，這個地方很合適，湖水可以阻住他們的退路，林子可以埋伏咱們的人手，這一來，那些叛教之人，插翅也飛不了，齊堂主，你認爲怎樣？」

齊燕歌說：「既然洪堂主認爲那裏合適，那就這樣決定吧。」接又道：「不過有一點我要請教洪堂主，未知那一晚動手時，準備調動多少人手？」

洪烈火微一凝眸。「他們有二三十人，人手少了，恐怕收拾不了那些叛徒，爲了以防萬一，我準備出動神火堂轄下的紅黃兩旗，齊堂主，你認爲够未？」

齊燕歌一笑道：「洪堂主認爲够，我絕無意見。」

洪烈火笑道：「既如此，我趕回總壇，將一切計劃稟報教主，只要齊堂主你在那些叛徒齊集濟南後，立刻傳報上總壇，我自會在指定的日期率領神火堂轄下的紅黃兩旗，趕來與你會合行動！」

齊燕歌抱拳道：「洪堂主既要趕回總壇，我也不留你了，待此事了之後，再請你喝個痛快。」

杜延年李源同時抱拳道：「洪堂主好走。」如意亦上前一禮。

洪烈火朝齊燕歌一抱拳，道了聲：「再會！」大紅火袍一動，閃出了破廟。

四個人立刻走出破廟，十數丈外，洪烈火像一團火雲般往前疾飄，身後跟着八名神火堂弟子。

大明湖畔

今晚無月有星。

這一晚就是行動的時候。

一切都按照事先的安排進行。

× × ×

大明湖畔，一片林子前邊，瀕臨湖邊的空地上，人影幢幢，聚集了近三十名齊燕歌對洪烈火所說的「叛徒」，其中當然有齊燕歌如意以及杜延年李源，靜靜地等着洪烈火的到來。

大約有一袋烟功夫，從西邊的一條沿湖小路上，飛快地奔來七八條人影，齊燕歌立刻帶着如意杜延年李源迎上去。

來的人正是洪烈火，帶着七名神火堂弟子。

兩下裏互相點了點頭，齊燕歌帶着洪烈火，來到那些「叛徒」前面站下來。

立刻，所有的「叛徒」都將目光集中在洪烈火的身上。

洪烈火却不說話，雙目有如燃燒的烈焰般，閃射出烈烈焰光，打量了衆「叛徒」一眼。

齊燕歌輕咳一聲，沉聲道：「各位，教主因總壇有要事，不克親臨，特派神火堂洪堂主代表教主，宣佈各位脫離本教後應注意的事宜，請各位靜心聽着。」

沒有一個人出聲，都在等着洪烈火說話。

洪烈火踏前一步，焰光般的目光掃了衆「叛徒」一眼，洪聲道：「各位眞的堅執要退出本教？」

衆「叛徒」轟聲齊應說：「脫離神火教！」

洪烈火再問：「沒有人改變主意？」

衆「叛徒」又齊聲道：「沒有。」

洪烈火等了一會，才說：「好，本堂主現在謹代表教主，向你們宣佈——」

突然洪烈地吼叫一聲：「殺——」

「殺」聲出口，立時林子中閃躍出數十條身影，展佈開來，形半月形，將所有脫離神火教的「叛徒」圍堵在湖邊。

齊燕歌這時大聲說道：「現在改變主意還來得及。」

被圍堵在湖邊的「叛徒」沒有一個人出聲。

這刹那，天地爲之一黯，肅殺一片。

洪烈火指揮着兩倍於那些「叛徒」的手下，步步進逼，將包圍圈縮小，將那些「叛徒」擠到湖邊的一角，大聲吼道：「你們這些叛教之徒，此地就是你們陳屍之地。」

接大吼一聲：「給本堂殺——」

那近六十名神火堂轄下的紅黃兩旗手下，立刻吶喊一聲，揮動刀槍，撲殺向退無可退——再退就掉落湖中的「叛徒」。

雙方立刻展開了混戰。

雙方甫一接觸，驀地樹林子中無聲無息地湧出數十條人影，個個手中執着一枝火把，刹那將空地照得一片通明！

洪烈火乍一見，驚愕得還未有所反應，混戰中的雙方已有一方紛紛轉身「噗通」「噗通」跳落湖中，刹那，那些「叛徒」全部一個不剩，跳入湖中，只剩下一顆顆人頭露出水面。

那些神火教教徒見那些「叛徒」甫一交手，就全部跳落湖中，皆莫名所以，一個個怔怔站在湖邊，不知如何是好！

洪烈火在事出突然的刹那，驚愕了一下，隨即清醒過來，意會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怒吼道：「神火彈！」

——他是喝令手下向持着火把的數拾人投擲神火彈！

但那些後來竄出林子的人，顯然早有安排，在那些「叛徒」全部跳落水中，而洪烈火還未吼出那聲大喝的霎那，紛紛將

手中的火把全數投擲向數十名身懷神火彈，呆怔怔地一時不知所措的神火教徒。

待到那些教徒被洪烈火一聲吼喝震醒，伸手入懷掏取神火彈，那數十支如星曳流光般熊熊燃燒着的火把如火雨流螢般，擲落在那數十名教徒身上地上，火延星蔓，令到那數十名教徒剎那跳避撲打，亂了套，那還顧得將神火彈擲出！

× × ×

洪烈火萬想不到那些手持火把的漢子，竟然來個以毒攻毒，將火把擲向自己的手下，萬一手下中有一個被火把燃着了衣服，引爆了一枚神火彈，那就恍如在一堆炸藥中投下一枚火彈，後果不堪設想。

「齊堂……齊燕歌，你……你好陰毒！」洪烈火驚急震怒得差點說不出話，戟指齊燕歌：「原來你才是眞正叛教之人，一切都是你策劃的！」

齊燕歌如意李源杜延年早已在暗中移動身形，將洪烈火圍起來。

「洪烈火，你現在才知道，是不是遲了點？」齊燕歌一面戒備着——恐洪烈火突然發難，一面留意着湖邊的情況，「打從我被你們脅迫入教，我已決定要瓦解神火教！」

洪烈火目光中有如熊熊燃燒的火焰，瞪目道：「教主待你不薄，你爲何要這樣做？」

齊燕歌義正詞嚴地說：「冰炭不同爐，神火教乃域外異教，狠子野心，妄圖稱霸武林，將我中原武林同道置於脚下，而我身爲中原武林一份子，豈能眼見中原武林受你異教荼毒而袖手不理！」

洪烈火被齊燕歌這一番話說得張口無言，大紅火袍一閃，撲向齊燕歌。

× × ×

「轟轟轟」，烟飛火炸中，連珠炮般串響的爆炸聲震撼夜空，地爲之動，閃耀的火光如星瑩般向夜空閃炸，慘叫驚呼聲被爆炸聲所掩蓋，直有如山崩地裂般，連串爆炸聲過後，剎那又響起了一連串撼天動地的爆炸聲！

火光閃耀中，但見血肉橫飛，人影竄跳躍縱，都想逃出那爆炸的現場，那些被自己身上所懷神火彈炸得九死一生，魄喪魂飛的神火教徒，在火彈爆炸之中，像蚱蜢一樣亂蹦亂跳，拚命想竄逃出火場，冀圖保存一命！

神火彈的威力眞大，一個神火教徒由於被火把投在身上，將衣服沾燃了，却正好燒着他胸腹前的衣服，他手忙脚亂想拍熄火焰，那知他揣在懷中的神火彈已被燃爆，一引爆，立時波及到附近的同伴，剎那，引起了連串爆炸。

爆炸聲繼續撼天動地響起，很多神火教徒爲了逃命，只好跳入湖中——因爲身懷的神火彈被水淹濕後，就死了火，不會被燃爆，那知，他們這一跳，却跳落了地獄中。

那些神火教徒在情急中，忘了有一批「叛徒」先他們而跳落水中，他們這一跳，以爲可以保住一命，却想不到跳一個就被早已等着的「叛徒」殺一個，跳兩個殺一雙，全部做了湖中魚蝦的食料。

而這時候，退匿入林中的數十個武林人，又再紛紛躍出來，迅速散開，掩向那映亮了天空、不時響起爆炸聲的湖邊，截殺那些僥倖逃出到處竄逃的神火教徒。

這麼一來，神火教徒可謂已陷入了天羅地網中，縱不被自己的神火彈炸死，也被水中岸上的武林好漢所截殺，一個也逃不了。

這湖邊一幕，可說是武林罕見，驚心動魄而又慘酷的殺戮。

× × ×

爆炸聲乍響，洪烈火撲向齊燕歌的身形立被窒住，掉頭望向那閃亮夜空的湖邊空地，但聽爆炸聲不絕於耳，自己的手下不但傷不倒人，反被身上所帶的神火彈炸得七零八落，鬼哭狼嚎，只不過在一瞬間，近六十多手下在威力強大的神火彈爆炸中，十死其七，餘下的逃竄跳湖，也被湖中的武林好漢所截殺，烟飛灰滅，傷亡殆盡。

「哇」的一聲，洪烈火再也蹩不住，張口吐了口血，火光閃映下一張臉猙獰如鬼，整個人像一團熊熊的烈火，瞋目吼道：「好個齊燕歌，本堂主與你拚了！」身形一動，如流熖漫空般撲向齊燕歌！

齊燕歌站着不動，冷冷看着如瘋狗般撲到的洪烈火，正想出手封架——

那知，洪烈火的身形驀然往橫斜縱，一掌拍向李源的天靈蓋。

齊燕歌料不到洪烈火會聲東擊西，怔了一怔，忙長身搶截洪烈火！

而驀然遭到攻擊的李源更是大出意料之外，心頭一震，起手慢了那末一霎，「噗」一響，已被洪烈火一掌拍在天靈蓋上，立時「嗞嗞」聲響起，李源被拍碎的天靈蓋，冒騰起絲絲白烟，一個腦袋也迅速枯萎乾皺，變成焦黑色！

齊燕歌就是慢了那麼一點點，竟然救不了李源，眼睜睜看着他被洪烈火所殺！

清叱一聲，齊燕歌掌抓齊施，掌劈洪烈火後頸，爪拿洪烈火肩頭！

洪烈火悶哼一聲，一步橫移，「呼」的一聲，一個大旋身，就那樣抓拿着李源的頭蓋，將業已咽氣的李源屍體掃向齊燕歌！

雙方近在咫尺，眼看齊燕歌被李源的屍體掃中！

齊燕歌却在這剎那間，猛吸一口氣，身形如飄絮般向後飄退，一退盈丈，堪堪避過掃砸到的李源屍體。

這時杜延年一見李源死在洪烈火一掌之下，傷痛不已，長劍出鞘，悶聲不響，挺劍撲向洪烈火右脅！

洪烈火聽聲辨位，抓拿着李源屍體順勢旋掄，「呼」的掃砸向側後的杜延年，同時一掌悄沒聲地拍出！

眼看一劍就刺在洪烈火脅上，却不料洪烈火一旋，帶着李源的屍體掃砸到，洪烈火吸一口氣，忙不迭收勢縮手，要不然，劍不但會刺入李源屍體內，還會被李源的屍體掃砸中！

避過了被洪烈火旋轉掄掃的李源屍體，却冷不防洪烈火一掌已到，避閃已無及，「砰」一聲實實挨了洪烈火一掌，臂膀上火燒般劇痛，哼了一聲，連退五六步才穩住身形，藉火光一看，臂膀上竟然焦黑一片，如被火燒，衣毀肉爛，傷處還在「絲絲」冒着淡烟，一陣焦肉臭味撲鼻！

——好邪門的掌力！

這時齊燕歌又已撲上，拳掌交加，將洪烈火一連迫退兩步！

洪烈火二步之後，吼一聲，竟抓着李源的屍體，當作兵器，還擊齊燕歌。

齊燕歌怎肯再傷及李源的屍體，有了顧忌，自然不能盡情發揮，被洪烈火一輪狂攻，也被迫退了兩步。

× × ×

一陣吶喊聲響起，近百個武林好漢這時已將最後一個神火教徒殺死，擁撲向正與齊燕歌纏鬪的洪烈火。

帶頭的是「奔馬」原野，「衝天炮」洪升等十一位武功最高的好手！

洪烈火乍一見近百名的武林好漢擁撲過來，知道已全軍盡墨，再不逃，就永遠也走不了，洪烈火大吼一聲，將齊燕歌迫退一步，接一旋身，脫手將李源的屍體擲向當先擁撲到的原野洪升等人，接一躍騰，身形斜斜縱射起，奪路遁逃！

羣豪冷不及防之下，紛紛閃躍避開，原野因爲奔勢太快，一伏腰，飛擲向他的李源屍體從他頭上擲過，洪升也橫裏一躍避開，後面的幾個却閃避不及，被李源的屍體撞得滾倒在地，阻塞了羣豪的追撲。

洪烈火才縱射起，半空中一條人影已射到，橫裏截在他身前，一掌凌空擊出！

洪烈火不能不擋，他只好急出一掌相迎。

兩下裏雙掌接實，「啪」一聲大响，兩條身形在半空中一個倒翻，各自瀉落在地。

洪烈火脚才沾地，烈火一樣的目光一瞧，却原來是齊燕歌將他自空中擊落。

洪烈火不由牙齒咬得格格作响，悶吼道：「齊燕歌，你待怎樣？」

齊燕歌在距洪烈火丈外的地上，朗聲說：「只想你留在這裏！」

洪烈火吼叫如雷：「休想！」

一眼望見站在一旁的如意，隨即緊緊盯着如意威聲道：「如意，還不動手，難道妳想叛背教主？」

如意一昂頭道：「不錯！自從我踏出神火教總壇，就決定脫離神火教，跟着我的丈夫！」

「賤婢！妳可知道背叛教主的下塲？」洪烈火激烈地大喝。

「知道，但你們已奈何不了我，燕哥不會讓你們傷害我！」

「洪烈火，你到現在還執迷不悟？」齊燕歌盯着洪烈火。「只要你肯脫離神火教，立刻讓你走！」

洪烈火打量一眼業已圍得水洩不通的羣豪，口氣軟下來：「不怕我回去通知教主？」

「若你答應脫離神火教，諒你也不敢再回總壇！」齊燕歌說：「怎樣，想清楚了沒有？」

「想——清——楚——了！」洪烈火在了字才出口的剎那，身形突然倒縱，半空中一個大翻身，旋撲向人數最多的包圍處，雙手亂抓亂拍，如虎入羊羣般，所到之處，硬是被他們抓得羣豪七顛八倒，衝開一條血路！

齊燕歌大吃一驚，怒吼一聲，身形如箭般追撲向洪烈火。

其餘的羣豪，呼喊一聲，撲擁向洪烈火撲落處。

最慘的是首當其衝的羣豪，被洪烈火旋風大鵬般撲落，還來不及應變出手，已有兩名武林好漢被洪烈火一抓一個，一掌一個，擊倒了兩個，被掌擊爪抓過的地方，有如被火燒灼般，皮焦肉爛！

二三十人的一羣武林好漢，竟然阻擋不了瘋虎般的洪烈火，所到之處，人影紛倒，硬是被他闖出了重圍！

洪烈火衝出重圍，反身又劈倒了三個奮不顧身追撲到的好漢，接長吼一聲，身形就要騰射向林子！

若讓洪烈火騰射入林中，就不難被他走脫。

洪烈火的身形才騰射起，猛覺頭頂一股勁風當頭襲到，迫得他們只好墮落在地上。

脚才沾地，頭頂人影一閃，一人如流星瀉墜般墜落在地，恰好擋住了洪烈火逃入林中的去路，此人不是別人，正是——齊燕歌！

「齊燕歌！又是你！」洪烈火一見將他逼落地上，阻住他去路的，又是齊燕歌，氣怒得鬚髮皆張，瞋目大喝。

「洪烈火，你吼什麼，說什麼你也走不了！」齊燕歌氣定神閑，冷冷望着正簌簌顫抖，氣怒不已的洪烈火。

「齊燕歌，你好狂，就算本堂主要死，也要你墊背！」洪烈火陡然伸出一掌，掌心如火炭般紅亮。

「燕哥，小心！」如意站在距洪烈火五丈處，脫口驚呼：「那是歹毒無比的神火掌！」

「賤婢，待我殺了齊燕歌，再慢慢收拾妳這個吃裏扒外的賤人！」洪烈火叱喝問，一只右掌亮紅如焰光。

「各位請退下，免招致無謂的傷亡！」齊燕歌向一步步迫擁上前的羣豪呼叫。「等在下對付他！」

這時羣豪眼見齊燕歌兩次將洪烈火截下，無損無傷，早已對他大爲佩服，加上受了傷的杜延年一勸說，紛紛退出五六丈外，靜觀齊燕歌獨鬪洪烈火。

神火掌

洪烈火剎那一身大紅火袍鼓鼓漲起，整個人彷彿如一團烈火，「霍」的一掌劈出，「嗤」的一團焰火竟然從他掌心吐出，帶着一股熱流，射向齊燕歌！

羣豪幾曾見過如此怪異的武功，一掌劈出，竟有一團焰火吐出，無不聳然動容，震驚不已，暗暗爲齊燕歌担心。

齊燕歌沒有接那一掌，一擰身，避過那團劈面撲到的焰火，揉身欺前，一指點出，「嘶」的劃破空氣點向洪烈火掌心！

洪烈火一挫腕，齊燕歌一指點空，他却「嗤嗤嗤」連劈七八掌，七八團焰火流螢般撲向齊燕歌全身上下！

齊燕歌吐氣開聲，化指爲掌，迎着那七八團飛射到的焰火，一連七八掌。

說起來眞是難以令人相信，那七八團焰火竟在齊燕歌七八掌之下，一炸即滅，如泥牛入海。

屏息靜氣，暗暗爲齊燕歌担心的羣豪，見齊燕歌竟神奇地破了洪烈火怪異邪門

的神火掌，俱不由吶喊一聲歡呼起來。

如意一顆提起的心也放下。

洪烈火却傻了眼，怔愣愣地，好一會才道：「你到底是什麼人，竟破了本堂主的神火掌?」

齊燕歌謙謙一笑道：「我就是我，現在你該死了心吧?」

洪烈火怔怔地望着齊燕歌好一會，再掃了羣豪一眼，長嘆一聲道：「神掌獨步天下，想不到你却能破，天滅神火教，夫復何言！」

齊燕歌勸道：「你現在脫離神火教還未算遲。」

「生爲神火教徒，死爲神火教鬼！」洪烈火突然大吼一聲，反手一掌劈落天靈，「噗」一聲響，天靈盡碎，同時間全身上下「蓬」的爆燃起一團火焰，刹那猛烈燃燒起來。

齊燕歌想不到洪烈火暴烈如斯，眼睜睜看着洪烈火坐倒的身軀被烈火吞噬。

羣豪也想不到洪烈火驀然自戕，俱皆驚呼出聲，怔怔地望着渾身烈火騰騰燃燒的洪烈火。

如意却一臉肅容，對着洪烈火自焚的屍體，低頭膜拜，一拜三跳，然後而止。

「這是神火教最神聖的神火葬！」如意來到齊燕歌身邊。

齊燕歌眼望着如一團烈火般的洪烈火屍體，低沉地說：「如意，這眞邪門！」

直搗神火教

大明湖邊一戰，羣豪全殲了神火教最精銳的一股力量——神火堂主及其屬下的紅黃兩旗；而羣豪方面，死了八人，傷了十七人，對比起來，只是輕微的傷亡。

齊燕歌與杜延年方漢郭東城戴月等商量之下，決定打鐵趁熱，直搗神火教總壇，一舉將之殲滅，否則，恐怕夜長夢多，萬一被神火教主聞風先遁，到時找他就難了。

羣豪說動就動，在齊燕歌如意的帶領下，分成幾批，陸續趕向神火教總壇。

羣豪這樣做，是避免打草驚蛇！

× × ×

在神火教總壇之內，神火教主神火魔君端坐在交椅上，八名穿火紅薄紗衣，胴體隱現的美麗少女，各手持一柄長柄羽扇，並列成一面火屏風，環列立在交椅後，情況與齊燕歌第一次見神火魔君時一般無異。

只不過神火魔君接見的不是齊燕歌，而是一個老頭子，一個少女。

老頭子不是別人，正是「見錢開眼」段敬財。

少女當是貌如天仙，妖媚迷人的「天姿妖姬」段姬兒！

想不到這兩父女竟是神火教中人！能够神火魔君接見的，地位想來不會低！

「段堂主，段副堂主，本座對你們很滿意，且說說最近爲本教增加了多少財富！」神火魔君笑起來一張臉有如閃燃的火焰。

——原來段氏父女就是掌理神火教錢財的金銀堂正副堂主！

段敬財躬身答道：「稟教主，近期來本教錢財進賬計有青龍堡譚振龍家財白銀八拾萬三千一百兩；山西太原世家李桐財產合計白銀一百五拾九萬四千兩；河南白虎堂堂主歷年積聚的錢財折算白銀合共四十萬六千兩，最後，是揚州富商錢百萬家財三百二拾七萬兩銀子！」

段姬兒接口道：「稟教主，合計白銀六百零七萬三千一百兩。除去打點官府，爲『外事』堂齊堂主撤銷緝捕令花費的十萬兩銀子外，實增五百九拾七萬三千一百兩銀子進賬。」

神火魔君滿意地點點頭。「唔，大有收獲，本教如今財力雄厚，足可問鼎中原武林有餘，段堂主，兩位幹得好，爲了以示嘉獎，本座現在宣佈，段堂主晉升爲本教副教主，段副堂主晉升爲金銀堂主。」

段敬財段姬兒受寵若驚，慌不迭跪下來，叩首道：「多謝教主恩典。」

神火魔君忽然道：「大概錢百萬的家財盡歸本教，是段堂主的手段吧?」

段姬兒嬌聲道：「謝教主誇獎，屬下不過照教主的指示去做，略施手段，錢百萬色授魂與，不但撤銷了對齊堂主緝拿的賞銀，並將他全部家財，奉贈了本教！」

神火教主滿有興趣地問：「段堂主將他如何處置?」

「稟教主，一乾二淨，將他殺了！」段姬兒說時，臉上表情就像殺死一隻螞蟻般輕鬆。

——段姬兒眞是一個可怕的女人，利用自己的天賦美色，謀奪錢財，殺人性命，怪不得江湖上有那樣多財雄家大的武林人被其害得家散名敗，一文不名，却原來是爲神火教積聚錢財，作爲稱霸武林之用！錢百萬只爲貪戀她的美色，結果身死，家財盡入神火教囊中，可說死得不值！

「幹得好！」神火魔君色淫淫地望着段姬兒，「段堂主，今晚三更時分，到內堂侍候，本座另有賞賜！」

「謝教主。」段姬兒色然而喜。

段敬財則詐作聽不到，看不見。

「稟教主，怎麼不見了洪堂主，是否有事外出?」段敬財目注神火魔君。

神火魔君臉色一沉。「洪堂主確是外出，與齊堂主一起殲殺那些新近入教，如今又嚷着退教的叛徒。」

接雙眉微皺道：「齊堂主也眞糊塗，竟然弄出這樣的事，現今本教的力量不足以立足中原武林，萬一被其中一人將本教的秘密洩漏出去，中原武林羣起而攻之，本教定會覆滅！」

「教主說得不錯，神火教居心叵測，狼子野心，妄圖稱霸中原武林，將中原武林同道置於其控制之下，實難容於中原武林，今天，就是神火教覆滅之日！」一個人突然出現在高大寬敞的廳堂內，卓然挺立。

× × ×

「齊堂主——你——」神火魔君一見來人，氣得渾身震顫，「你竟然敢對本座說這樣的話?你是否瘋了?」

段敬財段姬兒同時望去，不由脫口叫出：「齊燕歌——齊堂主！」

卓然挺立在廳堂上的人正是齊燕歌！

「我沒有瘋！」齊燕歌肅容道：「神火魔君，我再說一次神火教必會覆滅！」

「反了！齊堂——齊燕歌，你這是什麼意思?」神火魔君氣得霍然從交椅上站起來，隨即又坐回去。

「我確是反了！」齊燕歌鎮定地說：「打從入教的那一天起，我就準備盡我一切力量，務必要將神火教消滅，因爲我不想中原武林同道受你們異教的控制荼毒，果然吾道不孤，一呼百應，聚集了近百武林同道，共同對付你們！」

神火魔君被齊燕歌氣得紅臉膛變了紫黑臉膛，戟指齊燕歌，嘴唇哆嗦着，說不出話。

段敬財段姬兒同時臉色大變，叱道：「齊燕歌，你這個該死的叛徒！」雙雙縱撲向齊燕歌！

「慢着，本座還有話要問他！」神火魔君終於緩過一口氣，擺手阻止了段氏父女。

神火魔君吸了口氣，厲聲地問：「洪堂主怎樣了?」其實他已想到結果，他問，是要知道眞相及證實。

「洪烈火及他的屬下，全部被殲，傷亡殆盡。」齊燕歌緩緩地說出。

段氏父女神色大變，又要撲出，却被神火魔君阻止。

吸了口氣，强自鎮靜下來，神火魔君道：「這一切可都是你一手安排策劃?」

齊燕歌沉聲說：「齊某豈敢掠美，是各位同道共同商議出來的妙計！」

「齊燕歌，你好大胆，難道你不怕死！」神火魔君霍然站起來，威勢赫赫，大有一觸卽發之勢！

淡淡一笑，齊燕歌道：「怕死我就不會來，我來，是要將你擒殺，免得日後你又再興風作浪！」

「大胆！」段敬財以及段姬兒同時喝叱。

神火魔君却又頹然坐回大交椅上。「如意呢?可是被你殺了?」

「她是我的妻子，我怎會殺她?」齊燕歌一笑，說道：「何況她已決定脫離神火教。」

「賤婢！」神火魔君暴怒起來，「那賤人竟敢背叛本座！若不是她，你怎會得逞！本座要將她碎屍萬段！」

「確是由於如意背叛了你，才使咱們的計劃得以實行，不然，你放在我身邊這顆『刺』，會壞了我們的大事。眞要感謝如意的深明大義，明智抉擇！」齊燕歌侃侃而說。

突然，廳堂外面響起一陣人聲與兵刃交擊聲，不過很快就沉寂下去。

神火魔君與段敬財段姬兒神色大變，朝廳堂外面張望，但却看不到什麼。

「虎」的從大交椅上站起來，神火魔君語聲殺氣畢露地獰聲說：「好小子，你帶了多少人來?」

齊燕歌咧嘴一笑。「很多，足够對付你們在總壇的人！」

神火魔君咬牙切齒，一揮手。「段副教主，你出去看看，指揮教衆，對付闖進來的人，全部格殺！」

「大教主，你不用派他出去看了，若我估料不錯，你們留在總壇的人，已全部被我帶來的人收拾得妥妥當當。」齊燕歌帶着嘲笑的意味說：「瞧，他們不是全都乖乖地站在外面嗎?」

齊燕歌一點都說得不錯，廳堂門外的大院子裏，百數十個神火教的男女教徒，全部站在一個角落，被羣豪看守着，一個個呆若木鷄，失去了反抗力。

——全部神火教徒被點了穴道。

「齊老弟，咱們的人已全部控制了神火教總壇，你這裏怎樣?」杜延年方漢郭東城戴月等十多名高手，視若無睹地直闖進廳堂，興高彩烈走向齊燕歌，完全一副不將神火教主三人看在眼內的神氣。

神火教主及段敬財段姬兒透過廳堂門口，可以遙遙看見院子一角被看守着的神火教徒，三個人全變了臉色，心內震驚不已，知道大勢已去，各自在心中盤算着如何逃走。

「齊燕歌，本教守衛森嚴，你是怎樣帶這多人闖進來，而不被發覺的?」神火魔君仍想弄明白這個問題。

「好簡單，我以神火教外事堂堂主的身份，對那些守衛說，帶那些新入教的教徒來晉見教主，不就瞞騙過關了嗎?」齊燕歌帶笑說：「莫忘了我仍是你們教中的外事堂『堂主』！」

神火教主只氣得差點沒有吐血，一張紫紅臉膛脹得黑紫一片，披散的紅髮如焰火般飄揚起，一掌擊在大交椅上，椅子立時碎裂燃燒起來，驚得八名侍立在椅後的少女走避不迭。

「氣殺我也——」神火魔君吼叫一聲，身形有如一朵紅雲般騰起，撲向齊燕歌，「段副教主，段堂主，通通給本座殺個清光！」

段敬財倒是聽話，身形一展，撲向羣豪。

羣豪中杜延年郭東城立刻上前截住了段敬財，交起手來。

段姬兒却妙目流轉，身形美妙地凌空一躍，不是撲向羣豪拚命，而是撲向絲幔垂掛的後堂。

——她明知衆寡懸殊，拚下去只有死路一條，她不想死，只好逃！

那知她身形才撲入絲幔中，驀然又倒射回廳堂內，落在地下時，幌了幌，差點站不穩，一雙妙目惶恐地望着絲幔後面。

絲幔掀起，施施然走出一僧一道，僧肥道瘦，僧笑道不笑，齊齊走向段姬兒。

這一僧一道不是別人，肥胖高大，嘻嘻而笑的僧人，正是「笑和尙」棄禪；矮矮瘦瘦的，臉容呆板的道人，正是「七指道人」施捨，剛才，就是兩人守在後堂，將企圖逃遁的段姬兒逼回廳堂，「笑和尙」並賞了段姬兒一掌。

段姬兒想逃，可說是夢想，羣豪已將整座廳堂嚴密包圍起來，每一處都有人守着，要逃，比登天還難！

× × ×

段敬財手舞金拐，與杜延年郭東城兩名用劍高手，鬥得燦爛激烈，難分難解。

但不到五十招，「射日劍」杜延年，「一劍斷流」郭東城確是名無倖致，兩人聯合出擊，配合巧妙，一個纏着段敬財的金拐，另一個猛攻段敬財左支右絀，手忙脚亂，險象環生，連連退後，勉力支持。

杜延年臂上傷勢早已痊癒，一柄劍使

得得心應手，絕招連出，逼得段敬財金拐施展不開，束手束脚。

郭東城乘機猛攻，劍劍辛辣，招招奇詭，若段敬財一個不小心，中上任何一劍，皆會喪命當塲，永不超生，是以，段敬財只好一味閃避退讓，狼狽不堪！

一招「后羿射日」，杜延年長劍斜挑而上，嗖的貼着段敬財的金拐拐身，削刺向段敬財的右胸前，同時劍上力道陡增，貼迫住段敬財的金拐，令他空門大開。

郭東城豈肯放棄這個好機會，「嗤」的一聲，長劍如出洞靈蛇般，筆直刺向段敬財的咽喉！

段敬財眼色也變了，金枴由於被杜延年的長劍所迫，不能回救，悶叫一聲，左手一拳向郭東城的長劍劍鋒擊去！

「崩」一响，郭東城的長劍竟被他一拳打折，半截劍鋒「噹」聲掉在地上。

但他雖然保住了一命，一條右臂却被杜延年的長劍所削斷，金枴帶着手臂，墜落地上。段敬財痛得臉上抽搐不已，慘叫一聲，斷臂斷口處噴洩出如泉血雨，踉蹌着急往後退！他仍想保住一命。

可惜他由於傷痛之下，心神慌亂，被郭東城脫手將一柄斷劍擲刺向他右胸，閃躲不及，「噗」一聲輕响，半截斷劍插入他胸膛，直沒至柄！血光迸現。

段敬財再也支持不住，身形幌了幌，摔跌在地上，一雙眼怒突，怨毒地瞪視着杜延年郭東城，掙扎着仍想站起來，但已油盡燈枯，力不從心，吐出一口血，歪躺在地上，斷了氣。

杜延年郭東城見段敬財已死，不再理會他，轉頭重向仍在劇門的兩堆人。

× × ×

段姬兒與七指道人笑和尚的搏鬥，亦是一面倒，她與段敬財的武功雖然好，算得上一流，却不是一流中的一流，如今遇上七指道人笑和尚這兩個一流高手的聯手夾攻，優劣立分，勝負已定了。

段姬兒被笑和尚沉雄的掌力迫得一支劍根本無法盡量施展開，那一股股逼湧到的勁力，逼得她劍勢遲滯，運轉極之艱難，那情形，就有如在水中舞劍一樣。

七指道人那支竹竿般幼細的長劍，却尋隙抵罅，每一招皆刁鑽已極，本就不易招架，這一來，段姬兒只有節節敗退，竭力招架，但求自保，根本無還擊之力。

雖然在這種的情形之下，段姬兒仍然想逃，她退的方向，總不離那絲幔垂掛的後堂方向。

七指道人笑和尚是老江湖，焉有看不出段姬兒的企圖，總是先一步將她的退路封死，並迫她向廳正中移動。

碰上這一僧一道，段姬兒空有一身妖媚勁，却施展不出，直恨得咬牙切齒。

但她仍作掙扎，拚出渾身力氣，一劍封住七指道人的劍，同時伸出左掌，竟然硬接笑和尚一掌。

「啪」的一聲响，段姬兒被笑和尚一掌擊得向後撞飛出，半空中一個轉折，斜飄落地，如花的嬌靨上煞白，咀角有一縷血漬淌流出，胸脯起伏不已，顯然被笑和尚那一掌，震傷了內腑，不過，她煞白的臉上居然有一絲陰毒的笑意！

笑和尚在接實了段姬兒的那一掌時，驟覺手心像蟻咬般痛了一痛，他初時也不在意，但刹那之後，手掌却痲癢起來，不禁大驚，知道中了暗算，舉掌一看，但見掌心紫黑一片，一條黑色的毒綫，從掌心順手腕一直蔓延上手臂，笑和尚已感到有點暈眩，支持不住。

笑和尚知道這種毒很厲害，當機立斷，揮掌一劈，將那條中毒的手臂齊肩劈下，任那噴泉般的鮮血噴洩出，噴出的血水起初竟是紫黑色，漸漸，才變爲鮮紅色，笑和尚已支持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運指連點，封住了斷臂附近的穴道，止住了血流出，一面從身上掏出金創藥準備敷治。

早有兩個好漢走上前，快手快脚護理笑和尚。

這時七指道人已如影附形般縱到，長劍斜指着段姬兒，木板的臉上有了表情——憤怒的表情：「妳好陰毒！」

——原來，段姬兒之所以敢與笑和尚拚一掌，早已有了打算，暗中將一枚毒針藏在掌心，拚掌時乘機刺了笑和尚一下。

段姬兒「格格」一笑：「道爺，難道你連最毒婦人心也未聽說過？」說話時手一揚，掌中紫光一閃，毒針如紫綫般射向七指道人眉心。

七指道人眉毛聳了聳，劍一抖，碗大的劍花護住面門，那綫紫光一碰上那團劍光，立時折墜。

那知，段姬兒毒針射出之後，雙袖一揮，先是左袖射出一蓬迷霧般的毒粉，右袖跟着射出數十枚牛毛般的毒針！

七指道人才擋落那枚毒針，迷霧般的毒粉已瀰漫罩掩到，忙閉住呼吸，疾往後退！由於那股迷霧般的毒粉遮掩了七指道人的視綫，到那些毒針從迷霧中穿射出，七指道人已是措手不及。

百忙中劍光展佈，雖然將大部份毒針擋格落地，但仍有三數枚射在他腿膝上。

一陣痲癢的感覺立刻從腰膝腿蔓延上竄，七指道人暗叫一聲不妙，一雙腿已無法移動，不聽使喚。

——好厲害的毒針。咬咬牙，七指道人知道活不了，因爲，那毒流竄得很快，下半身刹那已痲痹不能動彈，漸失知覺，吐氣開聲，大吼一聲，左袖全力一揮，將湧到的毒霧揮劈開，一眼瞥見段姬兒身形騰射起，縱向那絲幔垂掛處！

——段姬兒仍想逃！

「看妳還逃得了！」七指道人喝聲如霹靂驟發，廳堂爲之震動，喝聲中，將渾身勁氣提聚，全力將長劍擲向段姬兒在空中的身形！

段姬兒本就心慌，被七指道人那一聲霹靂巨响震得心神一震，身形窒了窒，就是這一窒，被從背後飛擲到的長劍「噗」一响穿插入背心，一截劍尖從胸前透突出，血光迸現中，段姬兒只慘呼了半聲，一個身軀被劍上的力道衝帶得猛向前撲去，撞破一幅絲幔，「蓬」一聲撞在一條柱上，摔跌落地，死狗一樣攤在地上。

七指道人在吐氣開聲，及霹靂巨响聲中，已吸入了不少毒粉，兩下裏一夾攻，如何還活得了，搖幌着，慢慢倒在地上，毒氣攻心，閉目死去，露出衣服外面的頭面雙手，紫黑一片。

× × ×

搏門得最激烈的是齊燕歌與神火魔君的一對。

神火魔君想不到齊燕歌竟能接下他運聚了五成神火功的一掌，安然無事，不禁詫異地「咦」了一聲：「好小子，果然有點門道！」

神火魔君又提聚到八成功力，劈空一掌，擊向齊燕歌當胸。

神火魔君這一掌劈出，掌心「哧」地吐出一團盆大的烈火，飛撲向齊燕歌。

羣豪見了，俱不由驚呼出聲。

他們雖則在大明湖畔見過洪烈火施展這種異功，但吐出來的火焰，威勢遠不如神火魔君，神火魔君掌上吐出的烈火，比洪烈火的大了一倍有多，灼熱的氣流如山湧出，站得稍近的幾個好漢，俱覺得如置身火爐般，奇熱難抵，抵受不下去，紛紛退出三丈過外，才沒有哪種感覺。

齊燕歌對於神火魔君的這一掌，不像剛才那樣隨便，吸口氣，凝勁發出一掌。

「波」的一下輕响，那團烈火在半途吃齊燕歌的掌勁一擊，焰火旗花般散開來，在空中向外散射流曳，迅即閃滅。

這一次神火魔君不由大大吃了一驚，脫口道：「小子，你這是什麼功夫？」

齊燕歌收掌答道：「白玉功！」

神火魔君神色大變，驚問道：「白玉老人是你什麼人？」

齊燕歌莊敬地說：「家師！」

神火魔君口中的「白玉老人」，乃是近百年來中原武林的第一奇人，武功深不可測，博學多才，行踪飄忽，如神龍見首不見尾，見過他的人不多，但無一個不聽說過他的名號，由於他曾有一次獨鬥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不但不敗，竟然還勇挫了當時公認武林第一高手的兩位掌門人，立時哄動江湖，無人不識。

近二十年來，已很少有人聽說過他出現江湖的事，逐漸也被江湖人淡忘了，若還健在，該也有八十多歲。

任誰也想不到，近二十年來未出現過江湖的「白玉老人」竟然是齊燕歌的師傅，而出身市井的齊燕歌會是天下第一奇人的「白玉老人」的徒弟！

× × ×

羣豪聽了齊燕歌自承是「白玉老人」的徒弟，無不聳然動容。

神火魔君目中熖光一跳，沉烈地說：「想不到那老不死的還未死，收了你這個徒弟，好！好！本座倒要看看是你的『白玉功』厲害，還是本座的神火功厲害！」

話未說完，一團烈火倏的撲向齊燕歌，左五右八，一十三掌拍向齊燕歌全身上下。十三掌拍出，十三團烈焰噴吐出，如火球般飛撞齊燕歌！

齊燕歌立時陷身火海！而神火魔君整個人也似噴出火般，紅焰焰的！

齊燕歌清嘯一聲，全身刹那有如白玉般瑩白，拳擊掌劈，連接十三掌。

——十三個火球在齊燕歌的拳擊掌劈下，全部風雲流散，瞬息炸滅。

神火魔君猛吼一聲，身形如一團烈火般繞着齊燕歌滾轉，雙掌揮動間，百千團火球如飛蛾般撲擊向齊燕歌，將齊燕歌困在「火籠」中。

羣豪看得無不驚心動魄，目定口呆！

齊燕歌在那火球交織成的「火籠」中，身形化作一條玉柱般，旋風般轉着，身外瀰佈起一層淡淡的，晶瑩通透如白玉般的氣流，那些火球，一碰到那層氣流，發出「嗞」的一聲，如火投入水中般，立時熄滅！兩人鬥到緊張處，羣豪已看不出兩人的身形，但見一團大火團，繞着一條旋轉如柱的白玉柱，不斷噴射出如球的火焰，飛撞向那玉柱！

火球撞上玉柱，如泥牛入海般立刻熄滅無踪，而玉柱在火球的撞擊下，如水蒸發般，逐漸縮細。終於，原本粗大如二人合抱樹幹般的「玉柱」，縮成人體般粗細，但却更晶瑩白亮。

而神火魔君化爲一團烈火的身形，也逐漸慢下來，噴吐出的火球也稀疏了，不像剛動手時那樣密如珠串。

也就在這刹那間，一直在原地旋轉的「玉柱」突然打橫斜旋飛起，撞向繞飛不已的「火團」！

「玉柱」「火團」一撞，發出「波」的一聲極大炸响，「火團」被「玉柱」撞擊之下，烈火散射，倒飛向絲幔垂掛處，絲幔立時着火燃燒起來。

而「玉柱」也被「火團」撞開，飛射出三丈過外撞在牆上，現出一個齊燕歌！

那邊，「火團」撞穿絲幔，落在後堂地上，火焰一斂，現出神火魔君的身形，全身僵硬如冰條，動也不動，躺在地上，目瞪口張，猙獰如鬼！

羣豪一湧上前，扶住了齊燕歌。

齊燕歌神色慘淡，樣子疲累已極，一身是汗，連頭髮眉毛也濕透，一身衣衫都盡是灰燼，寸寸裂碎，已不能遮掩身體。

杜延年忙脫下外衣，披在齊燕歌身上，急聲問：「齊老弟，你不要緊吧？」

齊燕歌深深的吸了幾口氣，才澀聲道：「沒什麼，不過體力耗損太大，那魔頭的神火功眞厲害，差點鬥不過他。」喘了一口氣再問：「那魔頭怎樣了？」

斷魂鞭魏魅剛巧與十多名好漢從神火魔君伏屍處走來，忙道：「那魔頭氣絕身亡了！」齊燕歌放心地笑了一下，再也支持不住，在衆人的扶持下，暈了過去。

× × ×

神火魔君在齊燕歌杜延年郭東城等一羣武林正義之士的聯手之下，終於烟消火滅，那雄霸中原武林的勃勃野心，也化爲泡影，中原武林又消弭了一次災刦！

這一役之後，齊燕歌的大名撼動武林，不少名門大派有名人物紛紛趕往濟南城，想一睹齊燕歌的風采，順便結交一番！

雪中送炭有幾人？錦上添花多的是！

想想齊燕歌在落難窮途之時，有哪一個肯加以援手？有的，都是想殺他，捉拿他，去換取十萬两賞銀的武林人。

慢着，有一個，他就是那小鎭上的市井混混兒李大牛！

所以，齊燕歌决定帶着他的妻子如意，去那小鎭找李大牛喝酒！

也所以，那些錦上添花的武林豪傑，趕到濟南城，全撲了個空。

× × ×

在那泰山脚下，通往小鎭的路上，齊燕歌拉着如意的手，輕快地走着……

——李大牛就在鎭上。（完）

精選技擊短篇故事／劉琦·文
黃白石·圖

狂龍

習得文武藝

名與利爲世人所追求的目標，凡是人都有私慾，其所不同之處，只不過是慾望的多寡而已。

自從滿清進入山海關以來，就在北京定都，北平這個歷經數代的古老皇城，因此就有了「故都」之譽；這裏的一切，完全充滿了北國的風味，無論是吃、喝、玩、樂皆與南方迥然不同。

× × ×

北京城——

天子脚下，雲集了來自四方的人馬，這些人各自身懷絕技，他們都想在此一展頭角，好藉機搏取官家的賞識，從而謀得高官厚爵，以揚名後世。

提起京都肅親王，只要是習武的人，絕對不會陌生，因爲大伙都曉得王爺生平雅好武藝，所以不時的在府中舉行比武較技，假使得勝的話，將會受到王爺的重賞，或則留置府中担任護院，再則推薦大內充當侍衛，苟能如此，這將是攀登龍門的好機會。

想當年太極高手楊露禪，八卦名家董海川也都是在這揚名立萬的。

今天，王爺府中的僕人，好像格外的忙碌，有的忙着掃地，有的俯身擦拭桌椅，有的上梯高掛宮燈，有的在門第懸掛彩帶，充滿了一片喜氣洋洋。

大家伙正忙之際，王府裏走出了一位三十多歲的漢子，此人長得劍眉星目，鼻正口方，細腰乍臂，雙肩抱攏，身着水藍錦衣，脚穿薄底快靴，他一出大門，就朝城東而去。

狂妄不修身

這個人是王府的護院，姓尹單名一個福字，談起他任護院之職，其來有自。

尹福，他本來經營銅業於城北。

去年的夏天，鴻發糧行發生了一件驚人的械鬪。

曾鴻發是個年逾四十的生意人，他的半生都竭力在這所糧行裏，如今鴻發糧行已成爲北京城中，首屈一指的大號。

尹福和曾鴻發同是通州老鄉，他們亦是舊識好友，所以，無論曾鴻發有任何困難，他一定鼎力以助。

鴻發糧行的倉院，一大早，就來了十幾條漢子，各個身上暗藏器械，眼露兇光，一副來者不善的模樣。

爲首的一名生得獐頭鼠目，還蓄了兩撇八字鬍，遠遠看去跟陰溝裏的老鼠，沒什麼兩樣，也就因爲他長的像老鼠，所以，大伙都叫他東倉老鼠。在東倉老鼠身旁，站了一名瘦弱山鷄的漢子，他是東倉老鼠的老搭檔，人稱西倉虱子。

這些傢伙是專吃搬運苦力的吸血蟲，和訛詐倉院的地頭蛇，凡是小的商號，他們請不起護院的武師，也得罪不起這些地痞流氓，因此，只有忍氣吞聲的按月繳交份子錢。

然而，東倉老鼠和西倉虱子因爲知味其髓，嚐到甜頭，就不斷的延伸地盤，擴張勢力，鴻發糧行是他們垂涎已久的一塊

肥肉，所以，絕對不會輕易放棄，他們曾暗中派人試探實力，發覺行中毫無能人，故大舉來犯。

當曾鴻發由睡夢中驚醒，聞得此情，方知事態嚴重，他一面叫管事敷衍這帮混混，一面派人趕去城北銅行，邀請尹福趕來。

辰時將至，尹福匆匆來至糧行。

東倉老鼠等了良久，見管事的猛裝佯，故很不耐煩地道：「姓曾的，咱們哥們是給你面子，既然你不識抬舉，那只有得罪了！」

曾鴻發沒有答話，他望了望尹福，示意由他出面。

尹福是個老江湖，他一瞧這帮地痞龍，就曉得他們打什麼主意，所以他斬鐵斷釘乾脆地道：「只要你們能夠擺的出來，那我們就接了。」

東倉老鼠聞言，不知對方是何方神聖，故不斷的用他那如豆的鼠眼上下打量。

「好！」一聲鏗鏘有力的答覆，出自東倉老鼠的尖嘴。

他向右側的大漢，使了個眼色，大漢會意點點頭，三個大漢大步子跨入場中，這擺明了挑單個打。

「那一個先來送死！」大漢聲如洪鐘，口氣大得實在嚇人。

東倉老鼠在後邊得意的獰笑，他好像穩操勝算；這也許是他對大漢充滿了信心，大漢是個回教徒，名叫楊超，爲潭腿教拳門中的佼佼者，他是個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的打手。

糧行這邊首先躍入場中的，乃是一名中年的老武師馬慶山，他拱手笑道：「我倒想見識見識閣下的本事！請。」

「請」字未畢，楊超一招弓步衝錘，首先搶攻馬慶山的面門。

馬慶山亦是個練子家，懂得避重就輕，一個右偏身閃過衝錘，緊接着右臂一壓，牽制對方，然後借力彈向對方胸口。

這一拳用得相當巧，可是，楊超的反應也不後人，雙脚一彈，倏地後退，身形之快，的確下過一番功夫。

馬慶山如影隨形，欺身前擊，毫不放鬆。

楊超預知對方一定逼近，所以，他搶先吐出右拳，踢出左脚，上下開攻；這是潭腿中的狠招「十字腿」，其目的在使對手上下無法兼顧，以收攻擊之效。

馬慶山大吃一驚，急忙應變，他左手上揚，架開來拳，右掌下削，抵擋來脚，這招「分漏手脚」使他轉危爲安。

此招拆得萬分驚險，糧行的同人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碰！」的一聲。

衆人還來不及叫好，只見楊超縱身騰起，急發左拳右脚擊向對方中路，「躍身箭蹚」和「十字腿」是潭腿中的連環殺手鐧，其銳難擋。

變化太快了，馬慶山未料到楊超身手如此迅捷，他勉强的封住了來拳，可是，胸口却挨了一脚，跌了出去，幸虧他底子還不錯，傷不太重。

尹福發覺對方身形雖然高大，但是，動作却是迅如閃電，這若非經過長期苦練，絕對不能達此地步。

而曾鴻發呢？他心頭一震，實在沒有想到用白花花銀子，聘請來的武師，不到三拳兩脚，就被對方給放倒了，眼睜睜地看人把馬慶山扶進房內。

現在最得意的要算東倉老鼠，他的桀怪笑聲，刺耳難聽。

「怎麼樣？還有那位想要試試！咱們可是歡迎指教。」東倉老鼠神氣的譏諷。

糧行裏平日好勇鬥狠的柱子，大貴等人，如今也悶不作聲，他們深怕被派下場，一個勁的往後縮。

衆人屏着氣，他們希望趕快有人出來，扭轉危局；此時，有個陌生漢子走了出來，他正是方才答話的尹福，瞧他的身材不算矮，可是，和楊超相較，簡直不成比例。

尹福自謙地道：「我倒想領教領教潭腿教拳門的潭腿絕技。」

楊超不敢相信眼前的年青人，居然毫無懼色下場應戰，故此以嘲笑地口吻道：「小伙子，拳脚無眼，可不是鬧着玩的！待一會兒，傷了你的筋骨，可別哭爹喊娘呀！」

此一番說話，引起了那些地痞龍的譏笑。

尹福笑而不怒，越發的顯示他的定力，右手輕舉道：「請！」

楊超壓根兒沒把對方放在眼裏，他見尹福右足輕輕邁出半步，身子跟着外扭，同時雙手緩緩向外劃圓，右掌停在與鼻同高的外前方，左掌却放置在右手肘旁護之，奇怪的式子，既沒看見用力，也看不出使勁，太玄了！

管他三七二十一，俗語說的好，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

迎頭就是一記劈錘，勢如快斧，既狠且猛，直打尹福頭頂，說也奇怪，尹福身子微閃，那缽大的鐵拳「呼」地往面前劃過。

劈錘落空，楊超暗驚，他一把擰身右轉，步子由左弓變右弓，掄起左拳反身砸向對方肩頸。

尹福不招不架，縱身一跳，又化險爲夷，這些騰挪縱跳可是他的絕活，楊超的拳頭連邊都沒挨上。

二擊不中，證明「翻身劈砸」失效：楊超心頭發火，兩眼一瞪，大吼一聲，欺身過來，拳脚交加，其勢又快又密，彷彿驟雨般的打擊對方。

而尹福也看出來，對方要以凌厲的攻勢擊垮自己，所以他唯一採取的對策是只有智取，不以力敵！

以靜制動，以柔克剛，他步走八卦，閃避來勢，遊動身子於猛烈的拳脚之中，好似一條滑溜的泥鰍；大伙只見那拳脚頻頻的擦過尹福的四週，風聲虎虎，萬一尹福不幸被擊中，跌躺下來，因此紛紛替他担心。

可是，事過片刻，他們發覺尹福是不容易被對方擊中的，因爲他的閃躲身法非常出色；而楊超起先以爲不出三招，便可了事，怎料到連發了二、三十招皆爲對方巧妙避過，此際他感到很沉悶，而且有點喘！

一擊不成，又生一擊，楊超左足一墊，右足踢向對方下盤，「寸腿彈踢」疾似

毒箭直射尹福下盤，尹福不慌不忙的收式成寒鴉步，右手向下一撈，刁住楊超腳踝，他正欲使勁收腿，可是，尹福右手一提，楊超身子微仰，同時跟上左步側進對方脅下，疾發左掌往下一按。

「唷！」的一聲。

楊超腹部中掌，仰面倒地；這招「巧倒銀瓶」本可以取對方性命，但是，尹福卻手下留了分寸，不取下陰，只擊丹田。

糧行的人大聲叫好！

東倉老鼠一見單挑不成，向眾人打了個暗號，霎時，各個由身上掏出器械，一哄蜂擁而上，三節棍、小掃子、鋼鞭全部出籠；打羣架正是這般人的看家本領。

你說這些地痞為何會如此囂張呢？因為，當時大清律令，凡是在倉院內械鬥者，打死不究，所以，無形中助長了這批歹人的氣燄。

一波未了，一波又起，尹福發現這幫人太兇惡了，如果不下狠手，說不定連自己的性命也難保，於是，從後腰抽出了青銅狀元筆，隻身抵擋羣梟。

糧行內也亂成一片，有的去取棍幫忙，有的卻是悄悄開溜。

「尹福，小心！」曾鴻發大聲向尹福示警。

「呼！」地一響。

一團棍花捲了過來，尹福不敢遲疑，趨身走避！

宵小之輩出手，無一不狠，無一不毒，招招攻向尹福要害，每個人的口中，發出了如野獸般的咆哮聲，每支器械皆顯露不祥之氣。

「小子！你死定了。」刺耳的吶喊。

正面的兇漢怪叫，猛攻過來，尹福一讓，右筆隨之劃出，那兇漢後背綻開一條長長的血口，痛叫不已。

周圍充滿了怪叫與利器，尹福仍然靜止不動，他在等待最先攻擊自己的人，然後給予痛擊，在他認為只要先擊倒攻擊者，那其他的人必會懾服。

「宰了他！」又是一聲叫囂，那些傢伙展開圍攻。

尹福那敢怠慢，舞起雙筆，只見他的身子包在筆芒中，滾來滾去；儘管對方人多，但是能出手攻擊的畢竟有限，再加上他施展出八卦門的獨特身法，穿梭眾人其間，簡直遊刃有餘。

鮮紅的血從臉、頸子、胸口噴出，轉瞬間，六人當場倒地！

這些傢伙固然兇惡，當他看見自己的同伴被殺身亡的時候，有的呻吟，有的提心吊胆，更有的氣喘如牛。

「錚！」地一聲，輕脆的撞擊。

西倉虱子的狐狸鞭被繳了械，一腳給踹出丈餘，人橫躺在地。

又僵持了一會兒。

楊超手執三節棍直劈下來，尹福跨步側走，疾吐左筆絞住鏈環，右筆橫掃——

「啊！」驚叫一聲。

楊超的肚皮被劃開，幸好不深，未及腸胃，嚇得他連連後退。

東倉老鼠立身尹福背後，趁機揮動掃子，襲向他的後腦。

尹福一邊擋開其他的器械，一邊撤筆轉身向東倉老鼠迎去，右筆一格，左筆斜削而出。

「哇——」地一聲哀嚎。

東倉老鼠手臂被敲斷，不敢再戰，棄械而逃；眾人見東倉老鼠開溜，自然也如鳥獸般驚逃四散。

場子裏留下一灘灘的鮮血，一場激戰始告平息。

這時將近晌午。

× × ×

六月的天氣，悶熱不堪，外加上久旱不雨，更是令人煩燥，不過這兩天地上直冒水氣，正是雨前的好徵兆。

事過旬日。

這些天來，東倉老鼠無時無刻不派人出去打探尹福的來歷與下落，這也難怪，上次的械鬥中，他的手下除了四名死亡之外，其餘皆負傷而回。

復仇宛如一團熾火，不但會燃燒別人，而且還會焚毀自身。

午夜，家家戶戶早已熄燈就寢。

尹福剛剛練過幾趟拳腳，滿身是汗，因此端了張涼椅在院子納涼。

今晚不知怎麼攪的，南風一吹，他竟不知不覺地睡着了；水溝裏的蛙鳴，草叢中蟋蟀的叫聲，似乎趕不走他身上的瞌睡蟲。

偶而，可以聽到幾聲犬吠，大概又是王老頭家那條「瘋」狗吧！它每次看見夜行人，總是叫個不停。

一彎新月緩緩向西移動。

唉！奇怪。巷子口怎突然竄出四條黑影，瞧！他們直奔尹宅而來，是小偷嗎？

四人縱上牆頭，猶如貓般的靈巧，伏身偷窺，只見院中橫躺一人，鼾聲如雷，此人正是尹福，他們互望了一眼，點了點頭，分別跳進院中。他們放輕步子，躡手躡腳的向尹福接近，月光洒在他們臉上，原來此四人除了西倉虱子和楊超外，其他二人是楊超的弟子。

此刻，他們已至尹福四週，楊超從腰間拔出一柄六輪火槍，向他瞄準，正要扣扳機——

楊超暗忖道：「反正這小子死定了，與其讓他糊裏糊塗的送命，倒不如叫他一聲，讓他死的口服心服。」

正欲開口，突然，尹福一個鯉魚打挺，翻身蹦起，還來不及眨眼，已經閃身穿出。

眼見煮熟的肥鴨，就要飛去，楊超一緊張，急扣扳機。

「砰！」地一聲巨響。

只聽「哇——」地一絲悲鳴。

刺耳的聲音，劃破了寂靜安詳的黑夜，有不少人從美夢中被驚醒。

這時，血泊中躺了一個人，此人不是尹福，而是楊超的弟子，他是方才被楊超慌忙中所誤傷。

火器的威力太大了，就算你有草上飛的本事，也跑不過子彈，縱使你有金鐘罩、鐵布衫的本領也擋不了火槍，這是事實，不是謬論。就基於此，尹福一把抓起了井邊的水瓢，猛力擊落楊超手中的火槍。

西倉虱子和另一名漢子見楊超火槍落地，始知不妙；房中有人起身點燈，問道：「誰啊？三更半夜吵吵鬧鬧的。」

他二人更加心慌，乾脆腳底抹油——

溜。

不消數招，楊超被尹福擒住，送官究辦，後因謀殺罪下獄，而東倉老鼠，西倉虱子一干人，連夜逃竄無蹤。

經此二役，尹福名噪一時，後為肅親王所聞，得知尹福為董海川之門下，故由董海川之薦，聘尹福入府担任護院之職。

× × ×

往東門的路上，沿街商店林立，路旁有小販叫賣，行人們來來往往十分繁華！

北京城東，有一所「維記德」商號，是家經營燃煤的老店，店東馬維祺曾拜八卦名家董海川為師，習得一手八卦遊身連環掌，名聞燕趙，故江湖人稱「煤馬」。

此時，尹福已來到煤肆店口，他跨進了大門。

行中執事的賬房抬頭一瞧，忙着起身笑道：「尹爺！」

賬房好像對他很熟，這也難怪，一個五省知名的高手，他如何會陌生呢？此外，尹福還是馬維祺的同門師兄，「維記德」的常客，那就更加熟悉不過了。

尹福笑問道：「馬師弟呢？」

「老闆正在後院練拳腳，待小的去通知一聲。」他舉足欲往後院。

尹福及時開口道：「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個進去。」語畢，獨自往後院而去。

後院有方圓丈餘，牆旁橫豎着一些兵刄，諸如：刀，槍、劍、棍等等，而馬維祺却一人立身場中，獨練拳腳。

快速起於緩慢，優點產於笨拙，而彎綫短於直綫，這些似是而非的理論，原本即是八卦拳中的難明眞理，我國三大內家柔派拳術（太極、形意、八卦）之一的八卦正包含着千變萬化，高深莫測的招式。

馬維祺由直立無極的靜式，緩緩而動成太極之動，再由太極之動生兩儀之行，由兩儀之行變四象之攻，最後由四象之攻化為八卦之閃，速度和身法逐漸由慢而快，由緩而疾，到了末了，他彷彿將自己的身形，隱藏在那千手萬掌之中，那寺廟中的千手觀音亦不過如此。

尹福在一旁看了暗暗讚道：「好！」

走完一趟，馬維祺收了式子，走過來，笑道：「師兄，今個怎麽有空來呢？」

尹福一本正經的道：「俗語說得好，無事不登三寶殿，愚兄今天正是為了一件大事而來。」

馬維祺道：「哦，那咱們到裏面去談吧。」

他請尹福進入後廳。

後廳佈置得十分雅緻，牆上掛了些當代名人的字畫，桌几上也擺設了精美的盆景，二人入內分別就坐。

馬維祺很關心的開口問道：「師兄，所言之大事，不知為何？」

尹福答道：「再過三天，就是肅親王爺的六十大壽，你是知道的，王爺向來重武，愚兄的意思是想帶你一塊進府，好找個機會讓你一展所學，不知道你以為如何呢？」

「好極了，小弟正有此期盼，不料大哥倒先為我安排好了。」馬維祺樂得一口答應。

× × ×

秋風蕭瑟，天氣也漸漸轉涼了。

九月十五日，是肅親王爺的壽辰，王府之中張燈結綵，大肆設宴，欵待親朋至友，到賀的嘉賓聚集一堂，紛紛向王爺祝壽。

晚宴之後，精采的一幕即將上演，這裏的人羣猶如洪水般的湧向演武廳，他們生怕落後，找不到好位子。

演武廳中，頂上掛了數十盞巨大的宮燈，照得廳內明如白晝，二側已經擠滿了人潮，大家都想目睹來至四方的高手一展絕技。

這時，肅親王走至中央的虎皮交椅上，穩如泰山般的坐了下來，四週的喧嘩聲，也跟着消失無踪。

王爺的左右各站了四名貼身侍衛，右側侍衛身後的兵器架上，分別插滿了槍、戟、棍、鉞、叉、鏜、鈎、槊、環九種長兵器；左側侍衛身後的橫架上，掛滿了刀、劍、拐、斧、鞭、鐧、錘、棒、杵九樣短兵刄，二者合起來正好是一十八般器械，瞧那明幌幌的利刄，隱隱約約地透出了一股懾人之氣。

經過王府巴總管一番謙詞後，正式演武開始，首先由府中的二等侍衛邵昆，表演雷震鏜。

一個請手後，邵昆回鏜後盪，開步演練，鏜形好比閃電，飛上舞下煞是好看，無論是左攔、右排、劈砸、力挑都中規中矩。

不到片刻的功夫，前、後、左、右十字攻守，完全演練完畢，全場的嘉賓個個叫好不已。

接着，由府中一等侍衛樊奇表演鎖龍鈎，鈎長三尺，狀似金龍左右互成一對；行過禮後，起手開始，他上下一分，雙鈎起舞，只見兩條金龍盤旋廳中，忽而仰首，忽而擺尾，或前鈎，或後拉，或右鎖，或左帶，他一共走了八路，凡七十二招，舞畢之後，圍觀眾人讚不絕口。

如此，前前後後由王府之中的一、二等侍衛，分別表演了八種奇門兵器，諸如：雷震鏜、鎖龍鈎、藤蛇槊、典韋戟、虎牙刺、响尾鞭、十字矛、如意圈等；這八名侍衛矯健的身手，迅捷的動作，使圍觀的嘉賓看得讚歎不已。

王爺之所以如此安排，目的在顯示府中一樣人才濟濟，可是，當他目光掃視廳內一週之後，覺得有點出乎意料之外，他發現尹護院身邊的青年，態度冷淡，既沒有叫好，也沒有鼓掌，當尹護院和他交談之時，青年只是淡淡的一笑。

肅親王納悶暗忖道：「莫非這小伙子有什麼驚人的絕技不成？」

此刻，巴總管趨身至王爺右側，聽候指示。

王爺低聲道：「取槍。」

「喳！」巴總管恭恭敬敬地回答，然後挺身仰首道：「取槍——」

眾人們停止了交談，廳內又是一片寂靜。

一會兒，有二名侍衛，扛了一桿丈二長槍，來至王爺跟前：瞧！那桿長槍通體漆黑，一看就曉得是用鑌鐵打造的，相傳鑌鐵產於西番，它的特徵是面上有螺旋花紋，亦有芝麻雪花者兩種。

王爺站起身來鄭重地道：「各位嘉賓，這桿鐵槍重四十六斤，爲當年吳三桂清兵入關時，用於馬上者，至今二百餘年，無人能使，本爵今日見廳中高手雲集，故特別取出，相信能用此槍者，定不乏人，本爵希望各位能一展身手，萬勿客氣。」

一番話語之後，肅親王重新坐了下來，靜候佳音。

鴉雀無聲——

四下靜悄悄地，靜得可以聽見心跳，衆人互相觀望，他們期待有人出來，好解決這沉悶的氣氛。

一分一秒地過去，仍然沒有人敢喘一口大氣，連坐在虎皮交椅上的王爺，也感到不是滋味，這時他方懂得什麼叫「騎虎難下」。

場面太尷尬了，誰都不敢冒失上場，肅親王正想起身宣佈取銷之際——

忽然，有個年青人昂然走入場中，拱手行禮道：「草民馬維祺，願意一試。」

青年的話語不多，可是他已報上姓名，這正代表着他的自信。

王爺一瞧，原來是方才那位態度冷淡的小伙子，見他長得面如白玉，兩道濃眉斜飛入鬢，一對眸子快似鷹隼，六尺高的修長身材，站在場中有着一股英雄氣概。

但是，唯一讓人覺得不對勁的是他那對眼睛，有一種使人無法說出的感受。

肅親王見有人上場，很高興的舉手，表示請他展露身手。

馬維祺也不躬身答謝，就上前取槍，顯示出他的自負和傲慢。

槍長一丈二尺，廳中除了懸掛巨大的宮燈外，四週都站滿了觀衆，故槍能活動的範圍大爲受限。

可是，馬維祺並不以爲然，他請手起槍，只見金光一閃，由點成綫，由綫連圈，而光圈聚密的裹住他的身子，地方雖小，但是他長器短用，揮動自如。

一時間，廳中猶如龍飛鳳舞，迴風飛雪一般，別說是座上的王爺看得目瞪口呆，就連圍觀的賓客都爲之咋舌。

馬維祺所使的這套槍法，叫「八卦槍」，此槍是由七星棍演變而來，其主要槍式分爲上三槍、中三槍、下三槍，一共是連環九槍，整套槍法靠此而變。

這套八卦槍的歌訣是「八卦長槍扎斗洲，扎到江邊水倒流，雖然不是斬龍劍，神鬼見槍也發愁，上三槍插花蓋柳，下三槍孤樹盤根，左三槍烏龍擺尾，右三槍大蟒翻身，上扎掤、下扎搭，中平槍向外拿，上有圈槍子母，下有封避捉拿，槍响望裏進，槍空望外拔，有人學會此槍法，萬馬營中全憑他。」

四十六斤重的鐵槍，在他手中視若玩物，毫不費力，當槍法演畢，他臉不紅，氣不喘，面不改色，神態自如。

王爺見了此番光景，不禁心中暗暗讚嘆道：「嗯！果然身手不凡，倒可以薦舉他爲遊擊之職。」

肅親王微笑道：「你師承何人？現在以何爲生？」

馬維祺贏得如雷掌聲後，自覺得意洋洋，便旁若無人地從懷中掏出了鼻烟壺，慢條斯理的嗅着，這種舉止，充份的表現了桀驁不馴，毫無上下之分，尊卑之別的狂態。

他漫然回答道：「草民師侍八卦名家董海川，現居東城，以經營燃煤爲生。」

王爺表面上頷首笑道：「不錯！果然名師出高徒。」

可是，他內心却對馬維祺狂傲自大的態度，大爲反感，頓然間，打消了薦擧遊擊的念頭。

肅王爺向巴總管開口道：「看賞！」

那旁的尹福暗歎道：「唉！師弟如此魯莽任性，豈不自誤良機！」

王爺賞銀千兩，打發了這狂妄的馬維祺。

× × ×

天祥武館館主白天祥，他是雁行拳的高手，據說雁行拳是仿效大雁的搏鬥而成，他從三十多歲就接掌門戶，一生淡薄名利，從不與人爭。

白天祥生平唯一感到樂此不疲的事，便是傳授弟子，眼看着下一代的精實茁壯，的確是件令人興奮之事。

一轉眼，就過了二十個年頭，如今他的獨子飛羽，也快滿二十歲了，歲月催人老，平日館中之務，皆由大弟子周雲負責處理。

周雲人緣不錯，爲事認眞，也頗能替師父分勞担憂，故白天祥特別器重他。

未時已過，館中的門生剛剛下學。

武館門口，有個青年露着得意傲氣的眼神，冷冷地盯着「天祥武館」的巨匾猛瞧，他似乎想一眼把它看穿。

夕陽把他修長的身影，投進武館的大門裏。

周雲見門口有人，立刻走了過來，他客氣地道：「請問有什麼事嗎？」

這個青年就是馬維祺，他冷冷地答道：「我找你們館長白天祥！」

周雲上下打量了他一下，年不過二十七、八，居然直呼館主名諱，可能不是善類。

他問道：「你找館主有何貴幹？」

馬維祺道：「我想討教，討教貴館的雁行拳！」

「對不起！本館向來不與外人交手爭高下，你還是請回吧！」周雲一口回絕。

因爲，白天祥自立館以來，最忌諱爭强鬥勝，其原因是有一大半的武林恩怨，都是由此而來，故他特別重視此事，凡無故動手比武者，一定逐出門牆。

馬維祺冷笑了一聲，道：「原來天祥武館不過徒具虛名罷了，而門下的弟子各個都是胆小如鼠的縮頭烏龜。哈——」

周雲强忍氣忿，閉口不答。

馬維祺見對方不理，故狠狠地指着道：「告訴你，我既然來了，就不會如此容易善罷甘休。」

周雲反問道：「那你想怎麼樣？」

馬維祺抬頭看着巨匾道：「我要拆下你們天祥武館的招牌。」

周雲忿然上前，怒道：「你這樣做，未免太過份了吧！」

馬維祺狂笑道：「不拆你們的招牌也可以，那除非你動手與我過招。」

「好！」周雲考慮了一下，決心破壞門規，所以他硬着頭皮答應。

馬維祺見激將法得逞，暗自心喜，擺

出了蓄式。

周雲也拿起門戶，左腿虛踢，疾出右手，只見他的四指猶如鐵剷一般，直貫對方咽喉。

「金剷指」逼向馬維祺的頸子而來，未明拳路，不能冒接，他身略後坐，緩和來勢，對方力窮，馬維祺速以右手向上穿起，貼住敵手，當手臂接觸之際，轉貼爲扣。

周雲一驚，右手腕巳被刁住，他挺勁欲脫，可是無法辦到，只見對方把刁住的手腕一抬，立即上步轉身，聚貼向自己的小腹，對方跟着身子一低，左手往胯下一兜，自己直身飛出。

「砰！」的一响。

周雲被對方一招「金蟬脫殼」摔得頭昏眼花，差點連東西南北都分不清楚。

馬維祺見狀，狂笑不巳，道：「哼！我以爲雁行拳的功夫，十分了得，原來你這就叫雁行拳！依我看你們還是改名叫落雁拳算了，哈——」

周雲被羞辱，忍痛起身；馬維祺不待對方出手，即欺身上前，發右掌直取對方將台。

來掌不但速度奇快，而且勁道十足，周雲看出威力，急忙吸胸，往右拗身，左手陽掌往上一托，右手陰掌向下一抓，對方右臂被擄個正着。

馬維祺右臂受制，臨機應變，他急將右手斜挪左側，對方身子亦跟着左趨，當周雲步子還未站穩之前，他又突然把手臂向上穿起，無形中對方雙掌被卸掉，這個時候，他倏發左掌擊向周雲前胸。

「嗆！」的一聲。

周雲胸口中了一掌，口噴鮮血，向後顚退數步。

馬維祺毫不罷休，正欲上步再擊——

「住手！」

一聲叱喝，阻止了惡鬥；天祥武館的大門走出一位年逾六十的老者，斑白的頭髮，五短的身材，一看就知道是練子家。

「請問閣下，爲何出手傷人？」白天祥滿臉不悅。

馬維祺瞧了他一眼，蠻不在乎地道：「我只不過是好奇，順道來瞧瞧雁行拳的身手，唉！沒想到見面不如聞名，實在令人失望。」

「你……」

白飛羽正扶着周雲，一聽此話，想撲向馬維祺一較高低。

白天祥不愧是江湖老手，在未明對方來歷前，他豈肯冒然行事，故一把攔住了飛羽，鎭定道：「閣下是……」

「馬維祺。」口氣十分自負。

白天祥一怔，暗忖道：「原來他就是東城的煤馬。」他佯裝笑臉道：「喔！原來閣下就是技驚王府的八卦拳高手，失敬！失敬！」

白飛羽見父親非但不計較，而且還對他客客氣氣，看起來實在難忍，他忿忿地道：「爹！管他是什麼拳，讓孩兒來會一會他。」

「住口！不得放肆。」白天祥極力阻止。

他又笑着向馬維祺道：「小犬冒失，閣下請別介意。」

馬維祺以輕蔑的眼光，投向白飛羽，似乎在嘲笑他初生之犢不畏虎。

是可忍，孰不可忍，白飛羽怒火難消，可是他又不敢違抗父命，這時他氣得咬牙切齒，回以忿恨的眼神。

「既然貴館沒有人敢切磋武技，那就打擾了。」說畢，轉身揚長而去。

白飛羽忍不住叫道：「爹……」

白天祥既沒有回答，也沒有解釋，他彷彿沒有聽見一般，回身走了進去；但是，他心裏比誰都清楚，比誰都明白，解釋既然無濟於事，那就不要多費唇舌。

「馬維祺呀！馬維祺！江湖上一等一的狠角，沒有人不退避三舍的！」他知道就是將此話告訴飛羽，飛羽也不會相信，所以索性不去理他，他反而不敢妄動。

× × ×

東門的大福樓食堂，生意總是那麼好，客人們進進出出川流不息。

這兒的李掌櫃和跑堂的小伙計，永遠都是一副彌勒相——笑口常開。

別看他衝着你人笑，其實根本不是那回事，他是衝着你口袋裏白花花的銀子笑，如若不信，你瞧店口那叫花子不是被他哄跑了嗎？

今晚的生意眞不賴，只差二桌就滿坐了，李掌櫃的坐在櫃枱裏，一個勁的撥弄着算盤，好像賺了不少錢，而伙計小柱子，却還站在店口猛拉着客人。

二樓上，右側的那桌酒席，是馬維祺在宴請他們的同門師兄李忠元，在陪的除了尹福外，還有一位是前門口，經營眼鏡行的程廷華。

李忠元此人不但精擅八卦拳，而且還對形意拳有很深的造詣，論起他的武功，眞是技冠同輩，甲午年間，他曾追隨兩江總督劉坤一剿匪有功，被擢陞爲兩江督標把總，因其生性恬淡，遂辭去官職，前往保定府，後又於保定設立邁通鏢局，至今已有數載，此次他隨鏢車前來京城，是想和昔日同門共聚一處，閒話家常。

李忠元道：「馬師弟，愚兄以爲一個習武的人，應該注重武德，因爲他的四肢就是利器，在擧手投足之間都足以傷人，所以萬萬不可忽視。」

馬維祺吃了口菜，很不以爲然的反駁道：「不！李師兄，你的高見，我不讚成，俗話說，拳脚無眼，你不傷人，人家可要傷你，難道叫我馬某束手挨打不成？」

尹福道：「不！絕不叫你束手挨打，既使你願意束手挨打，咱們也不會坐視不顧。」

馬維祺疑惑道：「那師兄意思……」

尹福道：「武技的目的是在自衞强身，並不在出手傷人，它猶如一把刀，既可殺人，亦可活人，我們習武的目標是在活人，而非殺人。」

馬維祺冷笑道：「我馬維祺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不是聖人，當別人要致我於死地之時，我絕對不會輕易放過他。」

李忠元和藹道：「話不能這樣說，師父常言『屠手佛心』就是這個道理，此話的含意是要人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所謂的霹靂手段，並不是叫人下狠手，而是要人得饒人處，且饒人呀！」

程廷華亦讚同地道：「對！對！對！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凡事適可而止，不要動輒即下狠手，廢人手脚。」

馬維祺覺得他們三人，好像完全針對自己而來，故臉上露出不悅道：「哼！曹阿瞞曾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三位師兄，我馬某下手自有分寸，不用列位操心。」

衆人素知他狂妄自大，多言無益，因此就把話題岔開，以免影响愉快的聚會。

四人離去之後，隣座的一位赤面老者忽然叫道：「伙計！」

「喔！來了！來了！」小柱子應聲，急急忙忙地趕了上來，他躬身笑道：「客官！您老有什麽吩咐？」

老者望着他道：「我想跟你打聽一件事？」

「您老請說？」他恭敬地回問。

老者低聲道：「方才出去的那四位，是些什麽人啊？」

「喔！您是說他們呀！可大有來頭，那個三十來歲中等身材的漢子，是王府裏的護院，名叫尹福，左邊的瘦子，和右側的大漢，小的不太清楚，要說到最年青的那個，可是咱們東城的大高手！」小柱子答道。

「哦！此話怎講？」

「您老連這都不知道呀！他就是在王爺府中，耍了一趟八卦槍，而名聲大噪的馬維祺啊！江湖上的人都管他叫煤馬，您老可是要找他們？」小柱子反問。

老者含笑答道：「不！不！不！老朽只是隨便問問。」

「唉！要說起煤馬這個人呀！就有不少人要頭痛。」小柱子打開話匣子道。

老者不解地道：「爲什麽呢？」

小柱子皺眉道：「他是董老公的弟子，功夫了得，單單就是一點不好！」

「那一點？」

小柱子睜大眼睛道：「心太狠了！每次與人較技，總是不留手，不是把對方打成重傷，就是殘人四肢……」

「伙計！」忽然又有個人叫道：「算賬！」

「哦！來了！來了！」小柱子聽見有人叫喚，立即應聲，然後向老者笑道：「您老稍坐！」匆匆忙忙下樓去招呼客人。

× × ×

一個會喝酒的人，心中不快，他往往會多喝幾杯，馬維祺就是這樣，他此刻正微帶醉意，踏着歸途。

夜，好靜！胡同裏已經沒有行人，睡得早的人，可能進入了夢鄉。忽然——

巷子口竄出了一個人，擋在路中間。

馬維祺睜開矇矓的醉眼一看，來者不是別人，他正是天祥武館的周雲，於是停下步子，怒道：「你想打什麽主意？」

酒意未消，身子還是搖搖幌幌的。

周雲忿忿道：「姓馬的！老子今天要你活馬變死馬！」字字其狠如刀，好似要將對方大卸八塊。

馬維祺正欲答話，只覺的脖兒根一緊，有一條粗壯的手臂，鎖住了他的頸子。

而周雲一見那人得手，由腰際抽出了一把雪亮的七首，直衝過了。

馬維祺被此一驚，如夢方醒，醉意全消，他心中暗想，莫非對方要致我於死地不成？同時，他的右肘往身後大漢的脅下一頂——

「唷！」的一叫。那漢子痛澈心肺，急忙鬆手，馬維祺身子急轉，發出左掌，擊向那人丹田，只見那漢子跟跟蹌蹌顛退數步，抱着小腹猛叫。

還沒讓馬維祺喘氣，明幌幌的七首已朝背心刺來，馬維祺感到背後有一股凉意，迅速的將身子一低，七首落空，他這時左手成鈎，反撈對方左脚，周雲暗驚提膝避過。

又是一刀，斜斜地劃向馬維祺的左膀，馬維祺不敢大意，擰身閃過，緊跟着他右手往後一撩，擊向周雲下胯。

「哇——」的一聲慘叫。

周雲被擊中下陰，頓時臉色發白，雙目緊閉，當塲暈死過去。

另外的大漢想要搶救，爲時晚矣，何況他又看見對方出手狠毒，兩腿發軟，不敢再上。

「找死！」馬維祺拍拍衣袖的灰塵，得意離開。

× × ×

「東霸天」這是一個人的名號。

有此名號的不是他人，而是馬維祺，其由來是因爲他驕狂自大，蠻橫無理。

自從他受了肅親王的賞賜之後，就更加桀驁狂妄，目空一切，因此，江湖道上的人，只要一提及他，沒有人不談虎色變的，就如同門的師兄弟，也對他敬而遠之，不願與他來往，但是，他却仍然我行我素，毫不檢點。

尤其是「東城」這一帶，道上的朋友對他更是小心翼翼，生怕有所開罪，平日對他不但敬若神明，此外還畏如鬼魅。

和泰鏢局的新鏢師趙克禮，此次預備押運一批珠寶，前往山西大同府；因爲，他是剛被啓用的新人，所以，依照江湖慣例，他必須親自登門拜訪當地江湖上有名望的人物，以示禮數。

這天，他很早就來至維記德煤行，賬房客氣地將他請入廳中。

不到片刻，馬維祺走了進來，他心中十分不悅，因爲，他剛剛提着鳥籠去溜蹺，才溜到一半，就給賬房找了回來。

馬維祺就不客氣地說道：「你叫趙克禮？」

趙克禮笑着回答：「是的！」

因爲，他不得不笑，一出門時，和泰鏢局的局主就千叮嚀，萬囑咐的告訴他，無論如何，千萬不能得罪馬維祺這個人，既然他答應了局主，就務必要做到。

馬維祺又道：「你學的是那一門的拳脚？」

趙克禮道：「在下學的是八面錘，有機會請馬爺多指教！」

馬維祺傲慢的打量對方一眼道：「瞧你這般年輕，頭一趟走鏢到什麽地方？」

對方口氣有點輕視自己，趙克禮無奈地道：「山西大同府。」

馬維祺有點故意找岔，很輕蔑地道：「聽說山西有不少的武術名家，再加上沿途盜匪猖獗，你有何能耐走這趟鏢呢？」

趙克禮聞之，冒起三丈無名火，見他的年紀與自己相彷，客氣相待，却遭對方蔑視，實在無法再忍，他不悅地道：「馬

爺爲何口出此言？」

馬維祺不耐煩道：「哼！你們局主我看是越混越回去了，他不親自帶你來，却叫你這黃口小子亂竄，這分明沒把我姓馬的放在眼裏嘛！」

趙克禮見對方連局主一起漫駡，不禁怒道：「姓馬的！咱們鏢局可是依照江湖規矩投帖拜訪，不料你却如此狂妄。」

馬維祺怒拍桌子，倏然起身，狠狠地道：「好小子！你胆子倒不小，居然教訓起我來了，我正想看看你有何本事！」

話語剛畢，他疾出右手，扣住對方左腕。趙克禮一怔，知事態不妙，立即穿出右掌往上一分，用「十字手」解脫了對方扣手，然後縱入院中。

馬維祺豈肯罷休，也急跟出去。

「姓馬的！你欺人太甚了，今天我倒想見識見識八卦拳有何過人之處！」趙克禮怒道。

「看招！」一聲大喝。

攻勢隨聲而至，右拳緊握一記冲天炮直擊馬維祺。

忽見對方身形一幌，猶如黑影般輕巧走避，趙克禮立刻展開連環衝打，左右兩拳好似連珠炮一樣，連衝帶打，一口氣連發六拳，可是，却被對方奇異的身形躲過，趙克禮不禁倒抽了一口氣。

此時，馬維祺仍然在探對方拳路和虛實動作。

右腿往下盤一掃，緊跟着衝錘擂出，這是一招攻下擊上的上乘打法。

馬維祺見式，回身閃開，同時繞到對方身後，吐出一掌，快如奔雷，猛不可當，眼看就要擊中，沒想到趙克禮把頭一低，從容避過。隨之他連忙轉身，直劈右錘，馬維祺眼明手快，先將身子一側，再發掌格開來錘，這時趙克禮脅下門戶大開，馬維祺疾出左掌擊向對方右脅。

趙克禮欲救不及，當下中了一掌，馬維祺不肯就此罷手，又發右掌往下砍。

「碰！」的一响。

趙克禮連中兩掌，身子彷彿斷綫的風箏，飛了出去，斜斜地撞在牆上，登時不醒人事。馬維祺即時命人通知和泰鏢局，局主得知，親自率人登門道歉，並且令趟子手把人抬回醫治。

返局路上，恰巧又被赤面老者撞見，他拉着人問道：「請問這是怎麽回事？」

「唉！還不是被東霸天給廢了。」

赤面老者不解地問道：「誰是東霸天啊？」

「您老連東霸天都不曉得呀！他就是東城維記德煤行的馬維祺啊！」

× × ×

初夏，五月天。

大清早，馬維祺正想出去溜蹺。

忽然，來了一位赤面老者，向他拱手笑道：「請問煤馬就是住這兒吧？」

馬維祺一看，對方年近八旬，赤紅臉膛，眉飛入鬢，目光烱烱，身着青袖子大褂，白襪厚底福字履，六尺高的身材，手持玉雕扇，神態飄逸清奇，頗似一位德高望重的鄉紳。

他答道：「我就是馬維祺，你有何貴事？」馬維祺以爲對方是生意人，於是請他入內，延之坐下。

老者坐下之際，忽然看見牆上掛了一柄金背單刀，便開口笑道：「這兒的主人不是經商的嗎？難道他也懂武技不成？」

馬維祺因平日結怨太多，爲了防人報復，故連店裏也掛了兵器，好預防不測，如今他聽了老者之言，不禁有氣，暗忖道：「奇怪，江湖上誰不曉得我東霸天馬維祺的名號，這個老頭到底是什麽人，竟敢對我如此蔑視！」

心中雖然有氣，可是爲了怕得罪生意，他只有冷冷地道：「至於武技嘛！稍有涉獵。」

老者驚訝道：「哦！既然你是個行家，恰巧老朽又好此道，咱們來玩幾手，如何？」

馬維祺一聽，正中下懷，他道：「好呀！」內心暗自得意，這個老頭太不自量力了。

老者起身，手上依舊持扇，笑道：「請！」

一開始，馬維祺就展開八卦遊身法，先圍着老者繞了幾圈，每當他找到空隙要出手之際，老者好像預先得知，從容不迫的挪步變式，使他無機下手。看樣子，他的招式動作，彷彿被對方已經摸得一淸二楚，這時他有點進退不得，欲罷不能。

馬維祺暗忖道：「媽的！莫非這老鬼是來找晦氣的！」

屢攻無效，他心中充滿憤怒，低吼一聲，憑着蠻勁直取對方雙眼，這招狠毒無比。

所謂：忙者不會，會者不忙，老者輕踏步子，身形一閃，右臂微格，消解來勢，緊跟着，他將右掌朝下一翻，直逼馬維祺的丹田。

馬維祺見來招十分熟稔，但無心思索，連忙縱身後退，倉促避過。

走過數招，無論是左攻右襲，都不能够得逞，他覺得對方身手不弱，但是，仍然執迷不悟，在老羞成怒之下，馬維祺反身抽出懸掛在牆上的單刀，向老者直劈過來。

「唰！唰！唰！」一連數刀，毫不濟事，馬維祺臉上通紅，微喘着氣，可是，老者却態度安詳，擧止自若，他一手提襟，一手搖扇，無絲毫窘狀。

此刻，馬維祺心生一計，他吸了一口氣，連揮數刀，把老者三面封死，逼向牆角。

眼看老者身陷絕境，難逃一刀，馬維祺暗暗吶喊道：「老傢伙！你死定了。」

怒由心中起，惡向胆邊生，心一橫，單刀斜劈向老者頸子，轉瞬間即將濺血。

「噹！」輕脆的聲响。

一刀結結實實的砍在牆壁上。

太玄了！就在喘息之間，那老者縮身轉步，矯若猿猴的閃至馬維祺的背後，並且用雕扇輕掃他的後頸，同時嘲笑道：「年輕人你的八卦遊身連環掌，「坎」位和「離」位還未能相濟，故需再習數年，等爐火純青後，咱們再相會吧！記住，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滿招損，謙受益，你可要好自爲之啊！」說罷旋即出門而去。

馬維祺聞之，十分驚訝，對方爲何能指正自己的缺點呢？非去問個究竟不可，立刻追出。

他很客氣地道：「老丈請留步！敢問尊號是？」

老者轉過身來，笑答道：「老朽姓沙，名字微不足道！」

馬維祺詫異地問道：「方才老丈所言，必定對八卦拳十分清楚，不知您所習的是那家拳腳？」

老者道：「哦！我所學的跟你一樣。」他停頓了一下又道：「算起來，咱們還是同門呢！」

馬維祺驚訝道：「哦！原來您所習的也是八卦拳，難怪對我的拳路那麼清楚，不知您現居何處？」

老者舉手前指，笑道：「這個嘛！你瞧……」

馬維祺順着他的指頭望去，問道：「在那？」

正想開口發問，老者已經不見踪影，馬維祺四處打探，根本查無此人。

× ×

數月的時間，轉眼就過去。

俗語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句話一點都沒錯；一個能夠克制自己的人，命中註定他一定會成功的。

馬維祺受上回的教訓之後，並無絲毫改變，個性一如往昔。

又是黃昏，夕陽餘暉投射林間，這時鴉雀紛紛歸巢林中一片吱吱喳喳的叫聲。

馬維祺收了一天的賬，正欲返家，沒想到在半途又遇着沙姓老翁。

沙老頭笑咪咪道：「人生何處不相逢，想不到咱們又見面了。」

事經數月，馬維祺日日苦練想找機會扳回面子，今日之遇豈可輕易放過，故他挑釁地道：「老丈今日可想再過兩招？」

沙老頭反問：「你有興趣？」

馬維祺自信地道：「不錯！」

沙老頭道：「好吧！既然你有興趣，那老朽就奉陪了。」

馬維祺提起下擺，紮入腰間，以防碍腳，隨之即展開攻勢，只見他身手矯若游龍一般，由四面八方攻向老者。

沙老頭採取以靜制動，以逸待勞，防守得無懈可擊。

倏地一掌直搗老者心窩，沙老頭見他眼露兇光必下殺手，毫不猶豫扭身迴避。

兜心掌落空，馬維祺又吐左掌直取面門，攻勢迅若鷹隼，老者縱身讓過；馬維祺如影隨形跨步直逼，續發右掌狠狠的抓向對方咽喉，掌快似箭，實難走避，老者驟發左手扣抓其指，然後順手一提，沙老頭的整個身子彷彿貓般靈巧，由馬維祺的右脅下穿過。就在穿過的同時，他右手在對方的脅下，輕擊了一掌。

沙老頭笑道：「你還是沒有進步！」

話中有話，馬維祺一怔，回頭之時，沙老頭已不見蹤跡。

這一掌對馬維祺而言，並沒有任何疼痛及不適的感覺，所以，他也不在意，便匆匆返家。第二天清晨，他起床之際，覺得右脅下非常疼痛，心中十分納悶，於是解衣檢視，才發現脅下有個青紫的掌印。

這時他才知道沙老頭定非凡人，因此火速差人前去通知同門師兄弟，大伙來看了，都束手無策，最後大家商議把老師父董海川請來。

當時董海川年逾九十，雙目視力已大不如從前，聞知此事，乘車趕來；看過傷勢後，愴然道：「唉！這一定是沙回子下的手，雖然他不應該如此狠心，可是，這也都怪你咎由自取，還有什麼好說呢？」

沙回子！沙回子！這個人不禁引起董海川想起一段往事——

咸豐年間，董海川學技藝滿，離開江蘇雪花嶺，前往京城尋求出路，因爲時運不濟，他唯有投入肅親王府，充當僕役，府中之人也不知道他精通技擊，一待就是數年。直到有一天，府中舉行演武較技，廳上圍集了各路英雄好漢，因爲觀者甚衆，服侍的僕役來往其間頗爲困難。

那時府中總管爲查拳門的沙回子，一趟十路查拳引起滿堂喝彩，就在此刻忽然有一提壺的茶役，縱身騰起掠過人叢繼續爲客人倒茶服侍，原來此人即是董海川。

衆人觀之大驚，肅親王亦知此人非等閒之輩，於是要求他演武，一套奇幻的八卦遊身連環掌法，看得大伙目不轉睛。

正當肅親王爲安排此人之職務大傷腦筋時，沙回子進入場中向此人挑戰，因爲他認爲董海川是故意在他面前示威炫耀，然而董海川却無此意。

一場激戰之後，沙回子終於敗北，而且失去總管之務，他懷恨在心，回至家中，與妻商議殺死董海川以洩心頭之恨。

當晚，更闌人靜之際，沙回子夫婦來到董海川的臥房外，他們計劃：沙回子手持單刀，從前窗進攻董海川之正面，而其妻馬氏執纓槍，由後窗偷襲董海川之後背，如此雙管齊下，兩面夾攻，董海川勢必難逃。就在馬氏一槍扎去之時，董海川的身子倏然消失，馬氏大驚，只覺得人往前傾，槍桿已被董海川奪去，當沙回子破窗而入，驟見其妻跪地叩首求饒，他的勇氣盡失，也只好懇求開恩，並請收爲門下，以示眞意，董海川見沙氏夫婦十分赤誠，只好答應。技成之後，沙回子夫婦拜別董海川，仗義行俠於江湖，因爲人正直，道上的人都叫他「沙報應」。

× × ×

董海川頹然的走出馬維祺的臥房，衆弟子亦尾隨其後。

尹福急道：「師父，馬師弟的傷……」

董海川失望的搖搖頭，道：「他中了硃砂掌，已無藥可救了。」

衆弟子大驚，久聞硃砂掌歹毒無比，據傳說：習者所練之鐵砂淬過劇毒，功成之後，擊至人身，必死無疑。

大伙雖然不滿馬維祺平日的所做所爲，但是，基於同門之誼，仍然表示要向沙回子討還公道。

董海川阻止道：「唉！沙回子也並非歹人，他一生慷慨尚義，嫉惡如仇，生平喜雪人間不平事，所以江湖上的人都稱他沙報應，如今你們的武技，都遠不如他，更何況他又是你們的大師兄，同室操戈，自相殘殺，豈不落人笑話！你們還是多盡點心替維祺準備後事吧！」

言盡，董海川不禁悵然落淚。

果然不久，馬維祺終於因傷致命，那年他才二十九歲。

北京東城的一條狂龍，因爲武德不修，慘遭橫死，實在令人惋惜。（完）

兩期完俠義恩仇故事

馬騰·文 黃白石·圖

海南隱士

（上）

人亡莊毀 關外追兇

高亮冒着清晨侵人的寒氣，走在曠地上，神清氣暢，步履輕快。

二十年如一日，自從他成爲高莊的主人後，每日清晨，他例必到莊外的曠地上，繞行三轉，然後才回到莊內進食早點。

他的這一個習慣，莊中每一個人都知道。

不管別人的看法如何，他認爲，在每天清晨散步時，是一個人思維最敏捷細密的時候，而他也習慣了在清晨散步時，思考問題，決定每一件要做的事。

而事實上，在這二十年來，他每做一件事，無不順利成功，高莊在他手中，實力不斷壯大，名聲越來越響亮，穩然成爲一方之雄。

提起高莊，在關洛一帶，可說遠近知名。

× × ×

繞着曠地行了兩轉，思緒還是紛亂如麻，怎也集中不了精神，令到高亮的心境第一次煩躁起來，脚步不似初時那樣輕快，變得沉緩。

這時已開始繞行第三轉，高亮終於能集中精神，思索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已困擾了他兩日夜，令到他二十年來，第一次思緒不寧。

能夠令他兩日夜思緒不寧的，當然是大問題。

而事實上，這確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大問題。

因爲這個問題關乎到高莊的存亡。

高亮腦中始終盤繞着這個問題，而他的脚步越來越沉緩，簡直像蝸牛爬行，但無論一個人行走的速度多慢，終有到達目的的時候。

高亮終於走完了第三轉，完成了他每日清晨例必繞行的次數。

換句話來說，他今天的散步結束了。

但盤繞在他腦中的那個問題，他仍然想不出一個解決的辦法。

這時候他本該行回莊去，他却站着沒有動，仍在思索着那個困擾着他的問題。

這時，旭日初升，萬道陽光洒在大地上，驅走了清晨的寒氣，大地一片溫暖。

站着沒有動，沉思着的高亮，却沒來由地打了個寒顫。

清晨的寒氣他也抵受得了，爲何在陽光驅散了寒氣後，他會打寒顫呢？這，只有高亮本人才清楚。

高亮當然清楚，因爲他驀然產生了一種不祥的感覺，這感覺侵入他心之深處，令到他不自覺打了個寒顫。

打了個寒顫後，他的人也清醒了，擺脫了那個困擾着他的問題，他立刻邁開脚步，往莊院走去。

——此刻，他只想立刻回到莊上去。

× × ×

就在他脚步才邁起的刹那，在他身側左前方，驀然有聲音響起：「高亮，留下命來——！」

聲音像發自地底，邃遠而幽秘，陰惻惻的，令人不覺毛骨悚然。

高亮乍一聽見那彷如發自地底幽靈的語聲，不覺脚步一窒，目光盯注着那發出聲音的地面，强捺心頭震驚，沉喝道：「朋友，別裝神弄鬼，故弄玄虛，嚇不到高某的，出來吧！」

光天化日之下，何來鬼神，高亮之所以震驚，是因爲有人匿伏在地下，他竟然不自知，這是非常危險的！

那陰惻惻的聲音又自左前方的地面響起：「高亮，留下命來——！」

仍是那句話。

高亮雙目如電，盯注着那地面，沉聲道：「朋友，若再不現身，可別怪高某手下不留情！」

在說話時，他已暗將全身功勁運聚到雙手上，準備隨時發出劈山裂石的掌勁。

發自地下的聲音道：「連老子你也聽不出，高亮，這幾年你是怎麼混的？」

高亮聞言，神色一動，遲疑道：「閣下是否人稱『土行叟』孫壽？」

從地下發出一陣悶笑聲。「你總算想起老子了！」

聲音自左前方地下發出，但右前方一陣土翻塵揚中，一條土黃色的人影破土而出，到土定塵落，高亮面前站着一個五尺不到的矮子，正朝着高亮嘻嘻發笑。

這個矮子生得凸額長眉凹目，下巴尖長，綠豆眼，酒糟鼻，留了一撮黃黃的山羊鬍子，看年紀怕不有五十多歲，由於他的樣子突兀怪異，笑起來，與人一種滑稽可笑的感覺。

「果然是閣下！」高亮雙眉一揚，「閣下的土行身法，確是快捷！」

矮子「土行叟」孫壽嘻嘻笑道：「放眼天下，除了老子能在地下穿行外，還有哪個？不是老子，你倒說說是誰？」

高亮一皺眉，稍帶不悅地說：「閣下突然出現在此，意欲何爲？」

「土行叟」孫壽一睜綠豆眼，吟吟笑道：「難道你沒有聽說過，老子一現，就有人遭殃的嗎？」

高亮目光一凝：「你要殺高某？」

「土行叟」孫壽桀桀一笑：「眼前就只有你，不殺你，叫老子殺誰？」

高亮臉容一沉，肅聲道：「原來你就是他們派來殺我的人！」

「土行叟」孫壽哈哈大笑道：「你現在才想到，眞該死！」

高亮冷然道：「到底誰該死，那就要動手才知了！」

「土行叟」尖笑道：「天下還沒有老子殺不了的人，你也不會例外。」

說着話時，他脚下的地面忽然裂開，到他說完話，他整個人已消失在地下！

果然不愧「土行叟」之稱，只一眨眼，就鑽到地下！

高亮出手不可謂不快，見他陷入地下，雙掌疾擊出，但聞「蓬」的一聲大震聲中，土飛塵揚，地上被兩股强勁無儔的掌力擊得塌陷了一個方圓足有一丈的深坑！

若是孫壽這矮子走避不了，肯定會被擊得體碎肢殘！

但在另一邊的地下，却傳來孫壽沉悶的嘻笑聲：「高亮你一輩子也奈何不了老子的，且看看老夫的手段！」

話聲才落，倏的高亮身前的地面爆裂開，一蓬泥土兜頭蓋臉罩洒向高亮，塵揚土漫中，一條人影冒騰起，一拳擊向高亮小腹！

高亮在乍然之下，差點被那蓬泥土迷了眼，幸是他反應快捷，雙目一閉，身形倏的往後就退，一退足有二丈，避過了孫壽擊向他小腹的一拳。

孫壽一拳擊空，沒有乘機追擊，身形落地，臉上露出一抹詭異至極的笑容。

高亮由於閉目急退，他當然看不到孫壽臉上那抹看了叫人心裏冷出來的詭異笑容。

到他看見時，他已知道孫壽那抹笑容的惡毒含意。

他身形才退出一丈，倏的他整個人猛的搐挺了一下，身形驟然停下來，臉容扭曲着，雙目睜瞪，以訝異絕望的目光瞪着胸前冒出的一截槍尖！

沾滿了血漬的槍尖在朝陽洒射下，閃泛出詭紅之色，瀉下點點艷紅的血點，染紅了高亮長衣的前襟。

孫壽臉上那抹詭異的笑容更濃，那表情就像一頭嗜血的怪物，尖聲叫道：「高亮，你要死了，快死了！」

高亮目眦出血，扭頭朝後望去。

在他背後赫然站着一個樣子看來像個小孩子的年青人，整個人渾身上下沾滿了泥土，像個泥人，手執一槍桿，露出一口閃亮的白牙，對着扭頭後望的高亮傻笑！

而那泥人般的年青人手上所執的一桿槍。前半截就正刺穿了他的後背，從前胸透突出來！

剛想開口說話，却嗆出一口鮮血來，高亮舉袖抹去咀上的血漬，黯啞地道：「你又是誰？」

那泥人一樣的年青人却只是傻笑着，雙手兀自執着那槍桿不放，也不抽出來（將槍桿抽出，高亮可以少受些痛苦），不答高亮。

「他不會答你的，」孫壽撥動兩條短腿走前幾步，「他是個啞巴，是老子的徒弟。」

高亮又嗆出一口血。「要不是他無聲無息地在背後挺槍等着我，而我又被你的泥土弄得不得不閉上雙目，休想殺得了我，他確是你的好徒弟！」

孫壽奸笑道：「殺你這樣的人，不用一點手段怎成。」

一頓，接又道：「現在你該死得眼閉了吧？」

話落，舉袖欲揮。

喘息着的高亮及時低啞地道：「你眞是他們的人？」

孫壽傲然道：「老子從來獨來獨往，不受人拘束，瞧你死定了，在你咽氣前，對你實說了吧，他們出五萬兩銀，請老子出手！」

話未說完，舉起的袖子立刻揮下！

那啞子立時將手中槍桿猛力一抽！

槍尖自高亮前胸一縮，背後抽出，高亮猛地大叫一聲，雙手箕張，似要抓着些什麼，但什麼也抓不到，隨着胸前背後標出的血箭，仆伏在地上，雙手十指深插入地！

塵歸塵，土歸土，畢竟他死後會被埋在泥土中，他剛才抓不到什麼，死時，終於讓他抓到兩手泥土。

「土行叟」孫壽嘻笑着，踏前兩步，站在高亮的屍體前，撫掌道：「現在你知道誰死在誰手上，可惜太遲了。」

那泥人一樣的啞子正自舉袖拭抹去槍尖上的血漬，看也不看地上的屍體，彷彿別人的生死與他毫無關係。

孫壽臉上的笑容倏的一凝，側頭朝高莊方向望去。

此地離高莊不過數十丈遠，可能是高亮臨死前的一聲吼叫，驚動了莊中的人，有幾條人影自莊中奔出。

孫壽一頓脚，像水浸泥土般，倏的在地上消失了影踪。

那泥人一樣的啞巴，也幾乎是在同時，連人帶槍，沉落到地下。

× × ×

高遠策馬飛馳，鞭如雨下，胯下那匹長程健馬在他的催策下，奔勢如矢，已至極限，高遠仍然感到速度太慢。

越接近高莊，他的心情越加不安，他也越加心急，恨不能脅生兩翅，一下子飛回高莊。

但就算他現在眞的脅生雙翅，飛回高莊，只怕也挽救不了高亮的生命。

高遠之所以急如星火趕回高莊，是因他在六天之前，接到他叔父高亮派人送給他的一封書信，信中只寫着四個草字：「見字速回！」

而當時高遠正在江南一帶遊歷，見字後，顧不得那送信的莊漢，立刻單騎趕回來。

雖然是寥寥四個字，高遠也知道叔父必定遭遇到非常嚴重棘手的問題，否則，平時沉穩淡定的叔父是不會催他速回的！

臨行時，他只匆匆對幾位結伴同遊的好友交代了幾句，單人匹馬飛騎趕路。

× × ×

終於可以望見熟悉的莊門了，高遠的心情，不因這樣而放鬆下來，反而更加緊張。

——隱隱之中，他感覺到莊中發生了什麼事。

在他的感覺中，那絕不是喜事，而是禍事。

當他一眼望見莊門兩旁掛着的白紙燈籠時，一顆心不由直往下沉，鞭下更密！

健馬負痛狂奔，終於奔馳到莊門前！

白紙燈籠上斗大的一個藍色「高」字，映入高遠眼簾，高遠差一點沒有從馬鞍上倒栽在地，晃了一晃，嘶聲大叫：「叔父——」

人已躍離馬鞍，半空中身形一翻，掠過牆頭，翻入莊牆內，身形一抄，直掠向前廳。

莊門口站着的四名莊漢乍見高遠回來，悲戚緊張的臉容不由一寬，剛想上前牽馬，高遠已越牆而入，其中一個莊漢只好轉身急奔入莊內告知總管。

但他那够高遠快？他才奔入，高遠已掠入廳中，一把執住了正匆匆迎出來的總管洪岱。「洪總管，叔父到底怎樣了？」

他仍不相信他叔父死了。

洪岱戚容道：「少莊主，你回來那就好了，莊主他……他……」

高遠手足發冷，促聲道：「叔父他老人家到底怎樣了？快說吧！」

洪岱咽聲道：「莊主死了。」

這短短的一句話，彷如晴天响了個霹靂，震得高遠當場呆住了，手足震顫，臉色紙般蒼白。

洪岱一見高遠那模樣，慌不迭道：「少莊主……」

高遠一呆即醒，畢竟他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悲聲道：「靈柩停放在哪裏？」

洪岱見高遠回過神來，才放下心，急應道：「莊主的靈柩就停放在後堂。」

他的話還未說完，高遠已像一陣風般，衝入後堂。

× × ×

「莊主被何人所殺？」高遠已換過一身孝服，臉上猶有淚痕，坐在靈堂前的蓆子上，仰首問洪岱。

洪岱忙道：「不知被何人所殺，在發現莊主屍體的莊外壙地上，經過一翻搜索，只發現地上土翻泥飛，有幾個洞，其中一個又深又寬，似是用掌力擊出來的。」

「何時發現莊主的屍體？」高遠霍地從蓆子上挺站起。

「昨天早上。」洪岱答道：「事前一點徵兆也沒有，是莊中人驀然聽到莊主的吼叫聲，急忙出莊，循聲趕到去，發現莊主已倒伏在地上，後背前胸仍在冒血，業已咽了氣。」

接又補充道：「經過屬下察看，莊主似乎是被人從背後偷襲，一槍……」

高遠截道：「不錯，我剛才檢視叔父的遺體，斷定刺殺叔父的人，用的是一桿長槍！」

接又自語道：「叔父一身修爲已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十丈方圓內若有人接近他，必定瞞他不過，這到底是誰？」

洪岱欲言又止，遲疑了一會，才道：「依屬下推測，此人可能是從地下鑽出來，出其不意，將莊主刺殺的。」

高遠聳然動容：「走，出去看看！」

× × ×

高亮遇襲的壙地上，高遠在洪岱的指點下，察看過高亮伏屍現場周圍一切，望着那個方圓足有一丈的深坑，沉吟道：「不錯，叔父確是被一個預先藏在地下的高手，驟出不意刺殺的！」

接游目打量着地上的痕跡，道：「洪總管，江湖上有哪一個人物，精於土行之術的？」

洪岱思索了一下，道：「倒有好幾個，但說到精於此術的，則只有一個『土行叟』孫壽。」

接又道：「不過……孫壽這個老兒一向在關外，獨來獨往，與莊主更是從無過節，而莊主亦不認識他，他無可能會刺殺莊主的！」

高遠却道：「或者他受人所托呢？江湖上的仇殺，是很難以常理去測度的！」

洪岱點點頭道：「少莊主說的不無道理！」

高遠忽然望着洪岱。「洪總管，你可知莊主馳書火急令我速回，是怎的一回事？最近莊中可有發生不尋常的事？」

洪岱「唉」一聲道：「莊中最近倒沒

有不尋常的事發生，只是在十天前，有人莫名其妙地投書莊主，莊主拆閱後，一直煩悶不安，心神不屬，不知是何原因，直到六天前，忽然修書一封，差人快馬趕到江南送給少莊主你！」

高遠神色一動。「咱們立刻回莊！」

× × ×

在他叔父的書房中，高遠展讀着一封信，神情又驚又怒。

他展讀的這封信，據洪岱說，正是他叔父十天前接到的那封莫名其妙的信。

閱畢那封信，高遠摺疊好，貼身放在懷中，目射煞光，一聲不响地走出書房，疾步來到靈堂。

高亮一生未娶，孤家寡人一個，高遠是他的姪兒，却自幼父母雙亡，高亮義不容辭，負起了撫養兄嫂遺下的唯一血脈，叔姪兩人一直相依爲命，感情濃厚，不啻父子，如今高亮死了，做姪兒的，當然要爲高亮守靈，盡子姪之禮。

跪在靈旁地上，高遠不由又滴下眼淚來。

他萬萬料不到，自己這一次遠游江南，竟然與唯一至親至愛的叔父天人永隔，陰陽異路，從今以後，就只剩下他孤身一人。

想起叔父平日對自己教誨栽培，音容笑貌，高遠差點放聲痛哭起來，强忍着，眼淚却像珠串般淌滴在地上。

眼淚兀自在流，高遠亦自在心裏暗暗向叔父的靈柩起誓，誓報此仇！

天色慢慢黯下來，靈堂內更覺陰慘，高遠兀自跪坐在地上，像木彫泥塑般，不言不動。

黑夜終於降臨大地，高莊也被黑暗所籠罩，莊內只有幾點微弱的燈光透出，倍覺幽森可怖。

× × ×

黑夜，可說是一切罪惡的掩護者，世間有絕大部份的罪惡，可說是在黑暗的掩護下進行的！

如今，正有一羣幽靈鬼魅般的人影，自四面八方，在黑暗的掩護下，無聲無息地掩進高莊。

高莊的人雖然因爲莊主突然遇襲身亡，人心不安，但在總管洪岱的安排下，防守得格外嚴密。

可惜，對於即將發生的危機，却一無所知。

高遠仍然守在靈堂內。

洪岱不敢驚動他，率着護莊武師，四處巡視。

自莊主高亮遇襲身亡，他就隱隱感到高莊將有事發生，莊主高亮的死，只不過是個開端，故此他一直不敢稍懈。

高莊在他的指派佈置下，雖然防守嚴密，但要發生的事情，畢竟發生了。

× × ×

火光在黑夜中竄冒起，份外觸目耀烈，莊中一處小雜院起了火，莊中人立刻驚覺。

洪岱也立刻看到了那升騰起的火光！

莊中刹那人聲嘈亂，莊漢忙着趕去救火。

莊中所有人都被那火光驚動了，獨有跪坐在靈堂內的高遠獨自不覺。

洪岱一見無端起火，立刻心生警覺，却不奔向火場，率着手下，展開身形，繞莊巡察，一面喝令慌亂的莊漢鎮靜下來，嚴加防守！

他相信這次起火，決不是失火，而是人爲的，那麼，可能會接着有火頭燃起。

他猜的一點不錯，就在他快奔到靈堂時，莊中各處先後有不下十處火頭升起。

洪岱一見，知道高莊今夜是完了，忙不迭掠入靈堂中，對被人聲驚吵了的高遠急聲道：「少莊主，不好了，莊中四處起火，看來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咱們現在怎樣？」

高遠雙目一睜，神態嚇人，一挺身站起來，切齒道：「可有發現人？」

洪岱搖頭道：「暫時仍無發現，不過屬下相信，咱們可能已被包圍！」

就這說話間，莊中各處已陷在一片火海中，火光照亮了整座莊院的上空，全莊的人，都忙亂地奔跑着，提水救火！

但火已成燎原之勢，又焉能救得了！

高遠這時表現得出奇地冷靜，一步掠出靈堂，放眼打量着陷於火海的莊中各處，回頭道：「洪總管，吩咐幾個人護着莊主的靈柩，咱們立刻到莊外察看一下！」

洪岱立刻轉身吩咐一個手下，立刻召集幾個莊漢來，守護靈柩。

這時高遠已當先掠向莊前。

洪岱立刻率着手下趕去。

還未掠奔出莊，驀地，在大火映照下，四面牆頭幾乎在同一時間，冒挺起數十個漢子，張弓搭箭，嗖的射入莊內！

箭矢一排接着一排，緊密不歇，顯見這羣漢子是經過嚴格訓練的！

正在忙於救火的莊漢，冷不防有箭矢射到，閃避不及，紛紛中箭倒地。

高遠與洪岱一干人，差點也被射來的箭雨射中，幸虧閃避得快，躲在一處屋角後，才沒有人傷亡！

箭雨一歇，莊牆立時在轟隆聲中現出十多個比人還高的寬大牆洞，一羣手執長刀長槍的紅衣漢子，從牆洞中衝入來，見人就殺！

沒有中箭倒下的莊漢，由於手上沒有兵器，被這羣衝入來的紅衣漢子一輪衝殺之下，死傷了大半。

而那些紅衣漢子就像一陣嗜血的魔鬼，手下絕不容情，追殺餘下的莊漢！

隱在屋角後的高遠洪岱等人，瞧見這情景，俱不由又驚又怒，雙目噴火！

倏的呼嘯一聲，兩扇緊閉的高大莊門，碎裂倒地，從破門洞中，擁進一羣人，當先一人，束髮戴冠，寬袍大袖，面白無鬚，雙目如隼，負手掠入！

一入即停，身後跟着擁入的紅衣槍手，迅即散開來，扇形包圍了高遠洪岱隱身的屋角！

那束髮戴冠人年紀在四十之間，一雙鷹隼般的雙眼，閃射出兩道懾人的精光，遙注着屋角，陰聲道：「高遠，出來吧，你躲也躲不了！」

高遠雖然大部份時間在江湖上走動，認識不少武林人物，但對眼前這人，却一點印像也沒有，陌生得很。

雖然認不出這束髮戴冠人是何許人物，高遠却可以肯定，此人必與叔父遇襲身

亡的事件有關，不覺熱血翻騰，大步從屋角後轉出來。

洪岱自然帶着手下跟着轉出。

雙方在兩丈許的距離外站着，互相打量着。

高遠由於不認識這束髮戴冠人，側頭對身旁的洪岱低聲問：「可認識此人？」

洪岱也不認識，只好搖搖頭！

那束髮戴冠人却像他們的舉動瞧在眼內，輕拂袍袖，目光閃閃地說：「高遠，你可是不認識我？」

不等高遠有所表示，接又道：「難怪你們不認識我，相信武林中，認識我的人還不多！」

一副傲然之色、

高遠目中殺機一現即隱，冷冷道：「既不相識，相信也無從過節吧？」

束髮戴冠人道：「當然無。」

高遠淩聲道：「那閣下爲何要夜襲敝莊？」

束髮戴冠人詫聲道：「你難道還不知道？」

高遠其實心中早已猜到他們是些什麼人——他是日間從那封書信中得知的，却故意裝糊塗：「知道什麼？」

束髮戴冠人悠然笑道：「如此說來，高亮是來不及告訴你了！難怪你不知！」

接說道：「既然不知，那就乾脆做個糊塗鬼吧！」

高遠沉聲道：「不過，我却知道，叔父之遇襲身亡，與你們有關連！」

束髮戴冠人直認不諱，道：「那又如何？」

高遠目露煞光。「你將會死！」

束髮戴冠人倏地仰天大笑起來：「你以爲你殺得了我？」

高遠一字字道：「就算拚着一死，我也要殺了你！」

束髮戴冠人居然一翹拇指。「年輕人，果然豪氣干雲，悍不畏死！」

就這說話間，莊內喊殺之聲漸漸消滅，火勢却越來越盛，差不多已席捲了全莊，連靈堂那面也起了火。

高遠一見靈堂起火，心懸叔父的靈柩，不由變色道：「不好，洪總管，你帶人阻着他們一會，我去看看！」

說着擰身飛掠起。

驀地空中打橫騰掠起一條人影，一掌擊向高遠！

高遠由於去勢太疾，一下子閃避不及，只好出手硬拚一掌！

「啪」一聲雙掌擊實，激揚起大股氣流，高遠身形一個倒翻，落在地上。

那條人影也翻墮落地，赫然是那束髮戴冠人！

高遠不由目眦欲裂，但心念叔父靈柩之毀全，盯了那束髮戴冠人一眼，偏身一掠，仍然撲向靈堂。

洪岱在束髮戴冠人騰身掠起橫截高遠的刹那，即時一掠撲出，截擊束髮戴冠人，但却被束髮戴冠人身旁的一名黑衫漢子及時掠出，將他截下來，雙方立刻動手拚殺起來。

洪岱雖然在高莊只是一個總管，但在江湖上却大有名頭，江湖上人稱「追魂手」的便是他，七七四十九式追魂掌法，挫敗過無數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他一身修爲，可以躋身入一流高手中的高手之列！

一交手，洪岱就使出了他令江湖中人聞名色變，仗以成名的絕學「追魂掌法」，招招俱是追魂掌法中的殺着！

那黑衫漢子身手也不俗，但却抵擋不了洪岱那如山如濤的攻擊，甫一交手，就落在下風，險象環生。

而那些紅衣刀槍手，呼嘯一聲，揚刀挺槍，衝殺向洪岱的手下！

洪岱的手下是高莊中的精英份子，個個俱身手不俗，與那些刀槍手拚殺起來。

× × ×

高遠身形才掠起，束髮戴冠人已如影隨形，追躡在高遠後面，一掌拍向高遠後心。

這一掌若被束髮戴冠人擊中，高遠不死也會重傷！

高遠自然不讓他拍中，身形在空中一擰，打横翻側開去，束髮戴冠人的掌沿擦着他背沿拍了個空！

但高遠也感到膚痛如割！可知束髮戴冠人這一掌的厲害！

束髮戴冠人一掌拍空，掌勢一沉，横掌如刀，反切向高遠的背側！

高遠身形半空中連串横滾，硬是避開了束髮戴冠人的切掌，身形隨即下沉。

脚才點地，身形一伏一竄，仍要竄掠向靈堂！

這時靈堂已烈焰衝天，看來，就算高遠趕到去，也來不及搶救高亮的靈柩了。

高遠却是心急如焚，他說什麼也要將叔父的靈柩搶救出來！

束髮戴冠人却說什麼也要阻着高遠的去路，嗖的一聲，他的身形如流星般落在高遠身前，雙指如叉，刺向高遠雙目！

高遠這時可說急瘋了，挫腰仰首，避過束髮人的兩指，一脚蹬踢向束髮人的下陰！

他已被迫得施出毒招！

束髮人果然被高遠這一脚迫得横閃一步。

高遠乘機單足一點，從那戴冠人的身旁一掠而過！

戴冠人身子不可謂不快，旋身一爪抓出，却追不上高遠的身形，抓了個空！

尖嘯一聲，戴冠人啣尾追撲高遠！

× × ×

洪岱一輪急攻，毫不讓黑衫漢子有喘息的機會，三十招不到，覷準一個機會，一掌從黑衫漢子的拳隙中切入，實實地擊在黑衫漢子的左胸肩上！

洪岱外號是追魂手，那是說他的一雙手有追魂奪命之能，這一掌擊實在黑衫漢子的胸肩上，黑衫漢子如何禁受得起，悶叫一聲，身形被擊得倒飛而出。「噗」一聲仰摔在地上，掙蹬了幾下，寂然不動！

洪岱也不去察看黑衫漢子是否死了，急忙向打鬥中的人羣瞧看，不見了高遠和那戴冠人的影踪，知道定是追逐到靈堂去，疾忙展動身形，往靈堂掠去。

但却被一羣爲數不下二十人的紅衣刀槍手不要命地擁上前，將他截住！

洪岱果然連施殺手，連殺七八名紅衣刀槍手，無奈這些刀槍手像鬼迷心竅般，悍不畏死，踏着同伴的屍體擁撲上前，而

且人數越來越多！

原來這時莊中的打鬥已大部份停止，大火仍在燃燒着，全莊可說陷于火海中，就只有莊門前這一片空地沒有被火勢波及，但適才與刀槍手廝殺的莊中高手，已被紅衣刀槍手已壓到的人數吞噬了。

此刻高莊內．除了洪岱及高遠，全部是紅衣刀槍手！

洪岱雖然殺了不下二十多名紅衣刀槍手，無奈這般人却悍不畏死，一個倒下，數倍人數接上，令到洪岱在殺了二三十人後，也不禁被這種前所未見的聲勢所懾，弄得有點胆顫手軟。

事實上，他殺也殺得手軟了。

這情形，有點像俗語所說的：「蟻多螻死象」。

而洪岱，也就在這種蟻多螻死象的情形下，在殺了不下三四十個刀槍手後，被這些蟻螻死了！

× × ×

高遠不顧一切地衝入被大火吞噬了的靈堂，但却被一陣猛烈的火勢將他逼了出來。

頭上，身上，已有幾處有火星閃起，他却像瘋了般，奮不顧身往內衝！

他人往裏衝，心裏却在滴着血，狂叫：叔父，姪兒一定要將你救出來！

這一次若讓他衝進去，好可能他再也衝不出來。

不知是爲了救他，還是要殺他，總之，戴冠人這一次及時橫身一閃，將高遠截下來。

高遠這時已陷於瘋狂狀態，瘋虎一樣撲向戴冠人！

戴冠人輕易地閃身避過高遠不成章法的一擊，手一抬一壓，將高遠的雙手壓住，另一只手閃電般一指點出，高遠哼也沒有哼出聲，應指身軀一軟，倒在地上。

至於他是否被點了死穴，已然身亡，那就只有戴冠人才知了。

戴冠人輕笑一聲，望一眼燒透了頂的靈堂，才俯下身伸臂抄抱起高遠的身軀。

就在束髮戴冠人俯身的刹那，一點寒光劃破夜空，閃射向戴冠人的背心！

戴冠人驀覺背後破空聲嘯，顧不了抄挾起地上的高遠。慌不迭藉勢向前一竄，堪堪避過背後的偷襲！

篤的一响，寒光直沒入高遠身旁的地上！

同一時間，在暗影中竄出一條人影，劍光閃耀中，疾刺向向前竄出，去勢未盡的戴冠人腰脅！

戴冠人不愧是個高手，前竄的身形倏的一側，滾翻在地，脚尖一挑，點踢向那道劍光！

不過他却踢了個空。

因爲那人影劍到半途，已然挫腕收劍，身形一晃，復退隱着暗影中！

待到戴冠人從地上挺腹躍起，地上已失去了高遠的影踪，空蕩蕩的連鬼影也不見，襲擊他的人更是如鬼魅般消失無踪。

戴冠人呆了一呆，身形迅速繞着周圍轉了一轉，什麼也沒有發現，跺跺脚，牙齒咬得格格作响，騰身掠射向莊門前，與帶來的人手會合！

戴冠人的身形才消失，在一道斷牆的陰影下，鬼魅般冒起兩條人影，其中一條人影似乎挾着一個人，一連幾個閃躍，消失在一處牆洞外。

× × ×

高莊於一夜之間，化爲一片瓦礫焦土，亦可說從此從江湖上除了名！

焦木倒塌的莊門前，此刻站着三個年青人，其中一個正是高遠！

雙目中淚盡血出，咀唇緊緊抿着，臉色蒼白得全無血色的高遠，雙拳緊握着，雙手十指深陷入掌肉中，點點滴血。

站在左右的，是高遠肝胆相照的知交好友，一名莊昭，另一名趙雲山。

昨夜，就是他倆及時趕到，伏在暗處，出手救了高遠的！

至於那戴冠人爲何不乾脆殺了高遠，而要將他帶走。給莊昭趙雲山以可乘之機，那就只有問戴冠人才知了。

還有就是，莊昭趙雲山何以會及時趕到，救了高遠，據兩人救醒了高遠後，對他說，他兩人是因見高遠忽然匆匆而別，也不說明原因，令到兩人很是担心，放心不下，追在高遠的身後，趕來高莊的！

由於高遠是兼程趕路，所以兩人始終追不上高遠，且落後了高遠差不多一日的路程。

也幸虧他兩人放心不下趕來，及時將高遠救走，不然，高遠肯定凶多吉少。

他們本是三人結伴同遊江南的，由於趣味相投，性格相近，加上好打不平，嫉惡如仇，三人雖沒有結拜成兄弟，可也情如手足，誓同生死，故此兩人見高遠匆匆而別，遊興頓消，追到高莊來。

× × ×

「高兄，事已至此，悲傷無益，還望節哀順變。追查兇手的身份來歷要緊！」莊昭心情沉重地瞧着高遠。

「莊兄，趙兄，兩位在此等等，待小弟去尋一尋，好歹取回家叔的骨灰，入土爲安，小弟才好過一點。」

「那咱們一起去尋一尋吧。」趙雲山握着高遠的手臂。

兩個人眼見高莊於一夜間被燒成一片焦土，滿眼瓦礫焦木殘垣，亦傷感不已。

三個人在靈堂所在地，費了一番工夫，終於找尋到高亮已被燒成灰狀形的遺骸，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尚算完好的瓦罎，將骨灰盛放在瓦罎內。

高遠捧着叔父的骨灰罎，目中滿是淚水，和着血，順頰淌流下。

莊昭趙雲山眼見一代大俠，死後屍體還遭火焚，落得如此下場，自是唏噓感嘆不已。陪着高遠落淚。

× × ×

一坯黃土，一座新墳，高莊莊主高亮，就這樣被埋葬在地下。

高遠跪在新墳前，默默地叩了三個頭，依然不願起來。

呆呆地望着隆起的墳土，高遠眼也茫茫，心亦茫茫。世上唯一至親至愛的人也死了，從今後，孑然一身，飄泊無依，不知如何是好。

莊昭趙雲山對着一坯黃土，心裏也是異常難過，兩人目中皆含着淚，看着狀如痴呆的高遠，一時間，不知怎樣安慰他才好。

但總不能眼看着高遠長此下去，那會毀了他。

「死者已矣，令叔已入土爲安，你也太累了，咱們到城裏找間客店歇歇吧！」莊昭上前扶起高遠。

高遠默默地一點反應也沒有，像木頭人一樣任由莊昭扶起來，雙眼直勾勾地，像靈魂已離開了他的軀殼！

趙雲山忙上前自另一邊扶住高遠，在兩人的扶持下，離開了墳地。

× × ×

昏睡了一日夜的高遠，終於恢復過來，將悲傷與仇恨埋藏在心底，振作起來，應付將來發生的一切。

「高兄，你真的從未見過那束髮戴冠人？」趙雲山望着坐在對面的高遠。

高遠斷然搖頭道：「一點印象也沒有，陌生得很，確實從未見過。據他說，江湖上認識他的人寥寥無幾。」

「小弟也從未見過一個這樣的人。」莊昭道：「束髮戴冠，寬袍大袖，這是非常突出的打扮，此人若是常在江湖走動，一定會受到注意，在江湖傳開來，但江湖上却毫無所聞，照小弟推測，此人可能不是江湖人，而是一個隱士！」

趙雲山却道：「依小弟看來，這人衣着打扮皆仿古人，可能不是中原人士，而是南粵一帶人士！」

「姑勿論他是何人士，他這一身特異的打扮，相信要找他，不是一件難事！」高遠目光閃閃有光．顯示他的決心。

「只要他再現江湖，確是不難找到他！」莊昭道：「但不知殺害令叔的兇手，是不是他？」

「不是他，另有其人！」高遠切齒道：「但他們是有關連的，昨夜那戴冠人竟然直認不諱，殺害家叔的人，是受他們所聘，出手殺人的！」

「他可有說那人是誰？」趙雲山急問。問了之後，他自己也覺得這句話問得幼稚。

「沒有。」高遠搖頭。

「既然貴莊與令叔與那戴冠人從無過節，他們爲何先殺令叔，繼之毀莊？」莊昭摸着下頷。「照說，除非有深仇大恨，否則，怎會無端下此毒手？」

高遠眼一紅，道：「他們下此毒手，大概與叔父不肯答應加入他們有關！」

「這到底是怎的一回事？」趙雲山接着道：「他們是何名堂？」

「這點我也不清楚，他們强迫家叔加入他們，小弟還是從他們送給叔父的信件上知悉的！」高遠說着伸手從懷中掏出從高亮書房中翻尋到的那封書信遞給莊昭。

莊昭仔細看過後，一言不發，遞給趙雲山。

趙雲山看完後，遞回給高遠。

高遠摺疊好，收入懷中。

「他們到底是何組織，爲何要令叔加入？這眞是令人費解！」莊昭攏着眉，看一看高遠，「高兄，你現在打算怎辦？」

高遠掀眉道：「目前有兩條綫索，一是殺家叔的兇手，另一是那束髮戴冠人，小弟想先從殺家叔的兇手着手追查！」

一頓接道：「若找到那兇手，相信從他身上，可以逼問出束髮戴冠人的身份來歷！」

趙雲山接口道：「但連兇手是誰也不知道，怎樣着手追查？」

高遠目中精光一閃，道：「小弟懷疑殺家叔的兇手是江湖上稱『土行叟』的孫壽！」

莊昭目光一亮，問道：「有證據？」

「有！」高遠沉聲道：「小弟曾與洪總管到家叔被殺的地點視察過，從種種跡象推測，襲殺家叔的兇手，最大的可能是預先藏身在地下，不然，以家叔的一身修爲，沒可能在兇手潛近他身前左右後二三丈距離內，毫無所覺，致令那兇手一擊得手的！」

「高兄說得不錯，」趙雲山點頭道：「以令叔的一身高超成就，絕對沒有人可以掩近他三數丈方圓內而不覺的，而兇手要襲殺令叔父，若要他不察覺，除非是預先藏匿在地下，令叔才不會發覺，但放眼江湖，精通地行術的人，絕無僅有，只得孫壽一人，這孫壽的嫌疑倒是最大！」

「聽說這孫老兒一向在關外獨來獨往，神出鬼沒，要找他，只怕要費一番手脚！」莊昭拿眼望着高遠。

高遠握拳道：「不管如何，小弟都要找到他！」

趙雲山莊昭同聲道：「小弟與高兄一起去！」

高遠道：「這是小弟的事，怎好勞動兩位……」

莊昭趙雲山肅容道：「高兄，咱們情如手足．你的事．不就是小弟們的事嗎？再說，爲了江湖道義，小弟們也是義不容辭！」

高遠感激地望着兩人，澀聲道：「小弟感激……」

莊昭搖手道：「自家兄弟，高兄就不要如此說。」

趙雲山岔開道：「高兄就是因爲接到令叔的書信，才匆匆趕返來的？」

高遠點頭：「當時小弟也不知會發生這等慘事，家叔雖然沒有在信上說明發生了何事，但從『速回』這兩個字上，小弟推測必然發生了事故，不然，叔父是不會召小弟速回的！」

莊昭道：「咱們幾時起程，到關外去走一趟？」

高遠毅然道：「明天動身起程！」

趙雲山同意，「當然是越快越好！」

× × ×

在江南地，十月天時，仍是花開葉綠，毫不感到寒冷，但在關外，却朔風凜冽，草樹凋殘，雪花飄飄了。

今日天色陰暗，彤雲密佈，看來又是個下雪天！

果然不大一會，天上飄飄洒洒下片片皓白的雪花，有如天女散花，煞是好看。

高遠莊昭趙雲山三人策騎緩行，欣賞着天上飄下的片片雪花，倒也有一番情趣，渾忘了旅途上的疲倦。

自出關以來，這是他們第一次看見下雪。

他們出關後，沿途向人打聽，終於讓他們打聽到，「土行叟」孫壽曾經在十多天前出現在白馬溝一帶，既然有了孫壽的行踪，他們三人立刻感到精神一振，策騎

趕往白馬溝。

三人三騎趕到白馬溝，已然一身是雪，但都不覺得寒冷，反覺渾身熱乎乎的。——因爲，他們的心情都非常緊張。只要找到孫壽，事情就有了眉目。

白馬溝是這個鎮甸的名稱，至於爲何稱這鎮甸爲溝，大概是因爲這鎮甸緊傍着一條勢如奔馬的大山溝，所以稱之爲溝。

三人先不忙找尋孫壽，找了一間頗具規模的客店，先歇息歇息再說。

他們實在沿途皆沒有好好休息過，既然已到了目的地，何不先養足精神再說，急也不急在一時。

歇息半天後，三人都感到精神飽滿，體力充沛，疲勞盡消，但肚子却有點餓。

於是三人結束停當，一齊離開客店，到鎮上大街找間酒館食肆吃喝一番。

鎮上最大的一家酒樓是白馬樓，三個人很自然地，就走進了白馬樓，找了一副清靜的座頭坐下來，點了酒菜吃喝起來。

關外由於天氣寒冷，喝的酒多是燒刀子、二鍋頭之類的烈酒，三個人三杯下肚，俱感到渾身發熱，血氣流湧不息。

「這酒果然厲害！」滿臉紅通通的趙雲山首先低嚷起來。

「趙兄，這酒不比江南女兒紅，烈得很，咱們還是少喝爲妙。」高遠恐防喝醉了誤事，提醒大家。

「高兄說得是，咱們就不喝吧！」莊昭首先同意。

「這好的酒不喝，是否可惜？三位公子既然不喝，可否賞給在下喝？」一條高大的漢子突然出現在他們桌前，貪饞地盯着桌上的兩壺酒。

三人聞聲，俱不由抬眼瞧那漢子。

這漢子好威猛的長相，身高起碼有八尺高，濃眉環眼，黑臉龐，繞腮虬髯，彷如金剛，這冷的天時，只穿一件光板皮襖，敞開胸，露出毛茸茸的寬厚胸膛。

三人初來乍到，正想結識一些本地人，好探查孫壽的下落，見這漢子生得軒昂威猛，是個人物，正好結識一番，遂站起來抱拳道：「這位大哥如不嫌棄，何不坐下來，大家交個朋友。」

那漢子果是個豪爽人物，聞言烈聲一笑，毫不拘束地坐下來，朝三人抱拳環揖：「如此，在下不客氣，打擾了，在下唐鐵人！請教三位高姓大名。」

高遠莊昭趙雲山逐一報上姓名，重新見禮。

這漢子唐鐵人可能視酒如命，高遠才爲他斟滿一杯酒，他已急不及待地一口氣喝乾，咂咂嘴巴，道：「三位公子大概是從關內來的吧？」

高遠道：「唐兄說得不錯，小弟等確是從關內來的！」

唐鐵人這時已不客氣，嫌一杯杯喝太痲煩，不够暢快，乾脆手執酒壺，傾入嘴中。

高遠見唐鐵人酒量如此大，遂招呼伙計再拿多三壺來。

一口氣喝乾一壺酒，唐鐵人抹抹嘴巴豪聲道：「三位這時候出關來，大概有事吧？只要用得着俺的地方，只管吩咐！」

一壺酒下肚，唐鐵人將「在下」改爲「俺」了。

於此可見這人之粗豪。

三人聞言，俱是心頭一動，這人是本地人，向他探查孫壽的下落，可能會事半功倍。互相打了個眼色，仍由高遠發話：「唐兄，實不相瞞，在下等出關到此，是來找尋一位武林前輩的。」

這時唐鐵人執起第二壺酒，又已喝了一半，漆黑的臉龐上一絲酒意也沒有，聞言一拍胸膛道：「三位找的是那位武林人物。只要是有點名氣的，不是俺誇口，十知八九！」

高遠遲疑了一下，才道：「唐兄可曾聽說過一位人稱『土行叟』的老前輩？」

唐鐵人一聽，骨嘟吞下一口酒，睜着眼道：「怎會不聽說過，俺還認識他！」

三人聽了，俱不由一顆心猛一跳，大喜過望，想不到得來全不費功夫，表面上却神色不動，莊昭淡淡道：「唐兄眞的認識這位前輩？」

唐鐵人不悅道：「俺從不打誑語，三天前，俺還與他喝了個爛醉如泥，不分軒輊呢！」

倒了口酒，吞下道：「莫非三位要找他？」

三個人這下可眞是喜心翻倒，緊張地點點頭。「正是要找這位前輩。」

唐鐵人眨眨眼，道：「三位找他有何事幹？」

高遠忙道：「想向他老人家打聽一件事。」

執起第三壺酒，唐鐵人道：「那老小子脾氣怪得很，只怕他不會見你們。」

趙雲山心急地說：「他是否在這鎮上呢？」

唐鐵人喝下一口酒，道：「當然在，不過，不是在鎮上，而是在鎮外的山脚地下！」

高遠會錯了意，脫口急聲道：「他是否死了？」說出口，才醒起孫壽的特長。

唐鐵人咧開大嘴巴笑道：「這老兒好端端的怎會死，他這個人就是怪，大厦高樓不住，偏偏喜歡住在地下！」

三個人同時鬆了口氣。

唐鐵人的酒量好大，就這短短一會時間，已喝了四壺酒。

巴咂着嘴巴，唐鐵人道：「叨擾了三位一頓酒，別無圖報，俺帶三位去見見這位怪老頭吧。」

三人正有此意，見他自動提出，正中下懷，忙不迭道：「如此有勞唐兄。」

唐鐵人擺擺手道：「不算什麼，不算什麼，最好再來兩壺酒。」

三人焉有不答應之理，立刻招呼伙計過來，添多兩壺酒。

× × ×

若不是經唐鐵人帶路、指點，高遠莊昭趙雲山三人怎麼也看不出那白雪覆蓋的山脚碎石地下，就是「土行叟」孫壽的「家」！

唐鐵人站在一塊巨石前，以拳拍石，連拍七下！

那巨石竟然發出一陣咚咚聲。

「是誰？擾了老子好夢！」地下立刻傳出幽悶的尖叫聲。

「老鬼，是俺，可是還未醉醒？」唐鐵人敞聲嚷叫。

「啊哈，原來是鐵人酒袋找老子拚酒嗎？」那尖吭的語聲再次從地下傳上來。

「今天俺不跟你拚酒，俺帶了三位朋友來見你。」唐鐵人用力跺着脚。

地下立刻發出沉悶的迴响聲。

「酒袋，你不是喝昏了頭吧？」地下傳出一陣吼叫聲：「老子不是囑咐過你，不得對任何人洩漏老子的行藏嗎？快帶他們走，老子沒有興趣見他們！」

唐鐵人對高遠三人作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悄聲說：「這老鬼說一不二，俺好抱歉，三位走吧。」

高遠三人焉肯無功而退，三人使個眼色，高遠沉聲道：「前輩何必拒人千里，咱們既已來到，不見到前輩，弄清楚一件事，在下三人是不會離開的！」

地下立刻傳來一陣憤怒的咆哮聲：「好小子，竟敢向老子撒賴，老子就是不喜歡見你們，看你們能呆得多久！」

「前輩若不出來，休怪在下等冒犯！」高遠大聲向地下叫。

「小子，你敢要脅老子？」地下傳出憤怒得發抖的聲音。

「在下等冒犯倒不敢，但這裏是無主荒地，咱們將這地面翻轉過來，相信無人會干涉吧？」高遠冷冷地說。

「好小子，氣煞老子也！」地下那聲音吼叫如雷，「鐵人酒袋，這三個小子是誰？」

唐鐵人這時急得團團轉，不知如何是好，聞言立刻道：「老鬼，你就鑽上來見一見他們吧！」

「混帳鐵人，老子不是怕了他們，看在你的臉子上，老子破例上來見識見識這三個不知好歹、胆大妄爲的小子！」

唐鐵人色然而喜，對三人道：「老鬼上來見你們了。」

三人一聽，立刻緊張地將目光投注在地面上，看看「土行叟」如何從毫無縫隙的地下鑽上來。

三個人，六隻眼，竟然看不到土行叟是如何從地下鑽上來的。「小子們！你們不是要見老子嗎？仔細看個够吧！」一個聲音驀然從他們背後响起，嚇得三人悚然一驚。

三人聞聲擰頭一看，背後赫然站着一個五尺不到，樣子怪異的老人，穿一件土黃色衣衫，正憤怒地瞧着三人冷笑。

三人同時背脊泛冒起一股凉意，暗忖：「若是這怪老頭向他們出手，他們不着了道兒才怪！」

唐鐵人一見那怪老頭，嚷叫道：「老鬼，你終於上來了！」

怪老頭子一瞪綠豆眼，憤然道：「老子後悔識了你，你這個大混人，老子總有一天，用酒將你淹死！」

唐鐵人不以爲忤，敞聲笑起來：「俺求之不得，看看是酒淹死俺，還是俺喝光它！」

怪老頭子不再理會唐鐵人，一雙綠豆眼骨碌碌轉着，打量高遠三人。「你們是誰？」

高遠，莊昭，趙雲山各自報上姓名。

「前輩可是江湖上人稱『土行叟』孫壽？」高遠盯着孫壽。

孫壽在聽了高遠報出姓名後，神色微動，不過很快就回復正常，冷冷道：「正是老子，三位找老子有何事幹？」

高遠緊張地說：「想向前輩打聽一件事！」

孫壽哼的一聲道：「老子與你們素未謀面，只怕老子會令你們大失所望！」

「前輩在半個月前，是否到過關內一行？」莊昭問。

孫壽倏地一驚，重重哼了一聲：「小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高遠沉聲接叉問道：「前輩是否到過關內？」

粗豪爽直的唐鐵人已忍不住，宏聲道：「老鬼，俺記得你在半個月前，確曾到關內走了一趟，臨走前，你與俺鬥酒，帶着幾分醉意告訴俺的，第二天，就不見了你。」

孫壽刹那臉色大變，戟指唐鐵人破口大罵：「老子說你是個大渾蛋，一點沒錯，誰叫你代老子說出來？」

唐鐵人戇笑道：「俺只是實話實說，你確曾到關內一行嘛！」

孫壽氣得抖着山羊鬚子，脹紅了臉道：「混蛋！大混蛋……」

高遠激動地道：「前輩，那你是到過關內了？」

孫壽一翹鬍子道：「到過又怎樣？」

「那就大有問題了！」趙雲山冷冷地說。

「老子沒心情和你們瞎扯，你們快給老子滾！」孫壽臉紅脖子粗地大吼。

「只要弄明白了家叔之死是否與前輩有關連，在下等自會離開！」高遠目光如刀，盯視着孫壽。

「令叔是誰？」孫壽在裝糊塗。

「家叔就是高莊莊主高亮！」高遠熱血沸騰。

「那你就是高亮的姪兒了？」孫壽忽然冷靜下來，盯着高遠，目中殺機隱現。

在一旁的唐鐵人實在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只好傻怔怔地看看這個，看看那個。

「如此說來，前輩是見過家叔了？」高遠強捺心中的激動。

孫壽突然像瘋了般仰天大笑，良久，才止笑道：「小子，既然你們找到來，老子只好實說，高亮確是老子殺死的！」

接獰笑道：「這件事遲早會被你們查出是老子所幹，趁着你們找到來，正好斬草除根，一了百了！」

唐鐵人想不到孫壽那次到關內走了一趟，竟是去殺人，一時間怔呆住了，吶吶道：「老鬼……你……你原來是去殺人，俺實在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人！」

孫壽尖笑道：「你這個只會吞酒的大混蛋，世上有很多事情你是想不到的！老子要不殺人賺錢，如何過活？哪來銀子買酒喝？」

唐鐵人囁嚅道：「那也……不用殺人呀，別人不殺人，不是一樣賺到錢嗎？」

孫壽打了個哈哈，道：「請問，世上有那一種行業，比殺人賺錢易，只要殺一個人，就可賺到過萬的銀子！」

唐鐵人實在想不出世上有哪種行業，比殺人賺錢容易的，以他自己來說，他替人家辛辛苦苦幹一天活兒，才不過賺到堪飽肚子的錢，連喝酒錢也賺不到，要不然

，他今天也不用向高遠三人討酒喝了，是以，他搔着頭，一時無言以對。

孫壽不再理會他，轉對高遠問：「小子，你是怎會懷疑到老子的？」

高遠自從他直認是殺了他叔父的兇手後，恨不得立刻拔劍將他斬爲幾段，但想到還要從他口中打探束髮戴冠人的身份來歷，才强捺下心頭的衝動，怒聲道：「你可曾還記得，那塊壙地方圓三數十丈之內，一棵樹木也沒有？」

孫壽點頭道：「當然記得，老子在伏殺你叔父時，曾經在那塊壙地窺探了不少時候！」

高遠道：「你可知道，家叔一身修爲，任何人在潛近他數丈範圍內，他都會驚覺，而那壙地毫無掩蔽物，試問，若有人要掩近他，偷襲他，是否毫無可能？」

孫壽不覺點頭。

高遠接道：「既然如此，唯一能夠接近家叔而又不令他發覺的最好辦法，是否預先匿伏在地下，乘機施襲？」

孫壽不覺再點頭：「不錯！」

「而能够長時間匿藏在地下，而又絲毫不露出痕跡的，放眼天下，以你最精擅地行之術，是以，我首先想到你！」高遠說到最後，目中像有火噴出。

「你小子果然聰明！」孫壽不得不表示佩服：「如今一切都清楚了，小子，劃下道來吧！」

高遠却搖搖手道：「慢着，你想死還不容易，只是在動手前，我想向你問清楚一件事。」

孫壽道：「有話快說，有屁快放！老子不耐煩了。」

高遠道：「我想請教一下，是誰出錢僱你殺害家叔的？」

孫壽一瞪綠豆眼，吭聲道：「行有行規，咱們幹這行的只管殺人拿錢，但也有義務爲僱主保持秘密，小子，你問也是白問，老子不會告訴你的！」

高遠一呆，繼之眼珠一轉，有了主意：「你雖然有義務爲那人守秘，但那人却向我說出了你的秘密！」

——高遠想詐一詐孫壽。

孫壽山羊鬍一翹，道：「你小子想詐老子，還嫩得很，老子不會上當的，那人之所以僱請老子殺高亮，就是不想將身份暴露，他怎會傻到請人殺了高亮後，自動將自己暴露出來？」

高遠却道：「你不信？那我可以將那人的面貌穿着打扮說出來，這你就會相信了！」

孫壽哼了一聲，表示不相信。

高遠於是道：「那人身材中等，年約四十多歲，長着一對鷹眼，束髮戴冠，寬袍大袖，我說得對不對？」

高遠當然說對了，孫壽聽完後，臉色數變，詫聲道：「你……你眞見過他？」

高遠肯定地點點頭：「不但見過他，還跟他交過手！」

「那就眞令老子莫名其妙了！」孫壽喃喃自語。

趙雲山莊昭同聲道：「在下兩人也見過那人！」

孫壽怔怔地道：「他既然不怕暴露身份，那他出錢僱請老子殺高亮，是何意思？老子不懂，不懂！」

莊昭道：「依在下推測，他是想假手於你，達到殺害高亮大俠的目的！」

「唔，你小子說的有可能！」孫壽憤憤道：「他好陰險，他這樣做，一定是不想再付那一半銀子！」

趙雲山點頭道：「一定是這樣，他不想付那一半銀子給你，所以假手咱們來殺你！」

孫壽切齒恨恨道：「他既不仁，老子也不義，好，老子將他的身份來歷破例告訴你們！」

高遠莊昭趙雲山三雙眼立刻緊盯着孫壽，緊張得不得了。

其中以高遠特別緊張，因爲那戴冠人是殺害他叔父的罪魁禍首，只有清楚地知道戴冠人的身份來歷，才有機會找到他，報却殺叔毀莊之仇！

孫壽恨聲道：「小子，聽清楚了，此人就是海南隱士黎越！」打了個哈哈，接道：「恐怕你們對此人毫無印象吧？」

海南隱士黎越！

高遠莊昭趙雲山確是一點印象也沒有，在江湖上從來沒有聽說過此人的名號，但知道了這個人的姓名來歷，總是比毫無所知要好。

高遠嘴裏喃喃念着黎越這個姓名，彷彿自己一下子已飛越到海南，正面對着那戴冠人！

孫壽瞄了高遠三人一眼，尖聲喊道：「該動手了吧？是三個一齊上，還是逐個來？」

高遠剎那回過神來，淡淡道：「當然是我一個來！」

莊昭趙雲山心知這是高遠孫壽兩人之間的仇怨糾紛，自己也不便插手，退到高遠身旁，爲他掠陣。

傻呆了一樣的唐鐵人，似像傻呆了一樣，一動也沒有動過，一任飄飄的雪花洒落他頭臉身上，彷以一尊雪人。

× × ×

剎那間，高遠與孫壽各自踏前一步，互相凝視着。

飄飄的雪花在兩人踏出一步的剎那，彷彿爲之一窒，頓在空中隨之又再飄下。

「小子，出手吧！」孫壽畢竟輩份高，不好搶先動手。

高遠面對着殺叔仇人，那會客氣，身形一幌，欺身直進，一掌拍向孫壽頭面，同時飛起一脚，疾踢他胸腹！

「來得好！」孫壽尖叱一聲，旋身横閃，避過高遠一腿一掌！

左手曲指如勾，吞吐間疾抓向高遠心胸！

那知高遠那一腿一掌俱是虛招，半途中身形一轉，化掌爲拳，沉截在孫壽一抓，踢出的腿去勢不變，速度快了一倍，仍踢向孫壽胸腹！

由於高遠這一招太突然了，大出孫壽意料之外，眼看着他避不過高遠的一腿一拳，倏地，他矮小的身形像冰雪溶解於大地般，消失在地上！

高遠那一拳一腿，自然擊了個空！

高遠不由怔了怔！

莊昭與趙雲山看得眞切，同時出聲提醒：「小心，那老鬼鑽到了地下！」

高遠聞聲猛省，立刻躍離原地！

就在他剛躍起的刹那，一截閃亮的槍尖從地下標出，刺向高遠足底！

幸是高遠躍避得快，刷的那槍尖擦着他腿肚刺過！

高遠腿肚處一涼一痛，落地一看，腿肚處連皮帶褲，被擦破了一塊，不禁揑了把冷汗，疾忙向那標刺出槍尖的地上發出一掌！

轟的一聲，强勁的掌力擊在地上，土石飛揚，現出一個坑洞。

但地下却無孫壽的影踪！

高遠一掌擊出，身形立刻躍在空中！

「噗」一聲，一截閃亮如銀的槍尖從地下標刺出，追刺他足心，却差了那麼半寸，刺不中高遠！

莊昭趙雲山看了，不禁暗暗驚懔不已，加了小心，準備必要時，出手相助！

高遠人在空中腰一折，一掌臨下擊！下墜的身形接又升騰起。

土石激飛中，地上又現出一個坑洞，仍然沒有孫壽的影踪！

孫壽眞不愧有「土行叟」之稱，竟然在地下來去自如！

高遠的身形在空中如大鳥般盤旋了一匝，身形隨即下沉。

脚才沾地，「噗」的一响，一槍又從土中刺出。

幸虧高遠早有準備，落地時只用足尖點地，但饒是如此，一縮之下，銳利的槍尖仍將他的靴尖刺穿！

高遠一騰身，人已在空中，手心却揑了一把汗。

但人畢竟不是鳥，不能够長久停留在空中，一口氣已盡時，高遠只好又落回地面！

那孫壽在下潛匿，却像有通天眼般，總之高遠每一次氣盡墜地，他就在高遠的落足點刺出一槍，雖然傷不到高遠，但也令到高遠狼狽不堪，如跳虱般滿地亂彈亂跳！

高遠每次躍跳起，例必擊出一掌，但始終傷不了孫壽，被他閃脫。

但地上却出現了如蜂巢般的坑洞！

莊昭趙雲山在一旁看了，不禁爲高遠焦急，長此下去，敵暗我明，一旦氣力消耗太多，支持不住或動作稍慢，不難被孫壽所乘！

兩人一時却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以助高遠，只好乾着急。

高遠這時眞的有點疲累了，也才深切地了解到孫壽之可怕，你看不到他，他却感覺到你，在形勢上，他已佔盡了上風，姑勿論他的武功如何，單是這一點，他就佔了勝面，站於不敗之地！

除非，你也能够潛行在地下，或將他引上地面，否則，永遠傷不了他！

想到將他引出地面，高遠倏的心頭一動，有了主意。

他推測，孫壽之每次皆知道他的落脚點，純是靠他的聽覺來判斷的，要知道一個人無論落地時如何小心，必會發出聲响，而聲响在地下傳得特別清晰，所以你若伏在地上，窺聽四周的聲响，必然會聽得格外清楚，就是這個原理。

既然孫壽是用聽覺來判斷他的落足點，只要擾亂他的聽覺，他就無法判斷他之所在，被迫從地下鑽上來。

只要孫壽現身出來，那就好對付了。最少，不會有像瞎子與明眼人打架般，亂打一通。

主意打定，他立刻付諸行動！

× × ×

足尖才點地，高遠立刻伏身一竄，接滾倒在地，在地上疾滾起來。

刹那「卜卜卜」之聲連响，閃亮的槍尖追着他疾滾的身形從地下刺出，每一槍就差那麼一點點，刺在他身上！

在滾動間，高遠雙手各抓了一把石子，身形一挺，斜斜竄起，騰躍在空。

那從地下急刺而出的槍尖，刹那亦自消失！

人在空中的高遠這時身形一沉，雙手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將石子抛散開，紛紛墜跌向地上。

而他的身形亦跟着放軟，提氣飄下，下降的速度有如飄飛的雪花般輕飄飄的。

一陣碎响聲中，石子紛紛墜跌在地上，而在同時，高遠的身形亦如雪花般，飄落在地上，屏息以待。

匿藏在地下的孫壽果然被那些石子的落地聲擾亂了他的聽覺，竟然分辨不出高遠已落在地上，刹那間那些落地的石子被從地下急刺而出的槍尖，刺得四分五裂，向外激飛。

獨有高遠躺身的地方，一槍也不見。

高遠這一招用對了。

孫壽果然被他騙過。

忍着一口氣，高遠連大氣也不敢喘，連心跳聲也盡量壓抑着，恐防被聽覺特別敏銳的孫壽察覺到。

莊昭趙雲山想不到高遠想到這個瞞天過海的好辦法，騙過了孫壽，俱不由暗暗佩服不已。

孫壽大概在地下聽不到高遠的動靜，有點不耐煩了，在地下尖聲叫道：「小子，你攪什麼鬼，一聲不响走了吧？」

高遠詐作聽不到，忍着不回答。

趙雲山脫口想答，却被莊昭及時阻止了。

「大混蛋，怎麼你也不出聲？」孫壽在地下不耐煩地尖叫。

連唐鐵人也竟然不回答。

趙雲山莊昭大爲奇怪，偷眼向唐鐵人站立的地方瞥過去，竟然不見了唐鐵人，原來他不知在何時走了，竟連他們也不知覺，怪不得聽不到他粗宏的語聲。

「大混蛋，你死了不成，怎不答老子？」孫壽的聲音從地下不同的地方傳上來，顯見他是個極爲謹愼的人，任何時候也忘不了保護自己。」

唐鐵人已不聲不响離開，又怎會答他呢？

過了一會，大概是蹩不住了，上面一點動靜也沒有，孫壽終於從地下鑽上來！

他萬萬料不到，他這一鑽上來，無異鑽進了死亡陷阱！

× × ×

塵土揚動中，孫壽幽靈般從地下無聲地冒出來，雙眼朝四外掃視。

也就在這時，一直靜靜躺在地上，像死屍一樣，一口氣差點憋不住的高遠如毒

蛇出洞般標竄向冒出地面的孫壽。

孫壽萬料不到高遠竟然在地上，而且自己懵然不覺，待到他看清楚了，大驚，欲避已不及。

腳一踢，孫壽故技重施，一蓬泥石迎面向箭矢般標竄過來的高遠身上頭面洒射！在他以為，高遠必然會掩面而退，就像他殺高亮那樣。可惜他太自信也估錯了。

這一錯，無異他將自己的命錯掉！

高遠的確是窒了一窒，初意也想退避，但電光石火間，想到這一退，無異給了孫壽鑽回地下的機會，再想誘他上來，那就難了！一念及此，他咬着牙，拚着兩敗俱傷的意念，去勢不變，冒着那如鐵砂般激射在身上的泥石，猝然向外一揚袖，揮落激射向頭面的石土，射撲向孫壽。

孫壽是隻老狐狸，一腳踢挑起一蓬石土，人亦立刻閃退！可惜他慢了一點點。

他身形才動，「呼」的一聲，激矢般標射到的高遠已一掌重重擊在他胸前要害上。孫壽不由大叫一聲，噴出一道血箭，身形如被狂風捲飛的雪花般，被擊得飄飛向後，在兩丈外「蓬」的一聲摔跌在地上，身子掙動着。

在一旁的趙雲山莊昭見了，俱不由一聲歡呼。但立刻變成了驚呼。連他兩人也看不清楚站在高遠背後，像泥人一樣的青年人，是如何出現在高遠背後的？

這還不可怕，更可怕的是，那泥人般的青年，手上執着一桿長槍，正在不動聲色地刺向高遠的背心。

而一掌擊飛了孫壽的高遠，大概是太高興了，失了警覺，竟毫無所知！

眼看一槍就要刺在高遠背上。

莊昭趙雲山兩人發現時，已經太遲了，搶救不及，震駭得脫口驚呼出聲！

兩人的一聲驚叫，確是將高遠自鬼門關上，救了回來。

高遠確實是太高興了，眼見殺叔仇人被自己一掌擊成重傷，不死也活不了，不禁悲喜交集，警覺性自然沒有那樣高。

待到他聽到莊昭兩人的驚呼聲，驀然警覺到背後有人偷襲，背上已一痛。

幸好他反應敏捷，身形本就是前撲之勢，於生死一髮間，本能地往前加速竄撲，同時左腿向後蹴踢。「啪」的一聲，他向後蹴踢的左腿後跟恰好踢在那泥人的前半截槍桿上，槍桿不由挑起！

這一來，就令到高遠脫出了危險，從死亡的邊緣挽回一命。

那泥人也似的青年料不到高遠身手這樣敏捷，長槍被踢得差點抓不牢，人也被震得退了一步。

而這時高遠一竄七八尺，已然回過身來。莊昭趙雲山驚呼出聲，人亦同時撲前，半途見高遠脫出了危境，一顆懸到口腔的心才放下來，吐了口長氣，頓住身形。

「你是誰？」高遠背後被槍尖劃破了皮肉，火辣辣般痛，驚怒交集地盯着那「泥人」。那「泥人」正是孫壽的徒弟啞巴，既聽不到高遠的喝問，更不可能出聲回答，狠狠地一槍刺向高遠！

高遠偏身一閃，右手閃電般的抓出，抓拿住槍桿，左手一指飛點向「泥人」的咽喉！「泥人」槍桿被抓，掙了掙，如何掙得動？眼看一指就要點中他咽喉。

這一指點中，那「泥人」不死才怪！

驀地，一聲沉雷也似的巨喝傳來：「高公子手下留情！」

高遠一指堪堪點在「泥人」咽喉上，驀聞巨响，慢了一慢，一眼瞥見發出巨喝的是唐鐵人，指勢一偏，從「泥人」的頸側劃過。

這個忽然間不辭而別的唐鐵人，這時不知打從什麼地方鑽出來，又出現了。

「高公子，請放過這孩子，他是個啞巴，天生殘疾，雖是孫老兒的徒弟，但他無辜的。」唐鐵人大踏步上前，朝「泥人」打了個手勢，一手將「泥人」拉開。

「泥人」乖乖地鬆開手中槍，隨唐鐵使走到一旁。

高遠見唐鐵人如此說，瞧了那「泥人」一眼，朝唐鐵人一點頭，拋下手中槍，大踏步向孫壽倒身的地方走去。

趙雲山莊昭兩人隨後躍到。

× × ×

孫壽死狗一樣躺在地上，咀角胸前滿是殷紅的血漬，雙眼緊閉着，只有出氣，沒有入氣，離死已不遠。

許是腳步聲驚動了他，眼皮動了動，睜開一絲縫，黯淡吃力地瞧着高遠。

咀皮子動了動，勉强擠出一絲斷續的語聲：「高亮若有你這樣聰敏，這……樣狠，也……不會……死在老……老子的手上……」喘着氣嗆咳了一陣，續道：「殺……殺人償命，老子……死在你……手上，死而無怨。」

高遠望着垂死的孫壽，一時間思潮翻湧，不知是悲是喜，腦子裏亂紛紛的，一剎時出現叔父死不甘心的表情，一霎又出現戴冠人海南隱士黎越的臉龐，他在心裏長嘆一聲，仰首望天，一任飄飛如鵝毛的雪花飄落脹熱的臉上，默默祝禱：「叔父，兇手已誅，元兇未除，望叔父在天之靈佑護姪兒，儘速誅除元兇，報却血仇！」

唐鐵人帶着啞巴來到垂死的孫壽面前。啞巴雖然不能說話，但他有一雙會說話的眼睛，噗地跪在孫壽面前，眼淚直流。

孫壽先是憐愛地看了啞巴一眼，跟着努力抬起眼光，望着唐鐵人，「大混蛋，望念在……朋友一……場……替老……子好好照顧照顧這孩子……」

頭一歪，眼一閉，咽了氣。

那啞子一見，一頭伏在孫壽的屍身上，哀哀流淚。

唐鐵人對仰首望天的高遠道：「高公子，這老鬼雖然以殺人為業，為人倒不太壞，高公子大概不會殘屍洩憤吧？」

高遠目光一落，忙道：「在下何敢如此殘忍，在下感激唐兄。」

唐鐵人吁了口氣道：「高公子也不會趕盡殺絕吧？」

高遠肅容道：「一人犯事一人當，古有明訓，在下何敢累及無辜！」

唐鐵人嘆道：「看在和這老鬼相交一場，說不得只好費點力氣，將他埋了。」

高遠感激地說：「唐兄性情中人，在下兄弟有幸得識，告辭了，後會有期。」

「三位珍重！」唐鐵人朝三人抱拳一拱，三人連忙抱拳回禮。

看着三人上馬策騎而去，唐鐵人才與啞子動手將孫壽的屍體埋葬。（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血蝙蝠

黃鷹·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勝衣將雪飛鵬、梅玉霜、方筠三人救出，他們這三個人都感覺到自己已容顏非昔。沈勝衣即肯定他們是被天魔教的人易容。於是他帶了楚浪和雪飛鵬等三人去找無名老人求醫，蓋無名老人乃當代易容巨擘，希望無名老人妙手一施，還其眞面目。一行數人，行經中途，剛巧與無名老人相遇，沈勝衣即與對方寒暄一番，然後道達此行目的。無名老人便與沈勝衣等一行回到自己的住處，於欵客時將麻藥放在酒中，先使雪飛鵬等三人在不自覺中被麻醉倒。接着，無名老人先後為三人動手術，剪除表面的假皮，及手術完成後，無名老人已滿頭大汗……

自戕為謝罪　恩怨一筆勾

老人忽然叫起來：「成了，再拭抹下去，要將他們本來的面龐也抹掉了。」

沈勝衣慌忙停下手來。「這就可以了麼？」

老人道：「現在還要做的就是將他們弄醒，都是最簡單沒有的事情。」

說着老人取過架上一個玉瓶，倒出了三顆藥丸，道：「他們方才飲的是落魄湯，現在要服的是還魂丹。」

他隨即將那三顆藥丸分別塞入雪飛鵬三人的嘴巴，再往下頷一托，「骨都」的一聲，已下咽喉。

楚浪看呆了眼睛，忽問道：「他們要多久才會醒來？」

老人道：「不到百數。」

楚浪不由心中默數，果然未到百數，雪飛鵬三人已經悠悠醒轉，張眼一望，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先後坐起身子。

老人大笑道：「好，都醒來了，過這邊，先照照鏡子。」手一拍，石壁的一角，升起了一塊石板，那後面嵌着老大一塊銅鏡。

那塊銅鏡擦得雪亮，雪飛鵬臨鏡一照，高興得叫了起來，一回頭，却就看見了兩個非常陌生，從未見過的少女。

其中一個倒是「噗哧」笑道：「原來你是這個樣子。」

雪飛鵬叫起來。「你是方筠。」

容貌雖然有異，却沒有改變聲音，所以他還是分辨得出。

方筠雙手捧着臉頰，往銅鏡一照再照，又「噗哧」的笑出來，笑語神情猶帶着稚氣。

梅玉霜無疑比較穩重，對鏡一照，只嫣然一笑，方筠立即轉過來，拉着梅玉霜的手。「姐姐，原來你這樣美。」

梅玉霜嬌靨一紅，笑道：「還是你漂亮。」

「不是的。」方筠轉向沈勝衣。「沈大哥，你說我說的可對？你說啊！」

沈勝衣只是微笑一下，不作聲。

雪飛鵬一旁嘟喃。「眞是小孩子，這

樣問，叫沈大哥怎樣回答？」

方筠立即回過頭去。「看你啊，老氣橫秋的，偏就是長了塊孩兒臉，看來看去，都只像是個小孩子。」

雪飛鵬悶哼，不再看方筠，方筠却不放過他，道：「小孩子到底是小孩子，一句話說人不過，就哼哼唧唧。」跟着還裝了一個鬼臉。

雪飛鵬苦笑一聲，閃到楚浪的身旁，方筠這才又轉向那面銅鏡，眨了眨眼睛。

看來她非常開心，三人之中，倒是梅玉霜懂事，隨即轉向無名老人，欠身道：「多謝老前輩再生之德。」

老人反而一呆，接而大笑，道：「好孩子。」

方筠雪飛鵬這才省起，忙亦向老人一揖，老人却轉身往外走，一面道：「大家出外再吃點東西。」

方筠忙走到沈勝衣身旁，輕聲道：「那位老人家是不是很生氣，怪我們沒有規矩？」

沈勝衣搖頭，笑一笑，道：「別放在心上。」

話口未完，石門外已傳來老人的拍掌聲：「快來快來！」

待衆人出到去，老人已弄來幾盤水菓，沈勝衣目光一掃道：「沒有別的了？」

「還要什麼？」老人反問。

「這已是接近午間，我以爲總有一頓好吃。」沈勝衣帶笑問。「你平日就是吃這些水菓？」

「偶然也吃葷的。」老人回顧道：「你們若是不吃水菓，可以吃其他的。」

楚浪道：「在那裏？」

「山野林問，飛禽走獸到處都有，你們反正時間多着，又有一副好身手，怎麼不獵來，好教我老人家也有頓好食。」

楚浪道：「這個容易，我這就去。」接問雪飛鵬。「老弟，你怎樣？」

「當然也要去的了。」雲飛鵬颯的跳起身子，轉向方筠。「你怎樣？」

方筠一瞪眼，大聲道：「難道我還害怕不成？走！」

雲飛鵬立即奔出去，方筠緊跟在後面，楚浪忙亦追上去。

沈勝衣看着他們搖頭，道：「都是小孩子。」

梅玉霜道：「大哥，我要走一趟。」

沈勝衣再次搖頭。「有他們三個，已經足够了。」

老人接道：「你就是要去我老人家也不許。」

「爲什麼？」梅玉霜奇怪。

老人笑道：「只因爲你是惟一有耐性肯聽我們說話的人。」

梅玉霜道：「正要請教前輩。」

老人道：「你不是對易容術有與趣的吧？」

梅玉霜道：「正是。」轉問：「只不知老前輩肯不肯收我這個徒弟。」

老人反而大笑起來。「有趣有趣，有趣極了。」

沈勝衣接道：「玉霜人聰明，也謹愼，正是學習易容的理想人選。」

老人嘟喃道：「還用你說，你以爲我老人家看不出來。」

沈勝衣立即向梅玉霜道：「玉霜，你若是有這個心意，就不要猶豫了。」

梅玉霜連隨跪下去。「多謝老前輩成全。」

沈勝衣加以糾正。「還叫老人家？」

梅玉霜即改呼：「師父在上，請受小徒三拜。」

老人瞪了沈勝衣一眼，却沒有阻止梅玉霜，受了梅玉霜三拜。「起來起來。」

梅玉霜這才站起身來，老人立即大罵沈勝衣。「我早就說你這個小子是一個害人精，現在你開心的了，由現在開始，我老人家可沒有一天空閒的了！」

沈勝衣笑笑，道：「我等了這麼多年，才等到這個機會，不把握機會害害你，怎對得起自己？」

老人瞪着眼，結果都大笑起來。

沈勝衣接道：「以後，這四個娃兒，就留在你這兒，玉霜跟你學易容，其餘的三個，你認爲有什麼可以傳授於他們的，你不妨就傳給他們。」

老人跳起來，道：「你這是要我傾家蕩產？」

沈勝衣笑道：「你一身本領，不找幾個傳人，怎對得起自己？」從他的笑容看來，他似乎早就安排妥當。

× × ×

楚浪三人獵了幾隻山鷄野兎回來，從梅玉霜口中知道了老人被沈勝衣說服了收他們做徒弟，無不喜出望外。

三人也不用沈勝衣吩咐，已左右一齊上前去，拜倒在老人身前，口稱師父。

老人皺起了眉頭，旋卽又開展，格格大笑道：「好，數十年來找一個徒弟也找不到，現在一收竟收了四個之多。」

沈勝衣道：「他們的資質不比任何人差。」

老人點頭道：「霜兒是學易容最佳的人選，至於我其他的幾種三脚貓功夫，以他們的資質，已足够應付有餘的了。」

沈勝衣笑顧楚浪三人道：「三脚貓的功夫雖然在你們這位師父的眼中不覺得怎樣，在江湖上却已經很了不起。」

楚浪道：「大哥你不說，我們也知道，就是師父那一身輕功，已不是一般人比得上的了。」

老人「哈哈」大笑。「還是你這個小子滑頭，好像你這種人，不學輕功，實在可惜。」

楚浪立即叩頭，老人却喝道：「快站起來，老夫可不喜歡一個好像磕頭蟲一樣的弟子。」

楚浪一聲「是」，一翻身躍起，再翻了一個觔斗，老人笑罵：「你就是不翻觔斗，我也看得出你的腰力很够，曾經過一番苦練。」

楚浪道：「還要師父你老人家加以教導，令弟子能够出人頭地，揚名江湖。」

老人一沉臉。「你以爲揚名江湖是一件好事？」

楚浪怔住，老人忽然歎了一口氣。「你若是沒有名，倒還罷了，一有名，煩惱便接踵而來，永無休歇。」

他隨即轉向沈勝衣。「姓沈的，你說是不是？」

沈勝衣點頭，道：「這個道理却還是

由他們自己領悟的好。」

老人點頭，轉問道：「你將這四個娃兒留在這裏，自己又將往何處去？」

沈勝衣道：「去那座莊院探淸楚。」

老人歎息道：「你這個人好奇心太重，又太重義氣，這實在不是一件好事，可惜我又想不出有什麼理由阻止你。」

沈勝衣只是笑笑。

雲飛鵬移近來，道：「大哥……」

「令尊的事情，我當然會弄一個淸楚明白，筠兒玉霜也一樣。」

梅玉霜道：「只是辛苦大哥你了。」

老人大笑道：「這小子若是怕辛苦才奇怪。」

沈勝衣搖頭，道：「這件事，必須有一個水落石出。」

「水落石出之後又如何？」老人歎了一口氣。「有時候，一件事沒有結果反而更好。」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

老人道：「聽你們所說，到目前爲止，那些人還沒有做出什麼壞事來。」

楚浪道：「他們三人的父親……」

「都是接到了令旗之後才離家，有可能，他們本來就是一夥。」老人的目光逐漸深沉。

楚浪道：「那他們的被易容。」

老人道：「對他們的生命安全並沒有影响。」

楚浪道：「也許是恐怕他們的父親不答應，所以將他們易容囚起來以便用作要脅。」

老人道：「也許，但……」

沈勝衣接口道：「這若是一件好事，根本就不用這種手段，再說天魔教二十年前爲禍江湖，現在再重現，只怕不會是一件好事。」

老人道：「亦未可知。」

沈勝衣道：「所以我必須查一個水落石出，若是他們自己的事情，無害於武林同道也就罷了。」

老人撫掌道：「俠客到底是俠客，你難道就從來沒有想過有可能爲此喪命？」

沈勝衣搖頭。

「有所不爲，有所必爲。」老人目注沈勝衣。「可惜像你這樣的人並不多。」

雪飛鵬道：「若是多又怎樣？」

「那無論做起什麼事情，總不致人手單薄，以致於顧此失彼。」老人接又道：「或是你的老朋友，本該助你一臂之力，但查探之事，一人便已經足够，人太多，反而會誤事。」

一頓，老人又說道：「不過到動手的時候，你只管將我也算在內。」

沈勝衣笑道：「一定的。」

楚浪道：「還有我們。」

老人搖頭道：「那麼由現在開始，你們就要苦練了。」

楚浪點頭，梅玉霜三人看看沈勝衣，亦堅定的點頭，走到老人身旁。

老人隨即一拂袖，道：「那你現在可以離開了。」

沈勝衣隨袖一翻身，掠出了堂外，接一拔，掠上了滴水飛簷，一閃而消失。

老人目送沈勝衣遠去，拈鬚微笑。「好漢，的確是好漢子。」

沒有人不同意他這句話。

眞相

松濤如波濤，人在松樹上，就像是置身在綠波中。

沈勝衣這一次是從另一方向進入松林，這一次他更小心，身形極緩慢。

他小心翼翼的掠過松梢，向當中那幅空地接近，在離開空地約莫兩丈的一株松樹上停下。

空地當中那幢莊院冷冷落落，門敞開，莊院內也不見有人。

沈勝衣小心視察了一會，最後仍然決定暫時留在松梢之上，靜觀其變。

已接近黃昏，風開始吹急，陽光已柔如情人的手。

沈勝衣半瞇着眼睛，坐在樹梢之上，有如老僧入定，又將此前發生的事情，細思了一遍。

莊院內始終是毫無變化，予人的永遠是一種接近死亡的感覺。

沈勝衣沉思着，眼睛張開，盯着那幢奇怪的莊院，也不知道應該如何着手。

——那倒可要等到夜間才進去？

沈勝衣不由輕歎了一口氣。

× × ×

夜色已降臨。

在入夜之前，沈勝衣已換了好幾個方向，繞莊院一周，整座莊院都在他的監視下。可是一些收穫也沒有，他不由懷疑那些人是否都已經離開。

惟一令他打消了這個念頭的，只是他絕不認爲還有第二幢這樣的莊院。

他絕不相信那些人會放棄那座莊院。

風在吹，吹來了遠處的木葉淸香，一隻歸鴉從上空掠過，飛投進莊院之內。

莊院之內並沒有任何反應，那隻歸鴉就像是投進了死亡的陰影中，消失不見。

再看東面，月亮已經升起。

× × ×

冷月一彎，瞬息被烏雲掩去，風高月黑，這正是夜行人最好的時機。

沈勝衣終於從樹上掠下來。

松林中蟲鳴唧唧，風吹松濤一陣又一陣，令人聽來總覺得心寒。

沈勝衣在林中靜立了一會，舉步走前去。

走到了林子邊緣，他的脚步才慢下來，突然又一快，兎起鶻落，急掠前去。

他穿着一襲深色的衣服，黑夜中實在不容易發現，而身形之輕快，更就是鮮有人能及。

掠過了草坪，來到深壕的前面，沈勝衣開始負手踱步起來。

他又回到了那天夜間進入的方向，周圍始終是一片靜寂。

他在壕邊坐下，沉思了一會，身形終於射出去，掠過土壕，手一按，抓住了一道縫隙，懸起了身子。

他忽然想到上一次的所以被發現，完全是劍插入石壁發出的聲响，所以這一次棄劍用手。

他手抓着縫隙，壁虎一樣向上升，並不太快。

但也並不慢，沒多久，就已經掠上了牆頭，他是滾動着掠上，在那片刻之間他

已經絕對肯定，那之上沒有人，那知道他才伸出頭去，就看見了無面。

無面巳有面，冷然坐在兩丈外的石垣下，就像幽靈一樣，不動聲息。

沈勝衣不由一呆，可是仍翻過牆頭。

無面看着他，眼珠不動，就像是一個巳完全沒有感覺的活死人。

沈勝衣也在看着她，一動也都不動。

風在吹，無面一頭秀髮在飄揚，這是她混身惟一令人感到有生氣的地方。

半盞茶過去，沈勝衣終於第一個開口道：「你的忍耐力遠在我之上，佩服。」

無面這才伸手輕掠一下那把秀髮，道：「彼此。」

沈勝衣道：「你坐在這裏多久了？」

無面道：「入夜之後我才上來的。」

沈勝衣道：「可是我沒有看見。」

無面道：「就正如我們不知道你經巳在外面窺伺一樣。」她笑了起來，笑得令人心寒。

沈勝衣問道：「你們算準了我會再到來？」

無面道：「你實在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誰都不難看得出。」

沈勝衣道：「我却是看不出你們的耐性這麼可怕。」

無面道：「我們等了你好些日子。」

沈勝衣道：「不難想像。」

無面道：「我本該日間守候在附近，這也許是你走運。」

沈勝衣道：「若不是遇上姑娘，只怕就沒有這麼好說話的了。」

無面道：「女孩子總比較心軟，若是無珠，現在只怕巳抽冷子給你一竹杖。」

「無珠的竹杖，我巳經見識過了，若是抽冷子一杖，只怕我未必閃避得開。」

話口未完，一枝竹杖巳從他背後插過來，沈勝衣急忙一偏身，閃開了那一杖。

杖勢未絕，一變，轉插向沈勝衣的咽喉，沈勝衣一閃又避開。

嗤嗤嗤破空聲响，又三杖刺到，一杖急一杖，沈勝衣輕吁一口氣，身形迅速變換，一拔一翻，掠過杖上，落在一丈外。

無面即時格格嬌笑。「你這個人原來並不老實。」

沈勝衣道：「那只是因爲我巳經發現有人來至身後。」

「好靈的耳朶！」持杖的無珠緩緩轉過身來，竹杖沒有再刺出去。

沈勝衣道：「未及閣下。」

無面道：「所以他本該睡在下面的，現在却上來了。」

無珠道：「那只是你們說話的聲音太高。」

他沒有眼珠的眼睛盯着沈勝衣，黑夜中發出一種令人心悸的光澤。

沈勝衣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無面接問道：「人質都巳給你救走了，你還來這裏幹什麼？」

沈勝衣道：「我還未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爲什麼你們要這樣做？」

無面嬌笑道：「你這個人的好奇心的確大得很。」一頓又笑道：「一個人好奇心這樣大並不是一件好事。」

「好奇心太大的人都是比較短命。」

無珠冷笑。

「現在我仍然活得很好的。」沈勝衣亦自一笑。

無面道：「那是因爲你有一身非凡的武功。」

沈勝衣道：「也許還因爲我的運氣一直都很不錯。」

「也許是的。」無面嬌笑，無珠却始終一聲都不發。

無面笑接道：「一個人的好奇心很大，煩惱難免越多，想你不會否認，沒有煩惱總是比較有煩惱的好。」

沈勝衣不能不點頭。

無面接又道：「希望你的運氣永遠都那樣不錯。」

沈勝衣笑笑道：「多謝。」

無面緩緩站起身來，一頭散髮，飛揚在秋風中，她雙手輕攏秀髮，笑問道：「你準備怎樣？」

沈勝衣道：「我本來準備偷進去，到處打聽一下……」

「現在呢？」無面仍一臉笑容。「是不是準備走了？」

沈勝衣道：「能够走，當然就是走的好。」

無面道：「這在你當然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只要你往下一跳就成了。」

無珠接道：「阻止一個人進去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要阻止一個人逃命，却最少困難一倍，所以如果你一定要走，我們是不會阻止的。」

「哦！」沈勝衣有些詫異。

無面道：「只是你這樣一走，過些時又難免要再偷進來，就是你時間多着，相信也會覺得很沒趣。」

「若是連累兩位再在這裏苦候，更就沒趣的了。」沈勝衣笑問：「不知道兩位有什麼好的建議？」

無面反問道：「你可知我們爲什麼苦候在這裏？」

「難道是你們主人的主意？」

「正是。」無面道：「我們主人素仰大名，早就有意與公子見一面。」

沈勝衣道：「在下也有這個意思，早就想拜會一下貴主人。」

無珠冷笑道：「你有這個胆量？眞的有？」

沈勝衣道：「以我所知，貴主人也是一派之尊，叱咤江湖，相信怎也不會算計一個去拜會他的人。」

無珠爲之語塞，無面接道：「況且以公子的武功，我們亦不能毫無顧慮。」

沈勝衣道：「姑娘言重。」

無珠冷笑道：「總有一天，老夫要向公子好好的領教一下。」

沈勝衣道：「老人家輕功杖法不比尋常，非萬不得巳，在下也不敢與老人家你動手。」

無面即時問：「無珠，你見過這樣有禮的年青人沒有？」

無珠嘿嘿冷笑，却說不出話來。

無面笑顧沈勝衣道：「閒話少說，公子請。」

她欠身拔出插在旁邊的一個燈籠，接取出一個火摺子，一剔燃着。

燈火青熒，也不知燃燒的是什麼，無面沐在燈光中，彷彿整個人都巳經通透。

她手提燈籠，移步向前，無珠冷冷的亦道：「請。」

沈勝衣毫不猶豫，舉步緊跟在無面身後，一任無珠在後跟上來。

他是那麼的鎭定從容，就連無珠也不能不佩服了。

無面拾級而下，走進花陣。

沈勝衣跟了進去，離開無面約半丈，始終都保持這個距離。

無珠與沈勝衣之間也保持半丈的距離，三個人魚貫進入花陣，緩步移前去。

夜風蕭索，燈火不住搖曳，無面一身白衣籠着發淡的碧光，在夜霧之中飄然向前移動，就像是幽靈一樣。

一折再折，他們在花樹陣中打了幾個轉，終於轉了出來。

當前是一條白石小徑，無面脚步不停，繼續前行，走向莊門對着的那個大堂。

大堂中沒有燈火，一片黑暗。

無面領着沈勝衣走進去，燈籠將周圍映成碧綠，她整個身子確是更加朦朧，彷彿就像要化成一團碧綠色的烟霧。

燈籠在前面，黑暗中，無面的身外閃起了一條碧綠色的光綫。

風一吹，衣袂飄飛，碧光亦閃動，寬大的衣袖就像是一對薄薄的翅膀，無面竟像要凌空飛起來，化成一隻螢火蟲。

沈勝衣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有這種感覺，這種感覺發生出來的時候，他竟然會以爲無面就要飛起來。

可是無面並沒有。

到他以爲無面不會飛的時候，無面反而飛起來了。

她就像眞的化成了一隻螢火蟲，飛舞在半空。

碧綠的燈光，一團螢火也似隨着無面拔起的身形，飛上了半空，然後在半空無聲的消失。

燈光消失，無面亦消失。

沈勝衣好像看見無面掠上了一條橫樑之上，再細看，巳經不知所踪。

他不在乎，也沒有理會身後的無珠。

無珠的眼瞳在黑暗中，竟然閃動着碧綠色燐火一樣的光芒。

這光芒令人心寒，也彷彿充滿了殺機，可是他並沒有出手。

沈勝衣始終不動，彷彿巳化成一個木偶，好像他這種高手，縱然不動，也足以應付任何突然的襲擊。

他感覺背後傳來的殺氣，也感覺這種殺氣還不足以致命，所以他不動，也沒有回頭。

無珠緊盯着沈勝衣，過了好一會，碧綠的目光終於轉淡，然後無聲的退開去。

雖然無聲，沈勝衣仍然覺察，他只是淡然一笑，沒有移動。

如此靜寂，漆也似的黑暗。

若換是別人，現在只怕巳拔步開溜，沈勝衣却沒有，就是木立在那裏。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一個恐怖的笑聲突然在黑暗中响起來。

笑聲在迴蕩，令人魄動心驚，如此黑暗，如此的笑聲，也虧沈勝衣支持得來。

笑聲持續了一會，非常突然的停下。

然後蓬一聲，一個碧綠色的光焰在大堂中亮起來。

火光照亮了整個大堂。

沈勝衣若無其事，他的神經彷彿就像是鋼綫一樣堅靭。

也就在火光一亮的那刹那，大堂上那面石屛風前的石椅上出現了一個人。

那個人彷彿早就巳經坐在那裏，又好像突然從椅後轉過來，以沈勝衣目光的銳利，竟然間分辨不出。

他的面上戴着一個青銅打造的鬼面具，相連着一對牛角一樣的銅角，在火光中閃閃生輝，令人看來，爲之心悸。

沈勝衣目光落在青銅面具上，一聲也不發，神態也沒有絲毫變化。

鬼面人目光閃動，彷彿也落在沈勝衣的面上，忽然道：「沈勝衣？」

「在下正是。」沈勝衣一仰首。「尙未請教……」

「以前的武林朋友習慣稱呼我做天魔，你也只管如此稱呼。」

沈勝衣道：「好的，未知道有什麼指教？」

「這句話，本該是由我來問。」

「雪飛鵬他們巳經在莊院之外，在一個秘密的地方。」

「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個聰明人，早就叫他們謹愼小心，可惜他們並沒有將我的話放在心上。」天魔冷靜的道：「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說實在，人不是我進來救走的。」

「我知道，是他們逃了出來，正好遇上你，但你若是沒有這個胆量，根本就不會再到來，那麼他們縱然逃出了密室，也離不開這座莊院。」

沈勝衣道：「那是閣下的人太小覷他們了。」

「不錯——我本人也有一部份責任，我本該提醒他們，無論是什麼人，也不能够輕視。」

沈勝衣笑笑，道：「對於這件事，閣下打算要怎樣處置？」

「我是沒有惡意的，這一點相信你也明白。」

「閣下雖然將他們的容貌改變，的確並沒有傷害他們的性命。」

「我所以請他們到來，只不過想借助他們，讓他們的長輩能够盡全力，去替我完成一件事情。」

「這是要脅。」沈勝衣冷冷的應道。

「可以這樣說。」天魔語聲一沉。「但你若是明白其中的眞相，只怕就不是這樣想的了。」

沈勝衣道：「願聞其詳。」

「相信你巳經知道天魔教的來歷，知道二十年前一場惡戰之後，天魔教消聲匿跡一事。」

「這件事還有什麼不妥？」

「當時武林中人都說天魔教有意傾覆天下，所以羣起而攻之。」

「其中難道還有什麼內情？」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中原武林的朋友大都抱着這一個觀念，根本就沒有我們解釋的餘地。」

「以我所知，在中原武林圍攻天魔教之前，天魔教巳經傷殘過不少的中原武林同道。」

「表面上看來，那是天魔教的不是，

但事實，並不是。」

「天魔教沒有殺人？」

「有，但都是被迫，我們東來的時候帶來了無數的奇珍異寶，不小心給露出來，因此引起中原武林黑道的明爭暗奪。」

沈勝衣只是聽，沒有作聲。

「經過幾次的伏擊暗襲，各有死傷，我們竟然被渲染成一股外來的邪惡力量，要併吞中原武林。」天魔冷冷的一頓。「而不幸，我們所殺的人之中，有不少是所謂名門正派的弟子，他們有些是見財起心，有些則是早就與黑道中人勾結，但無論怎樣，他們始終是屬於名門正派。」

沈勝衣無言點頭。

「而名門正派的人，大家都很護短，絕不會承認門下弟子會是武林敗類，所以只有歸咎於我們。」

沈勝衣道：「也有例外。」

「也許，但當時可以肯定一件事，就是——絕不會有人替我們分辯。」

「這是意料中事。」

「我們唯有見一步行一步，到最後，要離開中原的時候已經爲時已晚了，敵視我們的人越來越多，很多時候不由我們不戰。」

「傷亡越大，雙方的仇恨自然就越深。」沈勝衣道：「到最後，相信你們必定會有被動變爲主動的了。」

「不錯！」天魔冷冷的道：「我們先被擊退了幾批強敵，又毀滅了附近兩個門派，然後迅速遷移到這個地方。」

一頓又接道：「最初的時候，我們只是看中這一帶數十里松林，縱然被發現行蹤，要攻進來也絕不容易，到後來，發覺這地方實在適合建造一個莊院，於是就分散四方，重金請來中原最負盛名的三個土木建築名師，負責設計建造這座莊院。」

沈勝衣道：「那三個不知道你們的身份？」

「本來有些懷疑，但由於接頭的一直是我們在中原結交的心腹朋友，我又沒有親自出面，才答應下來。」

「他們是什麼人？」

「一個就是雪飛鵬的父親雪漫天，另兩個一姓方，一姓梅。」

「那是梅玉霜方筠二人的父親？」

「不錯——在建業期間，我們一直都待之如上賓，所付出的酬勞，亦是令他們滿意之極。」天魔沉聲道：「而且到完工之後，我們亦沒有好像傳說中那些大惡人一樣殺人滅口，且又以上賓之禮，請他們離開。」

沈勝衣道：「聽你的口氣，問題就出在他們三人的身上的了。」

天魔道：「不錯，到我們的人知道消息，陸續向這裏移來的時候，就遭到中原武林朋友的沿途襲擊，傷亡慘重。」

沈勝衣總算已有些明白。「你是懷疑這消息就是那三個人洩露出去的？」

天魔道：「只有他們才知道我們的行蹤。」一頓又說道：「至於我們的人絕不會出賣組織。」

沈勝衣道：「你們是在傷亡慘重之後集中在一起與中原武林決一死戰？」

「這不是我本人的意思。」天魔的語聲非常沉重。「是大家在眼看平日聚在一起的好朋友一個個無故被伏擊暗殺之下，迫出來的怒火。」

沈勝衣道：「若是如此，這一戰的慘烈實在不難想像。」

天魔道：「結果是兩敗俱傷，中原武林不少門派因此衰落，我們這方面，除了幾個婦人孩子之外，就只剩下我與無面無珠兩個手下。」

他的語聲更沉重。「我的命也是無面無珠搶救回來，苟延到今天。」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

天魔接道：「我們逃到這裏來，在我傷勢未癒期間，無面無珠不能採取任何的行動，一直到我完全痊癒了，我們就分頭去找方松，梅方，雪漫天三人，却發現他們早已經遷走，這只說明了一件事，是他們出賣我們。」

「三個人？」沈勝衣皺眉。

「根據我們得到的消息，他們差不多同時失蹤，這是否巧合一些？」

「會不會是因爲知道你們的身份，恐怕有麻煩，所以遷開。」

「他們是舉家突然遷走，附近的隣居完全都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時候離開，往那個方向離開，那顯然是深思熟慮之下一個有計劃的行動。」

沈勝衣不能不點頭。

天魔的語聲逐漸激烈。「那除了心中有鬼，又還會有什麼？」

沈勝衣道：「之後閣下就一直在找尋他們的下落？」

天魔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我們對於中原的環境不太熟悉，而更重要的就是，我們更缺乏足夠人手。」

沈勝衣道：「不過中原武林似乎並不缺乏那種替人打聽消息的人。」

天魔點頭道：「而幸好我們也並不缺乏錢，可是在我們想到這個辦法，仍然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才將他們三個人的下落完全找出來。」

沈勝衣道：「然後你就同時發出天魔銷魂令，要他們到來這裏？」

「他們一定會來的。」天魔發出了兩下得意的笑聲。「第一，他們不知道我們到底如何找到他們，如何監視，第二，他們都已經在那裏長了根，開枝散葉，不能不爲自己的家人設想。」

沈勝衣淡淡一笑道：「閣下的心計也不錯。」

「心計是培養出來的，這也許是我進入中原以來，吸收得最快最好的一種學問了。」

沈勝衣淡笑不語。

天魔吁了一口氣，忽然道：「但無論如何，我們這些人還不算太壞。」

沈勝衣點頭道：「的確不算，最低限度，你們並沒有採取報復的行動。」

天魔道：「本該將他們三家人殺一個乾淨。」

「閣下的確可以做的，也就憑無面無珠二人的武功，已足以做到有餘。」沈勝衣道：「只是閣下既然沒有這個心意，又何必將雪飛鵬梅玉霜方筠他們擄去？」

「這不是我的意思。」天魔道：「是犬子的意思，爲了這件事，我已經重重的責罰了他一頓。」

「可是你沒有將他們放出來。」

「那是我最後認爲，這樣做亦不無好處。」天魔道：「可是我始終沒有傷害他們。」

「就因爲這樣，所以我才與閣下有這番話。」沈勝衣道：「至於這件事情的眞相，我却希望能夠與雪漫天他們一見，聽聽他們的說話。」

「好的！」天魔一拍掌，一道石壁應聲升起來，無面又出現，後面跟着三個人，當先一個與雪飛鵬有幾分相似，其後二人的容貌，多少亦有一些梅玉霜方筠他們的影子。

他們的神情都非常頹喪，一面的愁苦之色。

天魔揮揮手，道：「坐——」

三人果然先後坐下來，隨後又一個少年出現，那個少年與雪飛鵬他們年紀差不多，一雙眼睛充滿了怨毒。

天魔接介紹：「這是犬子叫波爾。」

沈勝衣微一點頭，波爾目光落在沈勝衣面上，看來並沒有多大惡意。

天魔道：「無論是什麼事情，今天也該有一個解決了。」

沈勝衣點頭。「閣下看來也是一個很爽快的人。」

「你看來也是。」天魔笑了笑。「所以你現在的心中也許會有些遺憾。」

「哦！」沈勝衣一怔。

「就是爲什麼不將雪飛鵬方筠梅玉霜他們也帶來，好讓他們清楚這件事，省得以後再多作解釋。」

沈勝衣一笑。

天魔突然又一拍掌，又一道石門升起來，出現在石門後面的竟然是雪飛鵬、梅玉霜、方筠三人，引路的却是無珠。

沈勝衣當場怔住，脫口道：「你們怎會在……」

天魔截口道：「你難道還不明白？」

沈勝衣心念一動。「解鈴還須繫鈴人，你輕易就將他們面上的藥物弄去，難道你竟是……」

話口未完，天魔已經將面上的青銅鬼面具取下，出現在後面的那張臉龐，赫然就是沈勝衣那個奇異的好朋友，那個無名的老人。沈勝衣雖然已想到，仍不禁一聲呻吟，這件事的確在他意料之外。

「你想不到我就是天魔。」天魔的話聲亦變得有些異樣。

「想不到。」沈勝衣苦笑。

天魔道：「一個人的聲音隔着青銅面具發出來，難免就有些異樣。」

沈勝衣只有苦笑。

「雪飛鵬他們應該會遇上你，而你一定會發覺他們的被易容，一定會找我這個精於易容的老朋友。」

「所以你立即趕去那裏。」

「不錯！」天魔笑道：「也所以我才會出現得那麼巧。」

沈勝衣歎一口氣。「我一直就覺得事情有些異樣，就是想不出什麼地方不對路而已。」

「現在你瞧出來了？」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我該怎樣稱呼你？」

「你可以叫我做波旬，但我們亦無妨像以前一樣的稱呼，除非你認爲我已經不配做你的朋友。」

沈勝衣微喟道：「到現在爲止，我也還看不出你這個朋友有何不好？我們本就不該這樣捉迷藏，但可惜，這件事若非這樣做，我們又不知道如何說話。」

沈勝衣淡然一笑。「看來你對於我這個朋友還不怎樣了解。」

天魔歎息道：「我相信先入爲主這句話，由一個被認爲好人的人來解釋一件事，總比較由一個被認爲壞人的人來解釋，更令人信服。」

沈勝衣搖頭。「我看你一向都顯得超逸出羣，怎麼有時變得這樣俗氣。」

天魔道：「這大概是因爲好像你這樣不俗的人並不多。」

沈勝衣淡然一笑，轉望梅玉霜他們。「我這位老朋友是怎樣騙你們進來的，是不是叫你們到來接應我。」

梅玉霜道：「有一些是這個意思，沈大哥，原來在松林那邊還有一條秘道直通到這座莊院的底下。」

沈勝衣笑笑。「但最令你們奇怪的，相信還是你們那個師父。」

「可是不知道怎的，他在那兒暴露身份，我們都一些也不奇怪。」

沈勝衣道：「這也許是他所謂先入爲主，你們認定了他是好人，他所作的解釋自然也變得合理的了！」

梅玉霜失笑，沈勝衣忽問：「楚浪呢？他沒有跟你們在一起？」

「大哥，我在這裏。」楚浪應聲從秘道出來。「這件事你說我們該怎麼辦？」

沈勝衣道：「聽其自然就是了。」

楚浪想不透，沈勝衣目光從衆人面上掠過，轉向天魔的面上。「這件事相信你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對不？」

天魔淡笑道：「很好說不上。」

沈勝衣道：「洗耳恭聽。」

天魔道：「甚至這可以說根本就不是一個好辦法，甚至會一些作用也沒有。」

沈勝衣沒有作聲，天魔目光一掃，接說道：「與當年那件事有關係的人，現在都已經到來，我這位好朋友沈勝衣，有名是俠義無雙，有他做公證，大家亦應該放心得很，我與他雖然是好朋友，但以他的爲人，也肯定絕不會徇私，除非我眞的有理。」

梅玉霜看了父親梅方一眼，歎了一口氣，方筠垂下頭，雪飛鵬却是顯得不知所措。

楚浪歎道：「一個人看來是不要太有名的好！」轉向沈勝衣。「大哥，無論你做得怎樣合理，都一定不會覺得好過。」

沈勝衣苦笑，「可惜就是推辭也推辭不了。」

楚浪道：「我明白，有些事情始終是難以避免的，而且這一次就是大哥推辭，事情仍然是要在今天解決。」

沈勝衣笑笑，目注天魔道：「你要怎樣做？」

天魔道：「只是要替死去的數百兄弟討一個公道。」

沈勝衣道：「如何討？」

天魔道：「我們是怎樣的人，對於中原武林是否存着極大的野心，相信三位都

應該非常明白。」

他的目光轉向雪漫天三人。

雪漫天忽然道：「閣下若是沒有野心，何須建立一座這樣的莊院？」

天魔道：「只因爲我們需要一個平安的地方來保護自己的生命。」

雪漫天道：「只是這個原因？」

天魔道：「從這間莊院建築的地下室，你可以看得出來，有那一個石室設置有殺人的機關消息。」

雪漫天怔住。

天魔道：「也許我們進來的方式是不好，但可以肯定，我們並沒有存着惡意，否則我們不是這樣做。」

雪漫天奇怪問道：「那會怎樣做？」

天魔道：「這裏仍然用刀劍，但在我們那邊已經有很多的火器製造出來。」

語聲未已，天魔已從懷中取出一枝火銃，手指一動，「轟」然一聲，在兩丈外的一張石椅片片碎裂。

除了天魔那方面的人，每一個都嚇了一跳。

天魔道：「火藥是中土所創，但一直都沒有加以發展，關中霹靂堂雖然火器甚多，都是停留於原始的階段，而我們已發展到用機括來發射，殺敵於數丈之外。」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

「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土武林中人門戶之見甚深，偶有發現，便一心要替自己的門戶立威，不肯公諸於外。」一頓天魔又說道：「一個人的見識有限，所以始終都不能够有較大的發展。」

沈勝衣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天魔又說道：「但我們那邊，却不是這樣，所以我們若是一心要到來中原武林爭雄稱霸，絕不會這樣到來，我們携來的大都是金銀珠寶。」

沈勝衣道：「關於這個問題，你有沒有對中原武林說清楚？」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天魔慘然一笑。「你當然知道有這樣的話，也當然知道。」

一頓又說道：「事實證明，他們並沒有理會我的解釋，而覬覦我們那些珠寶的人更就是惟恐天下不亂，他們的說話當然比我們的有力得多。」

沈勝衣微喟：「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那些珠寶無疑亦是一個禍根。」

天魔道：「這是否我們的錯？」

沈勝衣忽然問：「那你們爲什麼不索性回去西域？」

天魔道：「由這裏到西域有一段很長的路途，而最重要的是，我們在離開的時候誇過很大的海口，就這樣回去，又那裏還有立足之地？」

沈勝衣沉默下去。

天魔道：「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你已經清楚的了，這你說應怎樣解決？」

沈勝衣目光從衆人面上掠過，又一聲歎息，道：「聽你的口氣，是要當年出賣你的人還你們一個公道？」

天魔道：「不錯！」

波爾插口道：「出賣我們的人就是在這三個人之中。」戟指雪漫天三人、

沈勝衣目光轉向梅玉霜他們，道：「這件事，你們怎樣說？」

梅玉霜道：「沈大哥，師父他老人家可以肯定絕不是一個壞人，我們的家人若是眞的做了那種事，我們也不敢强要大哥你出頭。」

方筠道：「梅姊姊說得很有道理。」

雪飛鵬道：「可是……可是……」

方筠道：「你的意思怎樣，不妨說出來。」

雪飛鵬一咬牙。「他們到底是我們至親的人。」

方筠垂下頭，楚浪道：「不死的也死了，我看你們倒不如求求……」

話口未完，波爾已喝道：「不成！」轉望天魔。「我們一定要血債血償。」

無珠亦道：「否則怎對得起死去的兄弟？」

波爾接大聲喝道：「到底是誰？站出來！」

雪漫天三人呆立在原地，一些反應也沒有，波爾冷笑接道：「你們若是男子漢大丈夫，就站出來，承認這件事。」

無面嬌笑道：「他們若是男子漢，根本就不會做出這種事，也根本不會東躲西匿，更不會像現在這樣不作聲。」

雪漫天三人仍然默不作聲，彷彿在考慮着些什麼。

天魔目光轉落在衆人的面上，然後轉向沈勝衣。道：「這件事，到現在非獨你爲難，我也甚感爲難，玉霜他們我方收爲徒弟，你又是我的好朋友。」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

楚浪道：「看來我們不該將大哥拖進這個漩渦。」

波爾冷笑道：「沈大俠其實也可以當作完全沒有發生過這件事情。」

沈勝衣淡然一笑。轉向天魔道：「我以爲這件事不妨由他們三人自己決定，他們可以走，也可以留下。」

天魔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們若是堅決不承認，我們也無法可施。」

沈勝衣道：「因爲你不是那種不擇手段的人。」

天魔道：「的確不是，否則我早就已拿玉霜他們來迫他們說出眞相來。」

波爾道：「爹，我們爲什麼不這樣做啊？」

天魔道：「我們將他們的兒女請進來，已經很不對，善惡之間，總該有所不同的。」

波爾道：「那麼事情要拖延到什麼時候？」

天魔道：「就現在解決。」

波爾急問：「怎樣解決？」

天魔突然手一揮，「呼」的一股風捲起，鼎爐中那股火焰突往上噴起來。

整座殿堂陡然一亮，衆人心頭同時一凉。

天魔即時將那個鬼銅面具覆在臉龐上，張臂而起，道：「開大門，將雪漫天、梅方、方松三人送出去。」

波爾脫口道：「爹，爲什麼？」

無面無珠亦叫道：「這件事，怎能够就此作罷？」

天魔道：「由開始到現在，我們從未濫殺過一個人，現在更不想。」

無面道：「可是這三個人……」

天魔道：「他們不承認，誰有他們的辦法，他們當然亦已經看出我們的弱點，絕不會傷害他們的兒女來要脅，根本就不會爲這件事而緊張。」

無面歎了一口氣，無珠冷笑道：「若是肯，我就是拚了命，也換他們三條命回來。」

波爾道：「孩兒也是這樣說。」

無珠道：「寧枉毋縱，我殺他們我償命！」語聲一落，陡然疾往上拔起來，身形一動，「呼」的一聲，竹杖有如鋼針一樣刺下，迅急如電。

這一杖刺的是雪漫天。

雪漫天手無寸鐵，雙掌一錯，便待拍出，人影一閃，天魔飛雲般掠至，袖一拂，已捲住那枝竹杖，再一帶，無珠立時被震了回去。

無珠身形落地，道：「爲什麼不讓我拚掉這條老命？」

天魔身形落在石鼎旁，道：「只要不再將我當做你的主人，你隨時可以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無珠呆住。

天魔接拂袖：「去！」

雪漫天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目光落在雪飛鵬面上，道：「飛鵬，你與我一起走吧。」

雪飛鵬看着雪漫天，忽然道：「爹，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

雪漫天沒有作聲。雪飛鵬又叫道：「若是你做的你就承認，他老人家面前我替你求情。」

雪漫天慘然一笑。道：「好孩子，爹不用你來求情，爹根本就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雪飛鵬喜極而呼，道：「爹，你眞的沒有？是眞的？」

雪漫天點頭，舉步往外走，波爾欲阻止，但給天魔揮手阻住。

雪飛鵬跟了上去，方筠突然問：「你不跟師父練武了。」

「我……」雪飛鵬欲言又止。

雪漫天停步回頭，目光充滿疑惑，沈勝衣解釋道：「他們都拜了天魔爲師。」

雪漫天皺眉，道：「很好，那我就放下心頭大石了。」轉對雪飛鵬。「那你就留下來，好好的跟他老人家習武，西域武功雖然未必强得過中原，但亦有其成功之處。」

雪飛鵬點頭，雪漫天又道：「爹要你回去，原是準備將一切的事情交下來，現在既然你有一個這樣的好師父照料，爹又還有什麼放心不下？」

雪飛鵬若有所悟，還未來得及說什麼，雪漫天已經雙手掩腹倒了下去。

血從他的雙手指縫中滲出，染紅了衣衫。

他仰天倒下，雙手鬆開，露出了插在小腹上的兩枝短劍。

衆人齊皆怔住，雪飛鵬驚呼上前，扶住雪漫天，斷聲道：「爹，你這是什麼意思？」

雪漫天喘息着道：「這件事爹雖然沒有下手做，却是在他們下手做的時候，非獨沒有反對，而且默許。」

他悽然接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這件事，我總該負些責任。」

語聲一落，頭一側，當塲命喪。

雪飛鵬惶然不知所以，衆人却不由自主轉望去方松、梅方二人。

方松即時一聲慘笑，道：「死得好，這樣一死，最低限度也像個英雄，像條好漢。」

梅方即時問：「方老三，你說我們該怎樣？」

方松道：「我們若是不死，豈非要教人齒冷？」

「不錯。」梅方苦笑。「我們來的時候，豈非早就已準備死在這裏的了？」

方松道：「何況我們的孩子現在都已經有人照料！」

梅方霍地向天魔拜倒，道：「我知道你閣下已無意殺我們，可是我們也不是你閣下眼中的那種貪生怕死，當年的事情，當然不是一句抱歉可以作罷，但無論如何，我們實在抱歉得很。」

方松接道：「我們也是看錯了人，就是這一點，已罪該萬死。」

方筠一聲「爹」走了過來。

方松搖手苦笑，緩緩倒下，一縷黑血從嘴角流下，沈勝衣沒有防備，一眼瞥見，知道已太遲，急掠向梅方，一探手捏向梅方的嘴巴。

梅方悽然一笑：「遲了！」黑血順着嘴角淌下，他與方松一樣，早就已在口中藏了毒藥。

沈勝衣的手停留在半空，頓足一聲長歎。

梅玉霜方筠齊皆怔住，就連天魔亦一呆，長歎道：「好，中原武林總算還不致令我太失望。」

沈勝衣回頭望着天魔，道：「有些事情，還是不要太清楚的好。」

「嗯——」天魔垂下頭，那刹那，彷彿老了好幾十年。

沈勝衣回望梅玉霜三人，欲言又止。三人俱都一面悲傷之色，梅玉霜亦流下兩行清淚，楚浪站在三人身旁，亦不知道如何說話。

一種難言的死寂，充斥在大堂內。

× × ×

長夜消逝，拂曉，兩騎馬走出了那座奇怪的莊院，是沈勝衣楚浪二人。

天魔梅玉霜等人送出莊外，依依不捨，也就在衆人目送之下，雙騎遠去。

（全文完）

·預告·

俠義傳奇中篇：

天魔

黃鷹著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秦紅·文　黃白石·圖

武林一條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歌中了老土司下的蠱，性命爲老土司所控制，不得不聽老土司的話而重新到地瓶谷找南仙，但林歌却無殺南仙之意，只是希望南仙能助他除去腹中之蠱而巳，林歌對南仙詳說一切之後，南仙開始對林歌產生好感，決定助林歌除蠱，他倆共同巧設妙計，使老土司上釣，但老土司却不上當，非要林歌殺死南仙不可，否則老土司一唸咒，林歌生命就有危險了，正當危急之際，老土司忽被一人制服，原來是朱五絕適時趕到，才救了林歌一命，朱五絕是來尋找林歌的，他的目的也是來尋找「武林一條街」……

鶯鶯仰明月　痴痴訴相思

南仙微微皺眉道：「朱老弟剛才實不該報上姓名，這老傢伙鬼門道多得很，他可能會使邪術陷害你呢。」

朱五絕聽得心頭一慄，表面上却表示不懼，哈哈笑道：「他敢對我放蠱的話，我就收下來油炸下酒！」

他見林歌還躺在地下不動，便去扶起他道：「林歌，沒事了，趕快醒來！」

林歌悠悠而醒，只覺口裏一片濃濃的腥味，便會意到腹中的蠱巳從肚裏爬出，他雖未見到蠱，想想也巳噁心，連忙連吐口水。

南紅鳳道：「那邊有泉水，我帶你去漱漱口。」

她帶林歌去漱口，乘機低聲問道：「喂，你到底要不要我？」

林歌把嘴洗乾淨之後，才笑道：「我不騙妳，我家裏巳有一個老婆了。」

南紅鳳嘟嘟嘴唇道：「那有什麼關係，她做大的，我做小的便是嘛。」

林歌道：「不成，我老婆一定不答應，她很兇，兇得像一隻母老虎呢！」

南紅鳳道：「那也沒關係，她打我我不還手，她罵我我不還口就是了嘛！」

林歌道：「南姑娘，如果妳喜歡嫁個漢家郎，我那位朋友朱五絕還沒娶妻。」

南紅鳳一呶嘴道：「不要，他太胖了，我不要胖子！」

林歌道：「他雖然胖了一些，可是人很好，性情十分溫和，而且他會煮菜，他燒的菜才好吃呢。」

南紅鳳連連搖首道：「不要！不要！我就只想嫁給你一人！」

林歌沒想到這位夷人少女竟是如此熱情大方，他實在消受不了，當下神色一正道：「在下眞的不能接受，請妳原諒！」

語畢，掉頭便走。

南紅鳳竟不生氣，吃吃輕笑道：「你跟他不一樣，你跟他不一樣……」

林歌一怔，問道：「跟誰不一樣？」

南紅鳳笑道：「跟賈彎刀不一樣！」

林歌一怔問道：「妳認識賈彎刀？」

南紅鳳點點頭。

林歌疑心大起，便轉回她跟前道：「妳是怎麼認識賈彎刀的？」

南紅鳳道：「他以前來過這裏，誤入蜘蛛陣被困住，是我救他出陣的。」

林歌追問道：「他來這裏幹麼？」

南紅鳳道：「他沒有說明，他跟你不一樣，不大喜歡說話，我問他許多事情，他一件也不肯告訴我，倒是他很喜歡我，還說要娶我哩。」

林歌道：「那很好呀！」

南紅鳳搖搖頭道：「不好！我不喜歡他！」

林歌道：「爲什麼？」

南紅鳳道：「他不老實，頭一次見面就拉我的手，他好不要臉。」

林歌道：「後來怎樣？」

南紅鳳說道：「我拒絕了他，他很不高興，說伍鶯鶯比我標緻，他要去找伍鶯鶯。」

林歌問道：「伍鶯鶯是誰？」

南紅鳳道：「據說是大理一個開客棧掌櫃的女兒，我沒見過，不知道。」

林歌心想必是伍崇南，又問道：「賈彎刀又跟妳說些什麼？」

南紅鳳道：「沒有了。」

林歌又問道：「他後來有沒有去找伍鶯鶯？」

南紅鳳搖頭道：「不知道，總之我覺得他跟你完全不一樣，我告訴你這些事，是要讓你明白，我可不是一見到漢家青年就喜歡的那種姑娘！」

林歌一笑道：「我也不是一見到標緻的姑娘就喜歡的那種青年！」

南紅鳳含情脈脈的，也帶着幾分幽怨的凝視着他道：「可是我很喜歡你，你爲什麼不喜歡我？」

林歌聳聳肩道：「理由巳經告訴過妳了。」

他不想與她多談，當即轉身回到原處向南仙拱手一揖道：「南谷主，此番承你協助，在下得以檢回一命，謹此致謝。」

南仙道：「要走了麼？」

林歌道：「是的。」

南仙道：「那裏去？」

林歌道：「先返回客棧住一兩天，然後再去尋找那『武林一條街』。」

南仙道：「如你找到它，請通知我一下，我也想去見識見識。」

林歌點頭應允，便與朱五絕別了他們父女，覓徑下山，在山麓尋得自己的坐騎，乃與朱五絕共乘一騎，返回大理而來。

路上，他又將自己夢遊「武林一條街」的經過詳細說給朱五絕聽，然後問道：「五絕，你聽了這些後，可有感想？」

朱五絕道：「有的，第一，武林一條街確實存在；第二，它距離大理定然不遠；第三，他們的目的必在收集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

林歌道：「這我都想到，還有呢？」

朱五絕道：「唯一使我感到不解的便是：百善大師、北星道長和長孫義爲何被殺，而他們爲何獨獨對你這般客氣，竟肯讓你回來？」

林歌道：「正是，這一點我也一直想不通．他們巳將我帶到武林一條街，實無釋放我的理由。」

朱五絕道：「你對南仙全無懷疑？」

林歌道：「起初有些懷疑，現在倒覺得他沒有甚麼可懷疑之處了。」

朱五絕道：「到目前爲止，曾經去過『武林一條街』的人共有三個：賈彎刀、金糊塗和你，而你們三人都是在伍崇南的客棧被帶走的，因此我覺得伍崇南這個人不無可疑之處。」

林歌道：「我也曾懷疑到他，但他言行沒有一點引人啓疑的地方。」

朱五絕道：「我還沒有在客棧住過一夜，今晚我住入，不知會不會碰上那種怪事？」

林歌道：「那長孫義是前車之鑑，所以你最好不要單獨睡一個房間。」

朱五絕笑道：「我倒想去『武林一條街』見識見識，反正我這身武功也沒甚麼了不起，賣了何妨！」

林歌道：「萬一他們不只要你的武功，還要你的命呢？」

朱五絕道：「今晚你不要睡覺，一旦發覺我被帶走，你便可暗中尾隨。」

林歌苦笑道：「長孫義投入客棧的那一夜，我原也打算一夜不睡監視到底，誰知後來却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朱五絕道：「證明中了某種藥物。」

林歌道：「可是我仔細檢查過所有的飲食，都未有發現有藥物啊。」

朱五絕道：「你巳是老江湖了，難道還不知江湖上的鬼蜮伎倆多得很，有些藥物無色無味，根本嚐不出來。」

林歌道：「這樣好了，等下回到大理，咱們先在街上塡飽肚子，回到客棧後，甚麼也不要吃，看還會不會出怪事。」

朱五絕道：「好！就這麼辦。」

兩人回到大理時，正是入夜時候便在一間小館子裏塡飽肚子，然後才回客棧。

掌櫃伍崇南看見他們一起回來，很高興的迎上來問道：「林老弟，今天中午這位朱壯士來找你，我告訴他你可能去了點蒼山，你們是不是在山上遇見的？」

林歌點頭道：「正是。」

伍崇南四望一眼，壓低聲音道：「有沒有找到？」

林歌道：「找到了三具屍體。」

伍崇南吃了一驚道：「三……三具屍體麼？」

林歌道：「是的，一個老和尚，一個老道士，還有一個是俗家青年，即是住在我房間對面那個長孫義！」

伍崇南大驚失色道：「我的天！他們三人被……被人殺害了？」

林歌點點頭，略述經過情形，忽然笑問道：「伍掌櫃，在下能否與令媛見面談談？」

伍崇南一怔道：「甚麼？」

林歌微笑道：「你有一個女兒名叫伍鶯鶯，長得很標緻，不是麼？」

伍崇南臉色一變道：「你聽誰說？」

林歌道：「聽誰說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這麼的一個女兒。」

伍崇南表情變得十分尷尬，搓着手嘆道：「唉，這叫我怎樣說呢！家醜不可外揚，那丫頭……太叫我傷心了！」

林歌道：「怎麼呢？」

伍崇南欲言又止，最後拉了林歌走去無人角落，向他附耳說了一陣，林歌聽得眉頭一皺，點了點頭，未再與他交談，即與朱五絕回到自己房中。

店小二跟入房中，替他們點上燈火，然後問道：「二位客官還沒吃過飯吧？要吃些什麼請吩咐，小的替你們去辦。」

林歌道：「我們吃過了，甚麼都不須要，叫你時再來好了。」

店小二應是退去。

朱五絕等小二退去之後，便指出自己的房間給林歌知道，原來他的房間就在長孫義那一間的右邊，由林歌的窗口望過去，可以一目了然。

林歌道：「我還是覺得你應該跟我同睡一房以策安全，我對設餌跟踪已毫無信心了。」

朱五絕道：「不如此，如何能夠找到那『武林一條街』？」

林歌道：「只要它是存在的東西，遲早一定能夠找到。」

朱五絕不置可否，換了個話題，低聲問道：「剛才那姓伍的跟你說些什麼？」

林歌低聲答道：「他要求我不告訴任何人，可是我當然沒瞞你的必要，其實這件事與我們沒關係——他女兒懷孕了。」

朱五絕啞笑道：「女人嫁了人之後，遲早總會懷孕的，這不是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呀！」

林歌道：「問題就出在他的女兒尚未嫁人。」

朱五絕一怔道：「哦，原來如此，是誰造的孽？」

林歌道：「你那位患腎虧的朋友。」

朱五絕又是一怔道：「賈彎刀？」

林歌道：「正是。」

朱五絕訝然道：「奇怪，他把人家一個姑娘的肚子弄大了，怎可不娶她，這不是太混帳麼？」

林歌道：「所以伍崇南十分惱火，他要求賈彎刀留下來，賈彎刀嘴裏答允，可是過了幾天竟不告而別。」

朱五絕道：「這是他夢遊『武林一條街』之前的事還是之後的事？」

林歌道：「我沒問，不知道。」

朱五絕罵道：「混帳！混帳！這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一直認爲他人品不錯，誰知竟是個偷香竊玉的大混帳！」

林歌道：「這也不能怪他，據我所知，這地方的男女沒有嚴格的界限，只要男女雙方彼此中意，即可相約去談情說愛，林中跳舞，河裏玩水，據說女方父母不但不反對，而且引以爲榮，所以男人到了這個地方，一個把持不住，很容易會鑄成大錯。」

朱五絕道：「那也沒關係，可是他不能拍拍屁股就走了呀！」

林歌點頭道：「不錯，如果他無意娶伍鶯鶯爲妻，就不該跟她合好，始亂終棄是不道德的行爲。」

朱五絕正要再說什麼，忽聽有人敲門，便去打開房門，只見門外站着一個五旬開外的老者，便問道：「你找誰？」

老者一身漢人裝束，修眉朗目，手上提着一枝鐵槍，氣質高貴，一看即知不是平凡人物！

他對着朱五絕微微一笑道：「朱大俠，你不認得我了？」

朱五絕呆了一呆，再仔細打量對方幾眼，忽然面露驚喜之色道：「你……鐵槍王楊世雄？」

老者點頭笑道：「總算認出來了！」

朱五絕大喜道：「好啊！十多年不見，小弟差點認不得你楊兄了，怎麼忽然跑到南方來了？」

鐵槍王楊世雄含笑道：「說來一言難盡，剛才我在街上見到你，覺得有些面熟，終於想起你是朱五絕，便進來和你相見——最近幾年，你的名氣愈來愈響亮，眞是可喜可賀啊！」

朱五絕笑道：「好說，好說，沽名釣譽罷了，比不得你楊兄，聽說你現在是鐵槍會的會主，這才叫眞抖呢！」

他說完了這話，便請楊世雄入房，爲林歌介紹道：「林歌，這位楊兄你大概沒有見過，他也是我們十大中的人物，武林中人稱鐵槍王，一槍在手，風起雲湧，江湖上玩槍的人，沒一個能夠在他的鐵槍下走過五招的，是位大大了不起的人物！」

接着，他爲楊世雄介紹林歌。

林、楊二人互道久仰，施禮相見，然後三人便在房中坐下來。

朱五絕問道：「楊兄，聽說你的鐵槍會在你接掌之後，已在中原武林建立了相當大的勢力，這回跑到南方來，有何貴幹？」

楊世雄道：「來找一個人。」

朱五絕道：「誰？」

楊世雄說道：「我們鐵槍會的前任會主。」

朱五絕一驚道：「哦！神出鬼沒董來福？」

楊世雄頷首道：「正是。」

朱五絕沉默了下來。

楊世雄笑了笑道：「五絕，我們也算是老朋友了，你不必客氣，心裏有什麼話，只管說出來，我楊某人不會介意的。」

朱五絕一笑道：「事情已經過去了，好在自從楊兄接掌槍會後，已完全洗去昔日的污點，神出鬼沒董來福以前所作所爲，可以不必再提啦！」

楊世雄轉對林歌笑道：「林大俠，關於我們鐵槍會以前的一切，你知道麼？」

林歌搖頭表示不知道。

楊世雄道：「那麼讓楊某人告訴你好了，我們鐵槍會創始於十年前，當初創會的宗旨是反淸復明，會主是家父……」

朱五絕插口道：「神槍手楊桐，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

楊世雄道：「可惜家父壯志未酬身先死，鐵槍會組織第二年便一病而亡。」

朱五絕又插口道：「從那以後，鐵槍會便變了質啦！」

楊世雄嘆了口氣道：「繼任者是『神出鬼沒』董來福，他的武功不比先父差，可惜品行不佳，他將鐵槍會做爲個人的勢力，幹出許多人神共憤之事，燒殺、刦掠、勒索、淫人妻女，幾乎什麼壞事都幹，終於引起武林公憤。」朱五絕道：「有一年，許多武林高手聯合起來向董來福興師問罪，結果被董來福殺得死的死傷的傷，他手中那枝槍端的『神出鬼沒』，非常可怕。」

楊世雄道：「當時我正在東海一座小島上勤練我們楊家槍法，後來學成返回中原，先父許多舊部因不齒董來福的所爲，便紛紛投靠於我，立我爲會主，董來福大爲憤怒，便來找我比劃，我們激戰一天一夜未能分出勝負，董來福只好放棄了鐵槍會，從此不知所終。」

他停頓了一下，神色微微一沉，接着道：「後來，先父一個舊部屬告訴我說先父之死，乃是中了董來福的一種毒藥，那種毒藥十分厲害，放在食物中根本覺查不出，它也不會立刻致人於死，中毒者只覺身子略有不舒，半年之後便漸漸形瘦骨立，終致病倒床榻，不治而亡！」

朱五絕道：「令尊謝世時才六十出頭，他一向身體硬朗得很，傳出他病逝的消息時，我也有些覺得奇怪，想不到竟是那姓董的下的毒手。」

楊世雄道：「我既知先父是死於董來福的毒藥，父仇不共戴天，我便四出尋找他的踪跡，豈知他很會躲藏，這麼多年來始終不見他出現，直到半個月前，有一位朋友告訴我，說他曾在大理郊外見到董來福，只不過當時匆匆一瞥，他不敢太肯定，要我親自來大理找一找看。」

林歌問道：「楊會主來了幾天了？」

楊世雄道：「今天剛到。」

林歌道：「有沒有找到董來福？」

楊世雄道：「還沒有，我問過幾個本地人，都說不知道董來福這個人。」

朱五絕問道：「你那位朋友說在郊外見到董來福，當時是怎麼個情形？」

楊世雄道：「敝友當時因事欲返蜀中，於行經郊外一條溪水旁邊，看見有個人蹲在溪邊，不知他在幹什麼，因見他衣著不俗，不免多看了他一眼，那人恰好抬起頭來，敝友與他照了一面，只覺他有些面善，後來才想起他有些像董來福，立刻折返該處，可惜那人已不在了。」

朱五絕道：「那人穿什麼衣服？是漢人打扮？還是夷人打扮？」

楊世雄道：「是夷人打扮。」

朱五絕道：「既是夷人打扮，那他是住在本地不錯了。」

楊世雄道：「所以我想董來福很可能潛居在這大理一帶。」

林歌問道：「他今年多大年紀了？」

楊世雄道：「大約六十七八歲了。」

林歌道：「神出鬼沒董來福這個人，是否也是十大中的人物？」

朱五絕道：「不是，不過說老實話，我自覺不是他的對手。」

林歌道：「這樣一位人物，要他隱姓埋名一輩子洗手江湖，他必不甘心……」

朱五絕道：「不錯，莫非『武林一條街』即是他攪出來的名堂？」

楊世雄問道：「甚麼『武林一條街』啊？」

朱五絕便將有關「武林一條街」的一切說給他知，最後說道：「現在你提到『神出鬼沒』董來福這個人，我想，假如他居住在大理一帶的話，以他過去的爲人來看，他必定不甘寂寞，所以我懷疑『武林一條街』可能是他攪出來的名堂，你以爲如何？」

楊世雄點點頭道：「這當然很有可能，當初他離開鐵槍會時，曾帶走了幾個死黨，若說『武林一條街』是他攪出來的名堂，便可解釋他正在此地招兵買馬，準備返回中原東山再起。」

林歌道：「可惜的是：貴友見到的那人是不是董來福還不能確定，他是否隱居在這大理一帶，也還沒有確證。」

朱五絕問道：「楊會主見到他時，能一眼認出他來麼？」

楊世雄道：「如果他未經易容，那自然認得出，不過據說他精於易容，能夠扮出各種各樣的人物，甚至扮出老婦人也能維肖維妙，這也就是他『神出鬼沒』四個字的由來。」

林歌問道：「他個子大約有多高？」

楊世雄道：「比我矮上一兩寸，但是兩條手臂較常人爲長。」

林歌道：「這麼說，地瓶谷那位南仙應該不是他了，他的個子與楊會主差不多，手臂却不怎麼長。」

楊世雄道：「如果他穿大袍，兩手藏在長袖中，那是很難看出來的。」

朱五絕道：「他若發現楊會主到了這裏，敢現身和你相見麼？」

楊世雄搖頭道：「不知道，除非他有勝我的把握，否則大概不敢以其眞面目和我相見。」

林歌道：「漢人與夷人，一看即知，明天咱們三人不妨將整個大理走一遍，看能不能將他找出來。」

楊世雄問道：「林大俠頭一天到達此地時，即被帶去『武林一條街』，在那之前，你感覺不出任何異樣麼？」

林歌道：「我投宿這家客棧時自認十分小心謹慎，覺得飲食方面並無問題。」

楊世雄舉目打量房間，又問道：「就是這間客房麼？」

林歌點頭道：「正是。」

楊世雄起身在房中各處牆壁上敲打一番，也找不出任何可疑之處，不由得雙眉緊鎖道：「我一向只知能使人神智昏迷不清的方法只有兩種，一種是藥物，一種是法術；而林大俠既肯定飲食上沒有問題，那便是法術了，可是據我所知，任何一種法術的施爲，都需要有對方的生辰八字才能作法，林大俠和金大俠的生辰八字，當然不會爲人所知……」

林歌笑道：「我的生辰八字，連我自己都攪不清楚。」

楊世雄道：「所以此事實在非常怪異，竟似不可理解了。」

朱五絕笑問道：「楊會主今晚是否也打算在此住宿？」

楊世雄道：「是又怎樣？」

朱五絕道：「那麼咱們三人各睡一房，看今夜誰會被帶去『武林一條街』。」

楊世雄道：「要是咱們三人同時被帶去了呢？」

朱五絕笑道：「那只好認命啦！」

楊世雄微微一笑道：「果眞『武林一條街』是董來福攪的鬼，我若被帶去，他一定不肯放我回來。」

林歌道：「正是，所以楊會主還是另覓宿處爲宜，此事萬萬不能開玩笑。」

楊世雄含笑道：「不，我決定此夜在

此住宿！」

林歌道：「萬一出了事呢？」

楊世雄走去房門，探頭向外望望，又走去後窗望了望，才回到林、朱二人跟前，低聲道：「我南來之前，敝會一位長老給了我幾顆抗毒丹，他說董來福善於使用毒藥，而且蠻荒蠱毒猖獗，所以他要我每天服食一顆，如此可保無事，我不敢說這種抗毒丹一定管用，但說不定有用亦未可知……」

他說到這裏，便從身上掏出一個小磁瓶，倒出三顆綠色藥丸，先投一顆入自己的嘴裏，合着口津吞下，然後將兩顆遞到林、朱兩人面前，要他們各服一顆。

林、朱二人於是各取一顆服下，等到吞入腹中之後，才想起兩人曾打定主意今晚不吃任何東西，不覺相視苦笑。

楊世雄見他們笑得古怪，問道：「二位因何發笑？」

朱五絕笑道：「我們兩人在回到這家客棧之前，曾決定進了客棧之後什麼也不吃，以防着了道兒，楊會主給我們抗毒丹後，我們才想起來。」

楊世雄聽了頗爲尷尬道：「二位竟懷疑楊某的抗毒丹有問題？」

朱五絕笑道：「不敢，我們只是在想：如果我們服下的是有毒之藥，今晚一定可以見到那『武林一條街』了。」

林歌接口笑道：「而且一入之後，絕不可能再活着出來。」

楊世雄道：「爲甚麼？」

林歌道：「因爲我們見到了你！」

楊世雄哈哈大笑道：「不錯，楊某人如是『武林一條街』的人，現在我現身給你們吃了藥，你們二位自是活不成了。」

林歌笑道：「不過，我知道你絕對不是。」

楊世雄又問道：「爲甚麼？」

林歌道：「因爲你如是『武林一條街』的人，實在沒有這樣做的必要。」

楊世雄釋然一笑道：「林大俠能想到這一點就好，不過我希望咱們三人今夜都能去『武林一條街』見識見識。」

他說完這話，便走出房門口叫店小二，一個店小二應聲而至，客氣的問他有何差遣。

「我要一間客房，必須是和林大俠或朱大俠緊鄰的，有麼？」

「有的！有的！這位朱大爺右邊的那一間的客人已結帳離去了。」

「好，把那間客房留給我。」

「是。」

店小二退去之後，他們三人又在房中聊天，直到夜闌人靜，朱、楊二人才各自回房而去。

林歌雖然很想再去「武林一條街」，可不願在神智不清的時候被帶去，他搬了一張椅子在前窗下坐下，將紙窗弄破兩個小洞，準備一夜不睡，嚴密監視朱、楊二人的情況。

一更二更過去了。

到了三更時分，林歌忽聽後窗外面傳來一聲輕响，他反應非常之快，急從椅上跳起，一掠便到後窗下，推窗向外一望，便見到了一個姑娘！

那姑娘身穿雪白長衫，長髮披肩，正在後花園裏獨自賞月，看她那婷婷玉立的身材，分明是個極之美麗的姑娘！

林歌心頭一動，暗忖道：「這姑娘是誰？爲何三更半夜獨自在花園裏留連？」

此時此地，他覺得任何可疑事物都不能放過，當即越窗而出，向那白衣姑娘走了過去。

那白衣姑娘似有滿腹心事，仰首痴痴的望着月亮，那表情好像她要將滿腹相思託付與月亮，請月亮將她的相思帶給遠地的情人似的。

林歌走到她身後數步之處，她還沒有發覺，林歌便開口道：「這麼夜了，姑娘還不睡覺？」

白衣姑娘吃了一驚，轉身驚望林歌，道：「你……你是誰？」

她長得很標緻，可惜大腹便便，快要臨盆了！

林歌對她拱手一揖道：「我叫林歌，是投宿客棧的客人。」

白衣姑娘「哦」了一聲，沒有說甚麼，又轉頭去看天上的月亮，好像不願中斷她的思想。

林歌忙問道：「姑娘也是這兒的客人麼？」

白衣姑娘沒有立即回答，過了一會，才輕輕的答道：「不是。」

林歌道：「那麼，妳必是伍掌櫃的女兒伍鶯鶯了。」

白衣姑娘呆了呆，回望他訝然道：「你怎麼知道我是伍鶯鶯？」

林歌微笑道：「我聽說伍掌櫃有個女兒很標緻，所以一眼看到你時，便猜想到妳一定是伍鶯鶯。」

伍鶯鶯忽然發出感慨般的語氣道：「你看我眞的很標緻麼？」

林歌點頭道：「不錯，我很少見到像妳這麼標緻的姑娘。」

伍鶯鶯幽幽輕嘆一聲道：「眞的麼？大家都說我很標緻，可是……可是……爲甚麼他……爲甚麼他一去無消息？」

林歌道：「妳說的是賈彎刀麼？」

伍鶯鶯點點頭道：「是啊！他答應我很快就會回來看我，可是已經過了這麼久了，爲甚麼他還不回來？」

林歌道：「妳能不能先告訴我他爲甚麼要離開妳？」

伍鶯鶯幽幽怨怨地道：「他說他必須返回中原去處理一些事情，說最遲三個月便可以回來與我團聚，可是已經過了這麼久了……」

林歌看着她隆起的肚子，心知她懷孕已七八個月，便道：「我是他的朋友，我可以把他的情況告訴妳。」

伍鶯鶯一聽大喜道：「眞的？你是他的朋友？你見到他了麼？他情況怎樣？爲甚麼不回來看我？」

林歌道：「他病了。」

伍鶯鶯臉色一變道：「嗄……他病了？！他生的甚麼病？！」

林歌道：「他的病，說也說不清，不過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失去了一身武功，去年年底，他曾在令尊所開的這家客棧裏遇上一樁怪事，妳知不知道？」

伍鶯鶯一臉迷惘道：「甚麼怪事？」

林歌正要進一步說明，驀聽得前面客

棧中傳來一聲喝叱，聽聲音好像是朱五絕所發出的，登時心頭大震，立即縱身而起，兩個起落便躍上房脊，正欲向朱五絕住宿的那一排客房掠去，一眼瞥見一條人影迎面撲至，連忙斜肩橫竄數尺，喝道：「甚麼人？」

「是我！」原來是朱五絕！

林歌急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朱五絕也急急的問道：「你看見了沒有？」

林歌一怔道：「看見了甚麼？」

朱五絕叫道：「那個小婆薩啊！」

林歌一驚道：「小婆薩？沒有啊！」

朱五絕擺頭四望，神情振奮地道：「她剛剛在我窗口出現，叫我的名字，我即開門出視，不料她一見我時，忽然縱身便逃，我慢了半步，竟被她跑掉了！」

林歌驚訝道：「她既然叫你，怎麼見到你時又跑了呢？」

一語甫畢，又有一條人影飛上房頂——鐵槍王楊世雄也趕上來了！

朱五絕便向他問道：「楊會主，剛才你看見那小婆薩沒有？」

楊世雄道：「沒有，她是誰？」

朱五絕扼腕道：「可惜！可惜！」

楊世雄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朱五絕道：「她一定是來帶我去『武林一條街』的小婆薩不錯，因發現我神智清醒，就趕緊逃走了！」

林歌急問道：「她往哪邊逃的？」

朱五絕道：「我一脚踏出房門，她就往空中縱去，同時還打出了一件暗器，我避過那件暗器，追到天井上時，已不見她的踪影啦！」

林歌也爲之扼腕道：「可惜！」

他回頭一望後花園，見那伍鶯鶯已不在，便向朱、楊二人一招手，縱身向後花園撲去。

朱、楊二人隨後撲下，三人到了後花園中，林歌四下尋找一遍，道：「她也走了！」

朱五絕問道：「誰？」

林歌道：「伍掌櫃的女兒伍鶯鶯。」

朱五絕微驚道：「你見到她了？」

林歌便將剛才的情形說了一番，最後說道：「我正要問她知不知道賈彎刀被帶去『武林一條街』的事，正好聽到你的喝叱，只好立刻趕去，看樣子她已回宅中去了。」

朱五絕道：「她家在哪裏？」

林歌道：「大概就在這客棧左近，否則她不會深夜跑到這花園裏來，明天我們問問伍掌櫃就知道了。」

朱五絕道：「你覺得她怎樣？」

林歌道：「果然長得很標緻，是個多愁善感的姑娘，那賈彎刀竟捨得離開她，眞是怪事。」

朱五絕拉着他走入一座凉亭坐下，道：「伍鶯鶯的事，暫時不去談它，咱們先來研究研究剛才那個小婆薩，你猜她爲甚麼去我窗外叫我？又爲甚麼見我出房立刻就走了？」

林歌笑道：「很簡單，她是準備帶你去『武林一條街』不錯，因見你神智清醒，當然得跑了。」

朱五絕道：「難道她以爲我神智不清醒麼？」

林歌點點頭，壓低聲音道：「不錯，她確是以爲咱們神智不清醒，而咱們所以神智清醒，主要原因是楊會主的那顆抗毒丹發生了功效！」

楊世雄聽了這話，很是高興道：「這樣看來，我帶來的抗毒丹果然有用，也證明過去被帶去『武林一條街』的人都是中了他們某種藥物之故！」

林歌道：「可是，我吃東西時都很小心，覺得食物都沒問題啊。」

楊世雄道：「必是你感覺不出來，今天你們沒在客棧裏吃東西，加上又服下抗毒丹，因此神智才能保持清醒。」

朱五絕道：「如此說來，這家客棧就有問題了，說不定那伍掌櫃就是『武林一條街』的幕後主持人！」

林歌點頭道：「他當然有嫌疑，不過也可能是店小二攪的鬼，現在咱們只能肯定這家客棧裏有『武林一條街』的人潛伏着。」

朱五絕道：「抓一個店小二來問問如何？」

林歌沉思有頃，隨即道：「好，你們在此等着，我去把那侍候我的店小二叫到這裏來！」他獨自回到客棧中，到前面櫃台一看，不見那店小二，便向一個守着櫃台的老頭子問道：「老人家，我是後面上房的客人，我要找店小二，他在哪裏？」

老頭子正在打瞌睡，聞言才抬起頭，瞪着一對惺忪睡眼道：「甚麼？」

林歌道：「我要找店小二。」

老頭子「哦」了一聲，一指後邊道：「他在裏面睡覺啊。」

林歌問清楚店小二的房間，便來到後邊一間小房子敲門道：「小二！小二！」

誰知叫了一陣，小房中却沒一點响應，林歌心中起疑，用力一推房門，才發現房門只是虛掩着；他一脚跨入小房間，但見房中一燈如豆，店小二却不在床上，不知哪裏去了！林歌又四下找了一遍，仍不見店小二的影子，才回到後花園，告訴朱、楊二人未找到店小二。

朱五絕道：「他跑到哪裏去了呢？」

林歌道：「不要緊，明天早上再找他，現在咱們還是回房睡覺吧。」

一宿無話。

第二天一早，三人起床盥洗過後，仍不見那店小二前來侍候，林歌便又去前面櫃台詢問，這時守着櫃台的人已換了另一個人，他也指了指後邊道：「他在後邊一間小房子睡覺，應該已經起來了吧？」

林歌道：「沒有，我剛才去看過了，他不在那小房中。」

那人皺眉道：「奇怪，莫非又偷偷跑去會那個小寡婦去了？」

林歌問道：「伍掌櫃呢？」

那人道：「他還沒來。」

林歌道：「甚麼時候來？」

那人道：「恐怕要過一會吧。」

林歌道：「他家在那裏？」

那人道：「在後花園的後面，隔着一道牆的便是。」

林歌道：「見到那店小二叫他立刻到房中來一下。」

那人道：「好的！」

（未完）

民初江湖俠義故事

曹若冰・著
黃白石・圖

浪子白如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黑寡婦梅雪芬在一家小客棧內打聽白如龍的下落時，被一撮毛常信通聽到，蓋因白如龍嫉惡如仇，而常信通的主人卻是地方上的巨梟，平素作惡多端，但深忌白如龍作梗，很想將白如龍除去而後快，可是苦無良策。這時常信通得知梅雪芬與白如龍原係舊識，因此靈機一觸，心生一計，乃花言巧語，將梅雪芬騙到一處莊院，然後僞稱白如龍剛與主人外出，請梅雪芬稍候，乃暗在茶中放下迷藥，梅雪芬不虞有詐，怡然將茶飲下，豈料登時藥性發作，對方即將本意說出，始知中計，但她已頭暈目眩，卻仍強提眞氣，奮力向對方撲去……

估道騙上騙　原來黑吃黑

「一撮毛」常信通來了，身後跟着三個人；兩個是五十上下的老頭兒，一個是長得白白胖胖，富富泰泰，模樣兒很體面的四十多歲年紀的中年人。

兩個老頭兒，一個身軀魁偉高大，雄健異常，禿頭、濃眉、虎目，神態威猛，右手心裏托着兩個大鋼球，骨碌碌地直轉；另一個身材稍矮，也稍瘦，凸眼鷹鼻，一副陰鷙像。

前者姓魏名元亮，是大爺；也是遼東一帶地方首屈一指的大財主。後者，姓查名天祐，是二爺。白白胖胖的中年人是三爺范登吉；三個人是拜把兄弟。

「把她扶起來。」魏元亮進廳第一眼落在梅雪芬那剛健婀娜的嬌軀上，臉上沒一點表情的吩咐鍾海清。

鍾海清神色恭敬的答應一聲剛要動。

「我來！我來。」常信通嘿嘿一笑。

他比鍾海清快，一步就到了梅雪芬身旁。

「常老弟！看清了什麼人再動也不遲。」魏元亮行動比他更快，一抬手攔住了他。

他威態凜人，常信通臉上堆着笑，沒敢再動；還是鍾海清把梅雪芬扶回了椅子上。

「常老弟！你惹了大禍了。」魏大爺看清了梅雪芬的那張臉兒，他臉上立刻勃然變了色。

「魏大爺！我怎麼惹了大禍了？」常信通愕然一怔。

「你知道她是誰嗎？」

「不知道。」常信通搖搖頭：「她是誰？」

「羅剎女，黑寡婦梅雪芬。」

「羅剎女」的名號嚇人，廳裏的人臉上全都變了色，鍾海清情不自禁地往後退了兩步。

常信通呆了呆：「黑寡婦，羅剎女，魏大爺您沒看錯吧？」

「錯了你把我姓魏的這一雙眼睛挖了去。」

常信通心中忽然打了個冷顫，旋而他

笑了，笑得有點不自在：「沒想到，眞沒想到，弄了半天竟把個煞星弄進了門，可眞是啊……」吸了口氣說：「不過，羅剎女，黑寡婦是出了名的潑辣、美艷。今兒個雖沒領教她那潑辣勁兒，美艷兩字確是名不虛傳。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能摟着黑寡婦羅剎女睡一覺，雖死又有何憾？三位要是含糊她，把她交給我，白如龍我都不怕，又豈怕這個梅雪芬？」

魏元亮臉上陰晴不定，沒說話。

「怎麼樣？魏大爺。」

「常老弟！」魏元亮平靜地吸了口氣，冷冷說：「魏元亮不是個怕鬼的人，要是怕鬼我也不會走黑路了。小三兒！把她弄到後頭去。」

鍾海清心裏儘管對這位出了名的煞星有點怯意；可是魏元亮既然有了話，他可不敢遲疑。答應一聲，就要上前。

「慢點兒。」常信通一抬手攔住了鍾海清，轉望着魏元亮，滿臉堆笑：「魏大爺！做生意的規矩，是先小人後君子；所以兄弟我有句醜話不能不說在前頭，還望魏大爺您多包涵。」

「魏某洗耳恭聽。」

常信通咧嘴一笑說：「魏大爺怎麼突然間見起外來了，您這麼說，兄弟我怎麼敢當。」

范登吉范三爺突然開了口：「常老哥有什麼話爽快說吧。」

常信通笑了笑：「三位一方霸主，都是道兒上的大行家，我以爲三位該已經想到了：寃有頭債有主，將來有一天，梅雪芬跟白如龍要是能討這筆債，他們倆一定找兄弟我，兄弟我這條命也就等於賣出大半條了。再說做生意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我把白如龍和盤托給了三位，我也已經拿到了一千大洋，這本來是沒有兄弟我的什麼事兒了。可是，如今在這筆生意之外又奉上了個梅雪芬，沖着這一點，三位總不能不給兄弟我一點好處吧？」

「姓常的！」鍾海清雙眉微一揚：「沒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這麼幹。」

常信通嘿嘿一笑說：「三哥！話是不錯。可是，魏大爺三位都是這遼東一帶響噹噹的大人物，對我姓常的這小頭小臉，到處討生活，找飯吃的混混兒，不吃點虧已經够了，如何能再佔便宜？再說幹這次生意，下水的不只是兄弟我一個，咱們現在等於是一家人了，對一家人怎麼說也該客氣點兒，是不？」

這話說得很明白，先指出大人物不能佔小角色的便宜，而後挑明這次生意大家都有份；下水沾泥的不是他一個，一旦扯破了臉抖將出去，誰也討不了便宜。

這，只要不是傻子，誰都聽得懂。鍾海清心裏冒火，臉上變色，剛要說話。

「往後頭站，這兒那有你插嘴的餘地。」魏元亮冷冷開了口。

鍾海清雖然心裏冒火，臉上變色，極爲不滿常信通這種唯利是圖的小人嘴臉；但是，他可不敢不聽他師父的。躬身恭敬地答應了一聲，退後兩步站立。

魏元亮轉望着常信通，淡淡問：「常老弟！你要多少？」

「畢竟還是魏大爺能體念人。」常信通嘿嘿一笑：「兄弟我現在一顆心不在那大銀洋上，我一個子兒也不要。」

「那你要什麼？」

「只要黑寡婦這個人。」

「哦！」魏元亮冷冷說：「常老弟把羅剎女弄到這兒來，只爲這個？」

「您這就寃枉我了，兄弟我怎麼會這麼不够朋友，我把黑寡婦誘到您三位這兒來的目的，只爲把她當個餌，把白如龍釣來。」

「這麼說你老弟倒純是爲朋友了。」

「兄弟我不是個不够朋友的人，不過，要說我這純是爲朋友，我也不敢當。」

「那你老弟究竟是什麼意思？別拐彎抹角了，請直說吧。」

「說良心話，我把黑寡婦誘到您這兒來，有一半實是爲了我自己。」

「哦！」魏元亮雙目一凝：「只是老弟你把黑寡婦要了去，我兄弟又拿什麼把白如龍引來？」

「您誤會我的意思了。」常信通笑笑說：「我怎麼會那麼只顧自己不顧朋友？我的意思是現在請您先點個頭，等白如龍到了這兒，躺下了之後，再把黑寡婦給兄弟就行了。」

「原來如此。」魏元亮點了點頭：「一句話。只是，老弟！魏某人要勸你一句，除非你已經把這條命豁了出去，要不然你最好別動她。」

「多謝您明教。」常信通臉色變了變，嘿嘿一笑說：「可是現在兄弟我已經勢成騎虎，想回頭已來不及，禍既然闖了，何如乾脆闖到底。我就是不動黑寡婦，將來也得賠條命進去，既明知道這是個蝕本的生意，又何不多撈一個是一個。」

「那好。」魏元亮又點了點頭：「老弟你請吧，事成之後我會派人把她送到老弟的面前去，你回去等着吧。」

「如此，您三位忙吧，兄弟告辭了。」一抱拳，目光瞥視了那昏迷的梅雪芬一眼，轉身要走。

「老弟且慢走一步。」魏元亮突然一抬手說。

「您還有什麼見教？」常信通雙目凝注。

魏元亮沉吟地緩緩說：「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一事不煩二主，我看還是麻煩老弟你跑一趟，給白如龍送個信兒吧。他要是不在乎那就算了，他要是在乎，叫他三天之後夜裏到遼陽我那兒把黑寡婦要回去。」

「魏大爺！」常信通眉頭微皺地：「您這可是爲難兄弟了，像兄弟我這麼個身份，怎麼好出頭露面給白如龍送這個信兒去？您身邊不乏精明幹練的，隨便挑一個都比兄弟我合適，比我強。我不敢多躭擱您的正事兒，告辭了。」又一抱拳，邁步出廳而去。

「好狡猾的東西。」望着常信通走遠了的背影，魏元亮冷笑一聲說。

「您看要不要跟上去做了他？」鍾海清上前一步，話聲很低。

魏元亮搖一搖頭，「胳膊別不過大腿，咱們不在乎一個常信通，可不能不在乎他的後台。咱們的這份基業創立不易，不能爲這個人毀了；讓他去好了，總有一天，我要手不沾血腥地做了他。」

范三爺一旁開了口：「大哥！姓常的這小子總是咱們的一個禍患。」

「我知道，可是現在還不是時候，總有機會的。」

「您可別讓他先下了手。」

「老三！」魏元亮一聲冷笑說：「你太高估他了，憑他還翻不出我的手掌心去。我看得很清楚：咱們是他的衣食父母，只要應付得宜，他不會輕易招惹咱們的。他是個明白人，也知道犯不着。」

「那麼，您剛才叫他去給白如龍送信兒……」

「姓常的是典型的小人，他很可能來個兩面伸手，我拿話點他一下，這樣就省得小三兒跑趟腿了。」

「您看這主兒有用麼？」范三爺拿眼瞄了那梅雪芬一下。

「那就要看她跟白如龍是什麼關係了。不過，常信通既把她弄到這兒來，他應該已經摸清楚了她跟白如龍的關係。」

「怎麼沒聽說過，這主兒什麼時候跟白如龍攪在一起了？」范三爺眉頭微皺。

「這還用研究麼，白如龍是那麼個人，這主兒是這麼個人，想想就明白了。」

「那……咱們下一步應該？……」

「這就走。」轉身向鍾海清吩咐：「小三兒！去叫人套車。要快，別讓白如龍找到這兒來。」鍾海清應了一聲，一躬身快步出廳而去。

× × ×

一撮毛站在「佟記老棧」頭進院的一間房門前，抬手在門上「篤！篤！」輕敲了兩下。

「閣下找誰？」

一個低沉的話聲傳入他耳中，只是這話聲不是發自關着門的房裏，而是發自他身後的廊簷外。

一撮毛嚇了一跳，轉過身，費玉琪正背着手站在他身後不遠處。

「我找這間房裏住的一個姓白的。」一撮毛往身後指了指。

費玉琪兩眼微睜：「恐怕你找錯地方了，我就住這間房，我姓費。」

「是麼？」一撮毛咧嘴一笑說：「那就要命了，我找他可是有很要緊事兒。」

「哦。」費玉琪淡淡說：「那你就趕快往別處去找他吧。」

邁步從一撮毛身旁走過去，推開門進了房。

「白爺！」一撮毛轉身跨前一大步到了房門口，笑吟吟地：「明人面前不說假話，您又何必，錯過了我，說不定您會後悔一輩子。」

「哦！」費玉琪轉過身來，雙目凝注：「閣下認為我姓白？」

「信不信由您，我見過涙子白如龍，只是那時候他沒鬍子，穿着也沒有您這麼寒傖。」

「你請進來坐坐。」費玉琪淡漠地一擺手。

一撮毛笑了。「這才是，準保白爺有好處，不會後悔一輩子。」他說着話跨步進了房，並且隨手關上了門。

費玉琪神色平靜地望着他，沒說話。

「我有把握白如龍不會難為我。」一撮毛笑笑說：「再說，我此來是好意，白爺又怎麼會難為一個帶着好意來的人。」

「請坐。」費玉琪一擺手。

「白爺！您也請坐吧。」一撮毛沒客氣，一屁股坐了下去。

「閣下讓我有點兒心驚肉跳。」費玉琪緩緩在炕沿上坐下。

「白爺風趣。」一撮毛哈哈一笑：「涙子白如龍何時怕過什麼，怕過誰來？」

「那要看是什麼時候，對誰了？一個人總有個害怕的時候。」費玉琪吸了口氣，雙目一凝，道：「容我請教貴姓，怎麼稱呼？」

「不敢當。兄弟姓常，叫常信通。」

一撮毛抬手指指唇邊上那顆痣，笑笑說：「因為我這兒長了一撮毛，所以朋友們都叫我一撮毛。」

「常兄是安家屯本地人？」

「不！兄弟住在遼陽，常在這一帶到處跑，不怕白爺您見笑，我是個天生的勞碌命。」

「常兄客氣，常兄在那兒得意？」

「沒出息，公門裏混飯吃。」

費玉琪微微一怔：「常兄帶了多少人來？」

「一百零一個。」

「匹馬單槍。」費玉琪雙眉一揚：「常兄的胆氣令人欽佩。」

「白爺！」一撮毛咧嘴一笑說：「下趟再來我不敢說，可是這一回，完全跟公事無關；也就是說兄弟是以一個江湖同道的身份來見白爺的。」

「哦！」費玉琪怔了怔：「這倒頗出我意料之外。當然，能不動我，那是最好不過。安家屯是個安寧地方，一向沒出過亂子，我也不忍讓這塊地方沾上一絲血腥；我請教常兄的來意？」

「我跟白爺提個人，白爺就明白。」

「誰？」

「羅刹女梅雪芬。」

費玉琪又是一怔，點頭說：「認識，怎麼樣？」

「白爺跟梅姑娘僅僅是認識麼？」

「算得上是朋友。」

「白爺！朋友可有新有老，交情也有淺有深。」

「江湖上的同道，見過幾面，隨便談過話，如此而已。」

「那就麻煩了。」一撮毛眉峯一皺道：「照您這麼說，兄弟我這趟九成是白跑了，心裏的那點貪圖恐怕也要泡湯了。」

費玉琪深看了他一眼：「常兄有話何不直截了當地明說。」

「如此兄弟尊命。」一撮毛點頭說：「是這樣的，我看見梅姑娘在不遠的一家客棧裏向櫃枱上打聽您的所在，旁邊突然有個人說他知道您在那兒，於是，他就帶着梅姑娘出店往西走了。兄弟我當時心裏暗暗一琢磨：覺得這件事情不對，白爺您明明住在這家客棧裏，那傢伙怎麼帶着梅姑娘出店往西去了？因此我就暗中跟了下去，跟到了一個地方，那傢伙把梅姑娘請進屋裏坐下，殷懃地倒了杯茶之後說是去請您，就扭頭走了。梅姑娘不疑有他，端起那杯茶來喝了一口；這口茶喝糟了，我清楚地看見梅姑娘昏倒在那張椅子上。」

費玉琪靜靜地聽着，神情出奇的平靜，聽完之後淡淡地問：「後來呢？」

「我看見那傢伙把梅姑娘抱上一輛馬車弄走了。」

「常兄可看見他往那兒去了？」

「不用看，我認識那傢伙，閉着眼睛也能知道那傢伙把梅姑娘帶往那兒去。」

「哦！」費玉琪輕吁了口氣：「那就好辦了，要是梅姑娘的朋友要找梅姑娘，就不愁沒有綫索可尋了。」

「您不就是梅姑娘的朋友麼？」

「千里江湖是一家，眞要說起來，你常兄也該是梅姑娘的朋友。」

「厲害！」一撮毛一挑大拇指說：「白爺不愧是眼下江湖上一位頂尖兒的人物，只一句話就把兄弟我也扣住了。」

「常兄高抬我了，我說的可是一個理字。」

「這我明白。」一撮毛點頭說：「兄弟我也不怕您見笑，要是我出頭露面救人，憑我那點兒本領，簡直就是拿雞蛋往石頭上碰，所以嘛，我這才快馬加鞭來給白爺您送個信兒。」

「哦！常兄是看準了我非救梅雪芬不可？」

「那倒也不是。」一撮毛搖頭一笑說：「不管您跟她交情是深是淺，但人家梅姑娘是到安家屯來找您的；不知道便罷，知道了您怎能不管？再說，萬一梅姑娘有個什麼三長兩短的；我不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白爺！您能心安麼？」

費玉琪笑了，笑得很爽朗：「看來不是我拿話扣住了你，而是你拿話扣住了我。我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愧疚二字。常兄算是摸清了我，也看準了我。好吧！我伸手了。請告訴我，那是誰？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一撮毛也笑了，他笑得可帶點兒陰：「白爺明知道兄弟我不是那麼爽快個人，如果是的話，我早就說了，也不會等您問了。」

費玉琪淡然一笑說：「我冒拚鬥之險，去救一個跟我沒有什麼深交關係的人已經夠寃的，假如再有什麼條件，那豈不是更寃了？」

「白爺！」一撮毛笑笑說：「無論什麼事，早一步總比遲一步好。據我所知，那傢伙生平無他好，唯好女色，白爺！女兒家的清白可比性命都重要。」

「常兄！梅雪芬可不是一個三歲小孩兒。」

「看來我的話是白說了，敢情您是不信。」咧嘴笑了笑：「羅刹女確然不是三歲小女孩，可是她犯了女兒家的通病：多情的女兒家個個如此，千里迢迢的跑來找自己的意中人，一旦知道了意中人的下落，就是明知道是刀山油鍋也要找將去。」

「沒想到常兄竟是這麼了解女人。」

費玉琪哈哈大笑說：

「不瞞您說，兄弟我見過的女人可多了。」

「那就難怪了。」費玉琪目光忽地一凝：「常兄！想必你是有仗恃而來了，不怕我動武用強迫你說話。是不？」

「那倒不是，我這個人，不管是文的武的，那一樣也不如您多多，還能有什麼仗恃。只是，我知道您不是輕易動武用強的人。再說，我既然敢來，一身骨頭也不至於那麼軟。」

費玉琪沉默了一下：「這我就有點不明白了。」

「什麼不明白？」

「常兄既是個吃官糧，拿官俸的公門裏人，碰上我怎麼會輕易放過？」

「誰說我放過了，一大筆賞金放在那兒，誰會不動心？」

「那麼……」

「事情是這樣的。」一撮毛咧嘴一笑說：「我早就瞧見了您住在這兒，但我自問沒能耐拿您，正準備往上報，可巧今兒一早碰上了這檔事。不瞞您說，兄弟的腦筋一向轉得很快，心裏暗自一琢磨：何如把這件事兒告訴您，在您這兒先落個實惠。如果您能順利救出梅姑娘來，兄弟我並不吃虧。萬一您要是陷在那兒讓人放倒了您，我豈不是不費吹灰之力，又賺上了一筆？」

「好心智。」費玉琪軒眉一笑說：「拿了人的還要借刀殺人，常兄這個人可算得我生平僅遇的高明人物。」

「過獎。不過我也算得是够爽快的，是不？」

「確實是個爽快人，就冲着這一點，我交常兄這個朋友。你開個價吧，多了嘛，我還幾個，少了嘛，我添幾個。」

「白爺的爽快也是我生平僅見，冲着這一點，我也該給您算客氣點兒。白爺！我要這個數目。」他伸出了一根手指頭。

「一千大洋？」

「不錯，白爺你畢竟是個見過世面的人。」

「不多。」費玉琪探懷摸出了一張銀票，打開來放在桌上：「我身上沒帶那麼多現洋，沉甸甸的，也不方便，這是一千塊大洋的銀票，你看如何？」

一撮毛已看清楚了，那是北京寶豐錢莊的銀票。寶豐錢莊是北六省內最大最老的字號，寶豐的銀票絕對可靠，最硬紮。他嚥了口唾沫，伸手就要去拿。

「常兄！」費玉琪一隻手按住了他的手。

一撮毛咧嘴笑了笑：「遼陽城西有座大宅院，主人姓魏，叫魏元亮，把兄弟三個，手下有不少徒弟，都不含糊。」

「够了。我要是在那兒找不到梅雪芬的話……」

「這……連本帶利，您一塊兒要回去。」一撮毛朝那銀票呶了呶嘴。

「照這麼說來，常兄是不打算往上報了？」

「那是當然。」

「行了。」費玉琪兩眼中突然浮現一股逼人的冷肅煞威說：「我姓白的並不是怕了誰，我只是不願意為這寧靜的安家屯惹事，鬧得人心惶惶，鷄犬不寧的。」他鬆開了按在一撮毛手上的那隻手。

一撮毛沒再說話，抓起那張銀票，站起來翻身就走。

費玉琪坐在那兒沒動，望着一撮毛那倉惶走去的背影，他雙目中現露的那股冷肅煞威更濃，更懍人了。

× × ×

天很黑，一大片烏雲遮蓋了月兒的光

輝。

這間屋子的門兒關得緊緊的，裏頭上了門。屋裏點着燈，燈光從窗戶紙上透了出來，跟燈光一塊兒透出來的，還有一陣陣嘻嘻哈哈的笑聲。

笑聲有男的，有女的：女的笑聲不知道是誰？只聽她吃吃格格的，像是有人膈肢她，笑得人心跳耳熱。

從窗戶縫兒往裏頭瞧，那是間臥房，擺設雖然不怎麼樣，但却透着陣陣春暖。

一張床，是木頭床：掛着帳子，一對銅鈎兒分兩邊鈎着。床上被褥舖得平整，疊得整整齊齊。被子是大紅綢的面子：床頭是鴛鴦綉花枕兒併排成雙。

床前有張桌子，桌子上有酒有菜，桌子邊兒上坐着兩個人，一男一女：男的坐在櫈子上，是一撮毛，女的坐在一撮毛的身上。

這女人年紀在三十上下，有幾分姿色，上身脫得只剩下一個大紅兜肚兒，一雙雪白的玉臂摟在一撮毛的脖子上，上身直往一撮毛懷裏揉。

她臉兒紅紅的，頭髮蓬鬆着，一撮毛臉上也紅紅的：那只有一半兒是酒意，另一半兒是「火」。

八成兒是女的拿了一撮毛的什麼東西，一撮毛的雙手直在她身上摸，摸得她吃吃格格的直笑。

其實，她身上那有藏東西的地方，衣裳穿得簡直少得可憐。

「常信通！」

一撮毛正在興緻勃勃，滿臉都是得意邪笑，也不知是那個缺德鬼煞風景的在窗外頭這麼叫了他一聲，而且那聲音讓人聽起來覺得冷嗖嗖的。

一撮毛一怔，一隻手停在那女人的胸口，一隻手停在了桌子底下。

「這是那個短命的？」那女人也是一怔，低低地問。

一撮毛搖搖頭，轉過頭去望着窗外發了話：「誰呀？」

看他那挑眉瞪眼的樣子似乎很火，其實也難怪，在這時候誰也會火。

「我！我來問你幾句話。」窗外那人說話了。

「你來問我幾句話？你是誰？」

那女人從一撮毛腿上下了地，伸手拿起床上的衣裳披在身上。

「別管我是誰，只答我問話就行。」窗外那人冷冷說。

「你……」一撮毛一按桌子，站了起來。

他剛說了一個你字，窗外那人又說了話。「告訴我，佟記老棧頭進院子裏住的那個人是誰？」

「你究竟是誰？」一撮毛臉色一變。

「是我問你，答我問話。」

「笑話。」一撮毛冷聲一笑：「你憑什麼？」

「噗！」窗戶紙破了個洞，「叭」地一聲，一樣東西落在桌上。

「就憑這。」

一撮毛一怔凝目，陡然臉色大變，伸手抓起那樣東西，驚聲地：「您是……」

「憑這，能問你話麼？」

「小的不知道是您……」一撮毛躬下了身，邁步就要出屋。

「站住！你要幹什麼？」

「向您行禮拜見。」

「不必了，就在屋裏答我問話。那人是誰？」

「回您，他是『浪子』白如龍。」

「什麼？他就是『浪子』白如龍？」

「是的。」

「你沒有看錯？」

「小的絕不會看錯。」

「白如龍居然到了安家屯，這窮鄉僻野地方眞是好大的造化啊！常信通！你到他房裏幹什麼去了？」

「這個……」

「你是在什麼時候知道他到了安家屯的？」

「回您，小的是剛發現。」

「是嗎？常信通！你這是實話嗎？」

「小的天胆也不敢欺矇您。」一撮毛身子一抖。

「那是最好不過，只是，你往上報了嗎？」

「這個……小的正準備明兒一早到承德去。」

「你倒是挺沉得住氣，這是什麼事兒，容得你就誤到明天麼？」

「那麼小的現在就上路。」他機靈得很，也顧不得整理衣衫了，邁步就要往屋外走。

「慢着！」窗外那人冷聲一笑說：「你現在再往上報，已經來不及了。」

「回您，他三兩天內不會走的。」一撮毛停步站立。

「我所說的來不及，不是指他三兩天內會不會走，我是指你有意拖延，知情不報。」

一撮毛臉色一變，心中也直發抖。

「常信通！」窗外那人又冰冷地接着說：「有意拖延，知情不報；你吃官糧，拿官俸，你可知道這該當個什麼罪？」

「您明鑒，小的寃枉，小的天胆也不敢。」他心中打了個冷戰。

「哼！哼！幸虧你不敢，你要是敢，還不知道會怎麼樣呢！你說，我寃枉你了麼？」

「這個……小的不敢這麼說，只是，您明鑒，小的絕不是，也絕不敢有意拖延，知情不報。」

「那你這該叫什麼？你說。」

一撮毛遲疑了一下，旋即一橫心，一咬牙：「小的不敢瞞您，小的已把他賣給遼東黑道上的人物了。」

「哦！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給我聽。」

「小的發現白如龍之後，當即暗暗作了盤算，要是趕往承德通知當地的偵緝隊，可能白費工夫，憑他們絕奈何不了白如龍，說不定還得賠上幾條命；要是往總部報，遠水又救不了近火，等到總部派了人來時，說不定白如龍已經走了……」

「所以你就把他賣給了遼東黑道上的人物？」

「是的。小的認為，只要是能除去這個令咱們頭疼的人物，誰動手都是一樣，咱們辦案時借重地方勢力的前例又不是沒有……」

「嗯！你這番話倒是有點道理，辦法也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只是，你有把握，遼東黑道上的人物一定能摺倒他嗎？」

一撮毛緊揪着的一顆心刹時為之一鬆：「這個您放心，黑道人物辦事不比咱們的人辦案：明的不行他們可來暗的，什麼手段都有。有道是：明槍好躲，暗箭難防。白如龍這回他一定會栽在遼東道上。」

「我明白了，我再問問你，你所說的遼東黑道人物，他們是？……」

「不知道您有沒有聽說過，遼陽城有把兄弟三個，老大姓魏名元亮。」

「哦！是那個遼陽城首屈一指的大財主魏大爺？」

「正是，他把兄弟三個的財力很雄厚，勢力也相當大。」

「我聽說過，他把兄弟三個專做黑買賣，殺人越貨，是遼東地方的霸主。只是他兄弟三個手眼通天，把遼東地方的所有大小衙門都安頓得好好兒的，一處不漏，所以他兄弟能安安穩穩地穩住遼東。有些官府衙門甚至仰仗他三兄弟為衣食父母，事事得買他三兄弟三分帳；也就因為這，他兄弟經營的事業才能一天多似一天，越來越大，越來越旺。」

「想不到您對他三兄弟也知道得這麼清楚。」一撮毛笑了：「您既然知道他三兄弟，就該知道他三兄弟辦這種事兒絕不會出差錯，多少年了，他兄弟辦事兒也從沒出過一回差錯。」

「哼！哼！那可很難說，這回他們要對付的是白如龍，但願他兄弟也能跟多年來對付別人一樣，別出一點差錯，要不然他兄弟辛苦多年創下的那份基業，就要毀於一旦了。」

「您放心，絕不會的。」

「你對他兄弟那麼有信心？」

「是的，因為小的熟知他兄弟。」

「你跟他兄弟交往很久了吧？」

「這個……不敢瞞您，小的奉派到這兒來沒幾個月就跟他兄弟認識了。」

「你奉派來這兒有多久了？」

「回您，三年另三個月多點兒。」

「嗯！日子不短了，在這三年多裏，你日子過得不錯吧？撈了多少錢？想不想調回總部去，換換環境？」

「這個，這個……您明鑒，小的不敢。」一撮毛的臉色泛白，剛鬆下的一顆心又揪緊了起來。

「你怎麼說？」

「你開恩。」一撮毛身軀一矮，突然雙膝落了地。

「哼！哼！告訴我，你既然把白如龍賣給了魏元亮三兄弟，你又跑到白如龍房裏去幹什麼了？」

「這個……小的……小的……」

「不想調回去，就對我實話實說！」

「小的遵命。」一撮毛連忙說：「我把白如龍賣給魏元亮三兄弟之後，又在安家屯裏碰見了『羅剎女』梅雪芬……」

「你在說什麼？梅雪芬也到安家屯來了？」

「是的。小的親眼看見梅雪芬向人打聽白如龍，自稱是白如龍的朋友。小的靈機一動，就把梅雪芬賺到了魏元亮兄弟那兒留下，小的認為梅雪芬既然落進了魏元亮兄弟的手裏，那白如龍必然會把自己送到魏元亮兄弟的手裏去。」

「所以你又跑去告訴白如龍一聲。」

「是的。」

「好計策，好心機。」

「您誇獎。」

「你心機好得兩邊兒伸手，在夾縫兒裏撈錢，這眞不容易啊！說！你拿了魏元亮多少？又拿了白如龍多少？」窗外那人的話聲突然又冷了下來。

一撮毛揪緊着的一顆心，揪得更緊了，臉色也更白了，低下了頭。

「說話啊！怎麼，談不得這個，一談這個就變了啞巴了？」

「回您。魏元亮那兒，小的拿了一千塊大洋，白如龍那兒也拿了一千塊。」沒奈何，他只好硬着頭皮實話實說了。

「好大的胃口，好出息。」一聲冷笑：「白如龍只值這麼多？你應該多要點兒才對。」

一撮毛心中靈機一動，立即探懷摸出了得自白如龍那兒的那張銀票：「小的願意把拿自白如龍的一份孝敬您。」

窗外那人忽然嘿嘿一陣冷笑，笑得人毛骨悚然，頭皮發麻，嚇得那女人縮到床角混身打哆嗦，一撮毛心裏直打抖。

「你這是賄賂我，你把我當成了什麼人了。嗯？」

「小的不敢，這只是小的一點兒心意。」一撮毛抖着嗓門兒說。

「眞的？」

「小的確是眞心。」

「那好，我雖然不是個貪墨的人，但是我不能辜負你這番心意；把我的身份證明跟那張銀票一塊兒扔出來。會麼？」

「會，小的會。」

一撮毛站起來，把銀票包着那塊身份證明的牌子，一揚手從窗戶破洞裏扔出。

「姑念你用心也在除去白如龍，饒過你這次，我走了，你愛幹什麼就幹什麼吧。」隨即話聲歸於寂然，久久沒再聽到一點聲息。

「娘的，黑吃黑。哼！騎驢看唱本兒，咱們走着瞧吧。」

一撮毛抬起袖子擦了擦頭上的汗，回來抓起椅背上的他那件外衣，往肩上一掄，邁步往外行去。

「你……你要走？」床角裏傳來那女人微微顫抖的話聲。

「一肚子的火沒了，勁兒也沒了，不走幹什麼？」他腳下沒停，連頭也沒回，拉開門走了出去。

× × ×

夜色一片漆黑。

遼陽城的夜色，跟安家屯的夜色一樣的黑濃。

費玉琪雙手搭着一座大宅院圍牆的牆頭，探頭凝目朝牆內四下裏張望，這是座亭、台、樓、榭俱全的大後院。整座大後院裏靜悄悄的，只有一處亮着燈，亮燈的地方在院子的西北角。

那是一座離水榭不遠的精舍，燈光透紗窗，但跟那些沒亮燈的地方一樣靜悄悄的。

張望了一陣，凝神聽了一陣之後，費玉琪唇邊泛起一絲輕蔑，冷冷地笑意。

他兩手一用力，懸掛在牆外的身軀，一下子翻入牆內，輕輕的落了地。他身軀一矮，行動敏捷快速地沿着牆根兒暗黑處直向西北角那間精舍撲去。

精舍的門關得緊緊的，窗戶也關得緊緊的，連條縫兒都沒有；看不見裏頭是怎麼樣的情景。

費玉琪微皺了皺眉，旋即他長身跨步由暗黑處走出，站立在那精舍門前兩三丈之處，揚聲發了話：「煩勞那位通報一聲，白如龍拜望魏大爺來了。」

一條黑影突由他身後暗影裏躍出，白光一閃，一把厚背薄刄的鬼頭刀，直劈砍下。

費玉琪身子一側，單手一抬，那把鬼頭刀停在了半空，緊接着「噹」地一聲，刀掉落地上。他手又往前一帶，一個黑衣中年漢子蹌蹌踉踉地擦着他身傍衝了出去，差點兒沒摔個狗吃屎。

檢回來的一條命，又有這麼一個機會，不跑那是傻子，黑衣漢子借着踉蹌前衝之勢要跑。

「噗！」

心頭一驚，黑衣漢子硬生生地停步收住勢不敢跑了。剛才掉落地上的他那把鬼頭刀，現在正插在他面前地上，刀把子還在抖動哩。

「轉過身來。」費玉琪語冷如冰。

黑衣漢子很聽話，乖乖地轉過了身。

費玉琪要說話還沒說話，身後左右又躍出兩個黑衣漢子，兩把鬼頭刀悄沒聲息的劈砍了過來。

費玉琪腳下突然退了一步，兩把刀同時砍空。他好快的動作，兩把刀剛一砍空，他雙手已飛快地落在那兩個黑衣漢子的肩頭上。兩個黑衣漢子口中悶哼一聲，身子同時矮下了半截。

他冷冷開了口：「我來明的，諸位不該跟我來暗的，我找的是這兒的主人，好話好說，我不願意隨便傷人，煩請給我通報一聲去。」

他雙手一鬆，那兩個黑衣漢子身軀前衝，直衝到頭一個黑衣漢子身邊才穩住脚步。

「是那位朋友要見我們老爺子？」一個中氣十足的話聲，突然起自費玉琪身後右方。

費玉琪霍然側身凝目，夜色裏走來一個白白淨淨的年輕人，穿着一身黑綢褲褂，紮着褲脚腿兒，頭上還戴了頂瓜皮小帽，看上去挺瀟洒的。

「我剛才已經報過名，閣下應該也聽見了。」費玉琪淡淡說。

「白如龍白爺？」年輕人停步在一丈外站立，雙目凝注。

「不敢當。」

年輕人雙手一抱拳：「在下姓鍾名海清，在我們老爺子門下行三，認識我的朋友都叫我鍾三。」

「原來是魏大爺的高足鍾三爺。」

「鍾三可當不起您白爺這麼一句，聽說白爺一向在大江南北走動，鍾三仰名已久，心儀已久，沒想到您會突然蒞臨遼東，讓遼東同道得以瞻仰風采。」

「鍾三爺這話說得讓我臉紅，黑道上的朋友容不下我，北洋軍也把我當成眼中釘，一個勁兒的想抓我，還懸了五千大洋的賞格，沒奈何，我只好跑到遼東來避避風頭。」

「白爺客氣了。」鍾海清一抱拳道：「手下弟兄們不知道是白爺您俠駕蒞臨，冒失出手，多有得罪，鍾三這裏先賠個不是。」

「不敢當，鍾三爺太客氣了。」費玉琪抱拳欠身答了一禮。

「白爺俠駕降臨，魏家大院光彩無限，請到客廳裏奉茶。」

「多謝，隆情心領。我還有別的事，不能久留，煩請通報魏大爺一聲，我見過魏大爺就走。」

「白爺來得不湊巧，我們老爺子有事兒出去了，恐怕要過兩三天才能回來，白爺有什麼事兒告訴我也是一樣。」

「既然這樣，那我只有找鍾三爺說話了。」費玉琪沉默了一下：「我有個朋友跑到遼東來找我，誤打誤撞，找到了你們這兒。」

「哦！有這種事兒，請問白爺的朋友是？……」

「羅刹女梅雪芬。」

「羅刹女梅姑娘？」鍾海清微微一愣：「白爺別是弄錯了吧，魏家上下連見也沒見過梅姑娘。」

「那可就怪了，我怎麼聽說……」

「白爺！是誰說的？」

「一位熱心的朋友。」

「白爺只怕弄錯了，要不就是有人開白爺的玩笑，梅姑娘是白爺的朋友，白爺認不認識魏家的人，她應該不會不知道，怎麼找也該不會找到魏家來啊！」

費玉琪淡然一笑說：「這要是個玩笑的話，這玩笑開得也未免太大了些，太值錢了些，害我得罪了人不說，還損失了一千塊大洋。」

鍾海清臉色一變：「您這話？……」

「那位熱心朋友給我送信兒去，是有代價的。」

「看來白爺是眞上了人當，受了人的騙了。這年頭兒世風日下，什麼人都有，尤其是靠誆人騙人吃飯的下九流更多。」

「這麼說，我果眞是上了人的當，受了人的騙了。」

「在這兒，魏家算得上是地主，讓您在這兒碰上這種事，魏家上下俱感不安，也很慚愧。」

「鍾三爺！你別客氣了。」費玉琪淡然一笑：「這種坑人騙人的事兒到處都有，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不只是遼東一個地方如此，我也見過不少。不過，鍾三爺！要是一個人的性命捏在人家手裏，那恐怕他有顆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坑人騙人，鍾三爺以為然否？」

「白爺是說那給您送信的人，現在還捏在白爺您的手裏？」鍾海清臉色一變，睜大着雙目。

「鍾三爺！」費玉琪笑笑說：「我也算得個老江湖了，要是沒把握，我不會把一千塊大洋隨便往人家手裏送的。」

「這麼說來，白爺是不相信魏家上下了？」

「這話我不敢說，不過……」

——未完——

超人的故事／馬　雲・文　黃白石・圖

邪教風雲

是眞還是假　鹹魚會翻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超人章日明和阿蘭在一處密室裏面會合，然後四處找尋通道出路，準備逃走。可是裏面的通道四通八達，走來走去，最後又回到原處，始終無法找到出口的地方。但兩人並不氣餒，繼續尋找，終於發現一個大鐵櫃，鐵櫃的門打開，櫃裏有一個洞口一直通往下面去。章日明先行扶着吊梯而下，豈料竟墜落數千尺的深洞去，而阿蘭又被抓回關進原先的囚禁室內。章日明在深洞正想法脫困，突然掉下一個裸女，由於彼此同病相憐，遂墮入情網。阿蘭突然驚醒，看見傳眞電視出現章日明移情別戀親密鏡頭，不禁妒火中燒，隨後她即為黑衣人帶走……

那些外型看來並無分別的黑衣人，如果細心觀察，實在也大有分別。就像現在與阿蘭交談的一個，那頭罩之上，隱約有一顆藍星。此外，單從各黑衣人對他的態度也可以領悟得到！這黑衣人必是首領級的人物。看來他的說話也必然有決定性的作用。

但是，阿蘭的回答，却令他感到有些意外的驚奇。

「不！」阿蘭直截了當地說，「我並不希望獲得自由，只希望你們讓我見到我的未婚夫。」

黑衣人首領稍作沉思，就對阿蘭說：「他暫時不想走，但你却可以先走。」

「是他不想走，還是你們不准他走？」阿蘭問。

「兩者都有可能。」黑衣人首領道：「總之你依我說話去做，我不但可以滿足你的好奇心，也保證你未婚夫的安全。」

「你想我怎麼樣做？」

「你先回答我幾個問題，第一，你是否很愛你的未婚夫？」

「是又怎麼樣？」

「那麼，你當然希望他安全，因此你必須保密。這正是我們釋放你的條件之一。」黑衣人首領又說：「第二，請告訴我你是否眞的希望看看我們的宗教儀式？」

「當然，我們此番冒了性命的危險，亦無非為此而已。」阿蘭道。

「好極了。那你可以走了！」

阿蘭差點還以為聽錯了。她說：「我可否見見我未婚夫？」

「可以是可以的，只怕他未必想見你。」黑衣人首領又說：「剛才的情形，你一定也從傳眞機中見到了，他相信了我們拜月教的教義：『人生在世，享樂至上！』這次我們放你走，不過是因為警方在外面找你們找得很急，希望你出去緩和一下而已。」

阿蘭這才明白，原來對方也有忌諱。

她說：「我出去之後，萬一警方問及，如何交代？」

「就說你們以前完全摸錯了門路，拜月教根本無可疑之處。」黑衣人首領道：「如果你不合作，你未婚夫可能永遠不會再見你。」

阿蘭醋意十足地說：「我也不想再見他，只想跟他交代幾句。」

「好吧！」黑衣人首領站了起來，「現在就讓我帶你去見見他。」

超人章日明因爲無意中發現了那張床墊中的秘密，知道對方必然另有目的，於是靈機一觸，就決定將計就計，希望換取自由。當時他正與那名擁有迷人身段的裸女摟作一團，突然有一個男子的聲音自牆角傳出：「章日明，別樂極忘形啊，你還記得杜若蘭麼？」

此語一出，超人的腦袋彷彿給刺了一下：「她現在怎麼樣了？」他很快就發出了問話。

「她很好。」聲音仍然來自牆角，只聞其聲，不見其人。「你只要答允我們一個條件，她立刻就可以獲得自由！除非你肯加入我們拜月教吧！」

「我也有條件。」超人章日明一手抱住身邊的裸女，一手作勢道：「就是讓我們一齊加入。」

「歡迎之至！」那男子十分興奮地說，「請你親口告訴你的未婚妻好嗎？」

「嗯——她在何處？」

「我們可以把她帶來見你。」

不久之後，超人果然聽到了阿蘭的聲音：「你眞快活啊！」但是見不到人影。

相反，阿蘭却可以在傳眞螢幕之上，見到超人和他身邊的裸體女郎。心裏自然是酸溜溜的。

超人一邊放眼四望，一邊問道：「你在何處？」

「你何必理會我？」阿蘭生氣地說，「我恨不得在你身畔，摑你幾記耳光！」

「阿蘭，何必這樣？」超人故意道：「經過了這一次之後，我覺得人生在世，必須行樂及時，所以我只要求他們放你出去。希望你出去之後，不要再提及我，也希望你忘記了我！」

「我當然會！」阿蘭咬牙切齒地說：「我怎麼會再花精神去記你這種人呢？你好好的享受吧！」

綫路突然中斷了！

阿蘭忍不住飲泣起來。有個黑衣人從旁勸慰她：「其實你也不必太過認眞，你未婚夫的選擇是對的啊！因爲目前世界上所有宗教之中，只有我們拜月教最能符合人類的實際須要。」

「別嚕囌了！」阿蘭抹了一把眼淚，「你們可是把我釋放出去？」

「是的。」黑衣人道：「你現在就可以走了！」

有人把一個黑色頭罩戴到阿蘭的頭上來，阿蘭什麼也見不到。然後，有人攙扶着她，轉彎抹角地走了一陣，最後登上了一輛汽車。

阿蘭一直保持頭腦的冷靜，希望能憑記憶，帶同警探找到這兒來。

在車子裏，有人不斷向阿蘭提出警告：如果她敢違背黑衣人的意思，她隨時會被殺，同時章日明也會永無超生之日。

阿蘭沒有理會他們，只在拚命地記下轉彎抹角的地方，以及所花的時間等等。因爲黑布罩已令她見不到任何東西，她惟有用自己的辦法。

但是談何容易，身邊有人嚕嚕囌囌，雙眼又看不見車外景物，加上轉彎又多，左拐右轉，阿蘭的企圖終歸還是失敗了。

阿蘭無可奈何，惟有對身邊的人說：「我回去一定會依你們的意思做。但警方相信與否，我不敢担保。」

身邊的人說：「只要你照足去做，其他事與你無關。我們的目的，是不想警方引起太大的注意。」

「如果我照着你的意思去做，我是否仍有資格參加你們拜月教？」阿蘭問道。

「當然，我們非常歡迎你！」身邊的人說：「我們會不時派人與你連絡。目前你回去要做的事只是向警方交代一下。」

車子似乎開入市區了。因爲阿蘭耳邊聽到了吵耳的車聲。

這可能是唯一的綫索：大約半小時左右的車程，就可以回到市區；那麼，囚禁他們的地方，極有可能是郊區地方。而且可能是近郊。

車子很快停了下來！

身邊的人又說：「你下車後，等五分鐘才可以張開雙眼。明白嗎？」

阿蘭唯唯諾諾。

於是有人用一副不透視的黑眼睛代替了黑布袋。然後帶她下車。

她被人攙扶到一處梯間，又有人交下了二十元鈔票給她。對她說：「五分鐘之後，你可以叫一輛街車返家去。但記住，切勿出賣我們！」

阿蘭什麼也看不見。她只聽到一陣步聲離去。

五分鐘後，她張開了雙眼。她把眼鏡除去，雙目感到一陣刺痛。

是外面的光綫令到她的眼睛無法張開。原來這已是日間。

阿蘭一直給弄得晨昏顚倒。她須要費許多時間，然後才可以讓視覺正常。於是她向街口那邊走過去，四處張望了許久，才認得這兒是一條大街。

召來一輛街車，本來想趕往警局，但回心一想，却先返家去。因爲她發覺有人跟踪她，對方可能是拜月教的人。

在街車裏，阿蘭除了不斷留意背後一些可疑的車輛之外，還一直在分析一些問題；而最令她想不通的，就是她這一次的獲釋。

其次當然是超人的「變心」，也正是最令阿蘭感到傷心的事。

回到了章記士多店之後，超人的父親章心波有如從噩夢中驚醒。

他一邊小心翼翼地把大門關上，一邊問阿蘭：「日明呢？他怎麼樣了？」

但是阿蘭却答非所問地說：「怎麼啦？爲什麼不打開門做生意？」

是的，時間還早，爲什麼這麼早就把店門關上？

章心波却嘆了一口氣道：「單是爲你們兩個担心也足够我受了，還那裏有心情做生意？事實上也是不够人手用啊！」

阿蘭想想也是道理。不够人手可以不送外賣，只做門市生意；但心理上的負担太重，也難怪章心波連生意也不想做了。

阿蘭一方面不想老人家傷心，另一方面也算是履行她與黑衣人之間的諾言。

於是她扯了一個謊，道：「日明有些事情，去了別處地方，不過你放心，他不會有事的。就快回來了。」

章心波對這位未來媳婦一向信任，自然也相信了她的一番謊言。還到後面去倒了一杯熱茶給阿蘭喝。

阿蘭悄悄走到大門後面，從門縫中向外窺伺，發覺外面有些可疑人物，正在徘徊。於是阿蘭想像到他們可能是黑衣人派來的。

這時候章心波剛由裏面出來：「怎麼啦？你担心外面那些人吧？」

阿蘭暗吃一驚，因爲她本來就不想讓章心波知道得太多，尤其是關於拜月教和黑衣人之間的事。

但是章心波却又說道：「放心好了，他們是警方人員；他們來過幾次了。假如他們知道你回來了，一定又會來找你和日明——」

豈料話猶未完，果然就有人敲門！

「一講曹操，曹操就到。」章心波於是搶着去開門。出現門前的，正是二名男子。

「好極了，杜小姐。」其中一人一眼就看見阿蘭，「請跟我到警局一次，泰萊警司想見見你。」

阿蘭安慰章心波幾句，就被二名男子帶上車去。

在那輛私家車內，二名男子不斷向阿蘭問話，都不外乎是關於超人的行踪、拜月教的活動以及她失踪的過程等等。阿蘭一時之間也不知應該如何作答。

阿蘭一方面担心對方的身份，萬一對方不是警方人員，而她却有話直說，對超人會造成一種極大的威脅。又如果對方眞的是警方人員，她不說話相信警探們也不敢怎麼樣吧！因此阿蘭經過一番考慮之後、就決定不說任何話。

那二名大漢沒有她辦法，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車子立刻掉頭，又再駛回屋邨去。

阿蘭萬二分驚奇地問：「你們到底幹什麼？」

其中一名大漢道：「杜小姐，不要緊張，剛才我們只不過試試你，想不到你果然是相當忠實。」

阿蘭恍然大悟：「你們原來是拜月教的人。」

「不錯，這一次我們只是爲了考驗你。不久之後，警方會眞的派人來找你問話，你只要告訴他們，你和你未婚夫都對此不感興趣。晚上，只要你沒有警探監視，我會派人來接你到一個地方去。」那大漢道：「我們的目的，是要你目睹奇蹟的產生。」

阿蘭乘機問道：「馮奇和陳少珍他們，是否會在這次再生大會中復活？」

「現在說什麼也沒有用，你到時來看看自會明白。」大漢故作神秘地說。

阿蘭有意無意之間，注意到後面遠處另一輛可疑車輛，不知會不會是警探們跟踪他們。然則，拜月教這一回有難了。

阿蘭心裏又想：難道這二名大漢一點也不知道？

車子又駛回章記士多門外。二名大漢讓阿蘭下了車，然後才把車子開走。

阿蘭非常留意一直跟着他們的另一輛神秘車子。她一度懷疑那可能是警方的人，但爲什麼警探們不及時向那二名拜月教徒採取行動？

阿蘭當作沒有看見他們，雖然那車子已經一直朝住這邊駛了過來　阿蘭却走進了章記士多店內。

章心波也覺得奇怪，爲什麼這麼快就見過了警司？他想問阿蘭，但阿蘭正從門縫中往外窺伺。神態顯得有些緊張。章心波只好獃在一旁，不敢聲張。

阿蘭從門縫中看見一男一女正自一輛汽車下來，步向士多店這方面來。她更加想不通，對方到底又是何方神聖？有何目的和企圖？

「閣閣閣！」那女子竟然一步一回顧的，鬼鬼祟祟地到了門外，伸手敲門。

「誰？」阿蘭其實在門縫中也可以見到她。

「杜若蘭小姐麼？請開開門，我們是專誠前來拜訪你。」她的語氣又不似是警方的人。

「你是什麼人？」阿蘭心情難免有些緊張。

「開門再說吧，我不會傷害你的。」

阿蘭看見他們是一男一女，而且又是一直跟踪着她和拜月教徒的人，於是開了士多店的大門，讓他們入來。

那一男一女反而神色緊張地，將大門先行關好，才跟阿蘭打招呼：「杜小姐，對不起，我們是傳眞報的記者。」說話的是那個男人：「我叫招基，她叫雪兒。」

阿蘭和章心波打量了他們一遍：「有什麼指教？」

「我們只是有些事情向你請教。」那個叫雪兒的女記者說道：「請問你和章先生是否已加入了拜月教？」

「誰說的？」阿蘭反問道。

「我們報社接到電話，還知道明天晚上，有個龐大的盛會。」雪兒說道：「其實，剛才我們已悄悄跟踪了你好久，與你同行的人，大概就是拜月教的人吧？」

阿蘭首先感到奇怪的是：誰給他們這電話？其次就是拜月教的「再生大會」明明是今晚，爲什麼是明晚呢？一時之間，她也弄得糊塗起來。

阿蘭沒有回答他們，只是問道：「你們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關於拜月教的，還是我倆的？」

「關於你們的以及拜月教的。」雪兒說：「到底拜月教是否眞可以令到一個死去的人復活？最近這一類謠言一直在流傳，我們有責任爲讀者們查個水落石出。」

阿蘭苦笑，道：「坦白說，我也不清楚。」

「那麼，你們是否已加入拜月教？」

「暫時我還未加入，至於章先生，我不清楚。因爲至今爲止，我也一直在找尋他的下落。」

「明晚的集會，你會去嗎？」

「如果他們通知我，我當然會去。」

「剛才那二名可是拜月教徒？」

「我想是的，他們只希望我加入，同時他們表明，與一切命案無關。他們又强

調，他們的工作是神聖的。」阿蘭扯謊，是担心對方可能又是拜月教徒。

「閣閣閣！」忽然之間又有人拍門。

章心波走到門後：「誰？」

「警探。」門外人揚聲道：「杜若蘭小姐在嗎？」

阿蘭向章心波遞了一個眼色，大門亦隨即打開。

進來的是二名便衣警探，最少有一名是阿蘭認得的范克督察，他是泰萊警司的助手之一。另一名當然也不可能會是假的了。

范克等人進來後，未跟阿蘭打招呼，已用一種懷疑的目光盯住那一男一女。「你們兩位是什麼人？」范克督察問道。

根基隨即想探手入口袋裏去，但迅速那被名同行的探員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不要動！」然後迅速把他的手臂扭向背後。屋內的氣氛也變得緊張起來。

那名自稱爲記者的男子並未反抗，只是說道：「我只不過想拿證件給你們看，並非有何不軌企圖。」

雪兒也把記者證交到那名兩人督察的手上：探員搜過招基，並沒有携帶任何武器，至此雙方才知道只是一場誤會而已！

范克督察向二名記者道歉過之後，回頭又向阿蘭問道：「杜小姐，你幾時回來的？」

「剛回來不久。」阿蘭知道警方一定找過自己，因爲找不到才會有此一問，她故作悠閒地問：「什麼事？」

「章先生呢？」范克放眼四望，但士多店內根本見不到超人章日明。

范克督察忽然想起一些什麼似的，向同來的探員示意。於是那探員就請二名記者離開那間士多店。

阿蘭的內心充滿了妬意，但對超人章日明的安全還是非常關心的。加上拜月教耳目衆多，甚至那名探員亦有可能是拜月教徒，所以她決定在范克督察的面前也隱瞞一此事實。

於是阿蘭對范克道：「我也正在找他。他這個人永遠就是這麼樣，要來就來，要去便去，從不交代一句，眞氣人啊！」

范克問：「你們不是在一起嗎？」

「最初本來是在一起，後來因事分開了。」阿蘭道。

「泰萊警司很想見見你。」范克又向探員示意：「你與杜小姐先回去，我跟住就來！」

探員於是帶着阿蘭首先上了車。那是范克的汽車，却由探員開走了。

范克督察發覺那雙男女記者仍在路邊一輛私家車之內。他立刻走了過去，親切地說：「怎麼啦？你們還未走麼？我可否進來談幾句？」

范克一邊說着，一邊已把車門拉開，自行鑽了入內。

招基坐在司機位上，回過頭來問：「帮辦，有什麼值得向讀者報導的消息？」

范克笑了笑：「其實你們的消息一定比我更爲靈通，所以我才向你們打聽一下關於章日明的下落。」

招基和雪兒交換了一個眼色：「聽說章日明加入了拜月教，是不？」

雪兒會意地點點頭：「這是一位熱心讀者用電話向我們提供的。」

「知不知道他現在何處？」范克頓然緊張起來。

招基和雪兒同時搖頭：「不知道。」

招基又說：「不過有件事不妨向你提供的，就是明天晚上拜月教有個十分盛大的集會。」

范克洩氣地說：「這點我們早巳知道了。」

女記者雪兒出奇地問：「你怎麼也會知道拜月教明天晚上有集會？」

范克督察道：「他們是經過正式申請手續的，不能指控他們非法集會。」

招基道：「難道至今爲止，仍未抓到他們犯罪的證據麼？」

范克道：「他們是外國新興教派組織，經過正式註册手續。」

招基又問：「你以爲杜若蘭小姐有可疑之處嗎？」

范克督察笑了笑：「你們一向以消息靈通見稱，難道沒有聽過關於他們的故事麼？杜小姐和章先生都是我們警方的忠實朋友。」

招基靈機一觸：「我用車子送你回去好嗎？」

范克好像窺破了他的心事，笑道：「你送我一程，當然會知道得更多，尤其是關於泰萊警司和杜小姐交談的內容。」

招基於是把車子開走。

豈料當記者的車子開到警局門口時，阿蘭已經由裏面出來了。

雪兒立刻把握機會過去問她：「杜小姐，請問剛才警司跟你說了一些什麼？」

「對不起！」阿蘭道：「我很倦，現在我什麼都不說，只想睡覺。」

范克督察也急急由車內出來：「你見過了我的上司麼？杜小姐。」

阿蘭瞪了他一眼：「見過又怎麼樣？我又不是犯人，我根本無須向任何人交代。告訴你們吧，我現在心亂如蔴，一句話也不想多說！」

阿蘭把手一揮，截停了一輛街車，跳了上去。

「杜小姐，讓我們用車送你回去吧！」招基在車內叫了出來。

但是，街車巳將阿蘭載走了。

招基叫雪兒上車，二名記者於是立刻開車追踪！

范克督察向馬路對面，停在路邊的一輛私家車打了一個手勢，那私家車內二名男子正是便衣警探，他們也會意了，匆匆開車跟踪！

那輛街車載住阿蘭，立即朝住石屋邨開去。

阿蘭登上了那輛街車之後，才感到不妙。

這輛街車設計特別，雖然外型看來無大分別，但後面座位却多了一些東西；就是座椅椅背突然之間開了一個洞，登時把阿蘭嚇得一跳！她正待回顧時，渾身感到一陣痲痹，以後的事，她都不知道了。

車子仍在往前開，但車內却多了一個人。

街車後面分別有二輛汽車暗裏跟踪，一輛是一男一女的記者車，另外一輛則是警探的。但是，他們完全不知前面那輛街

車裏面的活動情形，第一，因爲他們不敢跟得太貼。第二，街車車窗全部上了玻璃，因爲車內全部空氣調節。在陽光底下，車窗玻璃反光，所以車外的人很難看見車子裏面的情形。

街車表面上若無其事地往前走，但是，裏面的變化就大了。後面座位的阿蘭軟綿綿地倒了下去，完全失去了知覺。蜷縮成一團，睡在座椅之上。

後座座椅開了一個洞，那個洞足以容納一個人由後面鑽過來：現在果然就有個「女人」由後面鑽出來，依舊坐在那裏。

那女人無論身材、髮型和衣飾等等，完全和阿蘭一模一樣，她分明是老早躲在街車後面的行李箱之內。當然，這輛街車絕非一般街車，而是經過特別設計的。司機亦非眞正的街車司機。

無論如何，街車還是依照阿蘭昏迷前的吩咐，開到石屋邨去。最後停在章記士多店門外，隨即可以見到有個外型打扮十足阿蘭的女人，匆匆下了車，閃進章記士多店裏面去。

那個女人當然不是阿蘭，但是，士多店內的章心波却以爲她是阿蘭，因爲他由鐵閘門窗外望，她太像阿蘭了。

其實她也只是衣飾身材相似而巳，頭上那個却是髮罩，故意梳成阿蘭的髮型，至於面型輪廓，面對面時，就很易認出她並非阿蘭。

章心波開了士多店的鐵閘門之後，立刻就感到有點愕然：「你是誰？」

那女子順手掩門，故作緊張地說：「別作聲，我是阿蘭的朋友，外面有人跟踪我，慢慢我會向你解釋。」

章心波這一陣子巳見盡千變萬化的場面，也明知局勢十分微妙。沒有兒子和阿蘭在他身邊，他只有處於被動。

那女子小心回顧，自門縫外望，最後才回轉身來，面對章心波道：「章先生，阿蘭小姐爲了要救令郎，她必須用計擺脫跟踪的人，所以才由我做替身。」

章心波半信半疑：「她現在何處？你又是什麼人？」

那女子道：「她與我約好在一個地方相會。我們是朋友，我本人則是警探。門外跟踪監視的人，可能是拜月教派來的殺手。我們必須設法避過他們的耳目，否則令郎就有危險。」

既然對方是一名女警探，章心波當然放心了，於是他指指後門：「我們可以由後巷離開這裏。」

「好極了。」那女子道：「只要擺脫拜月教徒，我們就可以放胆去救令郎。」

於是二人一起走向後門。

記者招基與雪兒因爲目睹「阿蘭」進入士多店，又不知道另外還有二名警探正在附近監視章記士多店這裏，所以他們跳下汽車之後，就去敲門。

但是，士多店內，沒有人應門。

招基與雪兒正在商量如何能找到阿蘭訪問之際，二名探員巳目擊一切，也走過來問：「發生了什麼事？」

招基他們才知道這兒巳被警方監視，於是把實情說出：「我們是記者，想訪問杜小姐幾句，但不知怎的，沒有人出來應門。會不會——」

招基話猶未完，二名探員巳交換了一個眼色，隨即再拍了幾下章記士多店的鐵閘，門內仍無反應。於是二名警探立刻奔向十多間舖位以外的牆角，只有繞過那處牆角才可以到後巷那邊。

原來二名探員也想到了他們可能由後門逃走，於是他們想繞到後巷去！

豈料他們只跑到這邊巷口，巳看見那邊正有一個背影由後巷的另一邊出口竄去了。

二名警探都可以淸楚認得，那二人的背影一個是章心波，另一個則是「阿蘭」。因此其中一名較年輕的警探揚聲高叫：「不要走！止步！否則我開槍！」說着，他們巳直追上去。

然而走在前面的假阿蘭，反而催促章心波：「快些走！別聽他們的，他們只是假警探！」

這時候他們巳由後巷拐出了一條橫街，二人沿住行人道狂奔；二名警探則從後面苦苦追來！

當二名警探也追到那條橫街時，巳看見章心波他們正搶登路邊一輛私家車；那輛私家車分明是老早巳在那兒等候的。

警探情急之下，較年輕的一個一邊吆喝，一邊拔槍；但被另一名探目制止：「你瘋了嗎？他們又不是犯人，豈可隨便傷害他們？」

探目說着，回頭一望，剛有一輛小貨車經過，他立即揮手示意停車！

本來在這種情況下，小貨車上的司機未必會理會他們；但是探目手上有個彩色套膠的證件，司機惟有停車。二名警探迅速搶登車上，一邊催促司機開車追踪前面一輛灰色私家車，一邊向司機交代：「我們是警探，正在辦案；請帮帮忙，截停前面那輛私家車。一切後果由我們負責。」

小貨車司機在這種情形底下，惟有開足馬力狂衝而去！可惜小貨車更快也快不過那輛私家車。

眼看前面十字路口巳轉了紅燈，私家車仍然衝了過去；小貨車司機也惟有照衝紅燈！

紅燈的意思是要車輛停止前進，讓橫街的車輛開出。因此十字路口的燈號通常都是南北綫亮起紅燈後，東西綫轉爲綠燈：車輛於是紛紛開動！

驀地「轟隆」一聲！警探們所乘坐的小貨車因爲不依交通燈號闖紅燈，立刻與橫街匆匆開過的一輛私家車相撞，私家車後面跟隨着的另一輛汽車也煞掣不及，撞向私家車的尾部。兩車先後停了下來，但小貨車則撞向路旁的一列欄杆，司機當場受傷。

二名警探追不到章心波他們，反而害苦了那名小貨車司機。他們雖然僥倖沒有受傷，也得召十字車把小貨車司機送院敷治。

至於載着阿蘭的一輛計程街車，正在另外一條街道疾馳，朝住近郊駛去！

街車內「有客」，那才是眞眞正正的阿蘭！

阿蘭一度昏迷，她根本不知道發生過一些什麼事。同時她在車內由「昏迷、倒下」以至「在半昏迷中坐直了身子」，全部過程都「身不由己」，而是由街車司機

利用車內的特殊設備，機械操作。

因此，阿蘭現在雖然端坐在後面的座椅之上，腦筋依舊模糊。若非左右有「機械臂」將她挾持，她早已倒下。但現在她既然坐在座椅上，街車自然可以「落旗」，表示車內有客。如此一來，即使遇上了交通警員，也不致被抄牌罰欵。

抄牌罰欵還是事小，讓警員看見車內的阿蘭昏倒橫臥在後面的座椅之上，勢必追究，那才事大！

總之現在從表面上看去，街車並無特別惹人注意之處，它只是平穩地往前行。

一陣冷風迎面吹向阿蘭，她感到腦筋開始清醒過來。

司機在望後鏡中對住她笑；阿蘭却怔怔地問：「你是什麼人？」

司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我們是一個組織。」

「拜月教？」

「不！我們絕對不是拜月教。相反，我們希望你能帮個忙，讓我們去了解拜月教。因爲我們知道你和你未婚夫，都曾經落入拜月教的人的手上。」

「對不起，坦白說，我對他們也了解不多。」阿蘭又問：「你們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

「有關拜月教的一切，我們都很有興趣！」

阿蘭又迷惑地摸摸後腦：「剛才我究竟做過一些什麼事？」

「剛才你做過什麼事不必知道，但以後要做些什麼事，我却不妨告訴你，我們要你帶我們到拜月教的總部去。這時你和你未婚夫都有好處。」

阿蘭吃驚起來：「我怎麼知道呢？」

那街車司機道：「我們知道你到過拜月教總部，更知道你們今晚有約，你騙不了我的。」

「但是你似乎並不知道，他們用黑布罩把我帶走。」阿蘭道：「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

街車開到了近郊一條公路去，司機把燈號閃了幾下，隨即可以見到遠處路旁有輛大房車迎面開了上來。當兩車會合後，阿蘭就被命令下車。

那大房車之內跳出了二名大漢，把阿蘭押上車內，街車則開回市區去。

二名大漢很斯文，其中一人對阿蘭道：「對不起，我們有事求你帮忙，請委屈一下！」

阿蘭沒有反抗，因爲她知道反抗也沒有用！

大房車開進一條分岔小路，阿蘭只見小路路口有個路牌豎起，上面漆上了幾個大字：「再生學會，由此路進。」下面則是一支指示的箭咀符號。

阿蘭登時又呆住了一陣！

「再生學會」，她好像在那裏聽過這組織，只是一時之間又想不起來！

阿蘭好奇地問身邊的大漢：「你們可是再生學會的人員？」

身邊一名大漢點點頭。

「你們是什麼組織？」

「國際性的，學術性的合法組織。」身邊的人又說：「我們的總部設在美國加州。」

阿蘭故意道：「你說你們是合法的，難道拜月教是非法的？」

身邊那男子反而瞪了阿蘭一眼：「你似乎也同情起那邪教來了。」

「拜月教是邪教？」

「難道你也以爲他們是正教？他們註册只是掩人耳目，其實他們所進行的，都是非法活動。」

「那你們爲什麼不報警？」

「沒有證據！」大漢又說，「所以我們要你的協助去找足够的證據。」

「算我見識淺薄，剛才你說你們是國際性的合法組織，到底你們所幹何事？」

「小姐，你很快就可以明白了。」大漢說着，用手一指，「等會兒你可以目睹我們所進行的工作是如何的偉大：拜月教只是騙騙一些愚昧的人，與我們根本無法比擬。」

車子開進了一幢建築物去！這似乎是廠房。

阿蘭被二名大漢帶着登上一部電梯，她已開始感到寒氣迫人，心裏實在有些害怕起來。

走出電梯，通過走廊，阿蘭最後被帶到一間房間裏來。這間看來有如辦公室的地方，分別出現了一男一女，一名金髮女郎顯然是外國人；一個戴金絲眼鏡的中年男子也分明不會是中國人。但是，他們却滿口說着流俐的本地話：「隨便請坐！」招呼阿蘭的是金髮女郎。

中年外國人道：「我們再生學會希望你帮個忙，拜月教究竟在何時集會？」

阿蘭故作驚奇地說：「拜月教要舉行的是再生大會，而你們又是什麼再生學會，到底你們誰正誰邪？眞把我弄得頭也昏了。」

金髮女郎道：「拜月教是一個邪教組織，他們正式向警方登記的所謂『再生大會』，可能只是一個幌子，確實日期你可能比誰都更清楚。」

「爲什麼你會這麼說？我又不是拜月教的人。」

「但我知道你會落入拜月教手中。據我們經驗所得，拜月教肯釋放你出來，必然是利用你，例如他們要你招攬一些無知市民參加他們的秘密宗教儀式；那當然不會是已經公開了的『再生大會』，而是愚弄小市民的騙人伎倆。假如你還有點良知的，就應該帮帮我們，去揭開他們的底牌，以免他們害死更多無知的人。」

阿蘭聽了金髮女郎一番說話之後，忍不住笑道：「聽你這麼說，你們應該是正義的，爲什麼却要鬼鬼祟祟的，利用這方式把我帶到這裏來？」

那中年人解釋道：「目前你的處境太過複雜，若非如此，很難勸服你到我們這裏來。因此我們必須騙過所有監視着你的人。」

金髮女郎則說：「而且，我們要你親自了解我們這個組織的內容，認爲我們的確够偉大而實際，這樣才心服口服的帮我們！」

阿蘭乘機問道：「然則，你們這個又是什麼組織？」

中年人與金髮女郎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對阿蘭說道：「我們可以帶你看看我

們的工作內容，但你必須答允和我們合作對付拜月教！」

阿蘭支支吾吾，不置可否。但金髮女郎已示意阿蘭跟她一齊離開那間房。

經過走廊，進入電梯；電梯竟然不斷的往下降。阿蘭感覺得到，這兒必然是深入地牢之下很深很深的地方，同時亦更加感到寒氣迫人。

阿蘭出了電梯，金髮女郎首先給他遞上一件厚厚的寒衣，然後才帶她進入一間設備古怪的房間裏去。

入門處有寒暑表，顯示出這裏的溫度已是零下三十度，怪不得阿蘭已冷得牙關打戰！再往前走，更嚇得呆住了；原來那邊擺了一列玻璃棺材。

玻璃棺材本來也沒有什麼可怕，問題却是裏面不但躺着一具具的死屍，而且有些看來還非常之面善。

阿蘭正在驚愕不已之際，金髮女郎在身旁却對她說：「這裏面有不少是名流，你可能在報紙或者電視螢幕上見過他們的樣貌。」

阿蘭總算給她提醒了，怪不得這麼面善，原來都是喜歡出風頭的名流紳士們；其中的確有些傳出過死訊的，爲什麼他們都會在此出現？

「你可知道裏面的溫度？」金髮女郎道：「裏面是華氏零下三百三十度。他們都是死前就已經加入了我們再生學會的富有人家。」

「他們怎麼會死的？」阿蘭問。

「他們都是患了絕症的，大部份是癌症。」金髮女郎說話時也在渾身發抖，因此她示意着說：「到外面去，慢慢我向你解釋好嗎？」

坦白說，若非爲了滿足好奇心，阿蘭才不會進入這麼寒冷的地牢來。她們於是離開了那兒，乘電梯上樓，返回中年人的辦公室去；中年外國人立刻替她斟了一杯酒，阿蘭匆匆喝了一口！

「你已經參觀過我們的會員了？」中年人又對阿蘭說：「我們再生學會的工作，是獲得舉世科學家和醫學界人士公認最有意義，也是最實際，最偉大的！」

阿蘭沒有答他，因爲她仍然覺得凍，所以她不斷的繼續喝着那一杯洋酒。

金髮女郎道：「剛才在下面我已經告訴過你，他們都是患了絕症的，該等病症醫學界目前仍然無法醫治，但若干年後，必然有藥物可以醫好此等絕症，所以凡是生前加入成爲我們會員的病人，他們死後都會獲得我們再生學會的照顧。說不定明天就有人發明某種新藥，經醫學界認爲可以治愈某一種病症，屆時我們就可以將因患了該絕種症的死者屍體解凍進行治療。

阿蘭這時才忍不住說道：「只怕屆時屍體已告腐爛了。怎麼可以治療？」

「不會的。」中年人道，「屍體不但經常置於零下三百多度的特製棺材裏，還經常按時進行更換氮氣的工作。我們要澈底對付拜月教，就是因爲他們在這方面經常與我們作對。」

阿蘭忽然也覺得「再生學會」的工作的確很有意義。她終於把拜月教正確的集會時間告訴了中年人和金髮女郎；同時也說出當晚拜月教的人會到士多店接她的約定說了出來。

「果然不出我所料！」中年人道，「那麼今晚就讓我們一齊去開開眼界吧！」

那天下午，忽然有一大羣人湧到章記士多店來，可惜那處大門緊閉，裏面根本沒有人。最初是三數名婦人，逐漸還見到好一些男男女女，多是居住在屋邨內的隣居．和認識章氏父子的人。

二名守候在士多店外的警探，本來奉命要等章心波和阿蘭回來，想不到却給這一班突如其來的人羣嚇得一跳。惟有急忙過去查問他們的來意。

查問之下，才知道這班人幾乎同一目的：同是希望知道拜月教的集會日期和時間，希望屆時能前往參加。其中亦有人要向阿蘭查問「超人是否已加入拜月教」？以及「拜月教是否能使死去了的人復活」等等問題。

原來這班人都是相當迷信的小市民，最近先後聽過不少關於拜月教的故事，尤其是關於死人復活的。有些則因家有病人，而且又是久病未愈的親人，正弄得六神無主，所以就惟有寄望於奇蹟的出現，於是便來請教阿蘭。

可惜阿蘭偏偏不在，連二名警探也無法解釋，所以這班人也不肯離去。二名警探情急之下，惟有跑到附近去用電話向上司請示。

就當二名警探離開了人羣之際，忽然有數名滲雜在人羣中的男女，告訴在場的人：「據我所知，今晚午夜十一時，拜月教將會在老虎山上舉行一次再生大會，屆時各位如果想開眼界的話，切勿把此事張揚，只是信者就來，因爲他們限制人數參加。萬一讓警方知道，他們更可能臨時取消。到時據講有死人復活的場面出現！」

那一邊，二名警探已獲得上司的指示，即將有軍裝警員開到協助他們，把人羣驅散。

但是，警員們未到之前，人羣已自動散去了。那二名警員又是一陣莫名其妙。

散去的人羣之中，原來還有「再生學會」的人員在內。這些「間諜」事後回到他們的巢穴去，將聽到的事實告知主持人，主持人才肯定阿蘭並未說謊，拜月教的確實集會日期就在當晚。於是又有人把阿蘭帶進了另外一間房間裏面去。

那間房很古怪，中間有鐵柵將房分成兩半，就好像監獄內的「探監房」一樣。

阿蘭在這裏面竟然見到了章心波。

章心波像犯人一樣，被分隔在另一邊，與阿蘭隔住鐵枝。一個像犯人，另一個當然就好像探監的人了。

他們見面談不上幾句，阿蘭即被帶走。然後有人對阿蘭道：「章伯在我們這裏會受到好好的照顧，你大可放心。今晚我們的人會與你同去參加拜月教集會，屆時你必須聽從我們的話，依計行事，否則，章伯的安全亦無人可以保證！」

晚上，由入黑時分開始，老虎山山腳已出現人影幢幢；他們有男有女，正紛紛向山上走去。

到了晚上十時後，人羣越聚越多，但秩序並未混亂，因爲每一個來到這裏的人，都抱着期待的心情，等待着奇蹟在他們的眼前出現。再加上那一份迷信的微妙心

理，所以他們之間即使交談，也只是竊竊私語而已。

跑到這裏來的人，要不是接到神秘電話的知會，就是聽到親友的秘密傳話；其中自然有當日下午跑到士多店去找阿蘭的男男女女。

老虎山形勢奇特，山不高，但山頂上有大廣場；廣場中央有天然巨石，丁方數丈，十足一個講台，又平又滑，而且還有細石可供踏路登上。

不知從何時開始，巨石之上已經出現了一些枱椅，但每一張枱和椅子，都見不到任何人影；那些枱都是長方形，而且每張均蓋上了黑布。益顯得神秘而陰森。

將近午時十一點了，但是巨石之上，仍無人影出現；廣場上的人有些已顯得很不耐煩。

有些人說：「會不會是弄錯了日期？據講明晚也有一次拜月教的傳教大集會舉行呢。」

有人立即回答道：「明晚是經警方正式批准的，只是傳教，根本沒有什麼好看。今晚才有得瞧呢！」

「為什麼到現在連鬼影也見不到一個呢？」

「別焦急！還差幾分鐘，才到十一點呢。」

另一邊也有人在竊竊私語：「喂！今晚的事萬一讓我們的上司知道了怎辦？」

「別生人不生胆，我你只是當差討飯吃，並無賣身給政府，可不是嗎？一個人怎麼可沒有私生活，沒有信仰的呢？何況我們也該先開開眼界，再談其他未遲。」

又是另一角。雜在人羣中的阿蘭，正由一男一女陪同。他們都是本地人，並非外國人，衣着也十分普通，所以並未受到注意。不過阿蘭却知道，除了陪伴她的一男一女之外，可能還有其他「再生學會」的人滲在人羣中。

阿蘭想起超人，也想起拜月教那些黑衣人的話；黑衣蒙面人曾約好她，當晚派人到士多店帶她參加集會。結果左攪右攪的，她連拜月教的人亦無法接觸，反而跟再生學會的人到這兒來。如此一來，拜月教的人會不會怪她失約，因而難為超人？

再想起超人韋日明與一名裸體女郎在一起的情形，阿蘭反而感到心裏有氣。正在左思右想之際，人羣裏面已見到一些人刹那間多了一條黑巾蒙頭，原來他們都是拜月教教徒，這時正紛紛由人羣中走上巨石講台上面去！

時間剛好是午夜十一點正，一分一秒不差！台下鴉雀無聲，台上的人亦開始講話了。

那是一個身材高大的黑衣人，頭上罩着黑巾，只露出雙眼，情形一如阿蘭在他們的秘密巢穴中所見。

他對台下的人說道：「多謝各位光臨，願月神降福於你們！我們非常清楚，賓客之中有不少是我們拜月教的虔誠教友，但仍有不少人對着月神的超然力量感到十分懷疑；今晚我們就讓大家開開眼界，目的無非要令到那些心存疑慮的人，找出眞實的答案。」

黑衣人前面用一幅黑布罩住的「桌子」，人們都以為是一張講台，但上面連講稿、咪高峯也沒有。當時月色明亮，現場上沒有燈光，而且根本也用不着任何燈光，人們也可以看得見巨石講壇上的情形。台下秩序井然，鴉雀無聲，所以無須咪高峯也可以聽見台上的人說話。

黑衣人像玩魔術一樣，一手把「桌子」上那一幅黑布拉開，目光底下，但見閃閃生光，原來那長方形的物體並非「桌子」，而是一具不銹鋼的金屬棺材！上面一塊玻璃，可以讓接近那裏的人都能見到裏面躺了一個人。那是一個死了的人。然而台下的人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只有參加過同類儀式的教友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因此由這刹那間開始，已有不少虔誠的拜月教徒，仰天望月，伸臂膜拜，欣然就地下跪！

黑衣人又對台下的人說：「請問現場有沒有醫生或者護士？或者稍具醫學常識的都可以出來！」

阿蘭乘機對身邊的人說：「讓我上去看看！」

但是，身邊的再生學會人員，却對她說：「不！你不能上去，我們會另外派人上去！」

人叢中有幾個人影，踏着石階，登上巨石講壇之上。有幾個黑衣人迎接他們，分別請他們坐在台上的椅子上。

這時候，以主持人身份出現的高大身形的黑衣人，又對台下聽衆說道：「我知道有不少別有用心的人散佈謠言，中傷我們拜月教，但我們眞金不怕火，現在就讓大家親眼看看月神的力量吧！」

至此，高大黑衣人轉身向後，打了一個手勢，於是四名二男二女的聽衆，就在黑衣保鏢的陪同下，步向台前，分別站立在長方形不銹鋼棺材的兩旁。

那二男二女之中，包括了一名目前仍在執業的醫生，另一名政府醫院的護士長。另外一男一女則是「再生學會」的人，但他們只以普通市民的身份上台。

高大黑衣人對他們四人說道：「這裏躺着的人是一個已經宣佈死亡的人，各位如果留心報章和電視台的報導，一定會認得此人是誰！」

四個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說：「馮奇！」

「不錯，他正是屍體從醫院殮房失踪的馮奇，他的照片在報紙電視見過。這四個人都清楚有關死屍失踪的新聞。

台下的人都屏息着呼吸，等待着台上出現的「奇蹟」；曾經不止一次見過奇蹟出現的拜月教徒們，則朝天向月膜拜，態度嚴肅而虔誠！

高大黑衣人這時又對四名被邀請登台的聽衆說道：「馮奇已經被醫生正式宣佈死亡，這是大家都已經知道了的事實，但我們拜月教因為他生前正式加入成為我們的教友，所以無論如何，一定要想辦法救他，於是我們迫於無奈，惟有把馮奇的屍體偷走，只因為我們認為他還可以有復活的機會，現在我們先請有醫學常識的四位貴賓，證明我們拜月教教友馮奇先生的確已經死了！」

金屬棺材旁邊的四名黑衣武士，於是開始把玻璃蓋移開。站在四周的人都可以感覺得到一陣冷氣迫人！

台下人叢中的阿蘭，低聲詛咒着說：

「假慈悲！馮奇分明是因為向我們洩露了拜月教的秘密，才被他們派人毆打重傷的，現在他們分明在演戲！」

她身畔的「再生學會」一名大漢却對她說：「放心！他們今次的把戲可能失靈了！」

這時候身邊立刻就有人問過來：「你怎麼知道？」

「再生學會」的人自知失言，忙改口道：「我猜測而已，死了的人，而且死了這麼耐了，又怎可以復活？」

突然有人揚聲叫上台去：「小心那四個人，他們可能是奸細——再生學會的奸細！」

際此緊張時刻，加上台下鴉雀無聲，突然有人揚聲高叫起來，當然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於是台下立刻引起一陣混亂，有人在逃避，亦有人在追逐！

台上那具金屬棺材的玻璃蓋剛被四名黑衣武士揭開，突然有一名男子急不及待地伸手進棺材裏去；要不是聽到了台下的警告還可以，一聽到那一聲驚天動地的警告之後，高大黑衣人已心感不妙！

「快把蓋子蓋回原狀！」話未完，高大黑衣人已經揚臂揮拳，「蓬」一聲！企圖伸手進棺材裏去的男子猝不及防，被打得倒跌丈外！

與那男子同來的女子突然探手腰間，一支在月色下黑得發亮的手槍，赫然出現眼前！

說時遲那時快，一名黑衣武士驀地飛起一脚！持槍女郎「喲」的一聲，手槍立即自她手中飛出！高大黑衣人伸手一撈，及時自半空中把手槍奪在手中！

台下人影閃動，三條身形如箭射上台上！四名站在台口的黑衣武士立刻採取行動，後面另外四名黑衣武士則衝向那一男一女——那男的已被高大黑衣人擊倒地上，女的剛失了手槍想逃走！高大黑衣人把臂一攔，抓住那女子的手臂往後一彎，手槍抵住了她的太陽穴，揚聲吆喝道：「所有人都停手！否則我先殺了她！」

高大身形的黑衣人這麼一叫，較接近的人都聽得一清二楚，已經在驚愕中停下了手來。但站得較遠的人就聽不到，因為台上台下正一片混亂！

被高大黑衣人制服的女郎在手槍要脅下急得揚聲大叫：「住手！」

她這一聲才是驚天動地的，台上的四名大漢本來正跟八名黑衣武士打作一團，刹那間都紛紛停手！

台下正在走動的聽衆，本來也有人在勸他們不必害怕，不會有事發生的，只是一點點小誤會，現在看見台上的人果然也靜止下來，受驚的聽衆也都站住了脚。

那女郎揚聲道：「我們本來就是抱住一開眼界的心情而來，魔術還未玩完，為什麼會有人借題發揮？」

高大身形的黑衣人十分生氣，用手一扯！女郎頭上的假髮罩隨即脫落，現出了一頭在月色之下金得發亮的金髮，台下的人又引起一陣譁然！

黑衣人道：「各位看清楚了吧？這就是『再生學會』的人，他們此來的目的，並非什麼『一開眼界』，只想破壞我們，還好月神有靈，讓我們及時發覺了。現在先請各位安靜下來，事情已經成為過去了，一切仍將繼續，因為沒有任何邪魔的力量可以掩蓋得過月神的；月神仍然是宇宙內最偉大的神！」

台下立即轟出一陣掌聲！

台上八名黑衣武士迅速控制了大局，他們抓住了四名大漢之後，又再往高大黑衣人的手上，把那偽裝的金髮女郎帶過了一旁！

金髮女郎趁住高大黑衣人對台下聽衆講話時，低聲問剛與她一齊上台偽裝成普通觀衆的男子：「河次太郎，怎麼啦？」

原來一隻手伸手入金屬棺材去，準備代表台下觀衆檢驗馮奇屍體的「醫學界人士」，只是個日本人。他正受制於二名黑衣武士的手中，與金髮女郎並肩而立！

「放心吧，伊娃，一切妥當。」那日本人低聲答了。

背後二名黑衣武士之中，其中一人突然走向台口，向高大黑衣人耳語幾句。毫無疑問，他正將剛才伊娃與河次太郎的對答，轉達那位主持大局的黑衣人。伊娃就在台上，一切自然也看得明白，她忍不住「格格」大笑！

金髮女郎的目的顯然是要引起台下觀衆的注意，然後說道：「這是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科學時代，大家切勿聽信鬼神之說。拜月教利用死屍傳教，結果必然會徹底失敗！各位等着瞧好了！」

台前的黑衣人故意等她說完之後說：「朋友們，誰是騙徒，立即就有分曉。」說着他已彎身下去，彷彿拉抽屜一樣，把棺內的屍體豎直，面對台下觀衆！

台下的人迅速安靜下來，又再全神貫注地聽台上那高大身形的黑衣人說話。

台上八名黑衣武士之中，有兩個走到了台前，協助高大黑衣人扶住半截銅棺載住的男屍，那半截銅棺一如抽屜，那具男屍就躺在白色的軟墊之上，態度安詳。銅棺儘管豎直了，屍體並未傾倒出來。

台下觀衆正在嘖嘖稱奇之際，台上黑衣人開始交代：「剛才再生學會的人，企圖使用一種毒針刺進馮奇的屍體之內，目的無非令到死者無法再復活。可惜他們派人滲入我們觀衆之中的陰謀詭計，早已被我們識穿了。」

這時候，黑衣人探手黑袍之內，摸出了打火機，「卡察」一聲，火燄高漲，火頭直伸銅棺之內。

只見那具「男屍」隨即慢慢熔解。台下觀衆這時才知道那是一具蠟像而已，並非眞正的馮奇屍體。

黑衣人揮手示意，二名黑衣武士於是把半截銅棺推進那不銹鋼的金屬物體之內。那情形十足像火柴盒。

另外二名黑衣武士由台上左方，把另一具長方形的物體推了過來。黑衣人走到它的旁邊，對台下的人說：「眞正馮奇的屍體在這裏！」隨手又把黑布扯下。

台下人聲哄動，但很快又平伏下來。

二名黑衣武士就像拉開火柴盒內格一樣，把半截銅棺拉了出來，傾斜地豎直了，讓台下的人可以清楚見到馮奇的屍首。那情形甚似魔術師表演大魔術之前讓助手們將道具展示一番，表示並無虛假一樣。

二名黑衣武士又把銅棺抬上金屬物體

之上，並非將它放回原位。就像把火柴盒內格拉出來之後，擱置在火柴盒之上一樣。因此現在那屍體就仰臥着，面對住天上的月亮了！

高大黑衣人面對屍體，雙臂平伸，然後下跪，台上所有黑衣武士亦隨着他下跪，只有四名大漢和那名金髮女郎伊娃，呆呆地站立一旁，並未屈膝下跪！

台下觀衆之中有不少是拜月教教徒，他們也紛紛就地跪下，雙手平伸向前，仰首望住夜空中的月亮，口中喃喃自語！其他人都好奇地瞪住他們！

靠近講台前列的人羣中，驀地飛出一條人影，衣袖帶風，一躍登台，銀光閃閃之下，台下觀衆在極度驚愕之中，以爲又有什麼意外發生。反觀台上九名穿上黑袍的人却無動於中，吃驚的反而是再生學會的人。

來似旋風似的人影，由頭罩以至身上的袍，全是一片銀色，在月色底下銀光閃閃，十分悅目，原來此人才是拜月教的祭師。只見他朝着馮奇的屍首膜拜一番之後，轉身面對天上的月亮，頭臉朝天，雙臂平伸，態度虔誠，口中則喃喃自語，顯然正在祈禱！

除了台下的拜月教徒之外，那些受宣傳影响，抱住好奇心而來的人，都沒有下跪：他們之中有些無非想開開眼界，滿足一下好奇心。

當然，其中有不少希望找出眞正的答案來，到底拜月教是否眞的能令到一個死了的人復活？既然是眞有其事，他們就會加入拜月教，希望萬一自己死了，也有機會再度返回這世界上來。

然而，剛才那個穿上了銀袍的人，並未引起台下的人的注意：他究竟來自何處？抑或老早已滲雜在台下人羣之中？那麼，現在人羣中當然也有不少拜月教徒——並非市民中的普通教友，而是像黑衣人、祭師那一類職員們。他們雜在人羣中的目的何在？剛才一場騷動，已經有了答案，就是易於及時控制。

因此，那輩來自「再生學會」的人，雖然亦同樣以掩瞞身份的方法，混在觀衆之中，却不敢輕擧妄動。

台上那位祭師，自登上台上之後，又取代那名高大黑衣人的地位。

他對住天上月亮祈禱一番之後，已朝向馮奇的屍體。只見他口中仍然唸唸有詞，膜拜一番隨即站直了身子，用玩魔術似的手勢作弄了一陣，才把雙手伸至銅棺內的屍體。最後又再下跪膜拜。

台下所有拜月教徒都跪在地上，始終雙手平伸，面對台上，態度虔誠。

徐矮技壓杜心五

麥海雲

講到近代武林的新秀，最有名氣的一個人就係萬籟聲，因爲他在南京國術考試當中得到冠軍，後來被當局重視，聘他跟顧汝章南下，主持兩廣國術館，沒有人斗胆向他挑戰，他還寫了一本十分完整的書，叫做「武林滙宗」，對於各大門派的招式，寫得十分深入，他本人就係自然門的高手，他的師傅叫做杜心五，可以講自然門能够發揚光大，全靠萬籟聲。

萬籟聲已經武功超卓，杜心五當然更加厲害，講到自然門的功夫，有所謂「八法拳」，以及「鬼頭手」，拳術的特徵就係以順氣爲主，順其自然，應打則打，應避則避，故稱自然門，這一門的功夫並不講究從頭打到尾的一套拳脚，而係練習各種招式，特別係「內圈手」，以及走步功夫，更加要純熟，玩慣了各種基本法則，自然會打。

照萬籟聲稱述，自然門兼有少林武當兩派的功夫所長，練習拳脚，不過舒筋活絡，至於揮拳出擊，另有一套，在各種基本功夫當中，最特色的一種就是「走竹籮」，事前把竹籮放在地上，在竹籮之內放置三四十斤的沙石，那就比較穩定，練武之人在竹籮的籮邊行走，假如他的身體側向右邊，立刻移步換形，一脚踏在左邊，那麼，竹籮就算左傾右側，他都不會跌倒，練習已久，就可以把竹籮裏面的沙石抽出來，減少一部份，到時他就可以更加輕而易擧的在竹籮上面行走，愈是竹籮本身空虛，就愈加難走。

萬籟聲與杜心五都可以在竹籮邊行走如飛，那個竹籮還是空心的，由此可以反映出他倆的脚步認眞靈活，其他還有打沙包，站竹，插沙，以及用手掌切磚等許多種功夫兼練，特別係內圈手，由於兩隻手要一攻一守，好似圓圈，跟脚步配合，那就更加有勁。

自然門他照太極門的推手，經常兩人練習，先習陽手，後習陰手，跟住練習虎爪，長期練習，打起來的時候，手脚不但靈活，而且氣力充沛，決不會打到氣喘如牛。

跟着就要練習腰勁，而且胸部亦會一吞一吐，能够將內勁打出，起碼要花掉十年功夫。

根據萬籟聲的憶述，自然門功夫並非杜心五所創，杜心五仍有師傅，那個師傅僅有四尺高，姓徐，叫做徐矮，有人問他祖師是誰，他沒有正面回答，只說他係四川人，他的武功從峨嵋山學習得來，雖然在山路崎嶇之處，他也行走如飛，而且能够一口氣沿着樹幹走上樹頂，在樹枝上面飛奔，確係一個奇人。

杜心五本來係湖南慈州的人，世代書香，童年的時候，因爲他們一家人相當富有，從小就通文墨，不過，他本人却是喜歡練武的，尤其係富家子弟，孤兒寡婦更加容易給人欺負，故此，杜心五從小就認眞學習武功，初學八拳掌，後學八卦拳，到了三十二歲，他的母親病逝，父親早已腦病喪生，他只係一個人住在大屋之內，覺得乏味，決心棄文習武，故此把家產交給族人保管，帶了一些銀兩，到處走江湖，尋師訪友。

他背上有一個黃包袱，表示他想學習武功，不想結怨，到處交手都是他戰勝居多，再又因爲他不管輸贏，有人交手，便即請客，大飲大食，對方係綠林的豪俠，抑或是有名的教頭，絕不計較，日子拖長了，他的名氣就響起來，在華中一帶，有許多人認識他，有時他跟着鏢車北上，看來有如保鑣的鏢頭。

有一晚，他跟朋友押鑣到成都，將銀兩貨物交代清楚之後，就在客棧居住，聽到旁人所述，有一名矮仔姓徐，功夫係由峨嵋山學得，踏竹籮，飛身上樹，甚至在水上行走，在成都當衆表演過許多次，但因他不想收徒，故此沒有人學到他的功夫，究竟此人是否能够在拳脚上稱雄呢？仍是無人知曉。

杜心五的好奇心特別强，聽說有這種奇人，怎會肯放過呢？立刻想找他見見，經過一番調查，才知道徐矮在成都的小山下面的茅屋居住，親自登門拜訪。

到了草廬之內，杜心五看見他不止是一個矮子，而且身形肥胖，態度傲慢，講話的時候言語不清，有些輕視，至於徐矮，也是輕視他的，因爲當時的杜心五面色微覺蒼白，高而且瘦，跟他矮胖的身型剛剛相反，當時徐矮叫杜廣心五擺下架式，讓他進攻，杜心五聽了，說：「那就請恕晚輩無禮。」

講完擺出一招「黃鶯站架」，這一招相當古怪，左掌放在前面，略爲仰起，右拳屈肘，當胸抱拳，虎口朝天，左脚微微提起，右脚亦有微曲之勢，看來好像一個丁字。

這種架式係丁字步，隨時踢出一條腿來，徐矮看見他擺出這個招式，說：「你的招式不錯，可是我忽然想起你到這裏來，無論如何都是客人，我係主人，應該由你發招，我沒有招式，隨意站着，你喜歡踢脚就踢脚，喜歡揮拳就揮拳。」

既然他這樣說，杜心五就改變方式，由守勢化爲攻勢，說：「就那恕晚輩無禮，看招！」講完這句話，他就撲攻，突然雙拳出擊，右拳向對方心窩打出，左拳打擊對方的臉孔，一招連打中上路，那是他以前苦練出的「雙貫拳」，認眞厲害，殊不料徐矮身形略向左邊偏側，雙掌由下邊升起，叫做「雙圈手」，一經接招，兩隻手分別把對方雙拳托住。

他看得那麼準，杜心五不敢怠慢，趕快收回左右兩手，但却仍係用拳進攻，左拳向下劈落之後，右拳就由下邊冲上，化爲「霸王敬酒」，跟住身型一變，施展「魁星踢斗」，左脚閃電踢出，向對方的小腹踢去。

這兩招是連環打出的，右拳打向對方的下領，左脚踢向對方的小腹，只要其中一招踢中或打中，徐矮就會倒下來，不過，徐矮突然向右邊閃開，只係微微一閃，對方兩招落空，杜心五發覺他閃身的姿勢十分奇妙，知道自己不容易打中對方，趕快身形狀伏地，施展連環掃堂腿，一招向對方的一雙脚掃去。

能够連環掃出十八腿的人，實不多見，杜心五以前靠這一招打敗許多江湖好漢，可是，碰着徐矮就受制於對方的「連枝步」之下，換言之，對方一脚掃來，先行提起自己的左脚，跟住提起右脚，任何一個掃堂腿都無法掃中他的一雙脚，反而杜心五因爲連環掃出十多腿，微有倦意，跟着再踢出來的脚就沒有那麼快，就在那時，徐矮雖然提起左脚之後跟住提右脚，但却乘機反攻，右脚提起之後，快如閃電，一脚踢中對方的臂，只是一脚，已經把杜心五整個踢起，身形像是風車，轉了七八個圈，用盡氣力，然後能够站得穩。

杜心五發覺徐矮的招式神奇，馬步結實，而且徐矮沒有用手過招，已經打贏他，顯然他鬥不過，立刻跪地拜師。

徐矮看見他如此誠懇，故此很鄭重的告訴他一定要放棄保鏢生涯，不再到江湖流浪，留在茅屋之內起碼三年，學到自然門的武功，然後肯敎他。

杜心五立心學武藝，甚麼條件都答應，他早已知道練一定要把一切雜念抛開，能够留在茅屋裏面苦練三年，當然再好也沒有的一件事，立刻點頭答應，還告訴徐矮，自稱他巳經離家遠行，父母雙亡，且未娶妻，沒有牽掛，也沒有人干涉他的一切，正好練武。

徐矮當然是很高興的，此後杜心五留在成都的茅屋之內苦練武功，三年後，徐矮認爲他的自然門拳脚學到八九分，有本領跟任何高手搏鬥，才把他放走。

杜心五也是一個怪人，學會了功夫之後，就不再練武，到日本東京讀書，在東京帝國大學農科畢業，然後回來，在武林裏面曾經讀過大學，而且讀到畢業的人，並非很多，他對萬籟聲的影响相當大，萬籟聲能够憑着個人之力寫了「武術滙宗」這本書，得助於杜心五不少。

其他觀衆包括「再生學會」的間諜們，都目不轉睛地，瞪住那銅棺，看看馮奇是否眞的可以復活。

站在台上一角的伊娃和四名再生學會會員，亦以另一種心情留意着事態的發展。因爲他們站得較接近，而且不必仰首上望，自然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八名黑衣武士之中，有四名在他們身後監視；從剛才這些黑衣武士們所表現的身手看，他們的武功、身手的確不凡。所以伊娃等人也就不敢亂來！何況他們此來的目的，亦無非揭穿拜月教的西洋鏡，令相信拜月教的人反感；如今事情既然發展成這麼樣，伊娃等人亦惟有以另一種態度和心情等待着。

突然間，銅棺之內有隻人手伸了出來，台下立刻引起哄動！跪在地上的拜月教徒則在這刹那之間，異口同聲地叫道：「感謝月神！」然後叩頭。

馮奇果然在銅棺之內坐直了身子。台下人聲譁然。

祭師首先站起來，然後是那個以主持人身份出現的高大黑衣人；他們分別伸出手來，把銅棺內的馮奇扶着站立起來；一名黑衣武士自台後匆匆拉過了一把椅子，移近銅棺旁邊，讓馮奇跨過銅棺，踏着椅子，落到台上。隨即可以聽到一陣陣掌聲和歡呼聲。

馮奇眞的復活了！他在人們的歡呼聲中，被黑衣人攙扶着離開了銅棺。

然而誰能證明他是死去了多時的馮奇？於是台下歡衆於歡呼聲過去了之後，立即議論紛紛。

（未完）

武器科技

蘇聯三十分鐘內摧毀日本九座雷達站

亦雄・譯

「一架不明國籍的高速飛機，由樺太（庫頁島）經宗谷海峽向南飛行。時速二千九百公里，高度二萬五千米。」

雷達接收器的監測員在反覆報告，這傳進納沙布地角雷達站的值勤幹部武藤三佐的耳朶裏，心裏不免又升起了一股焦躁和困惑。他由來也不大贊同自衞隊老是管蘇聯軍用飛機叫做「國籍不明飛機」的，事實上，由樺太飛來的速度接近三馬赫的飛機，除了蘇聯軍機之外，還會是什麼呢？難道又推諉說是不明飛行物體？

納沙布地角位於北海道北端稚內市遠西北方的突出部，雷達站就設在它那荒凉的懸崖上。

這是一九八×年十月二日下午零時三十分——剛好是蘇聯和日本「國交斷絕」後的第八天。

武藤三佐一邊在想着：「它不會只用一架飛機來向日本開伏吧，也許是來偵查一下而巳。」一邊就打開了微波通訊網的開關，這個微波通訊網跟稚內雷達站，千歲航空基地和設在青森縣的警戒管制本部是串連的。這兩支駐在遠離三百公里和五百公里的南方的上級部隊，擁有把稚內的雷達所發現的相同狀況同時顯示出來的裝置，能在實際時間中同時表示的。

然後，他的視綫便隨着監測員的肩膀，盯緊那雷達站接收器，這座地面雷達的性能是特別良好的，即使是超過二萬米的高度的目標，它也能夠在三百公里外把它探測到。

「不過，這個速度和高度，恐怕使用最新式的F——一五戰鬥機把它打不下來哩。」武藤三佐隨即又顧慮到這一點。「能夠把它擊落的，只有部署在札幌平原的奈克。赫爾克里士地對空導彈。但是，這種情況蘇聯空軍是瞭如指掌，這麼說來，這架高速偵察機，肯定是在奈克的射程之外飛行了。」

不久，這架米格二五B型戰略偵察機在稚內市西南五十公里的禮文島上空飛過之後，便沿着日本海沿岸在日本領空十公里外向南飛行，然後到了石狩灣海面，繞一個九十度的調頭，朝着西伯利亞那方面飛回去。

從禮文島上空到石狩灣海面，這架米格二五B型戰畧偵察機對日本的偵察飛行僅是四分鐘而巳。

「此行一定大有收獲了。」武藤三佐不痛快地想。

米格二五B型這種最新式的偵察機，是不需要在偵察目標地區上空飛行的，因爲它裝有從高高度拍攝斜下方的精密照相機，它沿着對方的領空邊緣飛行，把對方的領土毫不遺漏地攝入鏡裏，然後把底片放入特殊的機器裏，就能够製作出和從頂上拍的一模一樣的照片。軍事設施等離地的高度，從頂上拍很難會拍得清楚，但從斜上方拍，則一目瞭然，同時，這種偵察機，跟比起它的飛行高度十倍以上的，在上空運行着的人造衞星比較一下的話，它拍得的照片更爲精密。

「蘇聯平日就用一切手段，搜集日本自衞隊的情報，這次特意派偵察機飛來，無非是要掌握國交漸絕後自衞隊增強力量和調動的情況而已。」武藤三佐最後想到這裏，內心才比較釋然。

第二天十月三日上午八時十五分，在伸出日本海的積丹半島西端的神威地角大約八千米的上空，E二C預警機像往日一樣進行繞圈巡航。E二C預警機是美國格魯曼公司製造的雙引擎渦輪螺旋槳飛機，機身上背着一個碗型大雷達，它可以立刻發現在四百公里遠的任何高度上飛行的飛機。

一九七六年九月，蘇聯空軍中尉別連科駕駛米格二五型飛機到函館機場强行降落要求政治庇護時，就是從超低空侵入的，所以地面雷達未能發現它，這是一個痛苦的經驗。地面雷達受到了性質上的限制，極難發現由低空入侵的飛機的，原因電波和光一樣，直綫進行，但地球却是圓的，電波無法到達水平綫的另一邊，爲了克服地面雷達的這個缺點，就研製了E二C預警機。它載着雷達，從高空往下發射電波，這麼一來，便可以在遠距離發現任何高度的飛機了。

這時候，在神威地角海面巡邏的E二C的四人小組——機長、副駕駛員，兩名雷達員，帶着緊張的神色執行任務。因爲他們都怕發生「萬一」，特別是上一天發生了米格二五偵察機接近北海道事件。

現代戰爭開始於航空突襲，這是他們日本首創先河的，已經無須引用第三次中東戰爭的事例來證明了，何況現在還可能加上戰術導彈。北海道三面受着蘇聯航空基地的包圍。東面是千島列島，北面是樺太，西面是濱海邊疆州。可以不必警戒的只有南面的本州一側。

武藤三佐覺得問題不在於目前蘇聯空軍飛機的數量，而在於航空基地的多寡，航空部隊最易機動展開。只要有機場，即使成千里外的地區，都可以連機械師一起全部轉移，這一點和「沉重的」地面部隊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目前，在戰鬥機可以飛到北海道上空的距離的蘇聯航空基地，至少有三十個，而在北部日本的自衞隊航空基地，經有北海道的千歲，青森縣的三澤和八戶三個而巳。這是十比一的差距。

因此，武藤三佐越是想下去，心情便越覺沉重。

不料就在這個時候，監視着雷達接收器的雷達員山田一曹却叫起來：「高速目標三架，正向我們迅速接近，目標的速度和會敵預想時刻馬上用電子計算機計算。」他繼續盯緊儀器表。「速度：馬赫三。航綫顯然是對準我們的飛機，高度大約是二萬四千米，會敵預想時刻是七分四十秒後。」

這個情報和了解到的數據，立刻通過E二C上的數據自動通訊裝置，輸送到設在青森縣三澤市的北部航空警戒管制團的電子計算機。從濱海邊疆州起飛迅速飛近的這三架飛機，隨即被判斷爲敵性飛機，同時，又向千歲的第二航空團發出了緊急起飛的指令了。

兩架F一五戰鬥機從半圓椎體型的水泥製耐炸小型機庫裏滑行出來。F一五是在半年前才配給千歲基地的，是一種可以對抗蘇聯的米格二三、米格二五的最新式飛機。

就在F一五滑向副跑道的時候，突然，震撼整個千歲基地的大爆炸發生了。

「這是戰術導彈的突襲攻擊！」桑田

Ⓑ蘇聯的米格——二三，蘇霍伊——一七和蘇霍伊——一九經常侵入日本領空

Ⓐ日本的所謂自衞飛行隊，全是由美國供應的新式F——4E戰鬥機。



Ⓒ不明國籍飛機來襲





Ⓓ雷達站

一等空尉立刻提出警告。他已經感覺到繼續滑行起飛的危險，於是馬上把他心愛的F一五來個大調頭，朝剛剛離開的機庫趕忙開回去。

他在那一瞬間的判斷是：「在機庫裏，只要沒有給導彈直接命中，是會安全的。」因此，他沒有請求指揮塔的批准，就「一意孤行」了。

「在這樣猛烈的導彈攻擊下，可能指揮塔也已經遭到破壞了！」

桑田一等空尉打開了機庫裏的收音機開關。

「關於是否要發出防衞出動待機命令，政府刻下已在愼重研究，大抵要到傍晚才得出結論。」在轟鳴的爆炸聲中，播音員的聲音聽起來顯得非常呆滯。

同時接到緊急起飛命令的另一名飛行員根本二尉，他沒有像桑田一尉這樣做。由於年少氣盛，他企圖駕機穿過導彈攻擊的彈幕，强行起飛。

F一五有兩台推力十二噸的强有力的發動機，如果再開動全部補燃器，那麼飛機可以滑行不到五百米就起飛。在基地受到導彈攻擊的時候，飛到天空上，反而會比留在地面安全。

「讓飛機在地面上遭到破壞，這種事情，是一個職業飛行員所不齒的。」根本這樣嘟噥着的時候，便開着F一五在地面上滑行，平安地開到跑道的起點。在他的四周，導彈已經不斷地落下，命中了副跑道，停機坪，跑道和飛機庫。

他把風門開關按盡，開足馬力，再打開補燃器，把飛機急速開上跑道，就在機首的輪子正要離開地面的一刹那，一枚導彈在它前面十米的地方爆炸了。跑道上炸開了一個直徑五米大的窟窿。F一五來不及閃開，直撞到那個洞裏，瞬即化爲一個火球，變了一堆難看的金屬。

和航空自衞隊第二航空團相隔一條跑道，在另一邊的民航客機的機場大樓，跟着也中了八枚導彈，機場大樓被破壞得面目全非，約莫六十名的旅客無辜受到連累，變了屍體，被埋在瓦礫堆中。

在那三十幾分鐘裏面，千歲基地遭到二百伍拾枚發射自樺太南部的SS一二型斯克魯伯戰術導彈的攻擊，基地的活動完全停頓了。這種裝着常規炸藥一噸的彈頭的導彈，破壞力着實可怕。

跑道，停機坪地區到處都是彈坑，飛機已經完全不可能起降了，同時，地面上的露天燃料庫也中了彈，發生大火，黑色的烟柱遮蔽了基地上空。救護車瘋狂地响起凄厲的警號，來往於基地和醫院之間。

基地周圍本來是部署了地對空導彈奈克，赫爾克士和霍克的，但是，這些導彈的目的，只在擊落敵人的飛機，對於敵方的導彈奇襲攻擊，却是沒有任何威力的。

在積丹半島神威地角上空巡邏時遇到了敵性飛機的E二C預警機是沒有武裝的，它並沒有戰鬥機護航。那個三馬赫高速的目標也已判斷出是世界上最快的戰鬥機米格二五狐蝠式戰鬥機了。要是給這種飛機追踪着，情勢就會非常危殆，除了立刻在安全的基地降落，便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







Ⓔ雷達接收器
Ⓕ P——2J反潛機
Ⓖ日製三菱FS——T2型超音速噴射戰鬥機

但是，瀧川機長從三澤警戒管制團的報告中，已經了解到千歲基地也遭到導彈襲擊，沒有了用場，其餘三澤，八戶的，也一樣的情況。

「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只好使用民航機場降落了，」他有了這個決定，便以全速朝南方大約二百公里的函館機場飛去。

「同時，在米格二五朝這邊飛來的七分四十秒的時間內，我們要還不能在函館降落，那就完蛋了。」

但是，數字是無情的，米格二五的速力是三馬赫，時速大約三千二百公里，而E二C的最大速力，只不過六百五十公里，速度相差接近五倍，以E二C的速力，飛到南方二百公里的函館機場，就起碼需要二十分鐘，人家七分三十秒多一些便追到，要逃掉談何容易！

瀧川機長禁不住看看雷達接收器，隨即了解到三架米格二五已經迅速地朝了這邊飛近，接收器上顯示出來的三顆白點，簡直就是他們的死亡預告。

四分鐘之後，通過數據自動通訊綫路裝置輸送給三澤航空警戒管制團的報告，一下子便中斷了，明顯地，這架E二C預警機，已經被擊落。

蘇聯遠東空軍對日本航空殲滅戰是巧妙而徹底的。首先用導彈攻擊北海道的防空要地千歲，三澤和八戶這三個航空基地，從中又擊落了日本的空中飛行雷達E二C，結果，日本在開戰後的三十分鐘裏面，便喪失了北部的載人戰鬥機的防空能力，以及探測敵機低空侵入的手段。

跟着，蘇聯的空軍戰鬥轟炸機便大擧出動，攻擊整個北海道和東北北部的九座雷達站，這九座雷達站是：稚內，網道、根寶、襟裳、當別、奥尻島（以上均屬北海道），大湊（青森縣），山田（岩手縣），加茂（秋田縣）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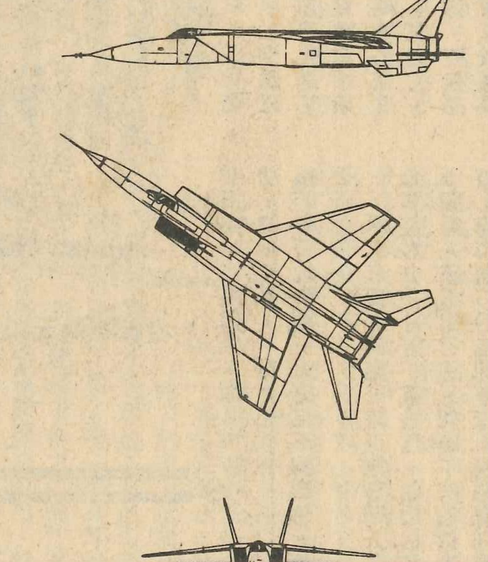
蘇聯飛機是從樺太南部，濱海邊疆州，以及國後——擇捉等三個方向飛來的。負責攻擊雷達站的是接近二百架的米格二三，蘇霍伊一七和蘇霍伊一九型戰鬥轟炸機，這三個機種都是蘇聯戰術空軍所引以自豪的最新式的戰鬥轟炸機，平均二十架飛機襲擊一座雷達站，它們分別把四噸，兩噸和六噸炸彈裝在機翼下，超低空入侵。（取材自「第三次世界大戰——日本篇」。）

科技數據

H

Mikoyan MiG-25 (ex MiG-23) FOXBAT-B (U.S.S.R.)

蘇聯米高揚米格25型（米格23改良型）戰機



單座位全天候戰略攔截戰鬥機

主機：兩具 11000 公斤推力圖曼斯基 RD-31引擎連後燃器。

大小：翼寬 12.2 米，長19.8米，高6米。

重量：空載時重15公噸，全重29公噸。

性能：高空最高時速3447公里（音速3.2倍），平穩時速 2975 公里（音速2.75倍），海平面最大時速1322公里(音速1.08倍)，升空22公里，航程1300公里。

火力：四具 AA-2-2 MK2 或 AA-4 ASH空對空導彈。

游俠英雄傳
咸陽古道一怪客

蹄風・文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當時王崇明奉了師傅之命，前往金陵謁見靜因老尼，依照師傅吩咐，先在玄武湖一個小洲找着老管家潘氏及袁纖雲。再由袁纖雲帶他到鷄鳴寺後的度檀庵，見到靜因女尼。於是靜因便把青龍會的歷史向他述說。說到卞金剛弒母的事被揭發後，便遠走他方，青帮終於被燕于南以武力兼併，收歸紅槍會，燕于南一時聲譽鵲起，於卅五壽辰之日，大排筵席，宴請賓客，豈料卞金剛潛回，是夜伺機行刺燕于南，燕于南卒因被暗器所傷，終告不治。花尚武（即靜因）心切夫仇，後得黃梅居士指點，終於在海南島找着卞金剛，將他殺死，報了夫仇……

太極拳是中國很有名的練身武技，流傳至今，已漸成一種科學化的運動。太極拳原名叫十三勢，又叫「長拳」，屬於內家拳宗。相傳往日張三峯創下三十七式，共二百六十記出手。張三峯以後，王宗岳承授衣砵，一直流傳，世稱「太極王」。

且說太極王家掌門王崇明，奉了師傅凌空長老的差遣，到金陵檀度庵謁見老尼靜因，接受青龍會華北五省把舵的職掌。王崇明在庵後石崖裏史可法神像前發過誓，老尼把龍吟劍給他作信物。當晚，靜因老尼把青龍會以往的英勇事蹟細述一番，又說到他的父親雲中劍王維揚，是個出色的江湖人物，就是他的師傅凌空長老，也和老尼是師兄妹關係。

王崇明聽靜因老尼一一述來，不覺鷄聲初唱，他惦念着師傅吩咐他須在十四天之內返到山西五台，當下草草用過早點，便偕袁纖雲辭別老尼下山。那袁纖雲姑娘是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父親叫袁無愁，是袁崇煥督師的後裔，往日在王家養大，後來給清朝皇帝幾次派刺客跟踪，袁無愁化裝了遊方僧人，遠遠避匿，留下袁纖雲寄在王家；到了五六歲年紀，王維揚老爺便着管家潘氏，携她南來檀度庵，跟靜因老尼學武技，現在已習得一身本事，外內武功，都非常了得。

王崇明和袁纖雲雖然童年時在過一起，但兩家相隔日久，印象都已遺忘。這番崇明持信往訪老管家潘氏，見纖雲長得亭亭玉立，容貌出衆，而且昨宵湖上各展輕功，登萍渡水，不免互相欽佩。所以在短短的一天敍會裏，大家已不拘形跡，談得更是投機。

兩人來到玄武湖，時正旭日初升，紅光倒映水中，另有一番景色，他們白日裏不願意人家看出行踪，便喚了一艘遊湖小船，掉到湖心的漁洲登岸。崇明辭別過潘氏，又謝她十數年來照料纖雲的勞苦，潘氏看到二公子今日繼承父業，復掌青龍會華北五省把舵，自有無限欣慰。祇有袁纖雲默默含情，站在一旁，欲言還止。潘氏已看出她的意思便道：「你們兄妹多時離別，今日相逢，可是二公子有了任務在身，要即日登程趕回家裏，姑娘還是送你哥哥一程，道上也好說些離別。」纖雲聽了，心裏暗暗歡喜，立刻換過衣服，一同出門。

他們兩人渡江到了浦口，便賃了兩乘駿馬，一路向安徽境的烏衣進發。兩騎如箭飛馳，正是道上塵頭起，人笑馬蹄聲。未過晌午，將抵邊境，那處盡是山路，綠陰夾道，飛鳥驚喧，一陣野花香味吹來，令人心曠神怡。王崇明緩下轡來，向纖雲道：「妹妹，走了半天，我們下來休息休息吧，但你也該回去了，所謂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何況我們後會有期呢。」纖雲見說，即時勒緊馬韁，來到幾株山茶樹下，躍下馬鞍；崇明也飛身落馬，把兩匹馬拴好了，他們便在樹蔭下躺身歇息。

崇明望着纖雲，久久無語，祇見她低垂粉頸，在坡上拈花逗草，一會才舉起頭來，看到崇明凝視着她，四目交投，紅暈乍起。崇明便道：「妹妹，你在這裏山明水秀的江南長大，怪不得也帶點蘇州美人兒相，但不知日久處在漁洲裏，也會感到寂寞嗎？」纖雲見問，一時嬌嗔起來，說道：「哥哥一開口就拿我來取笑，是否你見過很多蘇州美人兒呢？」崇明自知失言，忙陪笑道：「妹妹勿怒，愚兄不過一時失言，其實我又何嘗到過蘇州，我想蘇州的姑娘也沒有妹妹長得那樣脫俗呢。」大凡女子都是喜歡人家稱讚的，纖雲這才轉嗔爲喜，向崇明一笑。崇明是個英雄漢子，從來就未想過女人這一樁事兒，但這番不知怎樣，見了纖雲，心裏便牢牢地給她佔有着，於是便道：「妹妹，愚兄這番返五台，待見過師傅之後，便回家告知嫂嫂

，接妹妹回去居住了，屆時愚兄一定前來相迎，免使妹妹在此寂寞。」

這番說話，正道正了纖雲心頭願望。她立刻展開笑容，望着崇明，說了一聲：「多謝哥哥。」跟着盈盈起立，伸了一伸腰子，仰望樹上盛開的山茶花。祇見她走前幾步，一縱身子，向空間直冲而上，將到樹上時，便展開兩臂，像大鵬鳥一般，掠過樹杪，崇明見她身形迅捷，一瞥便已落到地面來，手裏拿着一朵山茶花，開得正好。

她走過來把山茶花插在崇明衣襟上面，說道：「哥哥這番回去，祝你早日平安到家；妹子在這裏守候哥哥到來，這朵山茶花，就是妹子的一番心事，但望哥哥不要忘記了這朵生長在山裏的花兒。」崇明看到她盈盈秋水，帶着英勇的容色，不禁握着她的雙手，安慰着道：「妹妹放心，愚兄把事情弄妥了就來，我的心也何嘗不着急呢。」

他們正在依依不捨，坡下忽然響起咿啞之聲，一個漢子推着一輛小木頭車，緩步行來。兩人祇得放開手，重復躺下休息，那木頭車到了，原來是山裏賣酒食的，因爲這處是官道，不少商販來往，就有附近賣酒的人來兜生意。崇明看看木頭車上，有一罈白酒，熟牛肉和鹹豆腐，也有熟鷄子。他覺得肚裏有點餓了，便着漢子打兩碗酒來，又要了些鷄子牛肉，和纖雲對喝起來。這時日暖風和，綠蔭疏影，都別有一番風味。兩人把碗乾了，大家說了聲珍重。袁纖雲起身上馬，回頭舉手一揚，眼波微送，一揮馬鞭，那馬兒便展開四蹄向山下飛馳。崇明一直站着呆望，直到纖雲的一騎影子去遠了，才把馬解了拴，看看日影，約在午時光景，不敢延留，把一串小錢給了那賣酒的漢子，立刻躍到鞍上，如飛向烏衣進發。



袁纖雲飛身上樹，採摘山茶，贈王崇明留念。

王崇明一路奔馳，沿途換馬，曉行夜宿，過了蚌埠，直趨銅山，不日便到了黃河沿岸。他默計行程，還有五天期限，定然可以趕到山西，心裏甚爲舒服。

這晚王崇明因歇息得早，吃過了夜飯，看看月色明澈，便乘夜就道，再趕一程。他沿着黃河南岸向西奔馳，過了戌刻，到了一處灘邊，那段河面寬闊，兩岸無邊，波濤汨汨。他看到灘上都是亂石，一堆一堆地一望無際，那石頭比人還高，生得巍峨屹立，遠望像奇禽怪獸，趁着月色，景色陰森。他是武林中人，對這種當前景色非但不覺可怖，反而感到生平少見，便緩下轡來，欣賞一番。漸漸覺得夜風一吹，身子有點累了，他找到一處巨石，面上平滑得像樓台一般，便下馬來，牽到石下，移過石塊把馬韁壓緊。他一縱身竄到石上，解下行囊作枕，又把酒壺取出，躺下身子來，一邊飲酒一邊賞玩江邊景況。

突然，遠遠有三條影子，倏起倏落，初時祇見到貍兒一般大小，一會便已近來。他看清楚前面走着一人，連竄帶縱，輕身功夫非常迅捷；後面相隔廿丈左右，有兩個人追着，手裏還執着刀，但海灘石上長滿青苔，容易滑足，這兩人雖然功夫不錯，看情形是帶點顧慮，所以總追不上。

前面的黑影到了崇明面前沙灘，便藉着亂石的掩蔽，和追他的人捉起迷藏來。崇明居高臨下，看得眞切，祇見他一飄身落在石後，便在亂石堆裏蛇行，混過後面兩人的視綫，一轉身竄到一塊石下躲着。後面兩條黑影追到了，見沒了踪跡，便分頭搜索，還聽見他們口裏罵着：「你這王八羔子！看你躱得幾時。」這兩人都防着暗算，小心行前，搜了一會，漸漸走近先前那人伏着之處，那人聽到脚步聲，向身上一摸，驟然露出身子，颼颼兩聲，拿鏢向着兩人射去。兩個追踪的人也够機警，他們一聽鏢衣嘶風聲響，都提刀一擋，叮噹地撥落地上。先前那人早已箭一般冲起，又竄開兩丈外，復落到一塊石頭後面，轉瞬又失了影跡。後面兩人口裏一面罵着，一面追趕，苦苦不放，崇明看那人在亂石裏走八陣圖一般，被兩人追得團團轉。

不一會，那人已蛇行來到崇明躺着的巨石底下，忽然發覺有一匹馬拴着，鞍鐙俱備，當堂露出驚喜之色。他四周看了一看，見沒有人，便俯身想把壓着馬韁的石塊移開。崇明這時不能再猶豫，連忙拔出龍吟劍，一飛身躍下地來，拿劍向那人面前一晃，喝道：「動不得！」那人打一錯愕，迅速退後幾步，瞪着崇明，這一刹間，後面兩人經已追到，手起刀落，前後向那人便剁。那人背上原有一柄劍的，這時一滾身避過刀鋒，隨手抽出利劍，他展一勢「蛟龍出水」，從地上翻身起來，劍隨身走，左右一撩，直襲兩人面前，這一勢

來得非常敏捷。他的兩個敵人立刻提劍護着面門，順勢貼去，想削他持劍的手，那人立刻用一記「斜飛單鞭」把刀彈開，跟隨「轉身蹬脚」，飛起左足來蹴向一方的敵人；這邊用「玉女穿梭」的一劍來抵着另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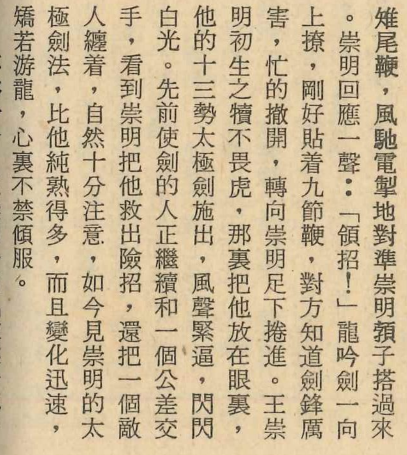
三個人丁字兒地廝殺着，王崇明傍着馬兒，在旁觀戰。他看到先前那人的劍法，一路一路的展開，初時「鳳凰展翅」，「海底探珠」，「左右雲毛」，到後來又施出十三勢中的「野馬追風」，「長鯨入海」，都是他們王家太極的本門劍法，心裏暗暗納罕。他想：「我們王家太極劍，以往祇有傳到浙江陳洲同和河南蔣發，世人所稱太極南宗的；北方也祇有從蔣發傳授的陳家溝陳長興，至說到山東地面，就未曾聽說過有我們王家太極的支流，而這處正是山東壽張地方，接近河北，難道這人是和我們王家有關係的嗎？」他再看看另兩個人的刀法，似乎是六合派出手，身形走步都够活動，並沒什麼破綻，自是本領不凡。這時那使太極劍的，一劍一劍的展開，連綿接續，像抽絲剝繭般密接進攻，兩個人給他殺得一分一聚，藉着縱跳靈活來招架。

過了不久，兩個人中一個抽身出了圈子，站過一旁，讓他的同伴單獨應戰；王崇明料到這是想以逸待勞，消耗先前那人的氣力，便偷眼看清楚站出來的人，是個三十年紀的漢子，紫棠面色，再看他的裝束，却吃了一驚，原來是官中武弁打扮。

且說外面兩人鬥了十餘合，站出來的果然上前替換，他的同伴一圈刀子，使個「敗式」，退了出來。王崇明暗念：「這樣鬥下去，那使太極劍的定然會吃虧，他是太極同門，雖然不知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但看他年紀青青的，眉目也正氣；至於追捕他的已證實是官裏人，而且以多欺寡，不算公平，我何不助他一臂。」這也是崇明少年好事，若在年紀稍大點的人，或者會持着勿多管閒事的心理。

王崇明又看兩人交手十幾合，站開休息的一個公差，暗暗伸手腰間，出手一揚，三點暗器直向那人面門打去。那人聽到風聲，早已驚覺，想閃避時却碍着對方的刀鋒逼近，祇見他縱高幾尺，提劍擦擦擦三聲，一連把暗器撥落。突然外邊發暗器的公差，提刀乘勢搶進，那人方才躍起躲過刀鋒，提劍擋鏢，現在剛落下地面，脚還未站穩，另一刀已從脚下戳來，正在危險萬分之際，忽見一度白光飛進來，噹一聲已把那個施放暗器公差的刀削去。大家一愕，原來是王崇明閃電般竄入戰鬥圈裏，龍吟劍輕輕一撥，救了那持劍人的險，不料竟把公差的刀削斷了。

兩人便大罵：「那裏來的野種子，原來你也是同黨，要是活得不耐煩，試試老爺的鞭！」嘩喇一聲，再從身上抽出九節



店小二掩開了半扇門，見外面停了一匹瘦驢，站着一個戴了雪帽的黃面矮漢子。

雉尾鞭，風馳電掣地對準崇明頸子搭過來。崇明回應一聲：「領招！」龍吟劍一向上撩，剛好貼着九節鞭，對方知道劍鋒厲害，忙的撤開，轉向崇明足下捲進。王崇明初生之犢不畏虎，那裏把他放在眼裏，他的十三勢太極劍施出，風聲緊逼，閃閃白光。先前使劍的人正繼續和一個公差交手，看到崇明把他救出險招，還把一個敵人纏着，自然十分注意，如今見崇明的太極劍法，比他純熟得多，而且變化迅速，矯若游龍，心裏不禁傾服。

不够十合，王崇明一記「猿猴升木」，把九節鞭貼上，一翻手削去，逼迫連聲，九節鞭節節散開，滾得滿地，那公差抽身縱走，口裏大聲叫：「夥計，風緊扯帆！」另一個還鬥着，聽見也立刻虛晃一刀便走，那持劍的想追上時，王崇明喊道：「朋友，由他們走吧。」那人才走回來，把劍插到背上，倒身向崇明便拜，說道：「壯士且受小可叩頭，剛才如非壯士一劍解圍，小可已成刀下鬼，還求恕饒剛才盜取馬匹之罪！」

王崇明連聲「不敢當」忙將他扶起，問起姓名，才知他是陳家溝太極陳門下的姪子，叫陳興明，早年也考過鄉試，文章第一，可是主考官說他名字犯上，要他改作順清，才給他上榜，陳興明自幼受到家庭教育，有點節氣，當下便加拒絕，不料那主考官不特不准他領鄉薦，還把他關起來，硬說他意圖叛逆。後來他的父兄向官府使了一筆銀子，才將他保釋出來，從此陳興明便不再向仕途進軍。他單人匹馬離開陳家溝，改姓埋名，憑一身武藝，在河南山東直隸一帶官道上，專截劫官宦奸商，金錢到手，便散給黃河沿岸的災民，他長得一面黃鬚，人家叫他作「黃鬚俠」。這幾年間，他犯案纍纍，各地方行文通緝，可是他神出鬼沒，且有黃河沿岸人民掩護，所以官府沒奈何他。到了最近，山東巡撫才聘到了兩個名捕快，是河南六合棍的高手，一個叫怪眼耿常德；另一個叫追風趙四海，這兩人對緝捕工作方面很有經驗，他們先廣購眼綫，派手下到黃河沿岸一帶酒館旅店密查，知道黃鬚俠每一兩個月便會到壽張城外的土娼子賽霜妃那裏歇宿，那土窰子就在江邊。今晚陳興明就在

賽霜妃窰子裏賭得正濃，聽到犬吠，忙吹熄了燈，穿上衣服，不料耿常德已破門進入，陳興明一手抓劍，跟着把桌子踢翻，就這一阻，他已竄到屋後，從院子飛身上瓦，不料趙四海伏在那裏，一刀戳來，他覺刀風襲近，立刻滾身瓦上，避開一刀，連隨滾到街上，一直向河灘奔走，後面耿常德和趙四海飛身追趕，那些捕快皂役都抛在後頭。他們追逐了一個時辰，才來到王崇明休息之處，幸好得救。

王崇明也把身世略說，大家訂了交，陳興明請崇明上馬，他乘在馬後，一路馳了幾十里，到了一處小屯，約有百多戶人家。陳興明到一間土屋前扣門，屋裏問了一聲，開門迎進。一會，外面人聲嘈雜，湧進幾十個漢子來，都向陳興明行禮。崇明曉到這些人都是陳興明的手下，那些人退出後，便擺上酒肉來，陳興明敬崇明三杯，草草吃罷，又餵過了馬匹，崇明不敢久留，大家訂過後會，起程上馬，今番沿着官道向直隸境奔去。

有話既長，無話即短，王崇明奔馳了四天，已抵山西五台縣境，他不敢先返家裏，一騎直出北門，恨不得即到五台山白鹿苑禪林。

那天五台山下官道上


那柄鐵傘上下四周飛舞，把五個武士手裏的劍戟紛紛削斷，飛到半空。

，王崇明騎着白馬，如飛趕路，他今天穿了一身鵝黃短褂，碧綠腰圍，背上劍鞘，鵝毛絲穗隨風飄起。他把馬韁連拂，塵頭大起，前面樹林子底下的酒舖，掌櫃的李二遠遠便看出是崇明二公子，他連忙奔出店門，想迎着來騎，口裏又喊出：「趕路忙了，請進來歇歇」的老套。不料王崇明並未緩下轡來，經過面前，反而揮了幾鞭，風馳電掣一般瞬把李老二抛在腦後。他頹喪地走回店裏，那些酒客便打趣着說：「李老闆，今天偌大的賞錢拿不到手了。」李老二便自己開解道：「不呢，二公子回來時定會進來餵餵牲口的。」

不說酒舖中人談論着，且說王崇明絕塵而馳，遠遠已望見五台山矗立面前，他心情頓時又歡喜，又緊張；歡喜的是不久便見到了師傅淩空長老，此行依期歸來無誤；緊張的是當他離開五台時，長老已在病危當中，他記得那晚還同長老按摩了一套易筋手法，使血脈暢流，但他忽然又念到那晚窗外的黑影，可能對師傅不利。他這樣一幕一幕的回憶，心裏不免帶點憂慮，立刻加緊了幾鞭，看看日影西斜，前面丈人峯筆挺地聳起。這又使他觸起了一件事來；就是當他行前的一晚，凌空長老開了地下暗窖，把一塊藏寶的玉石圖記交給他，據說是一宗很大的財寶，多年來埋在五台山裏，沒人知道寶藏的地點，祇有憑包裹那玉塊的皮套，上面刻有表記，先將另一塊同樣的玉石尋得，然後拿兩塊玉石合起來，便可知道藏寶的地點了。他當晚接過玉塊，至今都貼身收藏着，不敢大意，究不知道偌大的一筆財富，是眞是假：：王崇明想念之間，不覺已上到山來，他一看白鹿苑禪林依然巍峨寺貌，大雄寶殿上空白雲縹緲，可是他再看一眼時，大吃一驚，原來寺前豎起數丈長杆，垂下兩條黑白布帶，分明是寺裏有高僧圓寂，這不是師傅是誰！

當他走近山門，遠遠已見有幾個人站着，像的迎接他的。王崇明連忙下馬，沿石級步行，山門下的人果然是師弟邯曇和班加兩人，他們都穿了黑袈裟，哭喪着臉。崇明還未走近，班加便說：「師兄，師傅昨天晚上圓寂了，師兄回來得正好。」崇明一聽，悲愴出不得聲，他哽咽着應了一聲，自有僧人接過了馬匹。他隨着邯曇、班加進入白鹿苑，轉過客堂，便見淩空長老遺體放着，他狂號了一聲伏下地來，放聲大哭，旁邊邯曇等僧衆也一同落淚。

王崇明抹乾眼淚，瞻仰淩空長老遺容，面色如生，祇是雙目不闔。班加在旁，舉手拿面巾把長老的眼蓋抹了幾下，才斂下來，但一會又再露開一綫。崇明心裏感到萬分不安，他細心檢視遺體各部份，連脚踝指尖等細微之處也察看過了，不見有什麼異樣，便穿上孝服，和邯曇、班加兩人商議後事，決於翌日火化。

這一晚，崇明在方丈室裏休息，他本來旅途走得很累，惟不知怎樣，總是闔不上眼，他胡思亂想，記起淩空長老說過，不論怎樣，總可以候到他回來，又念到長老平日的定力，是做得到的，難道竟有人暗算了師傅嗎？他一闔眼便見到長老慈和的面容，帶點憂憤，心中便忐忑起來。

忽然，室門呀一聲，黑暗裏有一個人掩入，崇明騰身便起，一手抓着枕畔的龍吟劍。那人似乎見到崇明警戒，立刻輕輕咳了一聲，崇明才發覺是師弟邯曇。那邯曇和尚空虛脫俗，性情敦厚，生就佛門品質，所以長老前番對崇明說過，將來圓寂之後他承繼衣缽，作白鹿苑的主持。

崇明把劍放下，問道：「二師弟，深夜到來，有什麼重要事情要說的？」邯曇祇點一點頭，他把室門關上了，又走到窗前向外探視一番，才答崇明道：「師兄，事情關係到師傅死因，所以要乘夜相告。」崇明應道：「師弟只管說，我今天歸來得遲了，正想問清楚師傅圓寂時的情景。」

」邯曇剛想開聲，忽然又好似有點驚惶的樣子，口裏吶吶地。崇明安慰他道：「二師弟，你驚什麼，萬事有我來担當，不要令到師傅死不瞑目！」邯曇和尚再走近窗前四望，才和崇明並坐起來，說道：「師兄，你覺得三師弟爲人怎麼樣呢？」崇明見他這樣問，心中打一突兀，答道：「你說班加嗎？這孩子自小由師傅養大，也頗聰明，而且做事有胆量。」邯曇搖首道：「不是說這些，我想問師兄，日前師傅有對你說過關於師弟的甚麼嗎？」崇明猛然憶起那晚臨別，長老告訴他的話，便答道：「是了，師傅曾對我說，三師弟近來在外間交結江湖人物，那都是些外派走歪路的傢伙，還把師傅瞞着，有好幾次暗把師傅室裏的東西移動，想偷窺師傅秘密。所以師傅又說，這孩子聰明能幹，可是心裏帶些陰險，恐怕將來我和你都管他不了。就是當我離開師傅的一晚，師傅將一些青龍會的任務吩咐我，窗外便發現一條黑影閃動，但追出時又不見了。二師弟，你發覺班加行動有什麼不對嗎？」邯曇歎了一口氣，才道：「我雖然沒發覺什麼，但當師兄行後，有一天，我正想入室侍候師傅，突然聽到師傅在方丈室裏大聲呼喝，我從來未聽過他這樣發怒的，便走近室門一聽，原來師傅在罵三師弟，我祇聽到幾句，說什麼胆敢逼他拿取那塊玉石，又說待師兄回來便要和三師弟算帳。一會，我見到三師弟滿面怒容地從方丈室走出。自此以後，師傅似乎病況加深了，他天天都計算日期，問師兄幾時可回到。當師傅圓寂的前兩晚，我在閣上還做着夜課，微微聽到山門外有人拍掌，我偷偷一望，山門外有幾條黑影，迅速沒入林子裏，便見三師弟從園牆躍出寺外，一溜烟跑進林子裏去了。到了昨晚師傅圓寂，黃昏時候還見師傅打坐着，將近亥時，突然聽見三師弟喊師傅坐化了，我奔到方丈室，祇有三師弟一人，門外站着衆僧，我一撫師傅手足，已僵了多時，像是死去一刻多的，你說這樣奇怪嗎？」崇明聽了，心裏狐疑萬分，雖然他和班加，平日並沒有什麼芥蔕，而且還不時給他金錢揮霍，不過證以日前師傅的話，和現在邯曇發覺的事實，那就非常可疑。何況當日長老把青龍會的那塊藏寶的玉石圖交給他，沒有第三個人曉到，爲什麼班加會向師傅逼取呢？這樣看來，班加交結外派歪路人物，當是事實，若說到他害死了師傅，又不見有什麼傷痕，無怪俗語說：「清官難審家庭事。」我王崇明受了師傅十幾年敎導，把青龍會職掌交託我，怎可以不弄個水落石出？崇明自言自語地在想，邯曇已看出他的意思，便道：「師兄想過才去追查未遲，現在師傅新近圓寂，我們且詐作不知，一面注意三師弟的舉動，師兄認爲對嗎？」崇明連連點頭，兩人才分頭歸寢。

王崇明留在白鹿苑禪林裏，和師弟邯曇、班加等主持凌空長老的身後事，照高僧圓寂儀式舉行火化，將舍利骨供奉在佛塔裏，僧衆人等，誦了七天經。崇明看看諸事停當，便進城返家，見了嫂嫂潘氏，住了兩天，心裏惦念着師傅死得離奇，他便返到五台山禪苑裏居住。

又過了幾天，崇明以大弟子資格，召集了師弟邯曇、班加，和寺裏上座，僧衆等到凌空長老原日的方丈室來，商議選出白鹿苑主持，他把師傅日前要師弟邯曇繼承衣缽的話說了一遍，當下衆僧都沒有異言，獨有班加說師傅沒有遺言，而大師兄崇明又非方外人，不應作主。崇明聽了大怒，他拔出劍來，把桌子削去一角，對衆人誓道：「如果我王崇明有揑造師傅遺言，將來頭顱便像這桌子一般！」說了，瞪目四顧，班加才垂首無言，即日便由各僧衆擁邯曇和尚升座，繼承了主持職掌。

晚上，崇明在方丈室裏，他記起長老當日曾着他把秘密地窖弄開，於是騰身揚上，直竄到牆角，施出壁虎游牆輕功，雙足貼壁，手攀樑木：數到了第十五根，他用力轉動，果然榻上嘩喇一聲，石板沉下，露出一個穴洞來。崇明下來，拿燭火向地窖裏照視，祇見往日那具雕花楠木箱子已打開，把一些物件翻亂了，顯然是有人動過的一般，他心裏大疑，再看地窖裏近榻的一邊泥土鬆卸落下，忽然他從燭光照射下，發現長老臥榻前一處石板，嵌着一雙足印，這足印從前是沒有的。他愈看愈思疑，打量足印大小，料到是個身材高大的人留下的。可是這塊的青石，堅硬無比，祇是斧鑿才有這麼完整，如今陷入之處，四邊平滑，不似鑿痕。王崇明是個上乘武功的人，當下心已悟得八分，他知道有內勁武功的高手到來，站在榻前，乘着長老病中施出「法華掌力」，使用內勁把長老的心臟窒息。這人因爲要用全身內勁，不知不覺間雙足便留下痕跡，地窖裏的泥土，受到上面的壓力也卸下來。這法華掌力，不用打到身體，祇須離開二三尺，掌力透出，內臟也可摧毀，如今不過祇將長老的心臟壓停了，所以死得和平常人一樣。王崇明愈想愈有道理，便躍回樑上，把地窖的機關關上。

第二天，他將情形告訴了邯曇，商量應付，轉瞬又過半月，這天班加說有事下山，要三幾天才能够返來，邯曇由他自去，也不多問。

班加去了的第二晚，王崇明夜裏聽見院外簌簌落葉聲音，隨着石子投在窗櫺上面，外間有人悄悄的道：「好個太極王家掌門，出來試試你爺的刀！」崇明一翻身滾下榻來，拿起龍吟劍，便說道：「那路的朋友，我王崇明和你有什麼嫌怨？」祇見外間應道：「你爺不慣嚕嗦的，識相的快出來！」崇明知道來者不善，一脚把窗戶踢開，一道劍光，竄了出去。他踏在屋簷上面，見面前三條人影，一律穿了白色打武衣，手裏執着大環刀，見他出來，一撲而前，像三頭野馬一般衝到。崇明心想：「這些不知何方神聖，穿着像個喪門神一般，君子不吃眼前虧，我還是引到殿前階上，厮殺起來，也會有人接應。」當下他回身一縱，飛登上了大雄寶殿屋脊，後面三個白衣人，其中一個輕功真快，風一般便趕到崇明背後，施一勢「樵夫斬柴」，狠狠的劈下。崇明一聽風聲，連忙一卸身子隨瓦桁滑下，那一刀劈在瓦脊上，去了一幅。崇明閃到簷沿，風箏一般飄落地下，那處正是大天階，有十多丈廣闊。三條白衣大漢跟着鷹子般下來，圍着崇明，刀鋒並舉，丁字兒圍着他厮殺。



王春明每天早晨，在綿嶺峯頂煉田丹吐氣，漸漸能够把兩枚鐵胆，輪流吹動。

王崇明的十三勢太極劍，最利於以少戰多，因爲對方人多反碍了手脚，崇明利用敵人的弱點，展開本門劍勢，一式一式的滾滾施出來，連綿接續，遠看一片白光裹體，夜靜中祇聽到金刄交迸聲音。王崇明細察來人刀法，是關外長白山派系，用的都是大環鋼刀，有廿多斤重，勢沉力猛，剛才一刀就把殿脊劈了一幅。王崇明暗中有了主意，正好施出太極劍絕招，因爲太極劍柔軟渾圓，專借敵人力量反擊，劍勢所謂「黏隨貼連」。倘若敵人力猛刀沉，他便隨着黏上，常常令到敵方相撞對擊起來，如果給他的劍勢貼上，不是隨手削落，便是絞剪着回刺，說到劍法循環，更是連綿不斷，沒一絲兒空隙露出。

他們鬥了幾十合，三個關東大漢佔不到一絲便宜，這時邯曇領着衆僧，擎着火把走出來，他手裏執了一枝禪杖，見崇明劍法愈打愈勇！便不上前助戰。

三個白衣大漢殺得性起，突然變過攻守合一，來個一分一聚的戰法，攻擊時三柄大環刀分上中下三路掃出，崇明並不慌亂，他雙足一蹲，避過上路，來一勢「舉笏朝天」，迅速橫截，已把中下兩路敵人格開，他順勢伸出足來，向敵人一掃，飛身再起，「妙手摘星」，提劍刺向另一敵人咽喉。這三個刺客給他一柄龍吟劍，神出鬼沒，殺得連氣也抖不過來。

忽然牆外有人喊出：「打得好！」跟着卜冬一聲跳下一個人來。崇明心想：「怎麼敵人愈來愈多。」那人還未站定，立刻提劍衝上，身形靈活，崇明一劍撩開敵人，回眼一看，原來是他哥哥王春明，當堂勇氣驟增，叫道：「哥哥，快來帮我把這班賊子們解決！」

× × ×

如今說的是雲中劍王維揚兩個兒子：大的叫王春明，爲人聰明好學，胆智過人；小的叫王崇明，生得一表人才，風度翩翩。氣宇不凡。王維揚在日，便有心造就二兒子將來繼承「太極掌門」的地位。王春明比他弟弟崇明長四歲，早就練得一身本領，常常說自已偏處山西一隅，無異坐井觀天。到他學成了太極本門拳劍之後，便嚷着要到外間遊學，拜訪武林名師。王維揚見兒子志向不小，也樂得遣他到外間擴展一下眼界。當下便對春明說道：「現在大江南北的武林名手，我差不多都已會過了，說到武技方面，能够令我折服的，便是我們青龍會的掌印蟠龍劍俠，他的一手『蟠龍劍』縱橫南北，未逢敵手，可惜他老人家已於前年去世。至於拳技獨到的，也是武當雙燕方剛方正兄弟，不過他們從不肯把『水波衝擊拳』傳授別人，這也怪他不得，因爲他們的外甥卞金剛曾經盜取了他們的子母鏢出來闖禍，現在武林中還活着一個老婦人，她自幼得父親花青雲傳授的一手『紅纓槍』，後來在海南文學到了『鐵念珠』和『虬龍杖』兩般絕技，她便是凌空長老的師妹，法號靜因的那個老尼姑，現時已作了青龍會的掌印了：說到你二弟的師父凌空長老，他本來是黃梅的大弟子，後來在白鹿苑剃度，承受了『追風魔手』法洪的衣缽，傳給他一門絕技，叫『八路擒拿掌』，是空手入白刄的正宗招數，此外我還知有一個方士叫絕塵道人的，推算起來，今時已過百齡了，他因服了一種長壽的草藥，至今還在山東嶗山深處結廬隱居。他是螳螂派大師，後來潛身武當山創出一手衝擊拳，挫敗西藏梅花上人，當時武林震動。但此人脾性古怪，他一生祇授了方剛方正兩個門徒，而方氏兄弟也因演出柔拳來給他作示範，才交換學上了他的水波拳　聽說老道的拳技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在他練拳時，飛鳥經過上空，也會給拳風撮下來，樹葉更是簌簌的墜落地上。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武林高手，可是你都不容易學得到。除此以外，你祇有到大漠南北，邊疆地域去，那裏有不少奇人俠士，遯跡於荒山瀚海之間，甘與草木爲伍。他們都是那些熱血壯士，不願供『愛新覺羅氏』王朝作鷹犬的，又知道魔王不會放過，所以隱姓埋名。我聽說關外和新疆那處地方，有兩個絕頂功夫的人：一個是『天池怪俠』，一個是『江湖奇客』。那個天池怪俠是關外黑山派的名字，善使『魔爪大力功』，他創有一路『五十式連拳』，把內外家拳法混用。這

一路連拳包含了『太極』、『意形』、『八卦』幾個拳宗。我這一生中，無時不想找個機會和他會面，好見識一下連拳的奧妙；說到那個扮作江湖術士的奇客，他本身就是一個回教徒，對『查拳』甚有根底，可是這人也忒刁鑽古怪，有人說他早年混身在西藏鐵隱禪師門下，偸學了『柔拳十八雙推掌』，後來走到關外當起飛賊來了，幾番把北京、滄州兩地的鏢師挫敗，刼去了『紅貨』。後來一個時期忽然不見了踪跡，但從那時起，青陝邊境，便常常出現一個江湖術士，有時賣卦，有時扮作賣藥郎中，單騎來往荒漠，專刼官餉庫銀，他使一柄鐵傘，担着藥囊，這便是他的牌子了。往日有幾個宮廷武術名手，像鐵指禪陸虹，金槍手白鵬，沉橋手翟振，派出來押運，都給這個江湖客戲弄了一番。」王維揚說時，見兒子聽得出神，一心嚮往。便再說下去道：「春兒，我年紀老了，將來太極王家，就靠你兩兄弟來支持，你弟弟崇明，他自小跟着凌空長老學技，論待人接物，處事精明，他比你强；但胆智過人，敢作敢爲，豪情奔放，那就不及你。將來他是克家之子，繼承門第，作王氏掌門人，適合不過，惟我看你志大言大，不願株守家中，所以我也願意你到外間另創一番事業，結交天下眞英豪，幹着驚天動地的偉業，不過你年紀尚小，經驗不多，此去定要訪些武林高手，再苦心潛習幾年，才可以和南北英雄相見，也不致辱沒了我太極王家的名聲。春兒，剛才我說出了大漠南北，奇人遯跡，就是想你此番前去，碰一下機會，或者得遇到我所說的其中一個，傳了他的絕技，那麼，你先有了太極本門拳劍根底，加上一手天下武林數一數二的絕技，無論到了什麼地方，和江湖豪傑交手，總不會輸虧的，這時候，你可以挾技走遍南北，來幹你胸懷的壯志了！即使異族豢養的鷹犬，和你周旋起來，也會失敗在你的手裏呢！」

王春明聽了父親說的一番話，頓時一躍而起，拔劍出鞘，引吭高歌，悲壯繞樑，歌曰：「暴風起兮山河變色！異族入主兮地慘天愁；水深火熱兮壯士無顏，仗起三尺龍泉兮驅除韃虜！」

雲中劍王維揚見兒子春明熱血沸騰，雙目迸出火光，知道剛才說了幾句話，又觸動了他平日胸裏蘊藏着的鬱抑。不過他也着實給春明那一股磅礡的氣概所感動了，眼邊一時紅暈起來。他望着春明，柔聲說道：「好兒子，你不愧是漢族男兒，將來成大功，立大業，都憑你這一副好身手去幹的；但你少年剛强，也須知道堅忍兩字，像張子房、韓信等人，能够忍辱負重才有成功的可言。何況清室魔犬滿佈各地，隔牆有耳，兒子定要記着我這幾句話，不要因一時的衝動誤了大事。」春明聽了，果然壓抑了自己的情緒，坐下聽父親的教訓。過了幾天，王春明束裝就道。他的弟弟崇明特地由五台山白鹿苑趕回來和哥哥送行。那時春明已經成了婚，妻子潘氏，是個深明大義的女子。王維揚年巳七十，因爲妻室早喪，自知在世不久，所以早些娶了媳婦過門，主持家務。王春明起程前，叩拜過了祖先，便跪在父親跟前受訓語。王維揚念到兒子這番一去，父子可能成了永別，但又不能不露出歡容，鼓勵春明出外。他從懷裏取出一個玉珮來，對春明說道：「這玉珮是武當雙燕方剛兄弟在你兒時贈送的，他們是關中一帶的俠士，當時他們說過，如果在秦隴一帶，遇到了什麼事時，拿出這個玉珮來，可能有意外的遭遇。因此我給你帶在身邊，看看有沒有用得着的日子。」說了，他又指着春明佩的一口劍說道：「這是我王家傳下來的寶劍，雖然沒有龍吟劍那樣鋒利，但斷金切玉，在王家歷代祖先手上有過不少功績，就是劍鞘刻着的『五台太極王』五個字，武林老一輩的人，他們一看便知。我們王家一向沒有對人仇怨，祇有恩惠，因此，料想你在途中一定會逢凶化吉。我兒也應記着，仗義扶危，憐貧恤寡，是我王家的祖訓。」王維揚停了一會，又着二兒子崇明將身前來。崇明跪下來聽父親教訓，王維揚注視了兩人一會，神色變得有點嚴肅，說道：「你父今年七十歲了，現在我吩咐你們，將來遇到我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你兩人不要把事業丟開回來奔喪，否則反爲不孝。此外我還有一樁未了的心事，雖然平日也付託了凌空長老，不過長老年紀也大了，因此一併告訴了你們，好得將來留心查訪。這就是袁無愁公子的行踪，他自從十幾年前，扮作了行脚僧，遠避到雲南的彝人部落裏，至今生死未卜，他的女兒袁纖雲寄養金陵檀度庵靜因老尼那裏，保護至長大成人，屈指如今已有十二三歲年紀，將來你們兄弟倘有機會，便把她接回來居住，盡力維護。至於袁公子的行踪，春兒此去順便查訪，好教他們父女早日重敍天倫，這就是我交下你們兄弟去完成的責任。」春明、崇明兩人聽了，叩頭應諾。這天王春明便離開了王家莊，單騎外出，崇明也回五台山去，按下不表。

王春明自初夏登程，他行囊裏帶着了足够的旅費，南下到了臨汾，道出龍門，沿着咸陽古道，一路經過鳳翔隴西，到了甘肅天水。再北上便是蘭州，想沿官前往西寧，這一段旅程，正是古來咸陽古道，人物純樸，風俗和幽燕九州，各自不同。春明扮作一個應武學回來的武生，一路尋幽探勝，留意訪尋，各地武林人物。其間雖交結了不少江湖中人，但都是一些地方上『埋椎屠狗』的一流人馬，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武藝子。他行囊充裕，又是武士本色，路上自然不少人奉承；那些綠林豪客，也不至光顧到他的身上去，因此沒有什麼足以記述的事蹟，雖則其中也有些濟助貧苦的舉動，然也不在本書範圍之內。

他每到了一處地方，逆旅居留，晚上不能入睡，便記憶起父親曾經談過的兩個奇俠：天池怪俠和江湖術士的賣藥郎中，又憧憬着什麼「鷹爪大力功的五十式連拳」；和「查拳」根底的「十八雙推掌」。闔眼間，似乎面前站着了一個背了一柄鐵傘的黑面高大漢子，有時又幻出了一個童顏鶴髮的隱士——天池怪俠。一會兒，他又記起了父親臨行時的吩咐，躲在彝山裏的袁無愁，穿了大布僧衣，形容十分憔悴。原來他半年來都是逢有武林朋友的地方，便問天池怪俠，江湖賣卦賣藥的郎中。可是十人中都沒有一個曉得，有些爲着逢迎這個不速之客起見，也有亂說一通的，

什麼隱身長白山頭，黃河源首，是個忽隱忽現的神仙，祇要誠心祝禱，便可早日遇到。春明也知道這些不過是捕風捉影的無稽謊話，然而他抱着百折不撓，踏遍了整塊西北土地的決心，到處明查暗訪，有時盤桓荒嶺，有時置身廢墟，絕不覺得辛苦。不經不覺間，已經過了兩個年頭，秦中古道，隴海西陲，有人烟的地方，他都來回了幾遍。可是奇人怪客，仍是未逢一面，漸漸行囊也將近用光了，衣服也補綴成一塊一塊了，難得的是他那一股勇往直前的銳氣，和起初離家時還是一般堅決。

俗語有說：「世上無難事，人心自不堅。」王春明多年餐風露宿，又遇着旅費用罄了，有時更會捱飢抵餓，因此禁不住體力和精神上的損耗，漸漸地便病起來了。初時他仍是極力地支持着，那時他的坐騎早已賣去了，祇是背劍携囊，蹀躞道上。那天他行經離隴西不遠，那處有一個小墟，祇有店戶幾十家，是來往定西，臨洮必經的大道，再南行便是崆峒山。他病倒在一家客寓裏已有幾天，水漿不入口，整天發着高熱，昏昏沉沉地躺着。那勢利的客寓主人，見他沒錢付房租，又病倒了，沒人來給他請個大夫醫治，便着店小二把他移到店後的禾草間去，那裏不祇沒有火炕，就是門扇也沒關上，春明躺在禾草上面，奄奄一息。

晚上刮起北風，雪花飛舞，枝頭瓦面，都鋪滿了像幼鹽的一般雪粉，路上行人稀疎。墟鎮上的店舖，一早就關上門，北風吹着紙窗拍拍地發響，將近二鼓，道上遠遠傳來鏘鏘的鈴聲，不久，便有人敲響客寓的大門，店小二打起燈籠，掩開半扇門一看，原來門外停下一匹瘦驢，有一個身材矮小像是個賣藥郎中的漢子，頭上戴了風帽，面色枯黃，三角眉，仰鼻子，滿口黃牙，樣子十分難看。他身上祇穿着棉襖，束上腰帶，沒有外氅，披着一塊油布。那時他把油布卸下，拂去雪花，店小二見他脇下還掛了一個革囊，上面寫着「專治奇難雜症」幾個字，驢背馱着一個小包袱，還有一柄黑傘子，那驢子正在不停地踏蹄嘶叫。店小二便問道：「客人要入店嗎？」那黃面漢子應道：「驢子比我要緊，這裏有後槽嗎？」店小二見他問非所答，便向店後一指，說道：「客人要拴驢子，就從後門進來罷。」他說罷也不和漢子曳過瘦驢，砰的一聲便把店門關上。

那人臉上沒有一點表情，便拉驢轉過店後，那裏有一扇木門，一推便開。看進去是個冷靜的院落，黑暗暗地，映着雪光，稍可以辨出輪廓。那漢子牽着驢，走近一間土房子，那裏的窗戶都巳剝落，北風把脫了栓的窗門吹得拍拍聲響。土房子面積很大，堆滿了禾草，屋有一盞油燈，半明半暗地搖晃着，屋裏愈覺得陰森可怖。黃面漢子把驢拴上了，久久還不見先前的店小二進來。他口裏便喃喃地在咒駡着，祇得走到院裏找了一個木盆來，盛了水放在驢子跟前，又揀了一把禾草，給驢子啃着。店小二因爲瞧那賣藥漢子不起，所以賭氣不進來，那漢子就解開了包袱，取出了一張毡子，倒身就臥在禾草上面。忽然屋角有點聲响，那漢子立刻翻身起來，眞是像耗子一般機警。他看看屋角的禾草微微蠕動，憑一點微弱的油燈光看清楚，竟是一個人躺着，看去也不見有鼾聲，不像是睡着，但久久才蠕動一下，分明是病倒的樣子。那漢子究竟是江湖裏出色人物，他剛才看到店小二那種勢利的神色，現在又發覺土屋裏躺着一個病人，心裏便猜到了幾分，不免起了同情的念頭。他走近屋角，俯身看那病人，臉上燒得通紅，口鼻枯乾，張開兩片嘴唇喘氣，那黃面漢子看了搖了搖頭，便回身把屋角的油燈取下來，蹲身給病人診了脈，又把病人的眼皮張開，用油燈照着細看一番，然後把衣服解開，按了一按胸口，忽然他手裏觸着一塊東西，溫暖地觸手凝滑，抽出一看，却是一個白玉珮，雕刻得非常精巧。他拿到油燈下瞧着，面上有點驚愕，他看看玉珮，又望望那病人。終於他把玉珮放還病人襟裏，替他扣好了衣衫，再撥開禾草一望，又發現了一口古舊的佩劍，有兩尺多長。牢牢地繫在他的腰帶上。黃面漢子俯身拿劍，拔出鞘來，映着燈光，仍有一股寒氣射出，他撫摸着劍鞘刻上的幾個字，想得出神，微微的點頭，歎了一聲。立刻打開藥囊，取出一服藥散來，又找到了一個破碗子，出外盛滿一碗清水，和了藥散，揑開病人的牙齦，給他灌到喉裏。

貧病交迫遇郎中

這個病人，就是王春明，他自從病倒客寓，幾天來都是夢一般地幻出了無數境物，彷彿自己回到了自己家裏，有時又覺得和人決鬥，到了危急時候，來了一個奇俠，運掌如飛，把自己一拖，凌空便起。這樣昏昏沉沉，也不知過了多少日子，這天忽然覺得通身舒暢，神智漸漸回復，他張目一看，自己臥在一堆禾草上面，屋外微微射入陽光，簷頭積雪初溶，點滴落下。他正想起來，才覺得軟癱無力，身上不知那時出了汗，渾身透濕。他意識地回憶剛生病的時候，自己是進了客寓的，怎麼現在會睡在這裏？當他正在胡思亂想，心裏好生詫異的當兒，忽聽見屋外有人在吵鬧，祇聽一個西涼口音的漢子在駡道：「你們這些狗眼長在額上的東西，祇曉到黃的是金，白的是銀，那裏有點人性！你看人家病倒了幾天，如今好點了，還不給他預備一點粥水，燒個火盆來，看老子就要扭折了你的頸子。」說了，便聽另一個本地口音的人答道：「客人你不明白，這是掌櫃的吩咐，怪不得小的，祇要有銀子，小的就好辦呢。」跟着响了錚的一聲，似乎有人把一小錠銀子擲在地上去。王春明聽得不甚明白，祇覺得似乎有點是說到自己身上了。屋門呀的推開，一個生得形容古怪，像個村裏訓蒙先生的人走進來，襟上吊着眼鏡袋，辮子盤在小帽裏，拿着一根旱烟管，雙目注視着春明，見他半支着身子，精神回復，便道：「王家兄弟，你病好了，一會兒進點粥水，就可以起來了。」他說了便從禾草裏收拾行囊。王春明心裏好生納罕，他怎麼知道我姓王？又說我病好了，難道是他請大夫來看我的病嗎？想念間祇見店小二捧了火盆進來，放在他面前，又擺開了一張几子，一會，捧了一大鍋熱粥水放在几上，請春明進食，還

說已燒了水預備客人洗澡了。春明這時腦子裏還有點混沌，他便起來吃碗粥水，那知呷到口裏，像是瓊漿玉液一般甘美，瞬間便把那鍋粥水吃了一半，精神比前略振，跟着到外間洗了一個澡，頓時渾身舒快起來。

王春明見店小二給他換過了一所房子，他覺得詫異，問店小二，才知道自已病倒了幾天，前晚那賣藥先生到來歇宿，才給他診脈，服過了藥，那先生留下來，給他調治多一天，直到今天早晨才清醒過來。那先生治好了他的病，還給他結了房錢，又留下一點費用，着帳房的招呼他多住兩天。王春明這才如夢初醒，心裏感激，自不在言。他一把扯住店小二，要他帶往見那賣藥先生。不料店小二答道：「今晨客官進粥水時，他已起程上道去了。」春明聽說，惘然出了神，跟着問道：「那個先生是個本處大夫嗎？抑是路過此地的郎中？」店小二見他那樣着急，便把這人怎樣投店，怎樣和驢子一起躺在下間裏——他不敢提起當晚對那先生簡慢了的不是——後來怎樣把他治好，連那先生的古怪樣子和隨身帶着的東西都一一告訴了春明。

王春明不聽猶可，一聽之下，猛然記起了父親當日所說的隴西邊境那個化身江湖術士的怪客來，而且所遇到的又是個賣藥郎中，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祇可惜覿面相逢，失諸交臂，這人相貌生得那樣古怪，如果是以貌取人，便會看不出是個奇人了，就是他的行動也和平常人不同，他有銀子來給自己算房錢，却偏要躺在禾草間裏和驢子睡在一起，看他對待自己的一舉一動，又是那麼義俠心腸，把自己的性命救了，絕無半點道及，像這樣行爲的人，世間那得有幾個，這不是父親所說的江湖奇俠是什麼？

王春明在房裏正在呆想，店小二已把他的行囊拿進來，春明打開一看，突然有件東西墜到地上，錚錚的發响，拾起看時，却是一錠銀子，約有十両重。春明早就知道了囊空如洗，那裏再會有銀子藏着，他一想便明白過來。當然又是那賣藥先生暗地放下的。這天他在房子裏像螞蟻一般亂走，心想：「我出來了兩年多，爲的是什麼？今次竟無意中給我遇上了訪尋了多時的江湖術士，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怎麼可以輕輕的放過！」當下便喊店小二進來，吩咐到外間賃來一匹馬，想乘午趕上。那小二便道：「客官，你病才好了，怎麼不休息兩天，而且這麼過了午便沒有牲口租賃，就是想趁騾車也過時了，還是明朝上道罷。」春明聽了，知道急也急不來，而且病後還沒吃飯，的是需要再歇息一天，才有氣力，祇得叮囑店小二明天早些給他備馬。

王春明自離開了客寓，想沿路跟上那救他性命的人，轉眼又是十幾天，他經過了渭源，臨洮，寧定，臨夏幾個地方，他每到一個市鎮，便探訪那個賣藥先生的行踪，可是都沒有一個人知道，甚至荒村野店，祇要是有人家的地方，都問遍了，仍是石沉大海一般。那時正值清廷出兵侵略青海新疆等處，名目說是「鎮壓叛亂」，兵車糧秣，絡繹道上，行軍所經的地方，弄到雞犬不寧，民間逃避到十室九空，春明剛在那時抵達臨夏，所有客寓都給官兵盤踞着，他把馬匹拴在一家酒舖門前，一會兒便連馬也給官兵拉了去，到他吃過了飯，走出來時大軍已過，他祇有切齒痛恨，沒奈何祇得沿着官道向北前行。過兩天，他徒步將抵永清，那處正是六盤山下，山路崎嶇，再過便是青海的小積石山。那天過了黃昏，還沒見到客店的所在，他覺得肚子委實餓得發慌了，便想找個人家歇一宵。剛巧前面林子裏升起了炊烟，他便覓路前往，那裏山坡下有一間土屋，竹門半掩，他在門外喊了兩聲 沒人答應，推門直入。祇見土炕上臥着一個婦人，懷裏有一個剛出世不久的嬰兒，那婦人似是害了大病一般，灶頭上暖着一壺茶。王春明眼見當前情景，甚是尷尬，便走出屋外吸兩口新鮮空氣。這時遠遠有一個老婆子行來，手裏提着一籃子東西，還有一帖藥，見了春明，像是遇了鬼怪一般，倏的跪下地來，不停的叩頭，口裏喊着：「將官爺爺，這裏再沒有值錢的東西了，人也沒有了，我兒子已拉了去担糧草，家裏再沒有男人在處了。」王春明一聽，便明白老婆子的意思。他立刻把她扶起來，說道：「婆婆不必驚慌，我不是官軍，祇是個過路的人，想找個地方歇歇，你快些進去看看你的媳婦罷。」那老婆子見春明說話溫和，把他看了兩眼，便招呼春明進屋裏去。

老婆子把藥煎了，給那產婦服下，才從籃子裏倒出米來，弄些米漿餵飽了嬰兒，然後熱了一壺茶，倒了一杯遞給春明，春明見那婆子一面慈祥，心裏有點過意不去，便掏出一小錠碎銀來，遞到她的手裏，說道：「今天沒法不在這裏求宿一宵，不知道可方便嗎？」那婆子連忙應道：「老爺子，有什麼不方便的，那裏要客人這樣破費。」春明懇切地道：「這一點銀子，算是打擾你們的一點意思便了。」老婆子推辭不過，才把銀子放下，跟着到灶上淘米，口裏一面說着話，祇聽她道：「今天眞是佛爺庇祐，兩番遇上了貴人，午間那個騎匹瘦驢的學究先生，原來是個郎中，他給我媳婦服了一些藥散，醒過來了，又開了一帖藥，還給我一錠銀子，教我立刻到墟上配藥，那知他喝了一碗茶，便要走了，眞的是神仙差遣……」她還想說下去時，春明已經走過來問道：「婆婆說的是那個學究先生，是不是肩上掛着一個藥囊，背了一柄傘子的黃面瘦漢子？」老婆子訝道：「老爺說的是，原來你是認識他的。」春明也不再答，祇問了她那漢子是何時離去的，從那方面走去。那婆子答道：「不就是過午的時分，我還記得他這樣問過：『從這處小路往積石山，黃河源頭有怎樣深闊？』我答他：『都是亂石頭，隆冬時分涉得過的。』後來他把驢兒頸上的鈴子摘下來，才轉過北去的。」春明緊記着她所說的話，一會飯已炊熟，春明草草吃過，又問清楚老婆子到黃河源頭的小路，謝過婆子，乘夜便出門。那婆子瞪着雙目，口裏喃喃的說道：「怎麼這兩個好人都一樣匆忙的，剛才說過要歇宿，忽兒又要趕路？」

春明乘着雪夜，運起夜目，一路展出急行輕功，直向北方如飛而前。所經的都是崇山峭壁，羊腸小道，才交半夜，已聽

到水聲潺潺，張眼一望，前面是一處大峽谷，瀑布從高山瀉下，滾到山澗，那一片溪流闊有百丈，堆滿了亂石，其中積水之處，成了很多個深潭。山澗亂石觸目皆是。王春明也無心欣賞黃河源頭，祇擇澗水淺處，踏着山石縱跳到了對岸，一看山嶺如屏障，擋着了去路。他連竄帶縱，爬上峯巓，向嶺下一望，那處是小積石山的入口，一條驛道，蜿蜒數十里，望去像腰帶一般，道上靜無人影，正是「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的景況。忽然嶺下傳來了斷續的馬蹄聲，定睛下視，原來一乘單騎踏破了霜雪，得得行來，王春明覺得十分詫異，細看時竟是一匹瘦驢，坐着一個矮小的身影，彷彿就是昨天見到的那治好他的賣藥郎中。當下心裏一喜，正想飛步下山，忽然又轉了念頭：「像這樣的雪夜，那個江湖奇客一定有勾當要幹的，自已不應該衝破了人家的行動，而且夜裏跟踪，會招他疑惑，萬一誤會起來，豈不是反爲不美！」這也是春明細心之處，他決定了，便在嶺上一路暗暗跟隨，一個在上，一個在下，漸漸折入叢山隘道。

那時東方現出魚肚白色，林鳥初驚。那怪客忽然停了步，轉過一處危崖，那裏一帶都是密林，剛好掩蔽，從官道上是望不到的。怪客下了驢，拴在一邊，便歇在林子裏面。春明見他從囊裏拿出一壺酒來，喝了幾口，又抓了一把東西，放進口裏嚼着。王春明伏在崖頂，屏息不敢動。一會旭日升起，大地一片光明。那時官道遠處塵頭大起，幾列車子風馳電掣的奔來，前行有五六騎人馬，都是軍官打扮，車後又有十幾騎人押着，一路轉入山隘裏來。

王春明知道有事要發生了，他已忘却了整夜奔走的疲倦，只是伏着靜待變故的發生。祇見那怪客把一條布袱裹了驢口，放下了皮囊，拿着傘子，一點雙足，便飛身上了一面十餘丈高的巖石上面。那幾騎官軍到了面前，驟聽到颼颼風聲，像是刮起旋風一般，沙石裏夾着一點點的東西打過來，轉眼間已有兩匹馬倒下，馬上的人登時掩着了一邊臉子，殺豬似的叫痛。剩下兩三騎人，他們在馬上四周張望但都不見有人影。那時車輛座上，每個御者身旁，都有一個武士裝束的人坐着。他們不約而同地一個白鶴冲天，平空躍起，其中一個喊出一聲號令，那五乘車輛立刻掉轉頭來，擺開了一個圓形，跟在車後的十幾騎人，也迅速勒馬奔前把車輛團團圍着，繞着走圓圈子。這還不算 車卡裏又出現了一排弓弩手，每車卡大約有七八個人，一齊彎弓上箭，向着面前防禦。王春明居高臨下，看到這一刹間，那隊車騎擺開陣勢，有條不紊，心裏暗暗替那黃面怪客着急。說時遲，那五個從車座上躍出來的武士，瞬已閃電般撲上前來 他們手裏持的有刀劍長戟，看看就衝到怪客站着的那面巖石脚下，同時他們也似乎已看到巖頂有人在伏着。不料黃面怪客的行動比他們更迅速，他不待那五個武士有所動作之前，把傘一張，這是一面沒傘布的鐵傘骨 他握着傘柄飛身直落，類似現代降落傘一般，不過那傘沒有布來擋風，怪客身子便挺起來，錐子般直插。底下幾個武士身手也非常矯捷，祇見各人舉手一揚，一排暗器射出，遠看直如飛鳥投林，飛襲到怪客面前。那怪客突然把傘向身前一擋，旋轉起來，那一根根的鐵骨，風車般轉動，一排暗器便給他消滅得無影無踪。在這一忽的當兒，怪客早已脚踏實地，那柄鐵傘從他手裏一掄，滾到了五人身前，那五個武士立刻散開排成了梅花形，包圍着怪客，刀戟並舉，這樣便戰作一團。

王春明是武術內行人，在他眼裏，那五個武士的功夫都甚有根底。如果憑自已的本領，敵着兩個還可以，抵禦三個便不行。他心裏想：「今番看那賣藥的江湖術士怎樣應敵，他若然抵擋不住的話，我就躍下去助他一臂，好報答他活命之恩。」他正在那樣想，那邊黃面怪客已是速戰速決。但見他把鐵傘四周上下飛舞着，快得連人影也看不到，又像狂風掃落葉一般，那五個武士手裏的劍戟都給飛起來，全部削得一截一截，射到半空，落地時已變成了斷劍折戟。當下五個人還不甘罷手 紛紛從身畔抽出軟鞭，一齊捲上。這番黃面怪客動作，更是奇妙；他突然把腰一彎，不知怎的，那面鐵傘便似沒人持着的在地上團團滾，離地面兩尺。不過五個武士的鋼鞭子揮下時，如同遇到了斬刀一般，把鋼鞭削得隨地亂滾。那五個人見不是路，抽身便走。怪客的傘子驀地一側，變作一個單輪兒似的，在路上一直飛轉，怪客騰起身來，一手執着傘柄，一路滾前，比車子還快。瞬已追過了那五個人，但也不見把他們加害，這樣一刹間便滾到車輛面前，那怪客倏的從腰間拔出匕首來，環着十幾騎護衞車輛的兵官迅速繞過一遍，十幾匹馬兒的前蹄都被削折了，一齊倒下，連兵官都掀跌了。

車輛上伏着的弓弩手，剛才恐放箭傷了馬上的兵官，這時想來發射，已是太遲。怪客手裏連續射出一撮東西，祇聽到黃蜂振翼的一陣微响，每一個弓弩手都受到暗器襲擊，不偏不倚，剛打進他們的手背上。原來黃面怪客打出來的不過是北京棗子的核，那些棗核長得特別狹小，兩端非常尖銳，這時每個弓弩手都捧着雙手喊痛。黃面怪客早已飛身上了車，把其中一輛全載着金子的，揮起鞭子向四匹馬兒抽下，卡車立刻如飛奔出。車上剩下幾個弓弩手，想上前爭奪時，冷不防怪客鞭子向後掃過來，一股强力當堂把他們撻出車外。那五個宮廷派出來押運的武士，先才領教過怪客的手段，誰敢再上前阻擋，眼看卡車絕塵飛馳而去。

王春明在崖頂看得氣也透不過來，這一幕驚心動魄的急劇戰鬬，前後都不過吃半頓飯的時光，那江湖術士如入無人之境，把一隊官兵全數解決了。忽然耳畔聽到有人叱喝的聲音，使他神智頓復過來。說也奇怪，那黃面怪客已把車輛停到崖下，揚起鞭子，喊道：「小哥兒，快縱下來！」這時王春明才曉得自已跟踪了他半夜，原來他早已曉到的，便不再遲疑，急展出「燕子穿雲」身法，扶鳧直下，才落到車上，黃面怪客已把車子開走，一路風捲殘雲，十六個馬蹄如飛出谷。

奔了一程，王春明看看日影，知道是轉向南行，時屆當午，默計離開出事地點，已在五百里之外。春明對這邊地勢，也

頗熟悉，計算起來已入到了青海境內，將近「循化」地方，那處有一間小卜楞廟。

卡車漸漸緩下來，轉過一個山坳，便有一條大道，兩旁栽滿了楊柳，時際隆冬，祇見柳枝掩映。王春明舉眼前瞻，近處出現了一層一層的白色建築物，像是回教寺院，也像是平房。不久，車子走過了一度橋，兩旁林子裏，忽地走出了無數的白衣人來，兩個一起，都伏到路旁迎接。祇見怪客揚鞭答禮，說着了番話。原來青海全境，向來是蒙番兩族分據；滿清在這時剛勘定了「羅卜藏丹津」的變亂，那二十九旗移到青海居住，原有的西疆番人，却降做了奴隸，並劃定了「巴顏哈拉山」作他們的游牧地區，又委派了四十個部落的土司，這就是後來人稱的「四十土司」了，所以當時青海番人是受壓迫的民族。閒話少提，那江湖怪客把車子駛到一間白廟前，便招呼王春明一同進去，廟裏已經擁塞了穿白衣的回教徒，香烟繚繞，一齊誦着可蘭經。怪客領着各人叩拜久久，才升了座，王春明站過一旁，祇聽那怪客用番語講了一遍說話，那些教徒聽了都舉手歡呼。春明雖然聽不出怪客說的是什麼，但估量他定是那個部落的領袖，這就沒有什麼疑異的了。

這裏對於那江湖怪客返到部落裏的情形，不必描述。且說王春明在這幾天之內，他把自己這番怎樣奉了父命，出來訪尋咸陽古道的江湖術士，一意拜師學技，他怎樣走了兩年多，病倒客寓，都一一講出來。這番話把個黃面怪客也感動了，便對春明說道：「王家哥兒，你的身份我早就清楚了，不過還不曉得你家和武當雙燕有什麼關係。你要隨我學技，這不是我不答應，不過現時我們部落裏正有事要發動，我也沒法抽空兒來教你學習，如果你留在這裏等候，對於你我兩方都最感到不方便的。我現時想出了一個方法，就是想你回到山西去，到太行山『綿嶺』那裏，跟我的一位武林至交赤眉老道煉一些吐納的輕身術，這樣你將來才能跟我學習『柔拳十八雙推掌』，不知你可願意嗎？」王春明這時跪在地上，便叩頭答道：「師傅吩咐，弟子自然服從，但不知今後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見到了師傅？」那怪客笑道：「你不用心急，這一點我也曾想過了。你到後年盂蘭節後三天，記得前往天水縣東南的麥積山，那處是佛教聖地，從北魏朝代至今，歷朝都有鑿山造像，懸崖各處都開滿了無數山洞，佛龕裏大小佛像羅列，整個山頭不下有千萬尊之多。我約你到這處，是因我早就約了一個人，趁他到麥積山朝聖時，我和他作一次澈底清算，來解決我和他之間數十年來的仇恨，到時我或者給他挫倒了，你也可親眼看到我給仇人打擊的結果，此後你便息了學技的一顆心兒；倘若我能够把仇人擊敗，那末今後你便可跟我一起，完成你的願望了。」黃面怪客說了，春明又問道：「師傅，那個仇家是誰，他又是個什麼人呢？」怪客一面把他扶起，一面答道：「到了那時，你自然會知道，現在你祇須依着我的說話去做便行。」春明聽了也不敢再問。如是者又過了幾天，怪客便打發他起程，給了他一匹良駒就道。

王春明對那江湖術士身份的黃面怪客的眞姓名，始終不知，他祇有懷着怪客給他一封書函，趕回山西去。綿嶺在山西的東南部，離五台很遠，所以他也沒時候返家一行。當他上到綿嶺峯巔，那裏果然有一間殘破的道觀，門前牌匾剝落，僅辨出「妙眞」兩個字。他見到了幾個道童，問過來歷，便引他進到後殿，雲牀上坐着一個老道士，面上一雙赤眉，垂到耳畔；相貌奇偉，一望便知是個武功卓絕的人。春明遞上怪客的書函，跟着拜見一番，這裏不暇細表。

自此王春明便在太行山綿嶺跟赤眉老道煉內家吐納之術。每天日還未出，他便跑到峯頂一塊青石上打坐，朝着東方，老道教他運用丹田噓氣，雙目注視太陽出來。老道把趺坐呼吸的行功教識了春明，過了兩月後，便在那塊青石上面的一株高聳入雲的千年古樹的枝椏上，用繩懸了兩個鐵胆，直垂到春明面前，相離祇半尺遠近。老道着春明作深呼吸，然後把丹田氣吐出，對着一枚鐵胆噓氣。初時那鐵胆祇是微微的動一動，過得一月，他已能把鐵胆吹開了一寸，可是鐵胆擺回來時，他便沒法連續把它吹開，莫說要把兩枚鐵胆循環地吹動了。不過春明體力根基不錯，老道又不時指點，半年之後，他已經能够一口氣把兩枚鐵胆吹離一尺之遙，而且擺回時連環噓出，那兩枚鐵胆便像鐘鉈一般，循環往復，擺起來像個圓圈子。

這時赤眉老道又把鐵胆懸到一尺距離，依舊着春明吹動，漸漸也像當初相距半尺時的樣子，最後都能够把兩枚鐵胆次第吹開。光陰似箭，瞬又一年多，王春明煉就了丹田吐納，離面前幾尺遠的大鐵鉈，也可以一吹便擺開幾尺遠，老道這時又傳授他輕身，運氣，閉穴種種內功秘法，還敎他一手按點人身一百零八處穴道的竅門。轉瞬已是春去夏來，薰風吹送，王春明記起了他師傅江湖怪客的約會，屈指計算，相距盂蘭節的日期不過兩月，他便把要往麥積山的意思向赤眉老道說明，準備下山。赤眉老道祇是叮囑他道上小心，不要多管閒事，誤了日期。春明一一應諾，於是便叩別老道，跋涉登程。這次他帶備沿途旅費，背着一口家傳寶劍，走了一天，便到了張蘭鎮地方，他在那裏買了一匹駿馬，如飛趕路直奔麥積山而去。

却說麥積山在甘肅境內，自古秦州地面，就在天水縣東南三十餘公里，遠看像平地拔起一座奇峯，峯頂還聳峙着一座小塔。那山峯頂端是個圓錐形，底部反為狹小，很像農村裏堆積的麥稈丘子，所以很早時候便叫它作「麥積崖」。

王春明趕到了麥積山，進了山口，抬頭仰望，山勢是危峭萬分，山上大小石洞類似蜂窩，在懸崖棧道上滿佈着。原來麥積山在隋唐五代，以至宋明各朝，一般帝王仕宦，富商巨室，都捐貲鑿山造像，來祈求佛法無邊，替他們的先人或自己來生造福。那些佛像壁畫，都是歷朝藝術結晶，是我國罕有的人像造型，算得上奇蹟之一。王春明進到山中，還是巳時未過，陽光直照石壁，暑熱未消，一股野風吹來，黃沙捲起空間，整個山裏沒見人踪。王春明心想：「我記得師傅說得清楚，是在盂蘭節後三天到來，為什麼現在又看不到他們的影子？」正在思疑，便聽到遠遠傳來一種聲浪，細微得平常人是聽不到的，祇有武術根底的人，他們才能憑「聽風辨器」的本領，聽出拳風的聲浪。春明在靜寂無人的荒山裏打坐過將近兩年，所以也能察覺。當下他循聲浪找尋，趨向懸崖，那裏有一條棧道，懸空附在峭壁之間。春明提氣上升，脚下頓時輕浮，他憑着凸出的山石，飛身繞過一面危巖，面前是一片斷崖，約有十多丈寬闊，近山的巖石有幾個大佛洞。這時搏擊的聲浪愈來愈大，突然斷崖上面，有兩個人在那裏交手；拳風揮出，把巖洞裏的蝙蝠驚起，但飛出來時立刻便給拳風撮下；崖間沙石，也給吹得簌簌的落地。王春明暗吃一驚，細看時其中一個正是他師傅黃面怪客，另一個却是番僧裝束，身段雄偉，穿了一襲袈裟，袒出半臂，頭頂戴一件尖頂僧帽，看去武藝十分高强。（未完）

練功秘訣

獅吼練氣

小雲

一個人講說話的時候，雖然嘴上開合，但却影响到心臟和肺，如果呼吸方面稍為有些阻滯，他所講的聲响就不够宏亮，甚至說話無力，這種狀況在中醫方面稱做中氣不足，如果從武林方面看來，那就係一種虛弱之症，既然講話也覺得中氣不足，打鬥起來，怎樣能够使氣血調和，跟敵人展開生死鬥呢？故此，練武之人，必然要想辦法練氣。

古人說的練氣，乃係氣功當中的一種，能够使一些看不出來的推動力量在血中循環，甚至利用那種力量跟刀劍抵抗，而沒有受傷，這樣子的氣功，並非普通人所能够練習得到，必須名師指點，而且要苦練多年，然後有些成就，但從普通練武之人的眼中看來，雖然無法練習到如此高深的氣功，可以吹一口氣使一丈高的梅花跌落，所謂「吹氣落梅花」，但仍能够運用丹田氣推進自己身上力量的，換言之，憑着一種宏亮的叫喊之聲，推動內臟，那就有所獲益，瑜伽術裏面稱做獅子吼的，相當有趣，看來似乎好像一種遊戲，但却係練習氣功相當好的一門功課，經常練習，到老不衰。

獅子吼係先行伏地，搖頭擺臂，有如一隻獅子狗的模樣，然後叫出聲來的，叫喊之際，並非隨意呼喚，而係吸滿了氣，氣沉丹田，突然發聲，那一聲係用丹田氣衝出來的，儘量令它在口腔之內震盪，發生「彭彭」之聲，這種聲响發生之際，自己要幻想係一種野獸，搖頭擺尾，雖然沒有尾巴，仍要擺臂，同時頭部要左搖右擺，這樣做加倍令到全身的肌肉抽緊，經常練習，不單是能够憑着那一口氣可以使心臟和肺有所獲益，而且在打鬥的時候，確有帮助。

拳經有云：「任他手快似風雷，怎能敵我閃驚巧取？」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指兩人相鬥，如果甲的一方係擅長用中氣震盪發出呼喊之聲，突然出其不意，大叫一聲，隨即發招，對方未必能够及時抵擋得住，這一門功夫係北方許多個拳派系包括的，南方拳脚從來沒有加上用中氣震動呼叫的一招，不管怎樣，經常練習用中氣叫喚的功夫，確係强身辦法之一。

如果你對這種行徑發生興趣，不妨試試這個辦法，每天起來洗面漱口之後，還做這種功夫，先行對着牆壁站定，吸滿了氣，突然把全身氣力抽緊，集中那一口氣由喉嚨吐出來，儘量使它好像炮彈似的彈出，同時大聲吼叫，吼聲如雷更妙，早上起床大聲叫喚十次八次，就可以利用震動力使各種內臟强健一些。

日本空手道也很重視這種吼聲，那邊有一套叫做：「三戰拳」的，招式甚為簡單，不過是在每一次發拳時，都係盡力吸滿了氣然後吐出來的，那一種吼聲任由練武之人自行選擇，但却包括一個原則，發拳的時候叫出來，這種練功方式，係可以使發拳之際所發生反彈力而不至於傷害內臟，練習巳久，如果在街上走動，忽然有人衝過來，向背後或肋骨方面發招，受拳然後知情，仍然可以支持得住，就因為經常發出吼叫之聲，肺膜以及橫隔膜都比別人强硬一些，故能抵受突然發生的襲擊。

舊日名震中原的大俠霍元甲，就說過這麼一番話：「我們發拳，多數是向沙包打出的，所發的拳愈來愈加沉重，如果一拳能够打得出三百斤的氣力，除了沙包抵受那種力度，自己仍要抵受這一拳向內臟發出的震動力，特別是肺，是否能够抵受得這樣大的壓力呢？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如果無法抵受，那麼，打傷別人他自己也受了傷，日子拖長了，便是隱憂，如果沒有演變成肺病或氣管炎，就會患心臟病，不可不慎！」

他雖然是彪形大漢，拳力驚人，不過臉色始終係帶些青黃不接形狀的，故此他綽號黃面虎，大槪他練的功過甚，以至內臟微微受傷，亦未可料，他所說的話係很有份量的，為了增加內臟氣血循環的力量，應該多找機會大聲講大聲笑，能够早晚對着牆壁做獅子吼之類的練功方式，那就更好。

活到晚年，如果那個人發聲宏亮，顯然係中氣充足，那麼可以長壽一點，反過來說，那人所講的話俱是軟弱無力，希望大聲叫喚一個人也辦不到，那就難享高壽了。

故此，為了要高壽，或者是為了練功，應該注意到自己說話之聲音，是否符合標準。（完）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蕭逸·文
黃白石·圖

塞外飛虹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冰在藍仙子與杜鐵池陪同下，終於安抵洗星堡，他們即拜會該堡堡主君也平。賓主寒暄過後，藍仙子即道達來意，商請給予秦冰在該堡暫住療傷。君也平始則面有難色，蓋因他與秦冰之死敵——寒谷二老亦素有怨隙，深恐二老追踪而來尋衅，是以為難，但又碍於藍仙子情面，復得杜鐵池願仗義相援，因此，繼而慨然允諾。於是，君也平帶同藍仙子等三人逕至奔雷殿，安頓秦冰之後，剛出殿門之際，即見烏雷，左忠兩位弟子先後前來稟報，寒谷二老率同其弟子李方已在前廳候見，且見李方逞强生事。君也平聞言，匆匆而去，正遇李方胡鬧，乃予以薄懲……

靈符破屍光　妙藥復生機

李方忿怒之下，滿以為寒骨劍一經發出，對方不死必傷，却沒有料到，竟會碰見了洗星老人這個大行家，居然運施空手，就把他這口寒骨劍攫到了手上，心裏一急，忙即運功催使仙劍向對方身上繞去，無如那口劍在老人手上，簡直如磁引針，一任白衣少年李方施出了本門出劍各種手法，却只是在對方手頭之上連連閃爍伸縮，休想能脫手而出。

這一來李方才知道厲害，雖然如此，他仍自有恃無恐，怒叱一聲道：「老東西，還我的劍來！」

嘴裏叱着，右手一搓一揚，即見由其掌心裏滾出了一團紅光烈火——

這團紅光烈火，一經出手，頓時漲大了數倍，一路疾滾着，直向着洗星老人等頭頂上飛馳而來！

洗星老人乍見對方出手情景，心中不禁為之一驚——

他見多識廣，一眼遂即看出李方所出手的這團雷火，正是紅木嶺最為惡毒的「屍雷」，固然自己與長徒烏雷，都習有「寒泉」之功，可以無慮，然而對於洗星堡衆多弟子來說，都有致命之危！

白衣少年李方，顯然在忿怒頭上，不計厲害，才會有此出手——

洗星老人乍見此情景，知道情勢一發即不可收拾，却是疏忽大意不得，嘴裏喝叱一聲，整個身子已倏地掠起——隨着他捲起的衣袖，形成了大片青光，有如一天閃電流霞，迎着對方所發出來的那一團紅光，一兜一捲，已將之捲包其內！

——情勢更不止此，隨着洗星老人縱身起處，劃出了一道經天長虹，長虹之後，即拖着李方所發出了一團雷火，瞬息之間，已高飛矢馳出百十哩天外！

空中紅光略閃，像是悶雷般地響了一聲，緊接着銀虹再閃，洗星老人如同銀星天墜般地，又自來到了近前！

顯然，他為了顧及安全，不惜以身犯險，將對方所出之「屍雷」引發於九天之上！

雖然將一番大難，消弭着無形之間，只是個中險惡，却是心裏有數！

落下地面的洗星老人，一時鬚眉皆張，圓睜的一雙眼睛，交織着無比怒火，看來簡直像是要把對方那個李方生吞下去！

「好個小輩——」

嘴裏冷叱一聲，洗星老人盛怒之下，已顧不得自己身份，右手伸出，正待施展千百年深湛的玄烝內功，向對方出手——

就在這一霎，耳邊上響起了一聲陰森復蒼老的冷笑，乍聽之下，眞不禁令人心驚胆戰！

笑聲未歇，面前忽然寒風大起，灰光一連閃了幾閃，面前已多了一雙貌相清癯的老人！

洗星老人等心裏先已有了準備，自然知道來人的身份，由於來人——寒谷二老的來頭太大，是以乍見之下，兀自不免有些驚心！

可眞是「有其師必有其徒」，打量到對方這雙老人的尊容之後，也就不難想到，何以他才會收容李方這類弟子了。

敢情所謂的「寒谷二老」，看起來簡直就是一雙活死人！二人不但容貌身高看來一致，就連身上的衣着，也是一個顏色，同屬灰色。

灰衣，灰履，灰髮，灰鬢，就連臉上的膚色看起來也是灰的……

隨着二老的現身，各人立刻感覺到侵體的慘慘陰風，一時間遍體颼颼！

寒谷二老看來分明是一雙孿生子，其人長眉細眼，鼻直口方，就容貌上來說，倒也不失為端正，只是過於消瘦，再加上青中透灰的膚色，簡直像一對活殭屍！

洗星老人一隻右手原已探出，乍見此情景，只得臨時收住——却見二老之一，偏右邊的那人，冷森森的笑道：「君老頭，你……認得我……兄弟麼？」

洗星老人雖然怒火膺胸，却也知道對方兩個魔頭，實在難以招惹，但能相安無事最好，不到萬不得已，還是不要動手的好！

聆聽之下，面色微沉，冷冷的道：「幸會，幸會，足下二人想必就是名震寰宇，大名鼎鼎的紅木嶺寒谷二老了？請恕老夫失敬，倒不記得以前在那裏見過？」

先前發話的那個老人，還沒有開口，他身邊另一個却冷森森的道：「哼！你是貴人多忘事，四百五十年前在蒼乾山小方眞人處我們不是……見過面麼？」

說話的二老之一，在他偏過臉時，現出了左面臉上的一塊青色胎記，大概這便是他與另一位唯一的一點區別了！

洗星老人被對方這麼一提，這才恍然記起，不由得「哦」了一聲！

原來蒼乾山小方眞人，乃一前輩散仙，數甲子前已然道成飛昇，當年與自己交非泛泛，確實參加過他那裏所舉辦的幾次盛會。

——雖然如此，他却仍然也記不起來，在小方眞人處曾與他們二位有所接觸，只是對方既然已這麼說，想必不差，也就沒有再追問下去！

面有青記的老人怪笑一聲道：「怎麼樣，你……記……得吧？」

另一老人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我也算是多年老朋友了，如此待客，不覺得過於失禮了麼？」

洗星老人沉聲冷笑道：「尊駕說得甚是，老夫也正要請問，貴門下弟子，來到我洗星堡內，如此橫行，毀我宮室，如入無人之境，莫非這也是為客之道麼？」

兩個老人被他這麼一激，面色為之一怔，不禁彼此對看一眼，一時無話可說。

原來二老果然為一雙孿生子，面有青記的那人先出為兄，名喚馮寒，後出為弟的名叫馮谷，「寒谷二老」這個稱呼便是由此而來！

二老生性怪異，生平少有相知，更談不上朋友，却又拙於口舌，唯一相同之處，便是嗜殺成性，却也並非濫殺無辜，只要與其門中結有仇怨者，十九難逃其手！而且護短成性！

洗星老人這般當面直責他門下弟子為惡，却是前所未曾有者，無怪乎一時為之瞠然！

兄弟二人互視了一刻之後，越覺得太沒有面子，臉上實在掛不住——

馮谷道：「我們的徒弟不好，是我們自己的事……」

馮寒道：「對了，我們自……己會……管教他，用不着你來多事！」

馮谷冷笑道：「你要是胆敢管教我們的徒弟，也就是看不起我們！」

「對了！」馮寒道：「就是看不起我們兄弟！」

「看不起我們兄弟的人，我們也就不必客氣了……」馮谷忽然間臉色一沉：「來來來，我們來較量，較量！」

一面說，足下向後略退一步，陡然間身側黃光大盛，看上去全身上下，像是忽地罩住了一個透明的黃色晶罩！

老兄弟二人一人一句，一搭一配，像是演唱雙簧一般，端的是一對活寶！

然而，洗星老人却絲毫也不敢心存輕視，正因為對方的看來不通世故，才應越加的提高警覺小心！

眼前情景，看似好笑，無足輕重，其實已到了劍拔弩張地步，寒谷二老更是不出手則已，一出手便將拚個你死我活！

洗星老人一看馮谷身上黃色晶罩，不由暗裏一驚，悉知對方果然功力已入化境，竟然已練成了「本命三光」之一的「混土神光」，看來傷他誠是不易，心正吃驚，忖思着如何應敵，却聽得一旁的馮寒乾咳一聲道：「老二，不……不……要慌，不要慌！」

馮谷怔了一下，翻着一雙眼珠子，打量着他兄長道：「怎……地？」

馮寒道：「你可眞是……糊塗，難道忘了，我們來這裏是幹什麼來的麼？」

馮谷嚥了一下唾沫道：「幹……什麼地？」

「笨……蛋！咱們不是來……來找人的嗎？」

一言驚醒夢中人！馮谷這才似大夢初醒！

呆了一呆，他連連點着頭道：「對！我們是來找人的，我居然差一點忘了！」

洗星老人忖思着雙方終將難免一戰，倒也豁了出去！當時把心一橫，冷笑道：「既是找人，怎地找到我這洗星堡來了，

難道我這裏還藏着你們要找的人不成？」
馮谷登時一呆，轉看向馮寒道：「老大……這話怎麼說……呢？」
馮寒冷笑一聲，目光直直的注向洗星老人道：「我們要找的人姓秦……」
「秦冰！」馮谷像是才想起來道：「對了，秦冰，聽說這個人藏在你這裏？」
洗星老人不禁怔了一下，他怎麼也不會想到，秦冰等一行人前脚方來，後脚即爲對方測知發覺，暗忖着不知此事當講不當講！
「怎麼樣？」馮寒逼問道：「這個人在這裏不在？」
「對！」馮谷道：「我們今天來，老實說，就是來要這個人的……君老頭，你只要把他交給我們，我們轉……轉……」
他原本就似有很嚴重的「口吃」，心裏一急，越加的說不出來。
只見他兩隻眼睛，骨碌碌在眼眶子裏直個兒的打轉，却是說不出來。
「轉……」
看着兄長馮寒，嘴裏一個勁兒的「轉」個不休，越急越是說不出來，也不知他到底要「轉」些什麼。
到底是親骨肉兄弟，心靈一脈相通！
「轉身就走！」
作哥哥的總算猜了出來！說出了這四個字，他狠狠地瞪着馮谷，怪罪他的口齒笨拙！
馮谷這才長長吁了一口氣，一霎間臉上的青筋也隱了下去，點點頭道：「對了，就……是這四個字！」
洗星堡主見狀，情知這件事已難隱瞞了！
當下他冷哼了一聲道：「二位道友憑什麼斷定要找的人在我這堡裏？」
馮寒還沒有開口，却爲馮谷搶先開口了！
「憑什麼？」馮谷大聲的道：「憑……憑我們兄弟的鐵……鐵……」
這一急，這個「鐵」字可又出了紕漏，只聽得一連串的「鐵……」却是再也不見了下文！
馮寒趕忙爲他兄弟圓過來道：「鐵子神算！」
「對——」馮谷可又喘過了一口大氣兒：「鐵……子神算，我們算出了仇人是落在……在……」
馮寒忍住瞪着他兄弟道：「你說完了沒有？還是我……來說吧！」
馮谷點點頭：「好……好吧，你說就是你說……」
馮寒不再理他，遂即轉過臉來看向洗星老人道：「我們算出了……這個姓秦的仇人，是落在了西面……西方庚辛……辛西金，時令在秋！」
冷笑了一聲，他眼睛裏閃爍着銳利的奇光：「這個地方，我們已經察過了，除了你們……洗星堡以外，沒有第二家！」
馮谷也冷笑道：「你……怎……怎麼說？」
洗星堡主點點頭道：「原來如此……二位道友遠來是客，我們進去再說吧！」
馮谷翻了一下眼睛道：「進去是什麼意思？」
馮寒嘿嘿笑道：「好吧，進去就進去，看你還能賴掉不承認不成？」
說罷，轉向一旁佇立的隨行弟子李方道：「走，我們進去！」
一行人進了佈置華麗，美不勝收的前面紅玉大廳！
大廳內佈置華麗，却有高矮綜錯不一的四十九個紅玉坐几——這裏面顯然大有名堂！
洗星老人一經步入，迅速的趕上一步，即在一個佈置成星狀的最邊一個座位坐了下來！
與他同時進來的洗星堡掌門大弟子烏雷，不待其師打招呼，趕忙上前幾步，在其師對角坐下來，這樣把空下的三個座位讓給了客人。
馮氏兄弟對看了一眼，便老實不客氣的坐了下來，隨行的弟子李方，却站立在二老之間，不便坐下！
洗星老人不禁心裏暗自欣喜。
原來這正廳之內亦沒有厲害的陣式埋伏，即以這高矮大小不一的四十九具石墩來說，便暗合着正反乾坤的先天易理在內，洗星老人與其弟子烏雷各佔一席，正當陣式之樞鈕所在，却將對方二老暗嵌其中，一旦動起手來，顯然對己方大是有利！
馮谷坐下之後，眼巴巴的看着洗星老人道：「你怎怎……怎麼說吧，那個姓秦的……到……到底在不在這裏？」
馮寒冷笑道：「你還是承認的好！」
「不錯！」洗寒老人點點頭道：「秦道友確是在我這裏，既然你們已經知道，我也就用不着再隱瞞你們……」
馮谷霍地自位子站起來道：「怎……怎麼說！」
那副神情，大有一言不合即將動武的樣子！
洗星老人自忖着一場劇戰在所難免，倒也不再驚恐，當下冷冷笑道：「閣下稍安勿躁，且待老夫交代清楚，再行發作也不遲！」
馮谷厲聲道：「交……代清楚？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馮寒冷哼了一聲道：「好吧，有什麼話你就只管說吧！」
洗星老人面色微沉道：「二位道友要是以這番嘴臉對君某說話，可就請恕我不與接待了！」
馮氏兄弟對看了一眼，臉上登時相繼變色。
馮谷怒眉挑動道：「老大……怎……怎麼樣？」
馮寒道：「你先坐下來，聽他說完再作決定！」
馮谷倒是很聽他兄長的話，聆聽之下，忿忿然又坐了下來！
洗星老人冷笑了一聲道：「二位與秦道友當年結仇經過，老夫並不知情，事情已經過去，秦道友百十年來生受之苦，處境之慘，難道還不足以消除二位道友心中之忿麼？不如看在老夫份上，就此結束，化干戈爲玉帛，也算是一段佳話，造福無量了！」
馮寒那張臉，看上去其寒如冰——
「君老頭，你這幾句話，倒也不差！若是用在另外一個別人身上，也許我們還可以取個商量，只是用在秦冰這個老兒身

上，却是不行！」
馮谷也怒聲道：「君……君老……老頭，你快把他交……交出來，我們一……一……了……」
這個「了」字又是「了」了半天也了不了。
馮寒只得又爲他接下去道：「一了百了！」
「對！」馮谷道：「一了百了！」
——一鼓作氣之下，居然沒有結巴，他十分得意的連連點着頭，坐了下來！
一想不對，不能這麼便宜的就算了，慌不迭的由位子上又站了起來。
洗星老人冷冷一笑道：「秦道友既蒙老夫接待，來到了洗星堡，就是我洗星堡的客人，二位道友果能看在貧道薄面，將此事化解，貧道改日定當專程至紅木嶺道謝，如果今天定要苦苦見逼，那可就恕難從命，二位道友看着辦吧！」
話聲才歇，只聽得馮谷一聲冷笑道：
「好——」
一字出口，只見眼前黑光乍閃，一道黑亮光華，霍然自馮谷背後暴射而出，其勢有如飛虹倒捲，直向着洗星老人身上捲飛而來。
洗星老人不及出手的當兒，他身側的掌門大弟子烏雷已斷喝一聲，猛地在頭上擊了一掌，隨着這一擊之勢，霍地湧現起一道白光，與馮谷的那道黑色光華迎在了一塊。
以馮谷之身份，功力，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定然大有可觀！眼前這道黑光，乃是他勤習多年的「陰牝」之氣，其中間以「劍炁」，兩相混合，功力至劇。
烏雷當然也不是弱者，只是較諸對方道行，顯然還不是敵手，倉促中，只以爲馮谷放出的乃是所練劍炁，爲了在師父面前表現一下能耐，當下慌不迭的也把所練的劍炁放出！却不知對方黑光，除了劍炁之外，却另有所練之「陰牝」混合其中！
眼前黑白兩道光華一經接觸之下，只聽得「嗞嗞！」一陣細响之聲，眼看着空中黑色光華，有如烏雲一般地，倏地擴散了開來——
烏雷立刻覺得身上一寒，自己所出白光，已爲對方黑色雲幕緊緊吸住！
由於雙方所練之劍炁，皆與本身心靈有所關連，烏雷一時大意，再想收回所出白光，那裏還來得及？一時之間，只覺得一陣心旌搖盪，差一點昏倒地上！
洗星老人在馮谷方一出手的當兒，已看出了對方黑光大有名堂，正待出手對敵，不意烏雷却先已出手，再想阻止已是不及，眼前見狀不由大爲吃驚——
當下急叱一聲，不及發話，先自舉手，向着烏雷背上拍了一掌！
洗星老人救徒心切，不惜將本身之「寒泉」功力貫注掌心之內，借着眼前一拍之力，已貫注向烏雷身上！總算救助及時，烏雷才幸而沒有喪命！
雖然如此，却也够瞧！由於這股「寒泉」功力來得過於突然，加以先前中體的「陰牝」之氣，兩股不同性質的氣機功力，猝然在體內一經交接，發出了極其強烈的衝盪之力！
——烏雷身子一連晃了兩晃，雖沒有當場倒跌在地，臉色一霎間却變得雪也似的白，定了一定，向着師父洗星老人微微點了一下頭，一聲不哼的盤膝坐了下來。
馮谷沒有想到對方竟能受得住自己「陰牝」之功，倒是大出意外！遂見對方盤膝趺坐，顯然已是受傷，不由大爲得意！
當下正待施展功力，將當空陰牝氣息所化之烏雲，加速向下壓來，洗星老人却已不容他如此——
隨着洗星老人寬大的袍袖揮處，一片紅雲脫袖而出，一經飛出，也同對方所出黑雲一般模樣，倏地散成一片，正好迎着了黑雲下落之勢，立時混成一團！
馮谷原以爲自己陰牝之功，所向無敵，烏雷不過是對方一個掌門弟子而已，萬萬難以當受，勢將橫屍當場，眼前情形，確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尤其洗星老人所出之紅雲一片，更是非比尋常！
在馮谷想像裏，他那陰牝之氣，當今罕見，由於性屬極陰，別於當今任何家數，就算洗星老人非比尋常之人，在沒有認清自己功力特性之前，也保不住要大大吃虧，那裏知道事情却大非如此。
雙方一黑一白兩片飛雲乍然接觸之下，馮谷立刻感覺到透過對方所出之雲氣，傳過來一陣極寒氣息，却又並非僅是寒冷而已，在一陣極具冰寒之後，立刻却又與起了無比暖意——也就是這後來的無比暖意，在極短的霎息之間，將馮谷所出的陰牝寒流，化解了一個乾淨！
馮谷這一驚可眞是嚇了個不輕！當下手指當空，一連指了兩指，頃刻之間，烏雲大盛——
隨見他冷笑一聲，眼睛怒看向洗星老人道：「老兒，你……納……納命來……吧！」
一面說，兩手一搓，正待發出「化屍神光」，向對方襲去——一旁的馮寒見狀大吃一驚，慌道：「老二，不可！」
馮谷聽見馮寒這麼一呼喚，頓時止住出手——却在這一霎，而洗星老人已然把握着難得的出手良機，足下一個疾轉，已然把陣勢發動。
只見眼前紅光一連閃了幾閃，眼前那七七四十九個石座，忽然間俱都爲之大亂，却有無數團金光雷火，自四面八方，一齊岔集過來，直向着寒谷二老滾動過來！
這番來勢出乎意外，由於陣勢奇妙，發作更疾，簡直與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覺。
——也就在陣勢發作前的那一霎間，洗星老人師徒已如同乍起飛鴻，霍地轉移了位置，猝然昇起半天之上！
前文曾敍及這座六角廳殿設計巧妙，上通霄漢，下入黃泉，這時陣勢發動，看來就更見神奇，洗星老人身形霍地騰起，左右各一，聳立霄漢，正當眼前神奇陣勢之兩個活門，捨此之外，便有無限殺機。
眼前這個輕微的轉移動作，看似並不十分疾烈，實在却凶險猛烈之至，大有「乾坤一轉」之感！
洗星老人實在是因爲寒谷二老過於厲害，不得不上來就用其極，滿以爲這等情勢，又當二老心不在意之際，定能上來即奏奇功！
這種想法，未免過於天眞。

以寒谷二老之功力見識，端非易欺之人，他二人雖口齒不甚清晰，却絕非愚蠢之人，兄弟二人早在步入之始，即已看出其中藏有奧妙，由於過於神奧，一上來還不能立刻就洞悉入微，經過彼此談話中，暗自一番觀察，才忽地有所發現。

這時，眼前陣勢，猝然在洗星老人發動之下，霍地向寒谷二老攻到，却不知兩個老怪物早已有了先知，猛可裏，馮寒足下頓處，猝然間飛出了一片五色奇光，有如一片雲霾也似，迎着二老以及其門下弟子李方，只一捲，已掠起半空之上！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片五色奇光，方自包捲起師徒三人的一霎，那數十團金光雷火，已經攻向眼前，雙方一交接之下，發出了如貫珠般的一連串霹靂，來勢極猛，一經爆炸開來，可眞是聲動天地！

馮氏師徒三人由於發覺得早，即時防止，未蒙其害，否則簡直不可設想！——

雖然如此，數十團金光雷火一經爆炸開來，其威力亦非比等閒，寒谷二老以及其弟子李方，雖賴有五色奇光護體，却也被高高擲起，在雷火之間一連串的左右打滾，有如「高山滾鼓」，其勢萬般猛烈，却是有驚無險！

洗星老人目睹之下，大為驚心，暗忖着一擊不中，對方必當反手還擊！

果然，他這裏心方動念，寒谷二老中的馮谷已然怒吼一聲：「老匹夫——」

想是他心裏對洗星老人的出手暗算，恨到了極點，隨着這聲怒叱之下即見他兩手倏地一搓，即由其掌心裏爆射出青濛濛的一道光華，直向着洗星老人身上飛來！

洗星老人目睹之下，由不住的又是一驚！

他雖然前此並無經驗，只憑直覺，即已猜出，這樣猝然飛臨的青光，必係寒谷二老獨門所擅長的「化屍神光」，馮谷在盛怒之下，竟然對洗星老人一個並無冤仇的局外人，施以殺手，實在有些過份！

這道濛濛青光，一經由馮谷的掌心射出，遂即形成丈許方圓的一個透明光罩，沒頭蓋頂的直向着洗星老人當頭直罩了下來——

頃刻之間，洗星老人即感覺到一陣子透骨的奇寒，直向着自己身上罩下來，雙方距離，少說還有十數丈遠近，即能感覺出寒息逼人。

洗星老人由於在地底寒泉，練有「寒泉」之功，不畏奇寒，饒是如此，也禁不住為之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這才知道果然厲害！

眼前情勢，當眞是險惡到了極點。

須知化屍寒息之能傷人，祇在頃刻之間。

當你一覺得冷，打寒噤時，毒息便巳侵體，惟受害之人如果本身武功精湛，尚可運息將毒逼出體外，這巳是十分不易，如果寒息再侵，一經感覺到手足心發癢，便是寒息入心的表示，那便非死不可，如具有非常道術功力之人，至多也只能像秦冰那樣，便是難能可貴了。

洗星老人自然明白這個道理。

眼前情況，已不容他少緩須臾！

就在這臨危的一霎，只見他雙手猛力一搓之下，已把多年來置身寒泉所練就的「寒泉」功施展而出——看來情景與馮谷極為相似！

一道白光，直由洗星老人手掌上發射而出！

一經出手，立即散置開來，形同一片大網也似的，反向着馮谷所出的那幢青色光罩反兜了過去！

兩者在當空一經交接之下，立時戰在一團。

要說起來，洗星老人所練的寒泉功力實在也非等閒，只論其寒，未必便在化屍神光之下，只是若論及其所練的年月火候，自然較諸寒谷二老便差得遠矣！

眼前一青一白兩片光華交相糾纏之下，洗星老人與馮谷二老遂即不得不全力以赴！

——洗星老人首先盤膝坐了下來！

馮谷怪笑了一聲，手指向對方道：「我……把你這個老……兒，竟敢與我們兄弟為敵……原來……還……還……眞有兩下子……你以為……這樣就能敵得過我……麼？今天不……不……給你這個老兒，看……看些顏色，你也不知道我……何許人……人也……」

結結巴巴的說上了這麼一大段詞兒，就見他探手入懷內，取出了一個約莫有茶杯大小的金色小鼎，鼎面上似畫有兩個鮮紅印記。

馮谷取鼎在手，只見他嘴皮連連噏動着，像是唸唸有詞，一手正要揭開鼎蓋。

一旁的馮寒忽然出聲警告道：「施不得——」

馮谷偏過頭來，白着乃兄一眼道：「為……為甚麼？這個老……老小子壞透了……你還要護……護着他麼？」

馮寒冷冷的道：「你這又胡說了。」

馮谷道：「那便是為……甚麼？」

「君老兒雖然不是甚麼好人……」馮寒冷着臉道：「可是你也犯不着造下這麼大的孽……莫非忘了『玉條律』上的昭示不成？」後面這句話，顯然有强力的嚇阻作用。

馮谷原本按在鼎蓋上的那隻手，已經忍不住，正待揭開，在聽到了馮寒後半段話後，忽然，不再移動，隨即慢慢移了開來！

「啊……不是你說……我倒……倒是忘了！」

一面說，馮谷兩隻眼睛，狠狠的看向洗星老人——後者顯然正自聚精會神的凝視着當空，無能分神……

「這麼說，難道就便宜了這個老兒……不成？」

「那也未必！」馮寒冷笑了一聲道：「你我只待聯合出手，施展『化屍分光大陣』，便不愁不把這老兒生擒過來，那時候看他又待如何？」

馮谷聆聽之下，一雙掃帚眉由不住向兩下裏分了開來，一時笑逐顏開——

「還是你……聰明……好……我們就把這個老兒……給活……活捉……捉過……來吧……」

說話之間，一旁的烏雷已再次發動了陣勢，他眼看着師父為對方『化屍神光』所困，目下雖然尚還未現敗象，但是時間一久，只怕討不了什麼好來。

他隨師甚久，閱歷極豐，自然知道這類屍光一經着人，便難倖免，再由其兄弟二人一番對白中聽出，他們兄弟正待聯合出手，心裏一急，便立刻為之發動！

當下即見烏雷探手向着東南西北各自指了一下，即有四片紅雲，風掣電馳一般地自四方快閃而出，頓時之間閃電連閃，雷電交加，却於雷電之間閃爍出千百道光箭，由四面八方亂發而出，直向着寒谷二老以及其弟子李方全身上下發射而來！

雖然如似，却難以射得遠。

原來經過此刻觀察之後，馮寒已把對方這個陣勢摸得一清二楚，烏雷再次發難，自然難以湊巧！

隨着馮寒肩搖之處，一蓬黃光自其背後爆發直出，一驚離肩瞬即擴散開來，反其勢直向上方兜捲過來，那千百枚五色光箭，頓時有如網中之魚，一下子全數俱都落入黃色光網之內，

馮寒的伎倆顯然更不止此，緊接着即見他曲指一連彈了幾下，即由其指尖部位，連續飛出了數點火星，一經出手，遂即形成一個六角形，直向着六個角落裏飛落直下，緊跟着即聽得六聲響徹雲霄的霹靂之聲，一時眞有天崩地裂之勢。

原來馮氏兄弟具有千年左右的道法功力，雖然所習並非玄門正宗，到底亦大有可觀。

眼前馮寒所彈出的幾點火星，看似無奇，其實厲害無匹，正是其內炁會合元功，滲雜以自然天籟所淬煉而成，一經施展，端的威力驚人已極。

一連串六聲震動天地的爆炸之後，即見天空中銀蛇亂竄，羣星飛墜，一炸之威，實已將洗星老人苦心部署之陣勢摧毀殆盡。

烏雷料不到對方神雷如此威力，一時大驚失色，身形猝掩，方待擦身一旁，靜觀其變，馮寒却已放他不過，耳聽得他一聲冷笑道：「那裏跑！小輩你納命來！」

話聲出口，即由其袍袖裏閃電也似的飛出了一道青光，正是其獨擅的「化屍神光」，也同乃弟一般，這道青光一經出手，遂即形成一個偌大的透明光罩，直向着烏雷當頭直罩下來。

烏雷見狀由不住大吃了一驚，急切間，一搖右肩，先[illegible]「化玉鈎」飛出，匹鍊也似的形成了一道長虹，直向着對方青色光罩上飛繞過去。

烏雷雖是洗星老人弟子，但自幼從師，早已盡得乃師眞傳，功力實非泛泛，眼前所出之「化玉鈎」，更是洗星堡七件至寶之一，無如這一次却是判斷失錯。

一旁的洗星老人雖然施用全力，以寒泉之功敵擋馮谷的「化屍神光」，二者由於性質均屬陰寒，尚能暫時保持不敗，却是萬萬無能再分心兼顧烏雷這邊，這時見烏雷遇險，心裏大為焦急，尤其是烏雷在情急之下，居然施出了本門七寶之一的「化玉鈎」，更屬不智，只是自己却已無能為力，再行出手相助。

——他這裏方自出聲示警叫道：「不可——」

話聲方出，「化玉鈎」早已似虹而出，直向着馮寒所出的「化屍神光」上繞了過去。

兩者甫一接觸之下，只聽得「鏗鏘」一聲脆響，那彎白玉長虹已自失其靈效，墜落地面，變成了一截凡鉤！

烏雷目注之下，由不住為之大吃了一驚，是時，馮寒所出的化屍青光，已自當頭罩落下來！

眼前情況，看來危險極了。

烏雷雖然隨師在地底寒潭，練有「寒泉」之功，無如那化屍青光，除却極陰冰冷氣息之外，更有邪祟之氣，當下只覺得身上一冷，機伶伶為之打了一個寒顫！

眼看着這具青色光罩，就將要罩落在他的頭頂之上，就在這危機一瞬之間，耳聽得一聲喝叱道：「馮老頭，你們也欺人過甚了！」

聲音入耳清脆，分明出自女子之口！

話聲甫落，倏地一聲雷鳴，一隻畝許方圓的白色大手，自空中穿雲直下，只一下已將馮寒所出的化屍光罩緊緊抓住！

由於來勢突然，各人俱都為之一驚！

空中彩光猝現，有如七夕鵲橋橫架般地高垂當空，其上併肩站立着一對神采飛揚的男女——正是崑崙七子中的「飛花仙子」藍宛瑩以及七修傳人杜鐵池！二人猝然的出現，確是氣勢驚人！

對洗星老人師徒來說，總算寬心大放，然而寒谷二老却是無比震驚！

什麼人能有如此功力？居然不畏懼寒毒！——這倒是寒谷二老前所未聞之事！

那隻白光大手，顯然出自藍宛瑩手上，第一個設想，自然是她本身內炁之氣所幻化的了！

其實這番設想，確是大大高估了藍宛瑩的實力，以實情而論，慢說藍宛瑩無此能力，即使崑崙七子中功力最强的長兄「銀眉子」李鐵民，也未見得就有此能耐！

說來事有湊巧，前此藍宛瑩前往救助杜鐵池時，李鐵民惟恐她功力不濟，乃將崑崙門中最具威力的四道靈符交她施用，除却在太陰十三極「煉魂谷」時，為抗地底元磁之力，用過一次，尚餘三張，兀自在身上，這時眼見洗星老人師徒遇險，情急之下，不假思索的乃自又取用一張！

果然威力無極！

這第二道靈符，竟然幻化為一隻無敵巨手，竟然無懼於對方化屍光氣所具有的極寒陰毒之氣，硬生生的將之提了起來！

由於這類化屍光氣，早巳與煉者心靈相啣結，藍宛瑩所出之大手，這一硬拉硬提，看似平常，而與當事者的心靈感受上來說，却有難以言宣的痛苦！

以馮寒之道行功力，這一霎竟是吃受不住——

耳聽得他大叫一聲，身子一個踉蹌，「噗」地噴出了一口鮮血，所出青色光氣，立刻炸開成片碎遊絲，隨風四散！

馮谷眼見乃兄受害，心頭大吃一驚，那裏還再敢逞强鬥狠？慌不迭將出手之化屍青光收回，身形電閃，已來到了乃兄身邊，一伸手攙住了馮寒道：「你怎……麼了？」

同時右手揚處，發出了墨黑淨亮的一道光華，直向着藍宛瑩所出的白色大手上迎去！

殊不知那道靈符所化大手，在達成任務之後，立即自動消失，馮谷所出光華乃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武俠小說
決裂
龍乘風著

血染霸王樓
每本港幣 $7.00

血染霸王樓
龍乘風著

決裂
每本港幣 $7.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自摸了個空，繞空一轉又自收回，兄弟二人顯然已爲藍宛瑩所出的那道靈符嚇破了胆，四隻瞳子瞬也不瞬的直向藍宛瑩盯視着——

「二位道友，且莫逼人過甚，得罷手時且罷手，到此爲止吧！」

這幾句話，藍宛瑩徐徐道出，透過她冰寒冷厲的眼神，確實具有相當的嚇阻作用！

馮氏兄弟由於一上來即爲宛瑩所出靈符給嚇住了，直到此刻還未能鎭定下來！

聆聽之下，馮寒一面運施功力調護所受內傷，一面出聲冷笑道：「妳又是誰？……我兄弟來此要人，君老頭自個不講交情，發動陣勢，意圖害人，我兄弟被迫出手，那一個又錯了？……」

微微一停之後，他隨即發出了一連串的冷笑之聲，眼睛裏怒火逼人——

「妳這個女人，不問青紅皂白，一上來即毒手傷人，本眞人行走天下十數甲子以來，從來也不曾爲人暗算過，今天竟然在妳這個女人手上吃了大虧，嘿嘿……妳以爲我會就這麼善罷干休麼？」

藍宛瑩心中微微一動，的確，她倒是沒有想到，所出靈符，竟然會對馮寒構成傷害！

她當然知道寒谷二老爲人，出了名的量窄，睚眦必報，此二人也是出了名的難纏，這等大敵，任何人避之猶恐不及，自己何以自行招惹！顯然不智之極了，這麼一想，不禁心中甚是後悔，自然事已至此，也只得硬下去了。

當時冷笑一聲，吶吶道：「我姓藍，名宛瑩，向居崑崙，想必你兄弟也有個耳聞——」

一面說，她遂即引見身邊的杜鐵池道：「這位是七修傳人杜鐵池，杜道友……我二人目前俱在這裏作客，自不能袖手旁觀！」

寒谷二老先時聽見藍宛瑩其名，知道乃是崑崙七子之一，心裏不禁一驚，再聽見杜鐵池竟是七修門下由不住又是一驚！

糊裏糊塗的殺出了這樣兩個大敵，確是始料非及，寒谷二老由不住對看一眼！

馮寒方才傷勢非輕，此刻不敢大意，心中雖把藍宛瑩恨到了極點，却不得不先行照顧所中內傷要緊——當下冷笑一聲，遂即盤膝坐下，暫時閉目不言！

二人手足情深，多年以來形影不離，由於是攣生兄弟，彼此心靈互結，常有互感！

眼前馮寒受傷，馮谷自然也大大不是滋味，由於震於藍宛瑩上來之威，實不敢貿然出手，只是翻着一雙怪眼，頻頻在藍、杜二人身上轉着——

「原來是藍……藍仙子……杜……杜眞人……嘿嘿……失敬，失敬……」

能由他嘴裏說出這麼謙虛的話，實在是前所未聞，然而，在場各人却都能體會出他語意之間凌厲的殺機！

緊接着一連串的冷笑之後，馮谷緊緊咬着一嘴牙齒，聲音顫抖復結巴的道：「怪不……得……君老兒有……有恃無恐，原來……背後還有你……你們兩個人爲他撐腰……哼……好好……這件事……你們看應該怎麼辦吧！」

由於眼前陣勢已爲馮寒先時化屍神雷所破，一切幻象俱行消失，又回復到原有模樣！

險象既已消除，洗星老人遂即又恢復到先時從容神態，哈哈一笑，飄身而前道：「純粹是一場誤會，各位道友稍安勿躁，有什麼話，我們坐下再說吧！」

馮谷冷笑一聲道：「好！正……要打攪！」隨即在乃兄身邊一張石座上坐了下來，隨行弟子；那個形若殭屍的白衣少年李方，此刻眼前二位師尊在對方來人身前都未能討得好來，心裏大爲驚駭，一時噤若寒蟬，一聲不哼的走向馮谷身後站定！

杜鐵池等各自相繼落座——

洗星老人君也平這才手捋長鬚，微微笑道：「二位道兄請稍安勿躁……」

一面說目光轉向馮寒道：「寒道兄想是一時心血上闖，受傷不輕，老夫這裏尙有幾粒敝門開山祖師所留下來的『玉璣丸』，功能還陽補虛，尙請谷道兄代請令兄服下爲要！」

說時探手入懷，隨即取出一個扁平的翠綠玉瓶，拔開瓶塞，即有一陣沁人心肺的淡淡清香，隨風飄送而前！

各人俱知道「玉璣丸」乃洗星老人之師「星雲子」當年搜集海內外一千三百餘種珍貴藥材，復以本身之「三昧眞火」加以烹煉所製成的曠世奇珍，功能起死回生，由於爲數不多，多年來耗用幾盡，剩下少許，向爲洗星老人視爲拱璧，從來也沒有聽說過他捨得拿來贈人，此刻竟然主動的拿出來贈送馮寒，顯然有示惠之意了。

若以馮氏兄弟之自負爲人，原是不屑受人餽贈，只是眼前馮寒受傷確實不輕，已然動了胎氣，返回調養並非不能復元，只是一來耗費時日，再者他兄弟目前正有要務，不克後延！

因爲這樣也就並不堅持！

當時聞聽之下，馮寒遂即張開了眼睛，看了洗星老人一眼，只見他嘴皮嗡動，也不知說些什麼，各人俱都沒有聽見，顯然是在施展秘語傳音！

果然馮谷自位子上站起來，轉向洗星老人道：「我們……兄弟領了你這個情，只是有……有一點……先……先要向你交……交代清楚！」

洗星老人一笑道：「無妨，無妨。令兄傷勢要緊，先把藥吃下去再說不遲！」

「不……行！」馮谷冷下臉道：「先說清……楚……以後再吃藥！」

洗星老人冷冷一笑道：「如此甚好，谷道兄有什麼交代就請說吧！」

馮谷道：「好！」這才結結巴巴的道：「橋歸橋……路歸……路，你……你今天送藥給家兄……這筆人情……我們領了……來……日必報！」

「那倒不必了，你我原來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怨！」洗星老人微笑着說：「一點小意思，算不了什麼！」

馮谷冷笑道：「我們兄弟過去從來不受人任何恩惠，這份人情……人情，我……我們記住了！」

「只是——」他敢情還有下文：「恩歸恩，仇歸仇……除非你今天交出了……那個姓……姓秦的……要不然，哼哼……我們絕不善……善罷……干休！」（未完）

瑞典歐化寶
精緻傢俬
啱晒今日小家庭

點樣將一百平方呎客廳佈置到寬敞舒適而充滿時代氣息呢?
瑞典歐化寶最新設計的精緻傢俬，就是專爲適應今日的
居住環境而製造，欵式新穎品質精，佔地少過一百平方呎，
售價相宜，更可分期付欵，啱晒今日小家庭。

瑞典歐化傢俬門市部及永安公司均售

Ulfenbo
FURNITURE OF SWEDEN
歐化寶
瑞典名廠傢俬

九龍紅磡漆咸道275號(近蕪湖街口) 電話:3－336286

